武俠世界

點將劫情天（雪刀浪子故事）龍乘風·著

浪子並非君子，眞正的浪子永不裝模作樣，他們是世間上最洒脫，而又最不甘寂寞的人。雪刀浪子是浪子中的浪子，所以他更洒脫，更不甘寂寞。



編者話

由於武俠小說之創作，日趨新派，題材多以採取脫俗風格，招式亦是新穎繁多，因此目下，武俠小說可說已進入新紀元階段

本刊爲了迎合上述之趨勢，早已將每期刊出的作品，不論中外古今之長短中篇，均以投合大衆讀者口味爲前題……我們同時極需武壇新秀之補充，因而時刻誠懇深盼各位讀者不妨撰作武俠小說之嚐試，祗要您們在故事裡有新鮮緊湊的題材，文字簡潔有力，佈局巧妙，曲折動人，便可投稿本刊。我們特別具備試用新作品優厚稿酬，專事鼓勵有志於撰作之讀者，投件手續簡便，敬希踴躍參加！

＊＊　　＊＊　　＊＊

「點將劫情天」是今期刊出的雪刀浪子巨型故事，是篇把文中主角龍城璧的具體個性，刻劃入微，淋漓盡致，他雖然是個浪子，並非君子，但所行所事，在在皆爲邪道中人所辟易痛恨，深惡切齒！本故事情節曲折動人，氣勢凜然磅礴，幸勿錯過。

下期巨型小說特選刊一部以民間遊俠作背景的歷史故事「郭解」。該故事由司馬紫烟執筆，內容情節哀艷悱惻，發人深省，誠不可多得的一篇佳作。

督印人：羅　威
主　編：羅　斌
執行編輯：鄭　重

出版者：武俠世界出版社
香港新街五至十三號四樓
電話：四八八二六一（十線）
營業部：香港皇后大道西七十七號大生大厦九樓（按8字電梯）
電話：四六四六四六
承印者：環球印刷所

BOXING MAGAZINE
5-13 NEW ST. 3RD FL.
HONG KONG

定閱價目

港九連郵：半年港幣$ 72.00	一年港幣$143.00
澳門·台灣：半年港幣$ 77.00	一年港幣$153.00
外埠連郵：半年港幣$ 90.00	一年港幣$180.00

半年（26期）一年（52期）

中華郵政台字第2140號執照登記爲第一類新聞紙類
僑務委員會海外僑民雜誌登記證台教新字409號
局版僑台誌字第0039號
台灣總經銷：環怡出版社
郵政劃撥帳戶106375號　電話：5110086
發行所：雨辰書報社
門市部：中華商場義二樓115號　電話3319150
批發部：中華路二段75巷一弄26號　電話3811897
定閱連郵：一年52期NT.$1100 半年26期NT.$555
郵政劃撥帳戶13165號

新系機構廣告部
香港上環新街7-13號A
新報大厦五樓
電話：H四八八二六一（十線）

封面設計：培新
內文配圖：子成

武俠世界

第1029期
1959年3月創刊
逢星期一出版

·每册港幣三元·
H.K.$3.00
Printed in Hong Kong

王大老闆．險死還生

雪刀浪子傳奇故事

點將刦情天

龍乘風·文
子成·圖



（一）

臘月十日，晴。

這一天並不冷。

在大同府玄宏寺外的市攤，正熱鬧得無以復加。

又快新年了，這正是市攤最熱鬧，也是最混亂的時候。

凡是熱鬧的地方都一定嘈雜。

凡是嘈雜的地方往往最易產生混亂的情況。

所以這一天，這市攤眞是混亂極了。

（二）

在玄宏寺左側七八丈的一塊石坪上，一個精壯如牛的漢子，正在向圍觀的羣衆表演單手力擧仙人担。

這一根仙人担最少也有四五百斤的重量，但這大漢只用一隻手，就能把它輕易擧起。

人叢中爆出一陣熱烈的鼓掌聲和喝采聲。

但就在這時，人叢中又有人大喝：「抓住他，把他的腦袋砍了下來！」

鼓掌聲、喝采聲，居然給這人的叱喝聲蓋過。

接着，最少有七八把明晃晃的尖刀，一齊向那大漢身上招呼。

看熱鬧的人俱是一怔。

這是表演？

還是眞的動刀子火併？

初時沒有人弄得清楚，也沒有人捨得離開。

直等到其中一人額上被打出鮮血，人羣才紛紛四散。

人就是這麼好奇的動物。

倘若那是一桶炸藥，而這些人要再看一看的話，豈非變成血肉橫飛之局？

表演已停止，接着「上演」的是明刀明槍的大火併！

× × ×

距離市攤百來丈左右的地方，有一間小酒舖。

酒舖雖小，但是這間酒舖的老闆却不小。

他身高最少八尺，渾身肌肉堅硬如鋼鐵，看來一副粗魯不堪的樣子。

他姓王，叫王九番。

現在，他的小酒舖已坐滿了酒客，呼叫白乾、花雕、竹葉青之聲，不絕於耳。

王九番從不打酒。

打酒的工作，永遠都是他的小伙計阿凡負責。

阿凡的人就像他的名字，平平凡凡，樸樸實實的，你很難會在他的臉上發現到半點輕佻浮躁，或是狡猾奸詐的神色。

阿凡忙極了。

但王九番却斜臥在一張羊皮椅上，慢條斯理的喝一口酒，吃幾顆已剝乾淨殼的花生，優哉游哉之至。

說來也的確令人噴飯，這些花生米原來也是阿凡剝乾淨殼子，才由王九番享用的。

這種老闆，豈非太混帳一點？

但誰都不敢說甚麼。

王九番雖然在大同府沒有揍人的紀錄，但光是看他的拳頭就已够瞧，又有誰敢無緣無故的去惹這個痲煩。

金銀珠寶越多越好。

但痲煩的事，就算一宗却也嫌多。

人同此心，心同此理，所以一直都沒有人替阿凡出頭，向王九番提出交涉。

就在王九番吃花生、喝花雕，正津津有味的時候，忽然有人飛奔過來，對王九番道：「那邊打架了！」

王九番白眼一翻，沉聲道：「干俺鳥事？」

這人果然是粗魯得很。

那人氣急敗壞的，又道：「被人圍攻的是你的徒弟。」

王九番冷冷一笑：「俺有甚麼徒弟？簡直放屁！」

那人一呆，道：「梁大力不是你的徒弟？」

王九番道：「誰是梁大力？」

那人苦笑道：「就是那個表演單手擧仙人担的大漢。」

王九番「呸」一聲，道：「是誰說俺有這麼一個笨弟子？」

那人道：「是梁大力自己說的。」

王九番霍然站起，道：「這小子擧仙人担擧瘋了！」

那人道：「他被老蘇的手下圍攻，他對小的說：『快叫師父救命。』小的問他的師父又是誰，他說是王大老闆。」

王九番一楞。



他本來不是甚麼大老闆，但由於身材特別龐大，所以才給人背後諢稱「王大老闆」而已。

但他一點也不以爲忤，居然吩咐阿凡稱呼自己的時候，也叫他王大老闆。

所以，王大老闆這四個字，王九番端的是「受之無愧」的。

王九番沉吟片刻，終於昂然闊步，直向市攤方面走去。

（三）

通風報訊的人說：「那邊打架了。」

其實那不但是打架，而是拚命。

打架不一定弄出人命，但動刀相持的拚命，就會隨時隨地弄出嚴重的血案。

梁大力雖然赤手空拳，但他的拳力奇重，而且身手也相當靈活，所以圍攻他的人，初時並沒有佔到多大的便宜。

但時間一長，梁大力的形勢就有點不妙了。

他畢竟吃虧在手中沒有兵器，而且對方又是人多勢衆，長久接戰之下，身上捱刀見血在所難免。

當王九番走到這裏的時候，梁大力的身上最少已有三道不算太淺的刀痕。

八把鋼刀，一根狼牙棒，同時對付一個手無寸鐵的人，自然大佔優勢。

梁大力一見王九番，就大聲叫道：「師父救我！」

王九番心中一陣嘀咕。

這個走江湖的力士聲聲稱呼自己是師父，究竟悶葫蘆裏賣甚麼藥？

圍攻他的幾個漢子，全是大同府西南十里外蘇家堡的手下。

蘇家堡原本是大同府的望族世家，近百年來一直都享有極崇高的聲譽。

昔年在大同府百里內橫行無忌的强盜流匪，最少有三分二已給蘇家堡的高手逐一收拾。

但近二十年來，蘇家堡的聲譽可說是一落千丈。

自從蘇家堡第十一代堡主蘇鐵雄繼任堡主之後，蘇家堡的作風就漸漸改變。

不是變得更好，而是變得令人不敢恭維。

不少巨竊案、刧殺案甚至姦淫婦女，蘇家堡中人俱有極大的嫌疑。

至於平時在大同府內，蘇家堡的人更是氣燄逼人，就算多看他們一眼，也隨時可能惹來橫禍。

雖然蘇家堡的人一直都沒有開罪王九番，但王九番早已有點看不順眼。

眼看梁大力的形勢越來越是兇險，蘇家堡的打手氣燄越來越驕狂，王九番終於忍耐不住，發出如雷般的巨喝，加入了戰團。

這一來，圍觀的人更多。

當然，他們都站得比較遠一點，畢竟，現在並非表演，而是血肉橫飛的性命相搏。

刀劍無情，也沒有眼睛，萬一出現刀劍甩手，甚至暗器橫飛的情況，那麼站得越近的人，就越容易招來無妄之災。

雖然王九番這一個「大老闆」在大同府中，也沒有多少人喜歡他，但這時候他大戰蘇家堡的打手，倒是人人都希望他可以獲勝。

王九番沒有令他們失望。

雖然蘇家堡的打手個個如狠似虎，但王九番赤手空拳，一上來就巳打爆了四個人的鼻子。

手持狠牙棒的，是一個青臉漢子。

這個青臉漢子是蘇家堡青衣武士的總隊長。

他並不姓蘇。

蘇家堡不是每個人都姓蘇的。

他姓符名一冲，外號人稱惡狠。

惡狠當然具有惡狠的本色　在蘇家堡，他可算是一個最喜歡打架，也最喜歡殺人的「恐怖份子」。

符一冲正滿懷信心把梁大力收拾之際，忽然又殺出一個「大個子」，登時怒不可遏。

狠牙棒一揮，猛然向王九番的胸前劈去。

王九番冷笑：「班門弄斧，吃本大老闆一拳！」

符一冲心中也是冷笑。

雖然王九番身材魁梧，但是他自恃「武功極高」，那裏把這個王大老闆放在眼內。

那知道心念未巳，居然也和他的手下一樣，「蓬」然一聲，鼻上吃了一拳。

這一拳眞箇乖乖不得了。

符一冲簡直不能相信那是事實，身子踉蹌後退八尺，再伸手往臉上一抹，登時變成一張大花臉。

這一下，符一冲可不敢再托大。

他小心翼翼的對付王九番。

王九番神色自若，又再向着符一冲走去。

「蓬」然又是一聲悶响。

符一冲雖然小心翼翼，但王九番一拳發出，又再在他的臉上轟了一拳。

正是黃台之瓜，何堪再摘？

符一冲連吃兩拳，再也無法支持得住，頹然倒下。

他剛倒下去，他的手下立作鳥獸散。

王九番大笑：「猢猻子若不服氣，最好把猩猩、齊天大聖全部都搬將出來，本大老闆若不迎戰就是他奶奶個鳥蛋！」

王大老闆重創蘇家堡的武士高手，觀看者無不暗暗稱快。

梁大力立刻走到王九番的面前，抱拳下跪，大聲道：「小弟梁大力，全憑恩公出手相助，此恩此德……」

王九番大笑，扶起梁大力：「這算甚麼話，路見不平，拳頭相助，正是我輩中人應有本色，你再客氣，折煞王某也！」

語聲一頓，又道：「相請不如偶遇，咱們痛飲三杯，如何？」

梁大力道：「好極！」

他忽又再下跪，再次抱拳道：「恩公對梁某恩同再造，非再跪拜叩謝不可。」

王九番最怕別人多禮，因此連忙再次相扶。

倏地，梁大力雙腕一翻，隨即兩道青芒，直向王九番的胸膛如電般射去！

（四）

世事難料，人心更難測。王九番傾盡全力，把梁大力從險境中救出來，想不到竟然會換來兩把要命的尖刀。

王九番的反應雖然也極快，身形急劇退後，但梁大力的雙刀仍然刺在他的胸膛上。

王九番登時血淋淋地，變成了一個血人。

「好小子，你竟敢暗算俺？」

梁大力冷笑。

他的雙刀絕不留情，繼續進襲王九番的心臟。

王九番怒氣上冲，但手下功夫仍然沒有慌亂，梁大力以爲可以取掉他的性命，但却並未那麼容易能償所願。

倘非王九番先被暗算，憑梁大力的武功，絕非他的敵手。

但此刻王九番巳受傷，情況自然又有極大的變化。

梁大力下手絕不容情，顯然具有非殺對方不可的決心。

王九番奮力反撲，但他巳身受重傷，就算能苦戰獲勝，他所付出的代價也絕不會少。

但梁大力忽然慘呼一聲，背心上明晃晃的插着一把柳葉飛刀。

王九番大笑：「暗算傷人者，人亦暗算之，眞他媽的天理循環，活該之至。」

梁大力臉色慘變，轉身怒道：「你……你……」

但他只是說了這兩個字，就巳支持不住，仆倒地上。

王九番定睛一看，只見玄宏寺內，一條飛快的黑影向自己疾衝過來。

然後，他又聽到一陣低沉的聲音，在自己的耳邊响起來：「此乃是非之地，不宜久留，且待老衲把你帶到一個安全的地方……」

王九番連對方的相貌還沒看清楚，偌大的身子就像棉花般給人輕輕挾起。

王九番暗暗一怔。

「這人是誰？這麼厲害的手勁？」

倘若他沒有受傷，絕不會這麼輕易就給別人當是木偶般搬來搬去，但現在他渾身的氣力最多只剩下一小半，而且對方看來並無惡意，所以他也沒有加以掙扎。

他傷勢頗重，不旋踵隨即昏厥過去。

當他醒過來的時候，登時嚇了一跳。

在他的身邊，最少有十來個老和尚。

「阿彌陀佛，善哉！善哉！王檀樾終於有救了。」

說話的是一個黑衣老僧。

王九番吸了口氣，道：「這裏是甚麼地方？」

黑衣老僧回答道：「此乃玄宏寺方丈室。」

王九番道：「誰是方丈主持？」

黑衣老僧道：「老衲正是。」

王九番問道：「俺的性命就是你救的嗎？」

黑衣老僧合十，道：「王檀樾乃我輩俠義中人，老衲自然不能見死不救。」

王九番嘆了口氣，道：「想不到大師是方外之人，居然也擅用柳葉飛刀。」

黑衣老僧道：「暗器功夫，本是老衲所長，老衲出家之前，外號人稱飛刀無影子。」

「飛刀無影子司徒三？」

「司徒三正是老衲俗家姓氏。」

「難怪大師的飛刀手法如此高明。」

黑衣老僧嘆口氣，道：「老衲自出家爲僧之後，一直都沒有使用過飛刀，但剛才形勢危急，老衲才不得不破例而巳。」

王九番笑笑，道：「這個例破得好，大師若不肯破例，俺的肚子可要破了。」

黑衣老僧沉吟片刻，道：「王檀樾可曾知道，刻下正有一個龐大的陰謀，要對你的主人不利？」

王九番搖頭。

黑衣老僧嘆了口氣，道：「江湖上人心險惡，害人之心雖不可有，防人之心却不可無。」

王九番說道：「那又與敝上有何關係呢？」

黑衣老僧道：「蘇家堡對你們不利，是因爲內部巳出現了極大的變化。」

蘇家堡逐漸變化，江湖中人早巳知道了。

王九番道：「這些兔崽子無惡不作，該殺。」

黑衣老僧道：「蘇鐵雄居心叵測，但一山還有一山高，他現在是身不由主。」

王九番一怔。

黑衣老僧又說道：「在蘇鐵雄的背後，還有一個勢力龐大的組織，在暗中操縱着。」

王九番濃眉一皺：「能够把蘇鐵雄操縱的人，當然不是尋常之輩。」

黑衣老僧道：「這個自然。」

王九番道：「未知大師可知他們是些甚麼人物？」

黑衣老僧長長嘆息一聲，才緩緩地說出了四個字：「情天山莊。」

「情天山莊？」王九番的目光大亮：「是沈多情？」

「不錯，正是柔腸劍聖沈多情！」

剎那間，方丈室內靜得出奇。

沒有人出聲。

足足過了半盞茶時光，才聽得王九番沉聲道：「沈多情與敝上素有隙怨，他到底還是首先開始動手。」

黑衣老僧嘆道：「老衲與貴上頗具交情，此刻他面臨勢力强大的挑戰，老衲自不能袖手旁觀。」

王九番忽道：「大師的法號是……」

黑衣老僧合十：「老衲無相。」

「原來是無相大師。」王九番道：「若非大師全力相救，俺刻下的命運如何，實難預卜，但敝上有這麼大的痲煩，俺居然毫不知情，着實慚愧之至。」

無相大師道：「沈多情巳下追殺令了，先把王檀樾置諸死地，然後繼續分化貴帮的實力，報却昔年一箭之仇。」

王九番冷笑道：「昔年他與敝上決戰於泰山之巔，不敵敗陣，想不到現在居然用這種借刀殺人的手段來加以報復，眞是可惡之極。」

無相大師道：「老衲年紀雖巳老邁，但仍然不値沈多情的所爲，所以才決定與貴上聯手，對付情天山莊。」

王九番道：「情天山莊多行不義，必遭天譴，俺絕不會放過他們。」

無相大師道：「梁大力是情天山莊的秘密殺手，雖然武功並不太高，但却手段無所不用其極，看來沈多情的確動了很大的殺機。」

王九番冷冷一笑。

「俺一定要以牙還牙，以血還血！」

無相大師抽了口冷氣。

他是出家人，當然不希望看見有流血的事發生。

但現在他又有甚麼辦法可以阻止這一場浩刦的形成呢？

他沒有辦法。

他只好帮助王九番的主人，面對沈多情的挑戰。

×　×　×

王九番傷勢雖然不輕，但總會痊癒。

在無相大師悉心治理之下，他傷勢復原的速度，遠在意料之外。

江湖上很多事情，往往也是大出人意料之外的。

游魂奪命釘

（一）

「王大老闆失踪了！」

在大同府，這消息巳傳遍開去。

王九番本來並不是甚麼大人物，但他的名字現在幾乎比大同府尹韓大人還更响亮。

蘇家堡用盡詭計，但到頭來還是未能把王九番殺死。

但他們還是不敢闖進玄宏寺要人。

無相大師武功極高，單憑他們的力量，還是不敢輕易造次。

目前大同府的形勢很微妙，蘇家堡不敢動玄宏寺，但他們當然也絕不會就此罷休。

×　×　×

又是夕陽。

古道荒涼，一匹又老又瘦的騾子，馱着一個懶洋洋的胖漢，一步一步的向大同府前進。

這個胖漢實在胖得可以，這匹瘦騾馱着這麼一個大胖子，實在並不有趣。

胖子巳體重驚人，他懷中更抱着一隻巨大的酒罎，令人看來，更加瞠目咋舌。

捧着這麼一個巨型酒罎的大胖子，當然就是天下第一號大醉鬼唐竹權。

他現在沒有醉。

因爲他的酒罎早巳空空如也，他現在正準備去找一個老朋友，討點好酒解解酒癮。

此地距離大同府巳不遠，但騾子的速度，仍然是那麼慢吞吞的，一點不着急。

着急的是唐竹權。

但他也沒有用鞭子催促騾子，只是任由騾子隨意前行。

他平時策騎的並不是騾子，而是一匹類似主人型，肥胖得像隻大象的胖馬。

但胖馬近來胃口不佳，身體有點不舒適。

所以，唐竹權索性不騎胖馬，改騎騾子。

這匹騾子年齡不輕，但仍然能馱着唐竹權走了近千里路。

在這近千里的旅途上，唐竹權幹了不少太快人心的事。

他途經狠谷，連殺十七條餓狠。

當然，這些「餓狠」，都是殺人不貶眼的江湖惡匪。

他們遇見了唐竹權，還不自量力的想把他「亂刀分屍」，結果唐竹權連一塊皮膚都沒有擦破，但他們反而統統死在唐大少爺的五絕指下。

唐竹權自從認識了雪刀浪子龍城璧之後，他自己的生活習慣也已有了不少的改變。

以前，他雖然到處鬧事，但還不致於像個浪子般，今天在東，明天在西。

但現在，他幾乎已變成了第二個龍城璧。

就算他的父親唐老人要找尋他，也太不輕易。

× × ×

酒罈無酒。

路上也無酒寮。

雖然大同府已歷歷在望，但這一刻却更是難熬。

忽然間，他嗅到一陣酒香。

嗅到了酒香的唐竹權，就像螞蟻遇見了蜜糖，不拚命衝前才是怪事。

但當他找到了一缸又一缸烈酒的時候，他的眉頭却皺了起來。

他找到了三隻大酒缸。

酒缸很大，每一隻酒缸最少都可以讓兩個人同時在缸裏洗澡。

每隻酒缸內沒有兩個人，只有一個。

三隻大酒缸，三個人，他們居然眞的在酒缸裏洗澡，而且好像很舒服、很寫意的樣子。

唐竹權嘆了口氣。

他以前也曾在酒缸裏洗澡。

那時候，他並不覺得怎樣浪費。

但現在，他看見這三個人居然都躺在酒缸裏，心中實在是憤怒到了極點。

「起來！起來！你們這些烏龜活王八，統統給我起來。」

左邊酒缸內的人冷笑道：「咱們爲甚麼要起來？在酒缸裏沐浴，舒服極了。」

唐竹權怒道：「洗個屁！你們就算不懂喝酒，也絕不能胡亂浪費。」

右邊酒缸的人道：「原來你的酒癮發作。」

中間酒缸的人道：「聽說杭州老祖宗唐老人有個不成材的兒子，除了喝酒之外，唯一最大的本領就是貓狗指法。」

「不是貓狗指法，是唐門五絕指法！」

左邊酒缸的人訕笑道：「但照我的看法，還是貓狗指法有用得多。」

唐竹權冷冷一笑：「你們倒說得不錯，貓狗指法確比唐門五絕指法有用，可惜老子不懂，還望兩位賜教一二。」

中間酒缸的人道：「那不成問題，但咱們三哥兒還在沐浴，怎好意思赤條條從酒缸裏鑽出來？」

唐竹權說道：「你們眞的沒有穿衣服嗎？」

左邊酒缸的人道：「洗澡怎麼會穿衣服？」

唐竹權道：「但老子看你們不像在洗澡。」

「哦？何以見得？」

唐竹權冷冷一笑：「洗澡的人絕不會連武器也藏在浴缸之中。」

中間酒缸的人道：「你看出咱們的酒缸裏暗藏武器？」

唐竹權冷冷說道：「老子敢用一切打賭……」

話猶未了，三隻巨大的酒缸同時爆裂，酒如瀑布噴泉般四射而出。

三把鋒芒閃爍的利劍，同時筆直般疾刺唐竹權的咽喉。

（二）

好快的劍法！

他們三人並非赤條條在酒缸裏，他們身上的衣服，甚至還比唐竹權更多。

唐竹權沒有看錯。

這三個在酒缸裏洗澡的人，都是江湖上的職業殺手。

他們利用酒香，是藉此引誘唐竹權。

他們的第一個步驟已成功。

但他們能否把唐竹權刺殺，却又是另一回事。

就在三把劍同時疾刺唐竹權咽喉的時候，十二枚毒針也同時從唐竹權的背後突襲而至。

毒針是從一株枯樹後發射出的。

發射毒針暗算唐竹權的人，是一個臉色蒼白，但却衣飾煌然的中年人。

他出手奇快無比，也兀突無比。

很少人能在這種情況之下避開這些毒針。

即使是唐竹權也不例外。

但這十二枚毒針仍然沒有射中唐竹權，因爲就在毒針發出的同時，一蓬刀光突然從天而降。

刀勢快如閃電。

× × ×

衣飾煌然的中年人臉色登時大變。

十二枚毒針雖然去勢奇快無比，但到頭來還是給這一蓬刀光所擊落。

能夠用刀把這十二枚毒針擊落的人，當然不是尋常之輩。

是誰能有這份能耐？

中年人不知道。

他只知道自己的背脊隱隱傳來寒意，因爲這一把刀不但擊落了十二枚毒針，而且更在令人不可思議的情況下，抵住了他的背心！

只聽得一把冰冷的聲音對他說道：「想不到名震江湖的蘇家堡主，居然只會用這種下三濫不要臉的手段。」

「下三濫？」唐竹權咆哮道：「他奶奶簡直不是個人！」

他現在神龍活現，神氣十足。

因爲從酒缸裏向他施以襲擊的劍客，居然在短短數招之間，就已給他一一點住了穴道。

他點的是死穴。

所以，剛才還囂張不堪的三個劍客，現在已變成了死人！

唐竹權死裏逃生，全憑那一刀。

那一刀是誰發出的？

答案是：雪刀浪子龍城璧。

（三）

衣飾煌然的中年人，現在已變成了囚犯。

他的生命已被龍城璧所操縱。

龍城璧把他的穴道點住，然後更把他縛在一株大樹下。

唐竹權眉頭一皺，問龍城璧：「你是怎樣忽然從天而降的？」

龍城璧淡淡一笑，指着那中年人，道：「他叫蘇鐵雄。」

「蘇家堡主蘇鐵雄？」

「正是。」

「這厮據說他媽的武功很不錯。」

「好像是的。」

唐竹權瞪了蘇鐵雄一眼，道：「但老子却認爲他簡直是浪得虛名，不值方家一哂。」

龍城璧道：「但無論怎樣，他能發出那十二枚毒針，他的武功就絕不簡單。」

唐竹權摸了摸自己又肥又厚的背脊，道：「老子若給他射上十枚、八枚毒針，那可不好玩。」

龍城璧道：「難道你很憎惡別人用毒針？」

唐竹權道：「那倒不是，唐家金針雖然毒性不太霸道，但也是毒針，只不過如此出手，却未免混帳一點。」

龍城璧道：「你打算怎樣懲治他？」

唐竹權冷冷說道：「最好把他慢慢宰掉。」

龍城璧淡淡道：「你要出這口氣，把他宰掉也就是了，何故還要加上『慢慢』這兩個字。」

唐竹權冷冷笑道：「他殺人手段卑鄙，對付別人的手段更是殘酷無比，這種人怎能讓他痛痛快快的死去？」

龍城璧聳聳肩，露出了無話可說的神態。

蘇鐵雄臉色灰白。

他全身穴道却已被龍城璧所制，別說是想逃走，就算想嚼舌自盡也在所不能。

唐竹權拖着那條又老又瘦的騾子，走到蘇鐵雄的面前。

騾子的眼睛彷彿盯在蘇鐵雄的臉上，牠的神態醜惡，古怪無比。

唐竹權哈哈一笑，戟指着蘇鐵雄說道：「姓蘇的，你想不到居然會有這種下塲罷？」

蘇鐵雄縱橫江湖多年，的確沒有想到居然會給一個年青刀客弄至如斯田地。

雪刀浪子雖然可惡，但更可惡的還是天下第一號大醉鬼唐竹權。

唐竹權嘿嘿一笑，在騾子的耳邊道：「你餓了？」

龍城璧一怔。

他想不到唐竹權居然會在這個時候對騾子說出這麼一句說話。

這條老騾子也眞有趣，居然點點頭，擺擺尾。

唐竹權大笑：「如此好極，咬他！」

蘇鐵雄目露驚怒之色。

那條騾子居然也不客氣，眞的一口就向蘇鐵雄的耳朵咬去。

「嗤！」

一聲怪响，鮮血飛濺。

這匹騾子竟然眞的把蘇鐵雄的左耳活活咬掉下來。

龍城璧不禁眉頭一皺。

這種刑罰倒也古怪。

唐竹權哈哈大笑：「他奶奶的，騾子幹得好，再咬他的鼻子！」

騾子彷彿知道唐竹權的說話，竟然眞的一口又再向蘇鐵雄的鼻子咬去。

蘇鐵雄渾身發抖，偏偏他却又無法躲避。

唐竹權又大笑着，對騾子道：「別口下留情，對這鳥漢不必客氣。」

騾子沒有客氣。

但牠也沒有咬着蘇鐵雄。

因爲龍城璧終於出手，揑住了騾子的嘴。

騾子大怒，全力反抗。

唐竹權忙對騾子道：「別光火，他是老子的朋友。」

這條騾子居然甚有靈性，又乖乖的沒有再動。

龍城璧看了蘇鐵雄一陣，忽然解開了他的穴道，然後嘆道：「蘇家堡昔年在江湖上的威信，都壞在你的手裏，難道你不覺得慚愧？」

蘇鐵雄沉下臉，冷冷道：「要剮要殺，隨便動手，士可殺不可辱。」

唐竹權大怒：「沒你娘鳥興，居然在老子的面前充好漢，老子呸！呸！呸！呸！呸！呸……」

他每說一個「呸」字，就在蘇鐵雄的小腹間重重打了一拳。

蘇鐵雄穴道雖已被解，但這幾拳仍然沒有辦法閃得開去。

蘇家堡歷代堡主之中，看來武功最不濟事的就是眼前這位蘇鐵雄。

他連吃數拳，仍然在叫道：「有種再打……」

唐竹權冷冷一笑，果然再打。

再補八九拳之後，蘇鐵雄突然求饒，叫道：「別……別再打……」

唐竹權又再兩記耳括子重重摑在他的臉上，然後才收手道：「蹲下，別動！」

蘇鐵雄果然乖乖蹲下。

龍城璧嘆了口氣，道：「姓蘇的，看來你這一輩子，註定已受人利用。」

蘇鐵雄渾身猛然一震。

龍城璧緩緩接道：「你怎樣能成爲蘇家堡的堡主，別人也許不知道，但想瞞過在下却是萬難。」

蘇鐵雄無語。

龍城璧又接着說下去：「在下身受風雪老祖隆情厚恩，他老人家對我如何，蘇堡主大概也曾聽說過？」

蘇鐵雄吸了口氣，他已明白龍城璧如何會知道他過去的一段歷史。

當然，他這段歷史是極不光采的。

龍城璧接道：「若非情天山莊從中設下毒計，把蘇氏三雄擊殺於黃沙堤外，今日成爲蘇家堡主的人，絕不會是你，而是蘇氏三雄中其中一人。」

蘇鐵雄臉色灰白。

龍城璧一點也沒有說錯。

風雪老祖晚年雖然長居北極，但他的消息仍然十分靈通。

中原武林所發生的事，有時候他甚至會比居住在中原的人更早一點知道。

當然，那全然是因爲他有一個消息靈通的老朋友——海鯨王。

現在，雖然風雪老祖和鯨爺俱已物化，但他們對世間的影响力仍然是相當深遠的。

蘇鐵雄過去那一段鄙劣的歷史，在龍城璧口中吐露無遺，實在使他感到又驚又怒。

但他却知道，憑自己的武功，絕不是龍城璧和唐竹權的敵手。

所以，他驚悸多於憤怒，只敢怨自己的武功遠遠及不上自己在江湖上的名氣。

龍城璧看準了他的弱點，道：「你是否還想再活下去？」

蘇鐵雄唯有點頭。

龍城璧道：「你若還想再活下去，就得把情天山莊的所在地說出。」

蘇鐵雄略一遲疑。

唐竹權冷喝道：「老子早就想斃了你，看來你還是不想活了。」

他舉手作勢，就要向蘇鐵雄的天靈蓋上狠狠擊去。

蘇鐵雄忙道：「我說，我說。」

龍城璧伸手攔住了唐竹權，道：「雖然他作惡多端，但他若肯說出情天山莊在那裏，我決定給他一個機會……」

那知他的說話才到這裏，蘇鐵雄突然露出了一個吃驚的神色，然後就像個死人般倒了下去。

他並不是像死人，而是的的確確已成爲了死人。

× × ×

龍城璧的反應絕不算慢。

當蘇鐵雄剛倒下去的時候，他的雪刀已亮出，向一株大樹飛擊過去。

一連串金鐵交鳴的聲音迸响。

大樹後有人，而且還是個使用暗器的高手。

他一出手，就已把蘇鐵雄的背心射穿了一個血洞。

他用的暗器是游魂奪命釘。

天下間唯一擅用游魂奪命釘的，只有一個門派。

那是惡鬼帮。

鑽穴飛砂殺人指

（一）

惡鬼帮。這是任何人聽見都難免大感頭痛的三個字。

蘇鐵雄也是個使用暗器的一流高手，但他最後的命運却也是死在暗器之下。

天理循環，報應不爽，這句說話又再靈驗了一次。

龍城璧的雪刀雖然已出手，但還是無法改變蘇鐵雄的命運。

在大樹後用游魂奪命釘暗殺蘇鐵雄的人，果然是惡鬼帮的高手。

龍城璧認識他，他也認識龍城璧。

兩人的目光剛接觸，雪刀幾乎就已刺在那人的心房上。

但龍城璧的刀雖快，那人還是很輕易地閃避開去。

在惡鬼帮中，魔腿堂主祁快的輕功，早已名聞天下。

這人正是祁快。

雖然他是惡鬼帮的堂主，但他的長相並不太兇惡。

他不但不兇惡，而且臉上永遠都是笑瞇瞇的，就像初戀的少年遇見了心上人。

當然，龍城璧絕不是他的心上人。

他要了蘇鐵雄的命，龍城璧也要他的性命作爲抵償。

祁快輕功奇佳，無論是誰想要他的性命都不太容易。

從表面上看來，祁快只不過是個只有二十四五歲的年輕書生，一表斯文，手無縛鷄之力的樣子。

但他剛才一出手就已把威震一方的武林大家蘇鐵雄置諸死地。

所以，無論是誰小覷他，都是一個很嚴重的錯誤。

龍城璧沒有犯這個錯誤。

但是他連發七刀，仍然無法傷得了祁快。

唐竹權看得眉頭緊皺。

「他奶奶個熊，果然有兩手。」

若是平時看見這種事，他一定早已出手，但現在他嘴裏儘管吼叫，却仍然沒有動手之意。

他對龍城璧很有信心。

他相信龍城璧在第八刀的時候就可以把這個小惡鬼收拾下來。

但他只料對了一半。

龍城璧的確把祁快收拾下來，但却不是在第八刀。

他根本就沒有發出第八刀，他收拾祁快所用的武功，是龍心神訣中變化出來的「神龍第一掌」。

× × ×

「神龍第一掌」只有一掌。

一掌之中只有一個變化。

但這一掌再加上這一個變化，就足以媲美少林寺威震武林的大力金剛掌法。

龍城璧以刀法名震天下，但近年來江湖人對於他的「龍心神訣」也有極高的評價。

山東濟南府龍氏世家的聲譽，已因雪刀浪子龍城璧而重振武林。

（二）

祁快儘管輕功奇快，但他畢竟還是料錯了一件事。

他一直都在提防龍城璧的刀，却沒有想到對方的掌法往往比刀法更精采。

他也知道「八條龍刀法」威力絕非等閒可以比擬，所以着着提防，先求穩守，然後徐圖突擊的打算。

在這一點來說，他沒有錯。

但錯的却在他過份刻意提防龍城璧的刀，而疏忽了龍城璧的左掌。

龍城璧作勢揮出第八刀的時候，祁快已把全部的精神注視在他的雪刀身上。

倘若八條龍刀法八刀未能奏效，祁快預計龍城璧的銳氣最少會消失了三分之一，那時候再用游魂奪命釘對付他，實在是便宜不過的。

但他的游魂奪命釘還未出手，氣海穴就已猛然被一股巨力衝震，登時全身內力消失得無影無踪。

龍城璧沒有眞的要他的性命，來抵償蘇鐵雄的被殺。

蘇鐵雄死有餘辜，但他的死亡却使龍城璧消失了一條寶貴的綫索。

唯一能代替蘇鐵雄的，看來就只有祁快這一個魔腿堂主。

× × ×

祁快在這一刹那間的感覺，實非筆墨所能形容。

無論是誰驟然給人制服，那種滋味都一定很難受。

龍城璧輕輕的嘆了口氣，半晌才道：「據說你在惡鬼帮的地位，早已超過了其他各堂堂主。」

祁快臉色鐵青，恨不得地上有個大洞，可以讓他往下跳。

就算這個大洞是無底深淵，他也不會在乎。

龍城璧接道：「殺人滅口是一件很殘酷的事，爲了保持某些不可告人的秘密，就不惜把別人的性命犧牲，你們這樣做法，豈不太自私一點麼？」

祁快連一個字都沒有回答龍城璧。

龍城璧又道：「閣下的輕功無疑已達到出神入化之境，可惜你現在還是倒了下來，所以，世間上沒有任何人是可以永遠保持不敗的。」

這一點，祁快不能否認。

這本來就是千眞萬確的事實。

龍城璧接下來的說話，更像是針般鋒利：「你不能永遠保持不敗，沈多情、情天山莊也同樣不能做到這一點，所以，惡鬼帮若已成爲沈多情的附屬帮會，它遲早也會隨着情天山莊的敗亡而同時崩潰。」

祁快的臉已變成灰色。

但更令他震駭的還是龍城璧最後這幾句說話：「你若以爲惡鬼帮早已在你控制之中，你錯了，雖然你現在已成爲了帮主，但你根本還沒有了解到，惡鬼帮潛伏的力量，遠在你估計之上。」

唐竹權一怔。

「甚麼？這小子竟然已成爲了惡鬼帮的帮主？」

龍城璧淡淡道：「惡鬼帮上任帮主任不鳴，已然因病去逝，他被惡鬼六絕選爲帮主。」

唐竹權一呆：「早幾個月前，任不鳴還是好好的，怎麼忽然就會逝世？」

龍城璧淡笑道：「想要一個人暴斃，你有多少種法子？」

唐竹權恍然大悟。

他盯着祁快，冷冷笑道：「他奶奶個熊，你倒他媽的有種，居然連任不鳴這老王八也幹掉了！」

龍城璧搖頭，道：「憑他的能耐，還沒有本領把任不鳴幹掉。」

唐竹權打量着祁快，看了又看，良久才道：「的確不像，但任不鳴是給誰幹掉，然後却又讓他坐享其成呢？」

龍城璧冷笑道：「這是情天山莊的傑作。」

唐竹權「哼」一聲：「又是情天山莊，可惡、可惡，他媽的眞可惡。」

龍城璧忽然一笑，道：「其實這件事也不能算太可惡，惡鬼帮遺禍江湖，已非一日，任不鳴也不是甚麼好東西，這種人得到這種報應，倒也大快人心。」

唐竹權瞇起了眼睛，哈哈笑道：「不錯，惡鬼帮內鬨，那是名副其實的『鬼打鬼』。」

語聲甫頓，又自笑道：「這小鬼子的暗器功夫和輕功雖然不錯，但到底還是太嫩一點，沈多情若重用此人，那麼他的眼光也未免太差了一點。」

龍城璧淡淡道：「惡鬼帮共分南北兩大派，連任不鳴都未能把這個邪門帮會統一，祁快又豈能支撐大局。」

唐竹權道：「如此說來，沈多情這一着棋實在是奸險之極，惡鬼帮雖然早已分裂，但一直都沒有發生嚴重的衝突，但是這小子成爲了帮主，勢必也成爲他的殺人工具。」

龍城璧道：「本來就是如此。」

唐竹權盯着祁快：「你聽見了沒有？蠢材！」

祁快沒有反應。

死人是永遠都不會有任何反應的。

（三）

祁快忽然又死了。

他是怎樣死的？

沒有暗器的襲擊，也沒有自殺的跡象，他是怎樣死了的？

唐竹權和龍城璧都爲之一陣發楞。

但他們很快就已找出了祁快死亡的原因。

地下赫然冒出了一隻乾枯的手。

這一隻手的指甲很長。

指甲上有血，那是祁快的血。

但祁快的血已不是紅色的，而是青藍色的。

× × ×

每個人的血都是紅色的。

但祁快的血却已變成了藍色。

好毒的招數。

這人的指甲更毒。

看見這一隻手，連唐竹權的臉色都有點變了。

他已認出這一隻手是誰的。

就算他從來都沒有見過這一隻手，也可以憑尾指上的一枚鐵指環認出這隻手是屬於誰的。

這一枚鐵指環看來平平無奇，而且也不像是怎麼值錢的東西。

但唐竹權却知道，這一枚鐵指環，乃是北邙山千毒會龍頭老大的信物。

一出手就把祁快置諸死地的人，當然就是千毒會的老大——毒指神君厲雙行。

× × ×

一連串的伏擊，一連串的殺人滅口，實在令人爲之震駭。

龍城璧的江湖經驗不算淺薄，尤其是對於這種事，他已看得太多。

但像這種波浪式的滅口謀殺，他還是第一次遇見。

千毒會顯然也已成爲了沈多情的附屬帮會。

唐竹權吸了口氣，道：「看來姓沈的灰孫子眞的想大幹！」

龍城璧沒有答話。

他的注意力只是集中在那隻乾枯了的手。

地上的泥土忽然裂開，冒出了一個矮小瘦削的赤髮老人。

雖然他的身材是那麼瘦小，但他的眼睛却幾乎比唐竹權的嘴巴還大。

他的眼珠子白多黑小，一雙濃眉更是令人望而生畏。

龍城璧深深的吸了口氣：「是厲老前輩？」

赤髮老人相貌猙獰，但聲音却說不出的溫和悅耳：「老夫正是厲雙行。」

龍城璧看了看祁快的屍體，嘆道：「他的暗器功夫和輕功雖然都很不錯，但比

起厲老前輩的『鑽穴飛砂殺人指』功夫，還是差了一截。」

厲雙行也盯着祁快，臉上的神態突然變得很悲慟。

「這淫賊死得這麼痛快，老夫現在眞的很後悔。」

唐竹權一呆。

「甚麼？淫賊？」

他呆了一呆之後，又問：「他是個怎麼樣的淫賊？難道他强姦了你的妾侍？」

仲的說話有時候令人噴飯不已，就連龍城璧也忍不住眉頭一皺。

那知厲雙行一點也不以爲忤，點頭道：「你沒有說錯，仲强姦老夫的第九房姬妾，你說是否可惡？」

唐竹權應聲說道：「可惡，的確是可惡！」

厲雙行道：「老夫爲了要追查仲的行踪，足足花了大半載的時間，現在總算大仇得報，老夫也該回北邙山了。」

龍城璧臉上木無表情，唐竹權却欣然抱拳道：「厲老前輩爲江湖除一大害，晚輩在此爲天下蒼生代爲拜謝。」

他說拜謝，並非徒托空言，果然深深揖拜，而且神態恭謹已極。

厲雙行大笑，道：「哪裏的話，閣下未免太客氣了……」

他們兩人一個拜謝，一個上前相扶，這本是親切和藹的表示，但他們兩人還未接觸，兩股罡風已在他們中央激蕩起來。

龍城璧冷眼旁觀，當然明白到這是怎麼一回事。

厲雙行的說話全是鬼話，根本就是騙人的。

他練的鑽穴飛砂殺人指，是童子功，根本就不能接近女色。

他絕對沒有甚麼「第九房姬妾」。

這種謊話當然騙不了唐竹權。

唐竹權的外貌粗魯遲鈍，但在許多事情上，他簡直就是心細如髮。

厲雙行胡言亂謅，也沒有認爲自己的謊話一定可以騙得了唐竹權和龍城璧。

所以，他們一接觸，立刻就展開了一幕比拚內功的兇險景象。

厲雙行非但精於鑽穴飛砂殺人指，他的魔穴五陰罡氣更加厲害。

呼！一陣心驚動魄的聲音响起，厲雙行和唐竹權兩人的身子却紋風不動。

他們就像兩尊石像一樣，姿勢連半點也沒有改變過。

龍城璧沒有乘虛而入。

一來他不喜歡檢這種便宜，同時形勢也絕不如想像中那般簡單。

厲雙行並不是個呆子，他當然不會給龍城璧任何偷襲或是乘虛而入的機會。

就在他與唐竹權纏上了的時候，龍城璧已被八把漆黑的刀所圍困着。

× × ×

八把漆黑的刀，四個黑袍人。

他們每一張臉孔都很酷肖，彷彿是四兄弟。

但他們並不是兄弟。

而是四個完全不同身世、不同籍貫的快刀手。

他們都擅用刀。雙刀。

殺人捐客

（一）

「卓老高。」

「彭勝。」

「溫平。」

「賈奉天。」

龍城璧還沒有問他們一個字，他們就已各自把姓名一起報出。

這四個人的名字都很陌生。龍城璧沒有聽過，江湖上也沒有多少人聽過。

卓老高是四人中的老大，他淡淡的對龍城璧說：「咱們四人苦練刀法整整十五年，在這十五年之內，我們唯一會過的刀法名家只有一人。」

龍城璧目光閃動：「他是誰？」

卓老高淡淡道：「龍隱。」

龍城璧倒抽了口冷氣。

龍隱是他的父親，也是山東濟南龍氏世家的主人。

龍城璧雖然已有很多年沒有回過家，但龍隱畢竟是他的父親。

龍隱絕少與外界武林接觸，許多人甚至以爲他根本不懂武功。

當然，這種推想是可笑的，也是完全錯誤的。

雖然現在龍隱在江湖上的名氣比不上龍城璧，但他畢竟還是龍氏世家的主人。又怎會不懂武功？

當然，卓老高並沒有小覷龍隱。

所以，當他們的刀法練成之後，第一個去找的就是龍隱。

彭勝接着卓老高的說話，道：「龍老英雄刀法精深博大，我們無法取勝。」

龍城璧鬆了口氣。

但他也明白了彭勝的意思。

他們「無法取勝」，而龍隱也同樣地贏不了他們。

龍城璧道：「你們戰成平手？」

四人同時點頭。

龍城璧忍不住又道：「你們是爲了甚麼事情打起來的？」

卓老高道：「不爲甚麼，只因爲他是你的父親。」

龍城璧一怔。

「這又有甚麼關係？」

「當然有。」

「哦！」

卓老高淡淡道：「雖然我們與龍老英雄無怨無仇，但他的第三個兒子却未免太喜歡多管閒事了。」

彭勝接道：「我們去找他的用意，是希望他能好好約束這個兒子。」

龍城璧眉頭一皺道：「原來如此。」

卓老高的臉色開始沉下：「你好像是龍隱的第三個兒子。」

龍城璧聳聳肩。

「不是好像，而是根本如此。」

「唉！」彭勝嘆了口氣，道：「龍老英雄沒有理會我們，還冷言相譏，所以我們才打了起來。結果在三百招之內，誰也沒有佔到任何的便宜。」

龍城璧道：「家父的刀法你們都見識過，相信對付在下自然綽綽有餘。」

卓老高道：「希望如此。」

龍城璧道：「在下以前好像從未見過

四位大駕。」

彭勝道：「的確素未謀面。」

「既然素未謀面，又何以要找我拚命呢？」

「還是那一句老話，你太喜歡管別人的閒事，就是這一個理由，已足以讓你再死一百次。」

「一百次太多了，」龍城璧笑了笑：「這種事就算是一次也未免太多太多。」

卓老高冷冷道：「無論是多是少，你都得在今日乖乖躺下去！」

就在這個時候，唐竹權忽然發出一聲驚天動地的巨吼。

（二）

巨吼如雷的聲音，險些可以把別人的耳膜震破。

厲雙行的身子，突然像一隻被人大力一脚踢開的死鷄般，凌空飛起。

唐竹權仍然站立如山。

他的人本來就像一座山。一座肉山。

半空中，一蓬血花飛濺，那是厲雙行口中狂噴出來的鮮血。

他彷彿已敗了。

但龍城璧却反而爲之一凛。

厲雙行雖然受傷不輕，但唐竹權的處境却更加大大不妙。

他的一雙腿已陷入泥土半尺，一張平時紅紅潤潤的臉變成了紫金之色。

他的嘴唇發黑，就像是倒翻了墨硯。

龍城璧吸了口氣，道：「好厲害的魔穴五陰罡氣。」

厲雙行「砰」然跌在地上。

單聽聲音，他最少已經跌斷了三根骨頭。

但他臉上的神態，仍然是若無其事般，一點也不覺得怎樣痛苦。

他露出了一種殘酷、而且只有勝利者才配擁有的笑容，一雙野獸般的眼睛直盯着唐竹權。

「胖小子，你的內家氣功雖然不錯，但比起老爺子，還差得……咳咳……遠……咳咳……」

唐竹權突然叫道：「小心！」

× × ×

「小心！」

雖然他已經身受重傷，但是，他仍然沒有忘記，龍城璧也處身於惡劣的環境之中。

就在唐竹權快將倒下去的時候，他仍然沒有忘記提醒龍城璧，彭勝的一雙黑刀已開始發動了攻勢。

唐竹權倒下，龍城璧的情緒當然不會好。

彭勝這兩把黑刀看來最少有七分把握可以把龍城璧攔腰劈開三截。

× × ×

驟眼看來，彭勝的刀法好像雜亂無章，雖然速度很快，但招式却很幼稚可笑。

但那只是局外人的看法。

處身在刀網中的龍城璧，却知道彭勝這兩刀最少有三個殺着，十二個可怕的變化。

無論是誰陷入這重刀網之內，都很難再發出反撲的招式。

唰！唰！

就在電光火石之間，彭勝的刀幾乎已把龍城璧劈開三截。

但彭勝的刀却突然收住了勢子。

他沒有輕視龍城璧，他知道這兩刀也許可以殺得了別人，但要對付龍城璧，還是沒有把握。

彭勝不喜歡做沒有把握的事。

他的刀勢突然收住，是因爲他的任務並不是殺龍城璧，而是引開龍城璧的注意力。

眞正要命的一刀，是來自一直沒有說過半句話的賈奉天。

（三）

賈奉天最崇拜的刀客只有一個。

這一個刀客就是雪刀浪子龍城璧。

他從來都沒有見過龍城璧。

但雪刀浪子在江湖上的事跡，他却聽過不少。

雖然他一方面崇拜龍城璧，但另一方面他却很想把龍城璧幹掉。

他的理由很古怪：既然龍城璧值得別人崇拜，何不讓自己代替他的位置？

所以，他越崇拜龍城璧，就越想殺龍城璧。

他的「崇拜」已變了質，變成了「嫉妒」。

人類的心理往往就是這樣稀奇古怪，因愛成恨，因羡慕、崇拜而又會變成嫉妒、憎惡。

愛恨原只相差一綫。

高手相爭，勝負存亡又何嘗不是在一髮之間？

賈奉天並不是個正人君子。

他想殺龍城璧，但從來都沒有想過用光明正大的手法去獲取勝利。

只要殺龍城璧，就算幹再卑鄙下流的事也在所不計。

他這背後突如其來的一刀，當然算不了甚麼。

他的刀，不出則已，一出便已殺氣逼人。

但龍城璧的刀法又豈是白練的？

一陣刀光亂閃，八條龍刀法中的龍捲西風已後發先至，捲向賈奉天的頦子上。

他沒有給彭勝的虛招所迷惑，反而一出手就把賈奉天的刀封死，更把對方逼得險象環生。

倘若賈奉天單獨面對龍城璧，這一戰他必敗無疑。

但現在的情況却是有所不同，他那三個金蘭結義兄弟俱在這裏。

四人八刀之威，就算風雪老祖復生，也必然會大感頭疼。

他們絕非庸手。

溫平首先把龍城璧攻向賈奉天的刀擋開。

接着，彭勝和卓老高的刀網迎頭就向龍城璧罩下。

他們顯已具備了必殺龍城璧的決心！

× × ×

唐竹權苦拚厲雙行已倒臥在地上，而龍城璧的處境也是極之不妙。

他們是否雙雙不明不白地就死在這裏呢？

（四）

夕陽西下。

天色盡黑。

漆黑的長空，延續又延續，黑暗彷彿已永遠統治着整個世界。

但只要你耐心的等待，黎明必將降臨到人間。

× × ×

天亮了。

朱守財在宰鷄。

他出生的地方，就在這一列鷄棚外的一座小石屋裏。

這一座小石屋就是他的家。

他在這裏已居住了整整三十年，直到去年才娶妻。

朱守財的父親是個守財奴，但在晚年的時候却給一個風塵女人騙去了所有的積蓄財產。

所以，朱守財的童年生活很艱苦。

直到他二十五歲之後，才算是略有積蓄。

他立志要成爲一個百萬鉅富！

但現在，他距離心目中的理想還有很遠很遠。

近幾年來，他比以前更勤力工作。

從表面上看來，他是個農夫，又是一間小農場的小老闆。

但他眞正的底細，就連他的妻子也不知道。

——朱守財是個殺人掮客，你若想找職業殺手，不妨先找朱守財，他一定會令你感到很滿意。

× × ×

朱守財的手裏有刀。

不是殺手用的刀，而是宰鷄時用的鐵刀。

刀不算很鋒利，但用來宰鷄已經綽綽有餘。

他要宰的是一隻雄鷄。

但當他正想把鷄頭一刀割斷的時候，突聽背後一人叫道：「刀下留鷄！」

朱守財一楞。

「刀下留人」這四個字他曾聽過，但「刀下留鷄」倒是聞所未聞。

他不必轉身，就已知道高呼「刀下留鷄」的人是誰。

這人的聲音也再熟悉不過。

那是王九番的聲音。

× × ×

失踪了多天的王大老闆，忽然又出現了。

朱守財雖然也和他的父親一樣，是個守財奴，但他每逢喝了幾杯酒之後，他的銀子就會不斷傾出，花在酒帳之上。

王九番是整個大同府最能賺取朱守財金錢的人。

但守財奴畢竟還是守財奴，當他清醒過來的時候，就會發覺這些銀子實在花費得很寃枉。

酒又不是米飯，並非非吃喝不可的，何不慳儉一點？

所以，每當他大醉一塲之後，總會有一段時間不再踏進王九番的小酒舖。

但相隔了一段時間之後，他的酒癮又會無緣無故突發，到時又非再去找王九番不可。

對於這種客嗇的酒客，王九番當然不大歡迎。

但歡迎也好，不歡迎也好，朱守財總是他的顧客。

朱守財一看見王九番，就像主人檢視着奴隸般盯着他。

「聽說你受了傷，而且傷勢非輕？」

「不錯。」

「聽說你開罪了一個勢力龐大的帮會組織，惹了天大的麻煩？」

「不錯。」

「聽說你爲了這件事，已遠遠躲開跑到西域去？」

「放屁！」這一次王九番不再點頭承認，「哼」一聲道：「俺怎會爲了這芝蔴綠荳般的小事就躲到西域，你未免太小覷本大老闆了。」

朱守財咳了兩聲。

「王大老闆當然不是膿包，傳聞不實，傳聞不實……」

王九番道：「你可知道俺爲甚麼要你把這隻鷄放過？」

朱守財苦笑，搖頭道：「不知道。」

王九番道：「俺今天不想吃鷄，也不想看見鷄在流血。」

朱守財一怔：「你不想吃鷄是閣下的事，與我有甚麼關係？」

王九番道：「當然有關係。」

朱守財眉頭一皺：「我不懂。」

王九番道：「俺不想吃鷄，却想吃一個人的肉，喝那個人的血。」

朱守財渾身不由猛然一震：「你在說甚麼？」

王九番冷冷地說道：「你並非是個聾子？」

「不是。」

「既然不是聾子，總該聽見俺剛才的每一句說話。」

朱守財當然聽見，但他還是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過了半晌，他才嘆了口氣，緩緩道：「我現在總算明白你的意思，但你想喝誰的血？啖誰的肉？你要找的殺手又是個怎樣的貨色？」

王九番吸了口氣，道：「俺要找的殺手是第一流的好手。」

朱守財道：「要聘請第一流的殺手，必須付出第一流的價錢。」

王九番道：「俺知道。」

朱守財壓低嗓子，道：「城北張天鶴，胡同子的賴省三，還有烏園雙煞……」

「不！這些殺手都不足勝任。」王九番沉聲道：「他們在殺手行業裏雖然都頗有名氣，但比起俺心目中的那一個殺手，却還相差十萬八千里。」

朱守財一楞，道：「難道你要找董飛鷹？他目前的殺人酬金，最低收費是不少於一萬兩……」

「董飛鷹還不行！」

「他還不行？」朱守財的眼睛登時睜大兩倍：「難道你要請個殺手去行刺皇帝老子不成？」

王九番冷笑。

「九五之尊雖然四週刁斗森嚴，但俺若要取他性命，還不必那麼大陣仗。」

朱守財抽了口冷氣。

「你要找的殺手，莫非是殺手之王司馬血？」

「正是司馬血。」

「你要刺殺的對象是誰？」

「這一點你暫時不必理會。」

突聽一人嬌笑道：「就算你不說，賤妾也已猜出王大老闆要殺的對象是誰。」

笑聲動人，聲音更動人。

朱守財臉色蒼白，他一向都不希望妻子知道自己的底細。

但現在，她顯然已盡悉詳情。

王九番冷笑。

「妳就是朱夫人？」

「賤妾姓袁，叫袁嬌嬌。」她點頭承認自己是朱守財的妻子，但這八個字却又沒有一個字說明自己就是朱夫人。

王九番道：「妳認爲俺要殺的對象是誰？」

袁嬌嬌眼波流動，淡淡道：「你與情天山莊纏上了，當然希望找個殺手，一聲不响的就把沈多情幹掉，豈非省却不少手脚，免去很多不必要的麻煩。」

王九番看着她，緩緩道：「妳實在很聰明。」

袁嬌嬌淡笑着，牽着丈夫的手，道：「他雖然是個殺人掮客，但要找殺手之王司馬血，憑他的能耐還沒有可能把司馬血聘請過來。」

王九番道：「我知道他不配。」

袁嬌嬌道：「既知他不配，何必還要再來到這裏找他？」

王九番道：「我只想看看他的反應如何？」

朱守財臉上露出茫然不解之色：「朱某不明白王大老闆的眞正用意。」

王九番冷冷一笑：「從表面上看來，你只不過是個很普遍的農夫。」

朱守財道：「我本來就是個農夫。」

王九番說道：「但再看深一點，你實在是個幌子，你這個農夫只不過是個殺人掮客！」

朱守財的臉色有點不大好看，咬牙冷笑：「我本來是是個殺人掮客。」

王九番也在冷笑，目光鋒利如刀：「但你這個殺人掮客是怎樣做起來的？」

朱守財吸了口氣。

「你並不是來找殺手，而是來找我的根，找我的麻煩。」

「那又如何？」

朱守財嘆口氣道：「你已知道我是甚麼人，又何必轉彎抹角，乾脆動手吧。」

王九番沒有動手。

動手的赫然竟是袁嬌嬌。

劍影一閃，一個人慘呼，然後倒下。

星月雙魔

（一）

天色大亮，陽光從東方山巒間透出，照射在朱守財蒼白的臉上。

他的手裏還緊緊握着那把刀。

刀上無血。

雄鷄已被放開，又再雄糾糾的在地上揚威耀武。

牠沒有被宰掉。

被宰掉的是朱守財。

× × ×

袁嬌嬌的臉還是那麼嬌媚那麼動人。

若非親眼目睹，很難有人相信她剛剛出手把自己的丈夫一劍刺死。

王九番看着她，良久才道：「妳爲甚麼嫁給這個比豬還不如的畜牲？」

袁嬌嬌道：「他雖然比畜牲還不如，但他却是沈多情麾下九大魔奴之一！」

「九大魔奴？」

「不錯，九大魔奴之中，武功最高的是金剛奴。」

「武功最差的又是誰？」

袁嬌嬌指着躺在地上的朱守財，冷笑道：「當然就是這個守財奴？」

王九番道：「無論他生前是個守財奴也好，殺人掮客也好，他現在已用自己的血把所有罪惡洗掉。」

袁嬌嬌凝注着王九番，半晌才道：「想不到你居然能說出這種說話。」

王九番道：「俺雖然是個粗人，却不是個不分青紅皂白的渾蛋。」

袁嬌嬌嘆了口氣，道：「五年不見，你還是那副老樣子。」

王九番道：「但妳却更成熟，更懂事了……」

× × ×

雖然外面陽光普照，但在一叢樹木濃密的樹林中，仍然是相當黑暗。

這裏距離朱守財的家只有半里，而且林外的一條羊腸小徑，更是通往市墟必經之路。

林中恬靜如常，沒有任何異狀。

但實際上，這裏已埋伏了十八個弓箭手，而且十八支毒箭俱已在弦上。

× × ×

殺機已滿佈在整個樹林內。

在一棵大樹上，一個臉色陰沉的紅衣老人，正用一雙魔鬼般眼睛向四周視察。

他就是情天山莊九大魔奴中的箭奴宗獨忍。他的背上有弓，腰間有箭，兩條小腿皮靴間還藏着十二把小飛叉。

就憑着這些東西，他在情天山莊的地位穩如鐵塔，在九大魔奴中，他的地位絕不比任何人低。

情天山莊消息靈通，守財奴被殺的事，他們居然幾乎立刻就已知道。

宗獨忍與朱守財交往頗深，朱守財被殺，他的心情極爲惡劣。

他決心要替朱守財報復，他要把王九番、袁嬌嬌兩人萬箭穿心，變成刺蝟。

經過一番迅速的部署後，這條羊腸小徑已變成一個可怕的陷阱。

宗獨忍相信，無論是誰踏足在這一條小路上，只要自己一聲令下，他就會被一連串的毒箭射死。

（二）

王九番帶着興奮的心情，和袁嬌嬌離開了守財奴的家。

守財奴是情天山莊九大魔奴之一，他死在袁嬌嬌的劍下，情天山莊是否眞的毫不知情呢？

王九番不相信這回事。

但他想不到情天山莊的反擊這麼快。

當他和袁嬌嬌來到這一條小徑的時候，他們可說已陷入了死亡的陷阱中。

宗獨忍目中露出了惡毒的光芒，只要他一聲命令，毒箭就會如雨般射出。

王九番與袁嬌嬌已陷入羅網中。

宗獨忍正待下令。

但他的命令還未發出，他的頸際突然一陣冰冷。

「別張聲，否則你立刻就要變成一具屍體。」

宗獨忍頸際冰冷，他的心更冰冷。

他從來都沒有想過自己竟會突然給別人制服，而且事前全然不覺。

顯然，對方是個高手。

但世間上，又有多少高手，能在神不知、鬼不覺的情況下，突然把宗獨忍制服了呢？

× × ×

宗獨忍雖然一向都認爲自己的武功極高，但現在他却連氣都不敢吭出來。

對於背後敵人的武功，他不敢低估。

也幸虧他不敢低估，否則只要他一動，他立刻就得去會見閻王。

令他的頸際皮膚感到冰冷的，是一把劍。

那是薄而鋒利的碧血劍。

宗獨忍看不見背後的人，也看不見那一把劍。

他猜不出敵人是誰。

「我姓司馬。」

宗獨忍的目光一陣閃動，駭然道：「殺手之王司馬血？」

「不錯。」

宗獨忍的身子更感冰冷。

「你是受僱於人要來殺我的？」

「不！」司馬血淡淡道：「倘眞如此，你現在已是個死人。」

司馬血的說話不能算是恫嚇，事實上的確如此。

宗獨忍忍不住長長的嘆了口氣，喃喃道：「看來我已老了，後生可畏、後生可畏！」

司馬血冷冷道：「現在並不是說這種話的時候。」

宗獨忍道：「你有甚麼話，儘管問，只要老夫知道，絕不欺瞞。」

他好像很願意與司馬血合作。

這也難怪，他的性命已掌握在司馬血的手裏。

只要司馬血的劍一動，他實在難有倖免的機會。

司馬血果然不愧是殺手之王。

宗獨忍雖然報仇心切，但在這個時候，他實在不敢造次。

司馬血冷冷一笑，道：「沈莊主雖然待你不薄，但像他這種人，又豈值得你替他賣命。」

宗獨忍道：「這是老夫的事，這一點與你無關。」

他的口氣忽然又變得很强硬。

司馬血沉默了半晌，才道：「沈莊主與飛雲帮之事，直到現在還在持續着？」

宗獨忍搖搖頭，回答道：「老夫不知道。」

司馬血的聲音冰冷如雪：「沈多情本來並不太可惡，但這幾年來，他簡直就變成了吃人的魔鬼。」

宗獨忍仍然重複着那一句說話：「老夫不知道。」

司馬血冷笑：「剛才你還說絕不欺瞞，但現在在下每一句問話你總在裝蒜。」

宗獨忍沉默着。

這時候，王九番與袁嬌嬌已穿過了這爿叢林。十八箭手的箭連一枝也沒有發射出來。

雖然他們心中暗覺奇怪，而且感到事情太不尋常，但他們却不知道箭奴宗獨忍已受制於人，根本就不能發號施令。他們只當箭奴宗獨忍忽然改變了主意。

沒有宗獨忍的命令，又有誰敢胡亂放箭？

（三）

宗獨忍非但未能替朱守財報仇，而且還給司馬血弄得相當狼狽。

司馬血向他逼問情天山莊到底在甚麼地方。

宗獨忍考慮了很久，才作回答司馬血：「我知道它在哪裏，但我不能說。」

司馬血冷笑：「爲甚麼不能說，你若不說，我就殺你。」

碧血劍的劍尖指着宗獨忍的頸際大脈，只要劍尖向前一送，宗獨忍就得完蛋。

倏地，血光暴現。

司馬血的劍沒有向前送出，但宗獨忍的頸却向後猛地一撞。

劍尖不偏不倚，恰巧穿過宗獨忍的喉核。

宗獨忍沒有再說話。

他不是不想說，而是不能說。

而且，他就是想說，也是說了等於不說，變成白說。

既然如此，又何必說呢？

× × ×

宗獨忍寧死也不肯說出情天山莊在哪裏，單憑這一點，就可以看出沈多情實在不是個簡單的人物。

九大魔奴雖已去其二，但誰也不敢輕視情天山莊的力量。

就連司馬血也不敢。

（四）

又是黃昏。

這一天的黃昏特別昏暗，沒有夕陽，也沒有美麗絢爛的晚霞。

半空黑壓壓的，彷彿想下雨。

王九番帶着袁嬌嬌，來到了大同府西北十里外的一座小市鎭。

袁嬌嬌的輕功絕不在王九番之下，論到胆色，也是毫不輸虧。

王九番把她帶到這一座小市鎭，當然是具有目的的。

他們要找尋飛雲帮的密令旗使。

密令旗使在飛雲帮中地位極高，而且只有兩人，分別爲黑旗使和紅旗使。

黑旗使范羣，紅旗使邵漢川，他們都經常與飛雲帮主保持密切的聯絡。

飛雲帮主不但是一帮之主，而且也是王九番的主人。

王九番本是飛雲帮主家中的書僮。

這個書僮的身材是挺嚇人的。

王九番現在急於找尋主人，是想明瞭一下目前敵我的形勢。

至於袁嬌嬌，她也是飛雲帮的一份子，朱守財要了一個這麼樣的老婆，就只好算他自己是個瞎子。

這幾個月來，袁嬌嬌已在朱守財方面，探聽到不少有關情天山莊的事。

雖然這些事未必都很重要，但是，在這種時候，任何微小的事都幾乎足以影响

大局。

× × ×

雖然這裏距離大同府僅十里之遙，但這個小市鎭彷彿一切都顯得很貧乏。

這裏連一間比較像樣的酒家也沒有。換而言之，這裏酒家還是有的，只不過不太像酒家而已。

這間酒家的面積雖然不太寬闊，但也絕不能算是細小。

一間擁有二十五張桌子的酒家，又怎能算細小？

雖然這間酒家不算細小，但堂上的店小二却少得可憐，只有一個。

但他也不見得如何忙碌，因爲這裏的生意，通常都清淡得很。

當王九番帶着袁嬌嬌來到這裏的時候，酒家內除了這一個店小二之外，就只有一個正在打瞌睡的掌櫃，還有兩個穿着灰棉襖的漢子。

這兩個漢子正在吃麵。

麵很燙，但他們把麵塞進嘴裏的速度，却比牛吃草還快。

王九番和袁嬌嬌隨便找了一張桌子坐下。

店小二沒精打采的走過來，招呼王九番。

王九番打量了店小二一眼，忽然壓低了嗓子沉聲道：「俺要一盤狠肉。」

店小二的眼睛登時一亮道：「大爺要吃狠肉？這裏可不是狠山，何來狠肉？」

王九番目中露出滿意之色。

他知道自己沒有找錯人，答道：「虎狠當道，何患無狠？」

店小二點點頭，微笑道：「對！大爺總算沒有找錯地方，這裏確有狠肉。」

袁嬌嬌靜靜坐在一旁，絕對沒有大驚小怪。

她當然知道那是帮中暗語切口，看來王九番還可以找到黑、紅兩旗使的其中一人。

王九番忽然牽着店小二的手，道：「俺想吃狠肉想得快要發瘋，畢竟狠肉在哪裏？」

店小二道：「在廚房裏。」

「好！俺就往廚房裏跑一趟。」

王九番口中說要往廚房，但雙腿仍然紋風不動，牽着店小二的手却突然用力揑下去。

店小二的臉色發青。

「你……你幹甚麼？」

王九番冷笑：「這句說話本該由俺問你才對，你是甚麼人？」

店小二抽了口氣，道：「孟宏。」

「孟宏？莫非是黑旗使范羣的關門弟子？」

「正是。」

王九番鬆開了手。

店小二也鬆了口氣。

但王九番却突然一個耳光重重的就打在他的臉上，直把他打得金星直冒。

「他媽的巴拉子，竟敢在俺面前胡說八道，范旗使只有一個女弟子，何來一個孟宏，俺操你娘個……」罵到這裏，總算礙着袁嬌嬌是女流之輩，太粗俗的話還是收斂一些的好。

店小二的臉陣紅陣白，想跑又跑不掉，於是索性把心一橫，居然從腰間亮出一把量天尺，「呼」的一聲，就向王九番臉上劈去。

「他媽的，你有種，居然在太歲頭上動土！」王九番罵人的說話又再滔滔迸出，他一面罵人，手中却不空閒，呼的一掌就把店小二的量天尺震開。

好渾雄的掌力。

店小二雖然也是個會家子，但憑他的武功與王九番交手，却無異是以卵擊石。

店小二急急欲退。

但王九番又再補上一掌。

只聽得一聲悶哼，店小二左胸捱了一掌，登時吐血受傷。

王九番這一掌已算相當客氣，並未施用十成功力，否則這個冒充黑旗使弟子的店小二，必然立刻了帳，名登鬼籙。

就在這一刻間，兩個身穿灰棉襖的漢子已相繼走了過來。

他們兩人的衣飾一模一樣，但相貌却完全不同。

左邊一人長得醜陋無比，而且還瞎了一隻右眼，滿臉痳子，下顎還長出兩個難看之極的肉瘤。

他的聲音也和他的相貌同樣醜陋。

「閣下想必是王兄。」這七個字原本說得頗爲客氣，但在他的口中說出來，却變成了極爲陰沉肅殺。

王九番冷冷一笑，道：「俺正是王大老闆。」

左邊一人嘿嘿笑道：「好一個王大老闆，好一個朱夫人！」

他說第二句話的時候，剩下來的一隻左眼就像是一枝毒箭，直射着袁嬌嬌。

袁嬌嬌嫣然一笑，居然毫不介意。

王九番沉聲說道：「未知兩位怎樣稱呼？」

左邊的醜漢子冷冷說道：「鄙人葛流星。」

王九番「哦」一聲，說道：「原來是星月雙魔的葛老大。」

目光一轉，又對右邊的漢子冷冷道：「閣下素有美男子的雅譽，想來必是星月雙魔的常如亮？」

右邊一人，果然貌勝潘安，雖然年紀稍大一點，但仍然充滿男性的魅力。

常如亮眸子閃爍不定，道：「黑旗使范羣已不在這裏，你要找他，應該到另一個世界。」

「另一個世界？」

常如亮冷冷一笑，道：「是西方極樂世界。」

王九番怒道：「胡說。」

常如亮冷冷道：「你若還稍有腦筋，當會想到范羣若仍然活着，咱們又豈能在這裏佈下天羅地網，等候尊駕？」

他的話剛說到這裏，原來恬靜無人的酒家，忽然就出現了二十八個青衣漢子，二十八桿鐵槍。

最令人怵目驚心的，是左邊第一桿鐵槍。

這一桿鐵槍的槍尖上，斜斜的掛着一具屍體，那是一個已死去多時的中年人。

王九番的臉色倏地一變。

「范羣！」

× × ×

王九番要找的黑旗使范羣，現在已成爲別人槍桿下一具屍體。情天山莊與飛雲帮的衝突，又再進入一個新的高峯。

刹那間，王九番的臉色變得極難看。

他心情惡劣，並不是因爲自己身陷重圍，而是爲了范旗使的死亡。

飛雲帮危如纍卵，這才是王九番最担心的事。

流星指法

（一）

憤怒的火燄在燃燒，逼人眉睫的殺氣在擴散。

王九番的眼睛，彷彿已變成了血球。

常如亮忽然輕輕的嘆了口氣：「其實你不必這麼生氣的，飛雲帮雖然待你不薄，但若論到禮賢下士，沈莊主却比他强勝百倍，王兄若肯棄暗投明，豈非……」

「投你娘個祖宗！」王九番破口大駡：「你簡直是個大混蛋。」

常如亮面不改容，居然微笑道：「只要王兄願意加入敝山莊的行列，就算常某改名換姓，姓大名混蛋却又何妨？」

王九番大聲喝道：「無恥之徒，吃俺一掌。」

他說打就打，絕不客氣。

呼……掌風撲面，氣勢駭人。

常如亮與葛流星號稱星月雙魔，本來是淮揚道上的强盜，在一年前才加盟在情天山莊旗下，他們的武功絕非泛泛之輩可比。葛流星擅用流星指法，常如亮的獨門絕技却是白月飛觴手。

王九番連劈三掌。

每一掌的走勢都既急且勁。

但是，常如亮却身法輕巧，一一閃避開去。

袁嫣嫣沒有動手。她仍然保持着相當的鎭定，充份顯出她並不是個弱質女流。

能够一出手就把朱守財置諸死地的女人，當然絕不會是個弱者。

王九番與常如亮動手，葛流星在旁虎視眈眈。

二十八個青衣漢子包圍着袁嫣嫣。

包圍網逐漸在縮窄。

范羣的屍體已像死狗般被拋掉，他們現在要對付的並不是一具屍體，而是王九番和袁嫣嫣。

袁嫣嫣的劍已亮出。

在這種情況之下，除了拚死一戰之外，她已沒有別的選擇餘地。

× × ×

二十八桿槍組成的槍陣，就連王九番看見也難免覺得有點心寒。

他心寒並不是爲了自己。

他從來不爲自己的安危而担心，他担心的是袁嫣嫣。

雖然他知道袁嫣嫣武功不弱，但一個女人同時面對着二十八桿鐵槍，這種情況自然是相當不妙的。

但他自己已面對着星月雙魔，實在無暇兼顧袁嫣嫣，給予援手。

袁嫣嫣一聲嬌叱，劍影翻飛，已和那些青衣漢子廝拚起來。

二十八桿鐵槍，發動了排山倒海的綿綿不絕的攻勢！

袁嫣嫣身法輕盈，手中劍左挑右刺，居然把其中三個槍手刺傷。

那些青衣漢子顯然沒有料到，這個女流之輩竟然有這樣快、狠、準的劍法。

他們的眼色同時變了！

他們的槍法也同時改變，變得更兇悍、更要命。

（二）

在一連串激烈廝殺聲中，酒家屋簷上忽然響起了兩個人的聲音。

兩把聲音都很年青，而且同樣冰冷。

「二十八個男人欺負一個女人，這算甚麼話？」

另一人答道：「不像話。」

「居然還有三個受了傷，嘿嘿！」

「那更不像話了。」

「但他們更兇悍，簡直像森林裏吃人的花豹。」

「他們不像花豹，只像狗。」

「對付這種專門咬人的惡狗，你有甚麼法子？」

「當然有法子。」

「甚麼法子？」

「用劍把狗頭統統砍掉下來。」

「好主意！」

最後一句話剛響起，一道劍光已飛起，一個青衣槍手的腦袋也幾乎在同時掉落地上。然後，立刻就有人在驚呼。

「砍腦袋劍法！」

× × ×

驚呼的人沒有看錯，那確是江湖中人聞名喪胆的砍腦袋劍法。

砍腦袋劍法已出現，偷腦袋大俠衞空空當然已在這間酒家之中。

雖然衞空空用的並不是甚麼寶劍，但那畢竟還是一把鋒利的長劍。

劍鋒閃着刺目的光芒，無窮無盡的殺氣不斷地向四周散發。

接着，又是兩下凄厲的慘叫聲響起。

一顆腦袋又再應聲被砍下，而另一個青衣槍手，他的腦袋四平八穩，絲毫無恙，但他的咽喉却被刺穿了一個血洞。

又有人在驚呼：「毒蛇劍法！」

× × ×

這一個驚呼的人也沒有看錯，毒蛇劍法緊接着偷腦袋劍法，在這間酒家之內出現。

天下間眞正懂得使用毒蛇劍法的人只有兩個，那是劍狀元和殺手之王司馬血。

劍狀元對於天下各門各派的劍法俱有深刻的研究和認識，毒蛇劍法，他在十八歲的時候就已精心鑽研過。

但對毒蛇劍法認識最深刻、道行最爐火純青的人，還是殺手之王司馬血。

眼前出現的人並非劍狀元，而是司馬血。

青衣槍手原本氣勢洶洶，但當衞空空和司馬血相繼加入戰圈之後，他們的信心動搖了。

世間上又有多少人能不懼砍腦袋劍法和毒蛇劍法？

常如亮力戰王九番，並未佔到多大的便宜，葛流星正欲插手，衞空空的劍已把他纏住。

王九番認識衞空空，而且更和他拚過一次酒。

王九番向來自詡酒量不凡，初時絕對沒有把衞空空放在眼內。

但結果，醉倒的並不是衞空空，而是王九番。

自此之後，他們也就成爲了朋友。

在這個時候，在這種地方，遇見衞空空這種朋友，當然是值得興奮的事。

王九番哈哈大笑。

「把這些兎崽子一一宰掉之後，俺一定與你痛飲三百杯！」

衞空空笑道：「別說三百杯，只要你不醉，就算三千杯，三萬杯却又何妨！」

王九番又是一陣大笑：「你現在一杯還未下肚，已開始說醉話。」

衞空空道：「反而喝了酒之後，將會更加清醒呢！」

兩人一面說話，手底下却絕對沒有放緩。

葛流星與常如亮絕不是酒囊飯袋，稍有些微疏忽，都會給他們乘虛而入。

葛流星對衞空空的突然出現，恨得牙癢癢的。

他的流星指法左右齊發，兩道激烈的指風，一襲衞空空咽喉，一襲衞空空後腦，分從兩個截然不同的方位襲擊，儘皆人身制命之處！

衞空空突然收劍。

他的身子劃空而起，先把葛流星這兩指避過，然後身形倏翻，一劍五式，反而向葛流星迎頭罩下。

這一劍不但精妙無比，也兇猛無比。

葛流星的身手也極快，當衞空空的劍向他迎頭罩下的時候，他也凌空翻了一個觔斗。

他身子凌空翻飛之後，就背對着衞空空。

但他的攻勢絕對沒有停頓，耳聽風聲，憑聲辨位，嘶嘶指風，依然疾襲衞空空左右太陽穴。

這一擊絕對出乎衞空空意料之外。

但衞空空反應之快，却又在葛流星意料之外。

劍影揮動，葛流星的腦袋忽然一陣劇痛。

葛流星這一驚實在是非同小可，他還以爲自己的腦袋已被砍掉。

但那僅是他的錯覺。

衞空空的劍並沒有取掉他的性命，他的劍甚至沒有觸及葛流星的皮膚。

葛流星忽然感到頭際一陣劇痛，原來是衞空空用指甲在他的頸上劃了一下。

這一着並不致命。

衞空空沒有練過指功，也沒有在指甲上塗上劇毒，葛流星給他一爪抓中，原本是絕無問題的。

但葉流星心中早已存着「砍腦袋劍法」的陰影，頸際一陣劇痛，使他在刹那間以爲自己的腦袋已然甩掉。

那種突如其來的感覺，使他渾身猛然一震。

他的全身眞氣居然就此崩潰下來。

直到他驀然驚覺自己的腦袋仍然安全無恙的時候，衞空空的劍才眞正的捲土重來。

颯！

這一下，葛流星才眞正的感到恐懼，而且這一次的恐懼遠比剛才的痛楚更爲强烈。

但這恐懼只是一瞬即逝。

因爲他的腦袋已眞的被衞空空一劍砍下，有如滾地葫蘆，鮮血四處飛濺。

這是最兇悍、也是最殘酷的劍法，一劍砍下，永遠不留活口。

雖然有人抨擊這種劍法太狠太絕，但大多數的人仍然贊成衞空空用這種劍法來對付江湖上的魅魑魍魎。

（三）

經過一番激戰後，情天山莊終於吃了一場敗仗。

葛流星死在衞空空的劍下，而二十八個青衣槍手也損折過半。

常如亮雖然武功不俗，但眼見大勢已去，不敢再加戀戰，終於落荒而逃。

王九番沒有窮追。

「窮寇莫追」的道理，他還是很明白的。

袁嫣嫣雖然是一個女流，但巾幗不讓鬚眉，在殺手之王司馬血的面前，她的英勇不比對方稍爲遜色。

雖然王九番打了一場勝仗，但他沒有感到眞正的高興。

因爲黑旗使范羣已被殺，他要找尋飛雲帮主，便感到困難得多。

唯一還能與飛雲帮主聯絡的人，似乎只有一個，那是紅旗使！

（四）

北風陣陣，道上一片蒼涼。

夜深了，除了風聲之外，這裏唯一可以聽見的，就是一個人鼻鼾的聲音。

這人的鼻鼾聲很重，但他的呼吸却很不暢順。

他是個大胖子。

他就是唐竹權！

× × ×

唐竹權苦戰厲雙行，險些丢了一條性命。

但結果，他沒有死。

他沒有死並不單憑運氣，最主要的還是因爲他有一個本領很不錯的朋友。

當他倒在地上，形勢異常危殆的時候，龍城璧的處境也是極其不妙。

卓老高、彭勝、溫平和賈奉天的八把刀，最少是有五次機會，可以把龍城璧擊敗。

他們已儘量把握機會。

但龍城璧臨敵經驗豐富，居然五次死裏逃生。

能够在一戰之內五次死裏逃生，看來似乎是非常僥倖。

但「僥倖」並非眞正的因素，最主要的因素還是龍城璧的反應極快，而且八條龍刀法也的確異常精妙，所以才能力保不敗。

能保不敗，已屬難能可貴！

但更精采的還是龍城璧的反擊。

誰也不知道賈奉天是怎樣倒下去的。

因爲龍城璧的刀實在太快，而賈奉天却在佔盡上風的形勢下，突然捧腹倒地。

他並非捧腹大笑，而是捧腹大叫。

小腹吃了一刀，連腸臟都變成血肉模糊，又怎能笑得出來？

賈奉天已無生望！

彭勝火氣最猛，看見賈奉天陣亡，手中一雙黑刀更急、更猛。

但龍城璧已智珠在握，彭勝的刀法更急、更猛，但在他的眼中看來，却是變得有點雜亂。

彭勝刀法未亂之際，尚且未能擊倒龍城璧，刀法一亂之下，當然更加不足爲患了。

龍城璧雖然已把賈奉天解決，但他並不想把其餘三人全數斃於刀下。

「你們四根支柱已去其一，已非在下之敵，還是早點收手罷！」

他的說話俱是肺腑之言，並非故作驕狂之態。

但他們根本就完全不理會龍城璧的說話，依舊瘋狂地向龍城璧撲擊。

龍城璧刀出如風，再番殺敵。

在這種情況下，他絕不能再猶豫，也絕不能稍有鬆懈，否則就會成爲別人的刀下肉醬。

彭勝刀法雖亂，但鋒芒畢露，若非遇着了龍城璧，就算不能取勝也力足自保。

但可惜他的對手正是龍城璧。

一陣銀亮如雪的刀光飛舞，彭勝手中的一雙黑刀突然凌空飛起。

這並不是他有甚麼奇特的招式，而是給龍城璧的雪刀把他的雙刀震飛。

彭勝一聲怒喝，還欲揮掌直取龍城璧的心臟，但他的雙掌還未揮出，雪刀已刺在他的胸膛上。

在彭勝的眼中，頓時充滿了絕望的神色。

溫平與卓老高互望一眼，彼此的臉上都已變了顏色。

他們苦練多年的刀法，終究還不是雪刀浪子的敵手。

他們並非完全甘受情天山莊的利用才來到這裏對付龍城璧。

他們對付龍城璧，最少有一半的原因是爲了一個「名」字。

對於他們這種人來說，「名」遠比「利」更具吸引。

虛名誤世的道理，又有多少人能眞正看得透呢？

× × ×

彭勝、賈奉天相繼陣亡，對於卓老高和溫平來說，是一個極沉重的打擊。

他們只剩下兩人。

他們並不是呆子，而且也不像彭勝那麼衝動，他們都已看出，若再戰下去，最後的結果，恐怕還是徒然賠上兩條性命。

厲雙行一直都沒有插手。

他不想插手的理由共有兩個。

第一：他知道龍城璧並不容易對付。

第二：他與唐竹權苦拚之下，雖然獲勝，但本身內力已虛耗不少，而且還受了傷。

在這種形勢之下，卓老高和溫平最明智之舉，就只有一個「逃」字。

結果，他們眞的走了。

厲雙行也不想再逗留下去，他臨走的時候還有幾句說話告訴龍城璧：

「楚飛雲已落在沈莊主手裏，想贖回他的性命，只有一個辦法：叫他的兒子乖乖獻出忘情寶鑑！」

× × ×

——楚飛雲就是王九番的主人，也就是飛雲帮的帮主！

——楚飛雲有兒子，這一點却連龍城璧和唐竹權都從未聽說過。

——忘情寶鑑又是甚麼？是否武功秘笈呢？

在那一刻間，龍城璧腦海中閃過了許多問題，但一時間却無法解釋。

但他相信，總有一天事情會獲得解決的。

假如楚飛雲眞的落在沈多情手裏，那可棘手多了。

然而，最値得担心的還是唐竹權，龍城璧眞怕他支持不住！

幸好，他的身上還有時九公餽贈給他的碧血靈芝丸！

賭命怪醫

（一）

時九公的碧血靈芝丸果具奇效。

時九公是醫谷長老，也是天下武林公認的第一號神醫。

他花了一段長時間才配製成的碧血靈芝丸，已挽救了不少人的性命。

倘若沒有這一百零八顆碧血靈芝丸，唐竹權現在極可能已經成爲地府新客。

他沒有死。

但他的傷勢仍然未能復原。

龍城璧在黑夜中把唐竹權帶到這裏，並不是因爲這裏的環境清靜，而是前來求醫。

假如這裏距離醫谷並不遠，那當然易辦，只要把唐竹權載運到醫谷，即使時九公不在谷中，也不愁沒有醫術精湛的大夫替他治療。

但這裏距離醫谷實在是太遠了，雖然龍城璧擁有碧血靈芝丸，可以暫保唐竹權的性命，但如此長途跋涉的旅程，對於傷者來說也是極其不利的。

所以，龍城璧不能不另謀他法。

雖然醫谷神醫馳名天下，但是除了醫谷之外，江湖上仍然有不少醫術精湛的大夫。

例如賭命怪醫就是其中之一。

× × ×

雖然夜已深，世間上絕大多數的人已在夢鄉，但賭命怪醫仍然沒有睡。

他是一個六十多歲的老人，自從四十年前在情場上吃過一次敗仗之後，就再也沒有接觸過任何的女人。

他被稱爲怪醫，其中一個理由就是他永遠不替女人治病。

有人曾問他：「倘若生病的人是你母親，那又怎樣？」

他的回答很爽快，也很絕：「一樣不治，因爲她的醫術比我更好，倘若連她都治不好自己的病，那是命中註定的事。」

事實上，他的母親早已去世，所以這一問一答，也是多餘之至的。

怪醫也還罷了，何以又還得添上「賭命」這兩個字呢？

這一點說來更是稀奇古怪。

他不但不替女人治病，而且也絕不替不懂武功的人治病。

任何人經他治好傷病，完全復原之後，一定要與他對拚一掌。

倘若病者勝了，固然平安大吉，一旦病者敗陣下來，縱然傷病已癒，也勢非被賭命怪醫一掌活活打死不可。

賭命怪醫從不勉强任何人來找自己治病。（當然這種事是無可勉强的。）

但任何人若要找他治病，就得首先答應這個條件。

曾經有人給他治好傷病之後，想逃避這一掌的考驗，結果却給賭命怪醫千里追踪，最後還是一命嗚呼，死在他的掌下。

賭命怪醫醫術極高明，其醫術據說甚至已不在醫谷第一號神醫時九公之下。

但他的醫術高明，掌法更是厲害。

能够與他對拚一掌的人並非沒有，而是實在不多。

所以，雖然許多人明知賭命怪醫醫術精湛，仍然不敢去找他求醫，就是爲了他這一條要命的規矩。

醫谷第一號神醫時九公已是江湖上著名的怪醫，但比起賭命怪醫，其脾氣古怪的程度，還是相差甚遠。

龍城璧在江湖上已不止一次聽過有關賭命怪醫的故事，他知道把病人帶給賭命怪醫，實際上是頗爲冒險的。

冒險的不是帶病人去求醫的人，而是病者的本身。

近二十餘年以來，不少病人給賭命怪醫把傷病治好，但到頭來也有不少人捱不起賭命怪醫的一掌，又把性命丟掉。

雖然如此，爲了這種事而找賭命怪醫報仇的人，却是少之又少。

原因是因爲彼此甘心情願，賭命怪醫從來都沒有强逼別人接納這個條件。

而且賭命怪醫武功奇高，又有誰敢在太歲頭上動土？

（二）

龍城璧經過深思熟慮之後，仍然決定要把唐竹權帶給賭命怪醫，進行治療。

當他找到了賭命怪醫的時候，賭命怪醫正在一間簡陋的石室中宰殺一條金毛狐狸。

× × ×

金毛狐狸原產於長白山，而這裏距離長白山最少超過千里。

賭命怪醫宰掉金毛狐狸之後，才板起臉孔對門外的龍城璧道：「你是誰？」

「晚輩龍城璧。」

「龍城璧？」賭命怪醫彷彿無動於中，又彷彿從來都沒有聽過這個人的名字。

雖然雪刀浪子龍城璧現在已名滿天下，但像賭命怪醫這種脾氣古怪的人，他沒有聽過龍城璧的名字也絕不爲奇。

賭命怪醫緩緩地把金毛狐狸剖開，喃喃道：「這畜牲累老夫十幾天沒有好好睡覺，狐狸狐狸，果然狡猾。」

龍城璧沒有說話。

他已看出，這一條金毛狐狸對於賭命怪醫來說，是非常有用處的。

賭命怪醫對於金毛狐狸很小心的處理，看情形他是想取金毛狐狸的骨骼，作爲醫藥之用。

龍城璧沒有看錯。

金毛狐狸的骨骼，是賭命怪醫的主要目標。

但這些骨骼有甚麼用呢？

龍城璧不知道。

除了賭命怪醫之外，在這世間上知道金毛狐狸骨骼有何用處的人，可謂絕無僅有。

就算是時九公，他也未必知道金毛狐狸的骨骼有何用處。

金毛狐狸的骨骼一根一根的被拆去。

賭命怪醫好像根本不理會門外還有兩個人，而且其中一個已受了重傷。

龍城璧初時還想稍候片刻，但越看越不對勁，忍不住對賭命怪醫說道：「這裏有個人受了傷。」

賭命怪醫冷冷的道：「見怪不怪，何大驚小怪之有？」

龍城璧嘆了口氣。

他現在的脾氣很好，因爲他是有求於人。

爲了別人的事，他往往可以忍耐很多平時不能忍耐的事。

倘若換上十年前，倘若現在不是爲了唐竹權，他說不定立刻就會衝上前，先在這個不倫不類的怪醫臉上打三拳再說。

但他現在沒有打別人三拳。

就算反過來，賭命怪醫要在他的臉上打三拳，只要他能把唐竹權的傷勢治療痊癒，他都寧願忍受下去。

但賭命怪醫沒有揍他，却對他來個不理不睬。

如果此刻受傷的是他自己，他必已掉頭而走，絕不會向賭命怪醫繼續央求。

但現在他不能走。

因爲受傷的不是他，而是唐竹權。

× × ×

石室的門並不寬敞，而唐竹權的身材却是非常非常的龐大。

龍城璧忽然把唐竹權抬了進去。

他嚴肅地對賭命怪醫道：「你若不救他，他就會死在這裏。」

賭命怪醫連看都不看他們一眼，依然在進行「拆骨」的工作。

龍城璧又正色道：「在下知道你的規矩。」

賭命怪醫終於停手。

他轉過臉，上下打量着龍城璧，然後又再對唐竹權仔細觀察一番。

良久，他才對龍城璧道：「這個大胖子的傷勢果然嚴重，但看來他已經食過某種罕世難尋的靈丹妙藥，否則他早該魂歸極樂世界。」

龍城璧頻頻點頭。

「前輩好眼力！」

賭命怪醫冷冷一笑，道：「老夫眼力如何，老夫心中有數，不必謬奬博取老夫歡心。」

龍城璧又吃了一記悶棍。

他又再忍下。

賭命怪醫再盯了唐竹權一眼，接道：「他渾身都是肥肉，但你若以爲胖子就一定能够捱得起老夫的一掌，那可是大錯特錯。」

龍城璧吸了口氣，道：「他並不是尋常的胖子。」

賭命怪醫冷冷一笑：「胖子就是胖子，除了昔年在北海決戰九大飛鯊的海鯨王之外，老夫還沒有見過一個比較像樣的胖子。」

龍城璧一怔。

胖子就是胖子，又有甚麼像樣不像樣的？

但他隨即明白，賭命怪醫指的是武功，看來他一向都認爲大胖子的武功是難以練得登峯造極，更加難以抵受得住他的一掌。

賭命怪醫揮了揮手。

「你還是馬上把這堆廢物抬出去，別碍手碍脚。」

龍城璧就算是個泥人，也有土性，眼看唐竹權的傷勢已有轉沉之色，豈能就此放棄？

他當然不走。

「前輩若不把他的傷治好，在下決不離開。」

賭命怪醫冷冷一笑：「老夫近來武功大爲精進，一掌之威，絕非這個胖子所能抵抗，你若還不太笨，就該放棄這一塲賭博。」

龍城璧截然道：「我不能放棄。」

賭命怪醫道：「醫了等於不醫，救活等於殺了他，却又何苦呢？」

龍城璧嘆了口氣：「常言有道，醫者父母心……」

「放屁！」賭命怪醫冷笑。

他冷冷接着說道：「老夫可沒有那種慈悲心腸。」

龍城璧忍不住道：「既然如此，前輩又何必苦研醫術？」

賭命怪醫冷笑道：「那是老夫的事，不必多問。」

龍城璧道：「無論如何，你一定要替唐竹權治療。」

賭命怪醫嘿嘿道：「老夫已看準這個胖子絕對無法承受老夫的一掌，老夫又何必白費心機？」

龍城璧冷冷一笑：「但在下却相信他最少可以與前輩對拚三掌！」

「三掌？」

賭命怪醫倏地大笑：「他可以承受老夫三掌？簡直笑話。」

龍城璧道：「絕非笑話，在下敢用一切打賭。」

賭命怪醫盯了龍城璧一眼，道：「你好像是個連命都敢賭掉的賭徒。」

龍城璧道：「也許是的。」

賭命怪醫冷冷一笑，道：「可惜就算你的賭癮再大百倍，老夫也沒有這種興趣奉陪。」

龍城璧神色一凜：「前輩的意思，是不願意動手替這個傷者治療？」

賭命怪醫看着自己的手，緩緩道：「老夫現在很忙碌，這種小事你還是另請高明罷。」

龍城璧咬牙道：「人命關天，怎能算是小事？」

賭命怪醫道：「老夫說不治就是不治，再在這裏賴着不走，可別怪老夫對你不客氣。」

龍城璧忽然長長嘆了口氣，對躺在地上的唐竹權說道：「你的運氣實在太差，我可也沒有辦法……」

龍城璧眞的已沒有辦法？

不！

雪刀浪子雖然不是個鬼靈精，但有時候也會動些連鬼靈精都想不出的主意。

他已有了一個主意。

那是一個將會很有效的好主意。

（三）

賭命怪醫又再對龍城璧來一個不瞅不睬。

他又再不斷地把金毛狐狸的骨骼拆出來。

倏地，龍城璧脫口高聲大叫：「小心野狗！」

賭命怪醫正全神貫注整理金毛狐狸的骨骼，突然聽見這四個字，不禁眞的嚇了一跳。

這裏附近的確常有野狗出現。

野狗最喜歡咬吃骨頭，而金毛狐狸的骨骼，對於那些野狗來說，無異是一種極大的誘惑。

隨着龍城璧的那四個字之後，賭命怪醫已覺得背後左方一陣勁風傳至。

賭命怪醫大怒，反身便是一掌拍出。

他的掌法剛猛急勁，這一掌拍出之勢，的確驚人已極。

別說背後撲來的是一隻野狗，就算牠是一條雄獅，恐怕也得立刻頭裂骨碎折頸而死。

但賭命怪醫這一掌剛拍出，便猛然覺得不對。

背後左方確有一團黑影向自己撲至，但那決不是一條野狗，也不是雄獅，而是一件藍色的短外衣。

那是龍城璧的衣服。

在此同時，賭命怪醫的右方，一條飛快的身影急迅地掠過。

賭命怪醫倏地怒喝：「龍城璧，你好大的胆子！」

他的反應已絕不能算慢了，當他知道自己上了別人大當的時候，左掌已連隨出擊。

蓬！

好雄渾的掌力。

但龍城璧早有所備，豈會中掌？他的身子凌空一翻，居然從賭命怪醫的頭頂一躍而過，像隻輕巧的燕子般穿門而出。

賭命怪醫臉色驟變。

他的金毛狐狸，已經落在龍城璧的手中！

× × ×

賭命怪醫這一次輸了。

他輸了一隻金毛狐狸。

正如世間上絕大多數的賭徒一樣，輸了的時候總想再賭下去，希望一下子就把輸掉的贏回來，甚至是反敗爲勝。

賭命怪醫立刻撲出門外，連環十五掌，一掌緊接一掌攻出。

但龍城璧採取以靜制動，以柔制剛的打法，任由賭命怪醫怎樣瘋狂追擊，他只是一味閃避游走，絕不與他硬碰。

賭命怪醫出掌速度奇快。

但龍城璧早已立下主意，只用智謀與輕功與賭命怪醫週旋，而他的輕功身法，却是使到賭命怪醫爲之詫異不已的。

十五掌攻出之後，他知道龍城璧並不容易對付。

他打算再展奇功，壓逼龍城璧。

但龍城璧却在這個時候亮出了風雪之刀。

雪刀一亮，賭命怪醫的眼色變了，他忍不住脫口道：「好刀！」

風雪之刀當然是好刀。

但龍城璧亮刀也並不是用來對付賭命怪醫，他對付的是一根樹枝。

這一根樹枝原本是在地上的，但雪刀輕輕一挑，樹枝就向上直飛起來。

刷！

一陣刀光亂閃，樹枝竟然在一刹那間，被削成無數片。

賭命怪醫冷笑：「果然有點伎倆，但老夫還是不服！」

他舉掌又要揮擊龍城璧。

但龍城璧却一退三丈，淡淡道：「前輩武功不凡，在下豈敢班門弄斧？」

賭命怪醫冷喝：「胡說！你幾曾把老夫放在眼內？」

龍城璧嘆了口氣，道：「在下此擧，也是爲勢所迫，絕非有意冒犯前輩。」

賭命怪醫道：「你若不把金毛狐狸放下，老夫決不動手替那胖子治療。」

龍城璧目光一亮：「換而言之，前輩已願意替唐竹權治療傷勢？」

賭命怪醫想了一想，却依然搖搖頭，道：「不行，老夫沒有空，也沒興趣。」

龍城璧臉色一寒。

「前輩若是堅持不肯出手相救，這一隻金毛狐狸恐怕將與樹枝同一命運。」

此言一出，賭命怪醫的臉色又是一變：「你敢？」

龍城璧冷笑道：「在下天不怕地不怕，又有甚麼事情不敢幹？」

賭命怪醫大怒喝道：「你簡直是個無賴！」

龍城璧雪刀橫胸，淡淡道：「有人說浪子本來就是無賴，看來果然不錯，你就儘管認爲我是個無賴罷。」

賭命怪醫哼一聲，他對龍城璧可說是無可奈何。

龍城璧忽然厲聲喝道：「老匹夫，你若躭誤了唐竹權的性命，這一隻金毛狐狸立刻就要化爲碎片！」

賭命怪醫氣得牙癢癢的，他終於毅然道：「好！老夫就替這胖子治療，但他傷癒之後，一定要吃老夫一掌！」

龍城璧道：「一言爲定！」

賭命怪醫「呸」一聲：「算是老夫倒霉！碰見你這種瘟神！」

龍城璧一直都對賭命怪醫很客氣，但現在他好像發覺對這種人越是客氣，越難對付。

所以，他又用跡近粗暴的語氣喝道：「還不動手？」

賭命怪醫忍氣吞聲，只好替唐竹權治療傷勢。

（四）

黎明，天色灰暗而寒冷。

雖然天氣寒冷，但賭命怪醫的背脊却已濕透。

他替唐竹權治療傷勢，竟然不惜運用自己本身的內力，爲唐竹權逼出體內的劇毒。

厲雙行的掌力有毒。

賭命怪醫雖然本來老大不願意替唐竹權治傷，但他一動手之後，却全神貫注，而且不惜使用損耗自己內力的方法，來替唐竹權治傷。

這一下子，倒令龍城璧大爲詫異。

但他沒有騷擾賭命怪醫。

因爲賭命怪醫曾經囑咐過龍城璧，別在治療的時候騷擾他，否則一不小心，唐竹權的性命就會立刻完蛋。

× × ×

唐竹權終於從暈迷的狀態中甦醒。

他看見一個神態憔悴的老人，正在瞧着自己。

唐竹權雖重傷初癒，但却並不糊塗。

他眨了眨眼睛，緩緩道：「老子的性命是你救回來的？」

賭命怪醫突然睜目怒道：「老夫歷盡艱難，把你從死亡邊緣挽救回來，你竟敢在老夫面前自稱『老子』？」

唐竹權一怔，但他隨即笑道：「想不到閣下年事已經不輕，還是這般心眼，既然如此，老子在你面前自稱『小的』，那可合你心意了罷？」

賭命怪醫滿意地點了點頭：「那還不錯。」

唐竹權訕訕一笑，道：「小的傷勢好像很嚴重？」

賭命怪醫冷冷一笑。

連龍城璧都以爲他一定會點頭，說唐竹權的傷勢很嚴重，但他却居然搖頭。

「這種傷勢怎能算是嚴重，最少老夫還沒有花上十天時間，就把你的性命撿了回來。」

唐竹權搔了搔下顎，忽然道：「老子……不……小的暈迷了多少時候？」

賭命怪醫道：「不到十二個時辰。」

唐竹權道：「難道要小的暈迷十天八天，才算傷勢嚴重？」

賭命怪醫道：「也許是的。」

唐竹權道：「小的現在大概可以行動自如了。」

賭命怪醫「呸」一聲：「別做夢，沒有三天的休養，休想從床上滾下來。」

唐竹權哈哈一笑：「小的偏偏喜歡做夢，小的偏偏要恢復行動自如，小的現在就要下床……」

賭命怪醫忽然默不作聲。

他冷冷的盯着唐竹權，臉上的表情就像老鷹看着一隻母鷄。

唐竹權說動就動。

但他一動之下，却忍不住「媽啊」的叫了出來。

原來他除了腹部以上的地方還能活動自如之外，下半邊身子根本就無法活動。

他突然瞪着賭命怪醫，厲聲道：「老子的腿是不是廢了？」

「小的」又再變成了「老子」，唐竹權畢竟仍然還是唐竹權。

賭命怪醫冷冷一笑，道：「老大早已說過，你一定要在床上乖乖躺三天。」

唐竹權道：「難道三天之後老子的腿就可以回復正常？」

賭命怪醫道：「不錯。」

唐竹權「哼」一聲：「老子明白了，你乘人之危，點了老子的穴道。」

賭命怪醫把他的性命救回，却又會「乘人之危」，眞是一件古怪之極的事。

賭命怪醫也不否認：「不錯，老夫早已把你的下九玄十八穴道全部封住。」

「下九玄十八穴？」唐竹權有如丈八金剛摸不着頭腦：「這是甚麼鳥穴道？怎麼老子從來都沒有聽說過？」

賭命怪醫嘿嘿一笑：「你沒有聽過的事何止萬千？老夫也省得跟你多費唇舌，總而言之，你乖乖的躺在床上等待傷勢復原，然後再吃老夫一掌！」

賭命怪醫最後一句說話，又教唐竹權爲之怔了半天。

「老子爲甚麼要吃你一掌？」他簡直有點呆了：「你的掌又不是塊熊掌，有甚麼好吃？」

賭命怪醫却不睬他，只是對龍城壁道：「老夫的事已辦妥，快把金毛狐狸交回來。」

龍城壁沒有賴帳，金毛狐狸又再落在賭命怪醫的手中。

雖然經過整夜不眠的辛勞治療工作，但賭命怪醫的精神忽然又好了起來。

龍城壁忍不住道：「這一隻金毛狐狸眞的那麼重要？」

賭命怪醫臉上發出了光：「當然重要，沒有金毛狐狸的骨骼，楚北橋的武功就不能恢復，甚至還會丟掉一條小命！」

龍城壁吸了口氣：「楚北橋是否就是飛雲帮主楚飛雲的兒子？」

賭命怪醫橫了他一眼：「你認識楚氏父子？」

龍城壁道：「楚飛雲倒是認識的，但他的兒子却素未謀面。」

賭命怪醫嘆息一聲：「你既是局外人，又何苦偏要在這件事情上插上一脚？這種事就像是一個危險的漩渦，又像是一把無情的火，無論是誰與這件事有點關係，都難免吃不了兜着走。」

龍城壁楞了半晌，忽道：「據說金毛狐狸的骨骼有一種特殊的功效，就是對練功走火入魔的人大有帮助。」

賭命怪醫一面拆出了一根狐狸骨骼，一面點頭道：「你說的不錯，你知道的事也不算少。」

龍城壁道：「如此說來，楚北橋已因練功走火入魔？」

賭命怪醫道：「他沒有因此死掉，已算是上上大吉。」

龍城壁眉心一聚：「他練的是甚麼武功？」

賭命怪醫橫了他一眼：「老夫沒有告訴你知道的必要。」

龍城壁嘆了口氣，道：「不過就算你不肯說，在下也可以猜出來。」

賭命怪醫哼一聲。

「好大的口氣。」

龍城壁淡淡道：「他練的必然是忘情寶鑑上的武功。」

他從厲雙行的口中聽過「忘情寶鑑」這四個字，當時他根本不知道「忘情寶鑑」是甚麼東西，但推想那多半是一本武學上的奇書。

果然，他的推想與事實完全脗合。

賭命怪醫一怔：「你怎麼知道忘情寶鑑這件事？」

龍城壁沒有回答。

他知道自己的推測距離事實並不遠。

他忽然走出屋子，嘆道：「在下本不該在這個時候騷擾前輩，但唐兄傷勢危殆，那才迫不得已出此下策。」

賭命怪醫嘆息一聲，喃喃道：「這件事怪你不得，來來去去，還是倚天山莊的兎崽子做事太絕，沈多情！這人簡直冷血又無情……」

就在他喃喃自語的時候，唐竹權突然大叫：「龍城壁小心！」

陰掌七重天

（一）

唐竹權雖然重傷初癒，但他大叫的聲音仍然是足以令人耳膜大受震蕩。

「龍城壁小心！」

唐竹權叫龍城壁小心些甚麼呢？

是不是有人偷襲龍城壁？

不，偷襲龍城壁的並不是人，而是一條顏色璀璨奪目，顯然具有奇毒的毒蛇。

這一條毒蛇倒懸在屋簷上，當龍城壁步出門外的時候，牠仍然紋風不動。

但當龍城壁背對着毒蛇的時候，毒蛇突然像一枝箭的直向他的頭部撲過去。

唐竹權的叫聲雖快，但毒蛇的去勢更快。

說時遲那時快，毒蛇已張嘴一口就要咬在龍城壁的頭上。

但也就在同一刹那間，一蓬銀光捲起，「颯」的一聲，毒蛇立刻一分爲二，分別向左右跌在地上。

毒蛇雖死，但龍城壁仍然身處險境。

因爲就在毒蛇被斬開兩截的時候，龍城壁的背後還有更要命的襲擊。

又是偷襲，這一次偷襲的不再是蛇，而是一隻蒼白的掌。

背後突如其來的偷襲，往往最難防範，而龍城壁却在短短一瞬間，連續遭遇到這種襲擊。

顯然偷襲者早已有所預謀，先以毒蛇引開龍城壁的注意力，然後再從背後補上致命的一掌。

龍城壁的警覺性極强，身手也極其靈活，但這一次他雖然把毒蛇殺死，對於背後的一掌却已無法閃避。

叭！

一聲異响，龍城壁的身子像皮球般被撞開。

唐竹權差點沒有從床上跳了起來。

他不是不想跳起來，而是下半邊身子穴道受制，想跳也無從跳起。

而賭命怪醫却眞的跳起來了！

「甚麼人？竟敢在老夫的地方突施暗襲。」

他的說話像旋風，人也像旋風。

但更像旋風的却還是他的一雙快掌。

他的人旋風般衝出去，雙掌已隆然有聲，拍在一個人的胸膛上。

這正是偷襲龍城壁的人。

那是一個年約四十開外的中年人，他的膚色很蒼白，一雙眼睛却像血球般。

雖然賭命怪醫爲了替唐竹權逼出體內劇毒，虛耗不少內力，但此刻他這雙掌拍出之勢，勁力仍然是相當威猛，絕非一般血肉之軀所能抗衡的。

但這中年人胸前捱了賭命怪醫兩掌，居然還是若無其事，仍然站在原處。

賭命怪醫目光一陣閃動。

他厲聲喝道：「何方妖怪？竟敢到此惹事生非？再吃老夫一掌。」

臉色蒼白的中年人冷冷地道：「怪醫，別再浪費你的氣力了，你還不是我的對手。」

賭命怪醫冷笑：「老夫偏偏不信這個邪。」

「呼」的一聲，雙掌又再挾着雷霆萬鈞之勢撲向中年人的臉上。

這一次中年人不再白捱，揮袖還擊。

袖風如刀，「刷」！「刷」！竟然把賭命怪醫的雙掌割開兩道血痕。

賭命怪醫面色灰白，蹌踉倒退三丈。

唐竹權忍不住叫道：「你現在的內力最多只及平時三份之一，別再硬拚。」

賭命怪醫猛然驚悟，自己在替唐竹權逼出毒力之後，內力損耗太大，雖然仍能作戰，但當然也遠遜從前了。

當然，憑他現在的功力，要對付一般武林人物，還是易如反掌的事，但眼前這個中年人却絕非泛泛之輩可比。

他是一個高手，甚至是高手之中的高手。

在這種情況下，賭命怪醫的形勢自然未許樂觀。

中年人露出了一個冷酷的笑容，又再向賭命怪醫走了過去。

「怪醫，你年紀已老，你不濟事了。」他的說話充滿了輕蔑之意，他的語氣使賭命怪醫爲之光火。

他知道自己絕非不濟事，但現在他內力大受損耗，當然無法與眼前這個武功深不可測的中年人相比。

中年人袍袖翻飛，又再攻出一掌。

賭命怪醫咬牙揮掌相向，雖然他明知自己目前絕非對方的敵手，但他仍然不甘示弱。

當他內力沒有被打個折扣的時候，世間上沒有多少人能承受起他的一掌，但現在他反而却要在別人的掌下節節敗退，眞是此一時也，彼一時也！

「蓬」！

兩掌相交，賭命怪醫又再吃了一個啞吧虧。

他嘴角淌出鮮血來，整個身子都在發抖。

中年人露出了勝利者的笑容：「我早已說過，你的年紀老了，你已不濟事！」

賭命怪醫怒道：「放屁！」

中年人淡淡一笑：「你要不要再試一掌？」

賭命怪醫只覺得體內血氣翻騰，倘若再試一掌，他這一條老命恐怕再也難保得住。

他是副老骨頭，也是副硬骨頭。

雖然他的脾氣比醫谷第一號神醫時九公還更古怪百倍，但他不怕死的脾氣却與時九公一模一樣。

他突然大喝，右掌暴伸：「老夫就再與你拚一掌！」

中年人冷笑。

他也發掌相迎。

現在，就算是個不懂武功的人，也可以看出目前雙方的形勢，堪稱實力懸殊。

但賭命怪醫仍然絲毫不懼，充份顯示出他的硬漢本色。

可是他這一掌，極可能就是他畢生所能發出的最後一掌。

唐竹權閉上了眼睛，喃喃嘆道：「你若不是點住了老子的穴道，老子也許能助你一臂之力，但現在，唉……他媽的！」

他一面喃喃自嘆，一面聽到了掌風之聲轟聲大作。

他不顧睜開眼睛。

但他却忽然聽到了中年人的聲音：「好掌力！」

唐竹權暗暗一怔。

難道賭命怪醫的內力忽然又再增强，居然與中年人戰成平手？

但那是絕不可能的事。

唐竹權立刻睜開了眼睛。

只見賭命怪醫仍然站立着，但他的右掌却沒有攻出去。

剛才硬拚一掌的並不是賭命怪醫，而是雪刀浪子龍城壁。

（二）

龍城壁雖然背後給中年人一掌擊中，但他未並因此而全面崩潰。

他畢竟是山東濟南府龍氏世家的三少爺，他多年來苦練的龍心神訣絕對沒有白練。

他若沒有練過龍心神訣，他現在必然已是個死人。

龍心神訣共分攻守兩大主篇，而守篇中最主要的就是守護心臟。

心臟是每個人最主要的命脈，這個地方絕對不容有失。

就在中年人運掌偷襲龍城壁的時候，他已從背後破空掌風之聲察覺到。

刹那間，龍城壁既閃不開，更無法招

架，他唯一可以選擇的就是運功抗衡。

在如此短暫的時間內，要把功力提聚到背心部位，絕不容易。

但龍心神訣却能有此奇效。

當然，龍城璧仍然受傷，畢竟他是白捱一掌，而且這一掌來得非常陰險，倘非有龍心神訣護體，他早死在對方的掌下。

中年人顯然沒有料到，龍城璧中掌之後非但沒有死掉，而且還能在賭命怪醫最危險的時候，代替他與自己硬拚一掌。

硬拚一掌之後，中年人的臉色有點變了。

「果然好掌力，好身手！」

龍城璧冷冷一笑：「論到身手，還是閣下高明一些。」

中年人當然聽出他的絃外之音。

龍城璧又道：「閣下練的，好像是無影七星勁。」

中年人並不否認。

龍城璧緩緩地接道：「倘若在下沒有差錯，閣下就是情天山莊的原大總管。」

賭命怪醫哼一聲：「原來是陰掌七重天原一飄，難怪如此卑鄙！」

中年人嘿嘿冷笑。

「原某縱橫江湖，從未會過眞正的年青高手，想不到今天總算有機會了。」

賭命怪醫冷冷道：「龍城璧可不容易對付的，你這條性命恐怕將會栽在他的手裏。」

原一飄冷笑：「原某偏不信這個邪！看掌！」

「呼」的一聲，原一飄一掌攻向龍城璧。

但他的確是個陰險奸詐無比的人，他大叫「看掌」，而且也裝腔作勢的一掌攻向龍城璧，但他眞正致命的一掌，却是左手突如其來的一枝短戟！

颯！

戟如急雨，疾刺龍城璧胸前的七大要穴。

倘若龍城璧眞的以爲原一飄用掌攻自己，那麼他勢非大大吃虧不可。

幸好龍城璧也不是初出道的雛兒，這種聲東擊西的伎倆，對他來說是起不了作用的。

「鏗」然一聲，風雪之刀已出手。

短戟金黃燦爛，雪刀銀亮如雪，兩種截然不同的兵器相碰在一起。

賭命怪醫叫道：「姓龍的小子，別怕這兔崽子，老夫在這裏，他兇不了的！」

唐竹權忍不住「呸」一聲：「別在這個時候在自己的臉上貼金好不好？」

賭命怪醫瞪眼道：「你不喜歡聽儘管用手指塞住耳朵，老夫偏喜歡在自己的臉上貼金！」

唐竹權光火了。

「沒你娘鳥興，老子若不是穴道被制，立刻就會在你的臉上先揍三拳。」

賭命怪醫冷笑一聲：「老夫早就看出你這種人沒良心，若不是老夫全力挽救，你早已成爲地府新客，現在却反過來對老夫言出不遜，簡直荒謬！簡直該打！」

唐竹權聞言，陡地一呆。

他並不糊塗，而且也絕不是忘恩負義的人。

有時候雖然他也和父親唐老人一樣頑固得可以，但在恩怨情仇這些節骨眼上，他却是非分明，絕不含糊。

雖然他剛才還是理直氣壯的樣子，但當賭命怪醫說出這幾句話的時候，他沉默了好一會子。

倏地，他居然自掌嘴巴。

「不錯，小的荒謬！小的該打！混帳，混他媽的大帳！」

他忽然改變態度，倒令賭命怪醫爲之看得口瞪目呆。

若是別人看在眼裏，一定會以爲唐竹權忽然瘋了。

但賭命怪醫沒有這種感覺。

雖然他許多時都非常不近人情，但也並不糊塗。

他忽然長長的嘆了口氣：「其實老夫早就看出你這種人絕不會忘恩負義，所以老夫才全力挽救你的性命，現在證明老夫果然沒有看錯你。」

唐竹權的態度轉變得快，賭命怪醫的態度也跟隨着轉變。

而龍城璧與原一飄的戰鬥，已進入最兇險、最激烈的階段……

（三）

兵器之道，一寸長一寸强，一寸短一寸險。

原一飄用的不是長戟，而是短戟。

戟越短小，他的招式也越是兇險。

他用的招式，未必盡是咄咄逼人的殺着，有時候也會在敗中求勝，在守勢、劣勢中突然發出最致命的反擊。

他深明武學之道，絕不輕視敵人，也絕不高估自己。

龍城璧曾三番四次佔着上風，但到頭來仍然無法克敵致勝。

原一飄的目光森寒無比。

他突然一聲冷喝，身形暴變，左手揮戟，一招化爲五擊，從五個不同的方向擊到龍城璧的身上。

龍城璧身形向右側急退。

他這一退之下，原一飄的金戟再向前挺進。

他的金戟開始露出了咄咄逼人的氣勢，他彷彿已開始控制了整個戰局。

但他的金戟再快再急，却仍然僅能佔着上風，一直都無法損傷龍城璧分毫。

高手相爭，誰能奪得先機，幾乎就最少有七分勝算。

但原一飄却久攻不下。

五十戟！

一百戟！

二百戟！

原一飄在佔盡優勢的情況下，連攻二百戟，但仍然無法奠定勝局。

倏地，他突然棄戟。

他放棄了手中一根愛逾性命的金戟。

他另有奇謀？另有奇招？

不！

他已筋疲力竭，而且表面上的優勢，實際上早已變成劣勢。

雖然他仍然揮戟在進攻，但他的戟法已消失了凌厲兇險的殺着。

他的金戟，非但無法傷害龍城璧，反而被龍城璧手中的雪刀，牽引到另一個可怕的領域裏。

這是一個只有失敗和死亡的領域。

原一飄是個高手，他當然明白，這種局面僵持下去，將會演變成一個怎樣的局面。

同時，他更了解到，他能够連發二百戟，完全是因爲龍城璧刀下留情，否則，他在發出第一百二十九戟之後，龍城璧最少有五個機會可以把他置諸死地。

對於龍城璧和原一飄這種人來說，五個機會已實在太多太多。

他們要把對手殺死，通常却只須一個機會。

只要有一個機會，就已絕對足够！

否則，他們也不配被稱爲武林高手！

「武林高手」這四個字看似平凡，實際上絕不平凡。

原一飄並不是個平凡的人，他當然看出龍城璧五次放過自己，是具有目的的。

但他不想再有第六次機會讓龍城璧殺自己。

所以，他棄戟承認失敗。

×　×　×

失敗者臉上的表情，通常都不會好看的。

原一飄也不例外。

龍城璧沒有去看他的臉。

不好看的臉，他通常都不喜歡看，這就和不好吃的東西，他通常都不喜歡吃的道理一樣。

原一飄頹然地，緩緩地說道：「你爲甚麼不殺了我？」

龍城璧淡淡道：「我爲甚麼要殺了你呢？」

原一飄臉色一寒，沉聲道：「士可殺不可辱。」

龍城璧嘆了口氣，道：「在下幾曾對閣下有侮辱之意？」

原一飄無言。

龍城璧乾咳兩聲，接道：「閣下並不能算是個光明磊落的人，想不到當你面臨到失敗的時候，反而那麼爽快。」

原一飄垂首吸了口氣，道：「既已失敗，又何苦還再自欺欺人？」

賭命怪醫冷笑道：「這倒眞的爽快，爽快得要命。」

唐竹權哼了一聲，道：「這種人的說話，龍老弟未可盡信，提防他又再施暗襲之舉。」

唐竹權的顧慮並不能算是多餘。

但原一飄確已無技可施，否則龍城璧早已死在他的偸襲之下。

賭命怪醫冷冷道：「你來到這裏，莫不是爲了金毛狐狸？」

原一飄搖頭。

賭命怪醫嘿嘿道：「金毛狐狸乃奇珍異寶，你豈會不垂涎三尺？」

原一飄揮了揮手，嘆道：「敝莊莊主最大的目標並不是金毛狐狸，而是忘情寶鑑。」

龍城璧冷然道：「不錯。」

原一飄道：「所以原某來到這裏，最主要的目的也並非金毛狐狸，而是忘情寶鑑。」

龍城璧道：「但你們以爲忘情寶鑑在那裏？」

原一飄長長嘆息一聲。

他沉聲說道：「初時原某也不知道忘情寶鑑的下落，直到前天晚上，沈莊主在密室召見原某，原某才知道這一本武學奇書，已落在楚飛雲的兒子楚北橋手上。」

他的說話既累贅，又緩慢。

直到他說到這裏的時候，他突然一聲慘呼，雙手掩着自己的後腦。

他臉上露出了極痛苦的神色，像個瘋子般大叫大跳。

他的叫聲很响亮。

他的跳躍速度也奇快無比。

他一跳之下，居然就從石屋門外跳到十餘丈外的一叢樹林之下，瞬即一去無踪影。

龍城璧淡淡一笑。

他忽然問賭命怪醫：「你認爲他中了甚麼暗器？」

賭命怪醫搖搖頭：「老夫甚麼都看不見。」

龍城璧道：「他很痛苦？」

賭命怪醫點點頭。

但他却說：「他痛苦並不是因爲中了暗器，而是因爲他已敗在你的刀下。」

龍城璧淡淡一笑，道：「他裝出這種痛苦的表情，目的是轉移咱們的視綫，以爲他已遭遇到別人的毒手，而他却趁着這個機會溜之大吉。」

賭命怪醫說：「他確已溜了。」

龍城璧道：「但他跑不遠的。」

賭命怪醫道：「你怎能肯定他一定跑不遠？」

龍城璧道：「他就算要跑，也不該跑到殺手之王的劍下。」

「殺手之王司馬血？難道他已經在這裏？」

龍城璧點點頭，道：「不錯，司馬血已在這裏。」

賭命怪醫道：「你怎知道司馬血已在這裏？」

龍城璧淡淡道：「其實他早已在那叢樹林上，只不過你沒有留意而已。」

賭命怪醫沉吟半响，忽然嘆道：「也許老夫眞的老了……」

（四）

龍城璧沒有看錯。

殺手之王司馬血早已在那叢樹林下。

原一飄亡命飛奔，却沒想到前面赫然還有一把碧血劍在等待着他。

色澤暗紅的碧血劍，使到原一飄的眼睛爲之一陣目眩。

「司馬血？」原一飄看見了碧血劍，也看見一個臉色冰冷的灰衣人。

這人當然就是殺手之王司馬血。

「你在這裏等我？」

司馬血搖頭：「我爲甚麼在這裏等你？你又不是個漂亮的女人。」

原一飄吸了口氣道：「本莊與飛雲帮的糾葛你最好還是少管閒事一點的好。」

司馬血冷冷地說道：「天下人管天下事。」

原一飄道：「想不到職業殺手也會說出這種話。」

司馬血說：「沈多情作惡多端，倘若他稱霸武林，對任何人來說却絕不會是一件好事。」

原一飄閉嘴不語。

他是沈多情的親信心腹，不但武功極

高，而且對沈多情的性格也有相當深刻的瞭解。

司馬血之言，絕非危言聳聽。

原一飄手中無戟，銳氣已遠遠不及從前。

司馬血也看出了這一點。

但他絕對沒有因此而放過原一飄。

碧血劍早已出鞘，劍尖隨時都可以穿過原一飄的咽喉。

原一飄的額上沁出了汗珠。

司馬血冷冷一笑，忽道：「你的信心已經崩潰了，你的武功也將因此而大打折扣。」

原一飄大聲喝道：「你可以動手殺了我！」

司馬血道：「我的確很想殺了你，這些年以來，你替沈多情幹過不少傷天害理的事，像你這種人，死有餘辜。」

司馬血的說話並不過份。

但他仍然沒有動手。

原一飄忽然覺得自己在這段短暫的時間內，起了很大的變化。

在此之前，他一直都自視極高。

但與龍城璧一戰之後，他所有的信心都已消失得乾乾淨淨。

他覺得自己並不如想像中那般强大。

就在他認爲死神已向自己迫近的時候，司馬血突然回劍入鞘。

原一飄怒吼道：「你爲甚麼不動手？難道你害怕？」

司馬血冷笑：「我不是害怕，而是不屑動手。」

原一飄簡直連頦子都已脹大：「難道我竟連一個普通的武林人物都不如？」

司馬血道：「也許是的。」

原一飄冷汗如醬，頹然坐下。

司馬血不殺他，他反而又再感到有一種莫名其妙的恐懼。

他覺得自己好像已變成了一個廢物。

司馬血冷冷一笑，道：「儘管你以前是個很威風、很了不起的大人物，但那些日子已過去了，你現在已變成一條挾着尾巴落荒而逃的野狗。」

野狗！

對於原一飄來說，這是多麼可怕的字眼。

他渾身發抖。

在此之前，他從來沒有過這種感覺。

他敗在龍城璧的刀下，已使他整個人產生了很大的改變，現在殺手之王司馬血却來一個「不屑殺」，令到原一飄更感無地自容。

他並不是那種經得起嚴重挫折的人。

他突然擧掌，向自己的天靈蓋上狠狠拍去。

——江湖黑白兩道高手，因戰敗而自盡的人，古往今來不知凡幾。

這是相當不智，也相當不幸的慘劇。

司馬血沒有加以挽救。

像原一飄這種人，他本來就是死有餘辜。

這一次，他並不是惺惺作態，他自盡是千眞萬確的。

他臨嚥氣的時候，司馬血只問了他一句說話。

「情天山莊在那裏？」

原一飄死期已屆，他沒有替沈多情隱瞞任何事實的必要。

沈多情一直都是他的主宰。

但沈多情在他腦海裏的印象，並不怎樣好。

他居然眞的把情天山莊的所在地吐露出來！

×　×　×

原一飄狡智百出，奸險過人，誰也想不到像他這種人也會自盡了結性命。

當原一飄嚥氣的時候，龍城璧就站在他的身邊。

賭命怪醫也走了過來，長長的嘆了口氣，道：「雖然老夫現在的功力比不上平時，但他畢竟曾經打敗老夫，唉！如此高手，竟然也會自毁性命，又教老夫怎能相信呢？」

但無論相信也好，不相信也好，原一飄已成爲了一個死人。

但他的死亡，却對羣雄大有裨益。

最少，他在嚥氣之前，說出了情天山莊的所在！

扣骨爪

（一）

雪花飄舞。

古道上一片沉寂。

落葉早盡，風中除了帶來北方陣陣寒意之外，唯一能給人的感覺就只有那種肅殺的氣氛。

這裏本是沉寂的世界，既無仁慈友愛，也無怨恨和仇殺。

但是，當厲雙行在這條古道上揷上四枝禁旗後，這裏就將會變成了一個可怕的戰場。

禁旗的意思，就是無論任何人擅進禁旗內所劃設的地方，都一律殺無赦。

厲雙行是情天山莊的高手，沈多情對他極爲倚重。

能够把唐竹權弄成重傷的人，當然並非等閑之輩。

他在路上建起五個巨大的帳達，他現在就在帳篷中喝酒吃肉。

酒香濃，剛從爐裏烤熟的麋鹿腿子更是肉香四溢。

但就在酒肉飄香的時候，空氣中忽然傳來一陣腥味。

那是血腥的氣味。

不是野獸的血，而是人血。

厲雙行的眼睛陡地一亮。

他大步走出帳篷，抛開杯子，冷喝道：「甚麼事？」

一個青衣武士立刻回答：「無相大師和他的八個入室弟子，堅要闖過此地。」

厲雙行冷冷一笑：「斗胆！」

「唷！」

又是一陣短促的慘呼聲響起。

厲雙行寒着臉，從帳篷外的一座兵器架上，隨手挑起一根丈二銅矛，就向外面衝去。

十幾個青衣武士，正與一羣僧侶展開斷殺。

當中一個黑衣僧人，袖手不動！

厲雙行認識他，他也認識厲雙行。

那黑衣僧侶正是無相大師。

無相大師忽然高喧佛號，然後才長長的嘆了口氣，道：「厲檀樾一別十年，想不到你仍然沒有改變。」

「變？」厲雙行狂笑：「老夫爲甚麼要變，難道老夫現在不好？」

無相大師又是嘆息一聲，道：「爲虎作倀，助紂爲虐，自然很不好。」

厲雙行臉色一寒：「大師可知此處是何所在？」

無相大師道：「這是通往情天山莊之路。」

厲雙行冷笑：「情天山莊在何處，豈是爾等和尚所能知悉？」

無相大師平靜的道：「莫非厲檀樾認爲老僧走錯路了？」

厲雙行道：「當然，這並非通往情天山莊的路，而是大師歸天之路！」

無相大師抬起頭，盯着厲雙行，道：「沈莊主多行不義，必遭天譴，厲檀樾還是及早回頭，放下屠刀好了。」

厲雙行「哼」一聲：「禿驢不必多言，爾等既已闖進禁地，就得放下性命！」

無相大師搖首浩嘆：「看來你當眞無可救藥。」

厲雙行「呸」一聲。

「胡說八道！老禿驢納命來罷！」

他不再客氣，挺起銅矛，就向無相大師胸前刺去！

（二）

厲雙行身形展開，銅矛出手極快！

他一刺八式，每一式都蘊藏着無限的殺機。

無相大師毫不慌亂，他的手中有一根鐵禪杖，雖然長度遠遜對方的銅矛，但一經施展招式，立刻就把銅矛的攻勢遏止。

厲雙行面色微變，左手猛然推出，一掌疾擊無相大師左胸。

在左掌突襲無相大師的同時，銅矛的攻勢又再加劇，竟然在一眨眼間，連續刺出十五式。

長達丈二的銅矛，居然也能施展出這種燦爛奪目，兇狠而多變的招式，的確並不容易。

厲雙行不愧是個高手。

無相大師振腕揮杖，神態却依然從容不迫，厲雙行的攻勢雖然猛然，却仍然未能擊敗對手。

「老禿驢果然有點門路，再吃老夫一掌！」

他嘴裏說吃老夫一掌，但他却並不是用掌對付無相大師，也不是使用銅矛，而是突施暗器。

他用的暗器是毒鏢。

毒鏢的重量很輕，只及一般飛鏢的三分之一，但施放起來的時候，却是了無聲息。

他說用掌只不過是故佈疑陣，轉移無相大師的注意力。

無相大師是個出家人，他未必會像一般老江湖般富於臨敵經驗。

但那只是厲雙行的想法。

無相大師不錯比較少與敵人交手，但厲雙行這種手法，對他仍然無法眞正構成威脅。

一連串清脆的聲音響起，所有的毒鏢都被無相大師的鐵禪杖擊落在地上。

厲雙行倏地一聲大喝：「撤杖！」

他這一喝居然立奏奇効，無相大師的鐵禪杖突然同時冲天飛起。

但把鐵禪杖從無相大師手中擊飛脫手的人並不是厲雙行，而是一個骨瘦如柴的和尚！

×　×　×

無相大師生平有三大絕學，其中之一是空門正宗扣骨爪。

扣骨爪不易學成，無相大師在芸芸衆多弟子中，只有八弟子虛若，能够把這種武功練到第五層境界。

但那已是三年前的事。

這三年來，虛若的扣骨爪，仍然滯留在第五層境界的階段。

但就在這一刹那間，無相大師赫然警覺，虛若的扣骨爪，其實已練到第七層境界。

但無相大師一直都被蒙在鼓裏。

直到虛若驀然出手，無相大師才知道，這一個八弟子的武功進度，早已在自己意料之外。

虛若平素沉默寡言，他絕少與別人交談。

瞭解他的人並不多，就連無相大師也不例外。

無相大師一直都對虛若很信任，想不到在這個危急關頭上，虛若終於露出了他的本來面目。

「勒」的一聲，無相大師的右腕骨已被虛若一扣之下，化爲碎片。

無相大師臉色鐵靑：「虛若，你瘋了嗎？」

虛若沒有瘋，但他對師父所施用的攻勢，却眞有如瘋子一般，令人爲之不寒而慄。

其他弟子睹狀，莫不大爲憤慨。

但他們也被情天山莊的武士咄咄相逼，無法上前對付虛若。

虛若的攻勢越展越急，無相大師雖然身爲師父，却是落了下風。

厲雙行當然不會放過這種機會，立刻與虛若聯手合擊，務求把無相大師置諸死地。

三人的動作都是快到了極點。

厲雙行大喝道：「老五，別手下留情，先把這個禿驢幹掉，再把飛雲帮殺個片甲不留！」

無相大師凛然說道：「虛若，你原來竟是情天山莊的臥底，老僧總算有眼無珠了。」

虛若自始至終，始終未發一言。

他的招式更急，更快，全然不念到師徒之情。

無相大師單是應付厲雙行已不容易，再加上這一個叛徒，形勢更是惡劣。

而且他的右腕骨已斷，鐵禪杖已失，在這種情況之下，看起來他只有一條路可走。

這一條當然是死路。

但就在形勢最危急的時候，厲雙行突然臉色發青，神情大變。

他停止了一切動作，只是掩着自己的後腦。

虛若凛然一驚。

他看見厲雙行的後腦在流血。

血如泉湧，正從厲雙行的指縫中流出來。

厲雙行突然大吼：「是誰？是誰有這麼快的劍法？你是誰？……」

突聽一人冰冷的聲音從背後响起：「是我，在下複姓司馬。」

厲雙行倏地轉身。

「司馬血？」

「正是司馬血。」

大笑聲中，厲雙行倒下。

虛若却在這個時候，一爪緊扣着無相大師的咽喉！

（三）

冰天雪地中，血腥氣味更濃厚。

一場激烈的斷殺，無相大師等僧侶傷亡慘重。

但這並不是無相大師最痛心的事。

眞正令無相大師感到極度失望，極度痛心的，還是虛若。

他最信任的弟子，竟然在這個時候叛逆師門。

但這種事並不是突發的。

虛若本來就是情天山莊佈置在無相大師身傍的一着棋子。

沈多情並不多情，但却多智。

狡智百出，手段陰險無比的沈多情，現在幾乎已成爲天下武林的第一號公敵！

× × ×

扣骨爪不扣骨，却扣咽喉。

這一爪無疑更兇險，更致命。

無相大師雖然武功極高，但想不到虛若暗自潛修，功力竟然不下於師父。

他們師徒的關係已然斷絕。

正當無相大師形勢危殆非常之際，虛若突然感到背心一涼。

他的精神頓然崩潰。

他的心臟已中一劍，而這一劍無疑已足以結束他的一切，包括他的夢想和生命在內。

他的臉色變得很蒼白，就像忽然抹上了一層厚厚的粉末一樣。

無相大師嘆了口氣，目注虛若，緩緩道：「你誤入歧途，終於招致如此惡果，夫復何言？夫復何言？」

虛若無言。

他只是慘笑道：「殺手之王果然好劍法，佩服！佩……服……」

× × ×

無論他是否衷心佩服，這一個叛徒的生命已然結束。

司馬血連殺兩人，他的神態仍然像是若無其事的，好像這兩個人被殺，根本與他毫無關係一樣。

厲雙行的禁旗令已被澈底破壞。

情天山莊又敗了一仗！

× × ×

神秘的情天山莊！

可怕的情天山莊！

情天山莊在何處？

（四）

情天山莊雖然稱爲山莊，但它並不在山中。

它在一片遼闊的草原上。

現在，草原已看不見草。

無論青草，或是黃色的枯草都沒有！

草原現在已變成冰原，春夏繁花盛開的地方，現在都成爲一片冰雪的世界。

沈多情就在這一片草原上的一座莊院內。

這一座莊院看來平平無奇，但實際上却不啻是龍潭虎穴。

沈多情就是這裏唯一的主宰，他的命令無論任何人都必須遵守。

近日以來，他覺得很沉悶。

他覺得一連串發生的事，對他和情天山莊都相當不利。

他的情緒很惡劣，整天都寒着臉。

沒有人能瞭解他的心境是怎樣的，因爲一般人根本就很難接近他。

× × ×

仍然是大雪紛飛的一天。

一座高塔，巍然聳立在情天山莊的背後。

塔很古舊。

但它却是整座情天山莊中最堅固的一座建築物。

楚飛雲的確已落在沈多情的手中，而他就是被困在這一座古塔中。

沈多情凝望着這一座古塔。

古塔靜悄悄，四周了無聲息。

只有沈多情才知道，這裏的戒備是何等森嚴，倘若有人要硬衝進去救楚飛雲，對方必然要付出相當巨大的代價。

但就算對方付出的代價是怎樣重大，想要救人仍然是談何容易。

雪忽停。

但北風仍然吹得很急猛。

他忽然想喝一杯燙熱的酒。

× × ×

燙熱的酒。

酒是她親手爲沈多情斟滿的。

沈多情雖然是江湖中人人聞名變色的魔王，但他的外表絕非別人想像中的那般可怕。

雖然他已不算年輕，但他的儀表風度，仍然可以讓許多女人爲他而傾倒。

余秀無疑也是其中之一。

余秀的臉龐很清秀，甚至連掛在臉上的笑容也是清清淡淡的，在她的身上，你很難會找到半點脂粉的氣味。

她十六歲的時候，就已爲沈多情而陶醉。

她現在二十六歲，對沈多情的感情還是沒有改變。

沈多情有過許多女人。

但余秀直到現在，還是處子。

× × ×

余秀的手燙熱，是因爲廳中有烘爐，爐火已燃燒得很猛烈。

這裏很溫暖。

就算不穿衣服，也絕不會覺得寒冷。

沈多情看着她，臉色仍然是那麼的森冷。

他忽然抱起余秀，冷冷道：「妳爲甚麼一直都跟隨着我？」

倘若換上別人，一定難免會給他嚇了一跳。

但余秀沒有。

她甚麼話都沒有說，只是輕輕依偎在他的胸膛上。

她的動作已遠勝於千言萬語。

沈多情森冷的臉孔漸漸緩和，目光中恍似有一股火焰在燃燒着。他抱着她，輕輕擺放在一張柔軟的大床上。

十年來，他們之間始終保持着一段距離，但就在這一個寒冷的日子裏，她終於成爲了他的女人。

× × ×

沈多情並不多情。

他的臉孔再回復了冷冰冰的神態。

余秀在床上蜷睡着，她實在是一個很痴心的女孩子。

無論甚麼事情發生在她的身上，只要是爲了沈多情，她都絕不會覺得委屈，更不會埋怨。

沈多情忽然拔出了他的長劍。

劍鋒晶瑩有如一泓秋水，它甚至比余秀的眼睛還更要明亮。

余秀看着她！

沈多情忽然嘆了口氣，劍尖伸到余秀胸脯之上。

寶鑑奇功　爾爭我奪

（一）

沈多情是否眞的很絕情？

這一點，余秀現在還是沒有一個肯定的答案。

十年來，她一直都沒有眞正的去想過這一點。

她只知道自己對沈多情所付出的情感，是何等强烈，雖然她從來都沒有對他說過甚麼，表示甚麼，但她相信沈多情必會明白。

沈多情並不是塊木頭。

他知道余秀實在是一個很善良的女孩子，自從十年前她開始成爲孤兒的時候，她就一直都跟隨着自己。

沈多情沒有侵犯她。

那正是他對她的另一種表示。

這表示出他對她是特別的尊敬，他沒有玩弄她。

但那是以往的事。

到了今天，一切又已變了。

但是，她不能瞭解沈多情爲甚麼要這樣做。

她在劍光下，身子居然沒有發抖。

沈多情的目光，比劍還更鋒利。

他的說話也並不多情，而是無情：「我要殺了妳！」

她終於笑了。

她的笑有點悽涼的滋味：「你果然並不多情。」

沈多情搖頭，道：「我多情，而且付出的感情，比妳還多。」

余秀幽幽嘆息一聲：「可惜你付出感情的對象，並不是我。」

「錯。」沈多情沉聲回答道：「正是妳。」

「是我？」

「不錯，這十年來，我一直沒有侵犯妳，是希望妳能死了心，不再跟隨我。」

「你不喜歡我？」

「恰恰相反，妳是我唯一最喜歡的女孩子。」沈多情緩緩道：「所以，妳是我的負累。」

余秀有點不懂。

沈多情吸了口氣，接道：「剪不斷，理還亂，妳是唯一能令我心動，心亂，心神恍惚的女孩子。」

余秀終於懂了。

沈多情的目光停留在劍鋒上，又道：「在人與劍之間，我必須作出一個抉擇，我若擁有妳，就不能把劍法練到巔峯。」

余秀雖然武功並不高，但她却明白沈多情練的是甚麼劍法。

沈多情最渴望得到的，也就是忘情寶鑑。

忘情寶鑑是二百年前，中原武林異人司徒絕暮年時所記載下的武功秘笈。

就以二百年前來說，司徒絕在江湖上的輩份已是極高，連風雪老祖的祖師父丁太祖，也比司徒絕晚三輩。

但司徒絕在世的時候，他在江湖上的名氣却並不响亮。

他絕少涉足江湖，他過的是隱士般的隱居生活。

他在八十九歲那年患了一場大病。

他以爲命不久矣。

可是說也奇怪，他躺在床上等死，却足足等了三年還是沒有死去。

他不但臥床三年沒有病死，而且更在這段時間內悟創出一套武功。

那就是忘情寶鑑上所記載的武功。

（二）

忘情寶鑑上的武功是否很厲害？

這一點，就連司馬徒絕也不知道。

雖然他創造了這一套武功，但他却沒有親自把它練成。

換而言之，他只是紙上談兵，並沒有眞正把忘情寶鑑上的武功加以苦練，證實對付敵人的時候是否確具實效。

他不是不想，而是不能。

對於一個已經九十歲而且還疾病纏身的老人來說，他能够在暮年前創出這套武功，已屬難能可貴，他又豈有剩餘的時間和精力，去苦練忘情寶鑑上的武功呢？

假如他早一點去世的話，那麼忘情寶鑑也可能會隨着他的消逝而在人間湮沒。

但他却又多活了幾年，直到他的大弟子于敬凡回來的時候，司徒絕就把這本寶鑑交給了他。

于敬凡是二百年前江湖上八大遊俠之一。

二百年前，八大遊俠名滿天下，于敬凡，陸中霄，龐如鳳，李則仕，賈權英，雷鴻，杜飛馬，還有女遊俠孫天玲，他們在江湖上所創下的驚人事蹟，直到現在江湖中人還是津津樂道。

于敬凡遊俠四方，當時他遠赴東瀛尋找故友，一去就是十年，等到他回來的時候，司徒絕也已油盡燈枯，行將坐化。

結果，司徒絕晚年所創載的忘情寶鑑，就落在于敬凡手中。

于敬凡雖然也正年逾五旬，但他比司徒絕來說，還是年輕得多的。

他花了十年的時間，終於把忘情寶鑑上的武功完全練成。

這十年之內，他足不出戶，對於江湖中所發生的事，一概不聞不問。

孰料當他重出江湖的時候，江湖八大遊俠就只剩下了三人。

那就是龐如鳳，孫天玲和他自己。

× × ×

在那短短的十年中，江湖中發生了甚麼事？

陸中霄，李則仕，賈權英，雷鴻和杜飛馬，他們都死了。

他們並不是病死，而是給人殺死的。

而且殺死他們的，都是同一個人！

他就是二百年前，連司徒絕都曾經敗在其手下的鷹鼻狂魔。

鷹鼻狂魔武功極高，當年能夠在他手下走得上十招的人，堪稱絕無僅有。

以陸中霄等人的武功，在江湖上雖然足以稱雄，但是，還遠遠不是鷹鼻狂魔的敵手。

八遊俠之中，以雷鴻的武功最高。

但雷鴻仍然打不過鷹鼻狂魔。

等到于敬凡重出江湖的時候，鷹鼻狂魔更練成一種極厲害的武功。

那是狂魔絕魂斬！

絕魂斬一出，他在江湖上更是難尋敵手。

但就在鷹鼻狂魔氣焰最盛，聲威最駭人的時候，于敬凡居然向他下挑戰書！

龐如鳳聞訊，千里催騎，披星戴月去找于敬凡，勸阻他別作無謂犧牲！

但是，于敬凡意志堅決，並沒有受到動搖。

龐如鳳立刻又去找到孫天玲、要和她一起帮助于敬凡。

但于敬凡挑戰鷹鼻狂魔，這一戰在萬人矚目之下展開的。

所以，龐孫二人，根本就無法助于敬凡一臂之力。

當日圍觀這一戰的武林人物，最少達萬人以上。

其中已有一部份與鷹鼻狂魔有深仇大恨的人，打算等待于敬凡戰敗之後，就聯羣結黨，圍攻鷹鼻狂魔，一則爲私仇，二則爲江湖除暴。

可是，這一戰的結果，却是大大出乎他們意料之外。

鷹鼻狂魔雖然武功極爲厲害，而且更練成了狂魔絕魂斬，但一經接觸之下，竟然不是于敬凡的敵手。

結果，于敬凡敗了鷹鼻狂魔，三招之內，就把他擊成重傷，終於在錯愕之中倒斃。

雖然鷹鼻狂魔還有不少弟子和黨羽在場，但連鷹鼻狂魔都已陣亡，當然也就變成了樹倒猢猻散的局面。

于敬凡名聲大噪。

但他却在半年之後，死在一個女人的手上。

這個女人是個很騷媚的騷娘子，雖然于敬凡年紀已有一大把，但却仍然無法忍受得住這個女人的挑逗。

結果，他在慾潮中冷不提防被她暗算，中毒身亡。

這種事在江湖上屢見不鮮。

于敬凡死在女人的手上，而忘情寶鑑也落在她的手上。

忘情寶鑑失踪了百餘年。

直到三十年前，忘情寶鑑上的武功又再在江湖上出現。

使用忘情寶鑑上武功的，是個紅衣豔婦。

這個紅衣豔婦原來就是楚飛雲的姐姐楚三娘。

楚三娘如何獲得忘情寶鑑，無人得而知道。

事實上，知道忘情寶鑑又在江湖上出現的人並不多。

但沈多情在江湖上廣佈線眼，對於飛雲帮的事知道得更是詳細。

楚三娘雖然並非飛雲帮的一份子，但她與楚飛雲却是姐弟，沈多情當然不會對她輕輕放過。

楚三娘與沈多情爲了忘情寶鑑，曾在武當山南三十里外的一座亭子下，展開決鬥。

結果，楚三娘敗陣。

楚三娘雖然獲得忘情寶鑑，但却沒有把寶鑑上的武功完全練成。

她並非不想把忘情寶鑑上的武功全部練成，而是寶鑑上的武功，最少有一半以上是不適合女人練習的。

要知男女體質天賦，本有極大迥異之處，倘若楚三娘勉強苦練，必然會未見其利，先見其害。所以，決鬥結果她終於敗在沈多情的手下。

幸好楚三娘的輕功，畢竟猶勝沈多情一籌，雖然吃了敗仗，但是仍然能僥倖逃脫。

自此之後，楚三娘再也沒有在江湖上露過臉。

她是否再進一步苦練忘情寶鑑上的武功，江湖中沒有人知道。

但沈多情却已查出楚三娘已把忘情寶鑑傳給了楚飛雲的兒子楚北橋。

（三）

忘情寶鑑是沈多情多年來志在必得的目標。

楚飛雲已在他的手中，在形勢上對他當然是大大有利。

但飛雲帮却還有不少强力的援手，那才是沈多情感到最頭疼的事。

龍城璧，唐竹權，司馬血，衞空空，無相大師等人，全部不是弱者，再加上王九番，袁嬌嬌和紅黑旗使的力量，更不容漠視。但是，現在唯一令到沈多情稍感安心的，就是黑旗使早已被殺，而紅旗使也遭遇到情天山莊的無情追殺，終於死在大同府內。

飛雲帮本身的力量，並不足以和情天山莊對抗。

眞正可慮的對手，還是龍城璧等人。

這些人的力量，本就是邪魔道上的諸魔的尅星。

忘情寶鑑是沈多情志在必得之物，而這些武林豪傑，却是他志在必殺的人。

還有另一個最令沈多情感到顧慮的，就是賭命怪醫。

若論醫術，時九公會比賭命怪醫勝一籌。但若論到武功，賭命怪醫必在時九公之上，這一點是絕對無須懷疑的！

× × ×

余秀雖在劍鋒之下，但她的神態仍然沒有變。

她還是那樣痴情，那末可愛。

沈多情的手仍然穩定如磐石。

他臉上的表情很嚴肅，很認眞。

他冷冷的道：「練忘情寶鑑上的武功

，心中絕不能有情，更不能多情，否則就會走火入魔，自招滅亡。」

余秀居然點點頭。

她好像已經眞的懂了。

沈多情續道：「楚北橋就是因爲心中還有情，所以終於在練功的時候，走火入魔，倘若不是賭命怪醫極力搶救，他恐怕已然化爲一堆白骨。」

他說的好像都是事實。

他好像要余秀死在他劍下的時候，還要她體諒他的禽獸行爲一樣。

但就在這個時候，他那穩定如磐石的手突然微微一震。

他聽到了一個人的脚步聲。

（四）

脚步聲從外面傳入。

那是一個男人的脚步聲，沈多情自信可以聽得出來。對方並沒有放輕脚步，他顯然不怕沈多情知道。

在這裏，沒有沈莊主的命令，誰也不敢走近。所以，沈多情可以肯定，他絕非情天山莊的人。

那是敵人！

是甚麼人竟然斗胆這樣子來到這裏？

難道是雪刀浪子龍城璧？

× × ×

沈多情並不愚蠢。雖然他以前從未聽過龍城璧的脚步聲，但他仍然沒有猜錯。

來者正是龍城璧。

× × ×

「你到底還是來了。」

「也許我不該來的，但既來之則安之，就算你不敢迎我，我還是絕不介意。」

「說得好！」

「聽說沈莊主劍法天下無雙，想不到會用來對付一個手無寸鐵的弱質女流。」

「那是本莊主的事。」

「但這是不公平的事。」

「就算不公平，與你又有何關係？」

「在下有個怪脾氣，每逢看見有不平的事情發生，心中就會很不舒服，拳頭也會癢癢的。」

「拳頭發癢可不有趣。」

「當然，唯一可以令拳頭不再發癢的辦法，就是拿別人的鼻子來消氣。」

「你現在想揍我的鼻子？」

「不想。」

「哦？」

「因爲你的手裏已有一把鋒利的長劍，我若不自量力要揍你的鼻子，說不定連拳頭都會給你用劍削了下來。」

「果然具有先見之明，佩服佩服！」

「既然如此，咱們還是在刀劍之上比個高低。」

× × ×

他們的話剛說到這裏，余秀突然向前猛力一撞。

她的頸子本來就距離沈多情的劍只有一寸左右的距離，這一撞之下還有命在？

劍光穿過了她的咽喉。

沈多情却居然還能無動於衷！

羣雄義師　大舉進攻

（一）

余秀雖然死在沈多情的劍下，但她沒有埋怨他。他是個禽獸不如的冷血者，但余秀却恰恰相反，爲了要完成沈多情的心願，她竟然不惜犧牲自己的性命。

沈多情說自己並非絕情，但又有誰能瞭解這種冷血魔王的性格呢？

就連龍城璧都不瞭解。

他是個浪子，並非神。就算是無所不知，無所不在的神，能否瞭解沈多情這種人，實在也是有疑問的事。

幸好這種人並不太多！

但不幸的却是，世間上畢竟還有這人存在，這種人的數量就算只有很少很少，已足够替人類帶來無可估計的災害。

沈多情的劍仍然貫穿着余秀的咽喉。

血奔流。

她雖是個弱質女流，但當她面臨到死亡的時候，竟然沒有因爲痛苦而掙扎。

如此女流，又焉能稱爲「弱質」？

龍城璧的眼睛顯得很深沉。

平時，你很難會在他的眼睛裏找出這種深沉的目光。

他正在憤怒？還是正在爲余秀的死亡而感到悲哀？除了他自己之外，又有誰能瞭解得到呢？

× × ×

劍鋒晶瑩，但却絕不可愛。

晶瑩的寶石，那是可愛的。

情人晶瑩如星的眼睛，也是可愛的。

但晶瑩的劍鋒，却並不可愛。

它是可怕的。

沈多情的劍，終於從余秀的咽喉中拔出。

她安詳地倒下，臉上竟然沒有痛苦的神色，就好像只不過是睡着了一樣。

劍無血。

他的劍也和殺手之王司馬血的碧血劍一樣，殺人之後決不會在劍鋒上沾上半點血跡。

「果然好劍。」龍城璧冷冷道。

沈多情的臉彷彿已變成了一塊冷漠無情的岩石。

他的心中已絕無半點牽累。

余秀的死亡，他竟然覺得自己完全無須負責！

× × ×

當雪刀呈現在沈多情眼前的時候，情天山莊已變成了一個屠場。

人宰人的屠場。

飛雲帮雖然連戰失利，但決定生死存亡的一戰，却直到現在才正式爆發。

楚飛雲被困在塔中，楚北橋練功走火入魔，這一帮的老少帮主俱已形同虛設。

但代之而起，替飛雲帮報却一箭之仇的，却是賭命怪醫。

賭命怪醫雖然脾氣古怪，但他並非眞的如別人想像中那般絕情。

他點撥人馬，浩浩蕩蕩殺到情天山莊，這一戰的主帥，原來居然就是他。

爲了營救楚飛雲，不少江湖好漢都願意加入這一支正義之師的行列。

王九番一馬當先。

他平時很少使用武器，但這一戰事關重大，他找了一雙巨斧，看來就像是黑旋風李逵。

袁嬌嬌不甘後人，她在羣雄中的表現也是令人吃驚的。

巾幗不讓鬚眉，無論是誰小覷她，都是一種嚴重的錯誤。

情天山莊雖然高手如雲，而且守備嚴密，但賭命怪醫率領的羣雄，却仍然節節推進，極具威脅。

唐竹權雖然曾經身受重傷，而且還被賭命怪醫點了穴道，但現在他又已恢復昔日雄風，唐門五絕指法又再逞威。

他甚麼都不怕，更不怕敵人兇悍。

遇上了兇悍的敵人，唯一最佳的對付辦法，就是比敵人更兇悍。

五絕指法當然是一種兇悍、殺傷力極爲強大的武功，情天山莊不少高手都在他的肥胖手指下栽倒。

情天山莊本是江湖中人視爲龍潭虎穴的地方，但這些問罪之師，却絲毫不把這個神秘的山莊放在眼內。

（二）

情天山莊內的古塔共高八層。

由地面一層算起，一直到第六層，都由刀斧手嚴密把守着。

王九番奮勇無比，掄斧一直奔殺了上去。地面一層的刀斧手，武功雖然不錯，但比起王九番來說，還是相差甚遠，所以王九番很輕易的就把他們解決。

直到第二層，負責把守的是十個籐牌鋼刀手。

他們都是魯南地刀門的高手。

地刀門向以地堂刀法稱譽江湖，這十個籐牌鋼刀手幾乎已是這一個門派的精英高手。

他們的刀能殺人，籐牌同樣能把敵人置諸死地。

籐牌的周圍，都套着鋸齒的鋼刀，進可以攻，退可以守，他們久經嚴密的訓練，十人同時運用起這種刀法，自然極難對付。

但王九番勇不可當，雖然面臨着十把刀，十個籐牌，依然了無所懼。

他不但不怕，而且還大發神威，把這十名刀手殺得片甲不留。

他又再向上衝。

當他衝上第三層的時候，他才發覺袁嬌嬌也跟隨着自己。

袁嬌嬌對王九番倒也相當關心，她不放心他獨闖古塔，所以立刻趕到。

古塔第三層共有五個紅袍槍手負責把守。

這五個紅袍槍手，衣飾鮮明奪目，連手中的一桿鋼槍也被染上血紅之色。

王九番大吼：「想不到雷門五豹竟然在這裏，成爲沈賊的爪牙！」

五個紅袍槍手聞言，臉色俱是一變，他們同時發槍，五支尖銳的鋼槍一起狠狠襲擊王九番。

王九番冷笑：「來得好！」

他這三個字說得很輕鬆，但接着他却「唷」的一聲輕輕叫了出來。

他的右肩已然中槍！

就連袁嬌嬌都沒有想到，這五個紅袍人的槍法竟然這樣快。

袁嬌嬌現在已知道這五個紅袍人就是雷門五豹。

凡在江湖中稍有閱歷的人，都不會不知道沙鵬灣雷門槍法是何等厲害。

江湖傳言，甚至是金陵岳家與杭州唐家的槍法，也未必比得上雷門斷魂槍法。

雖然這種傳說一直都沒有人能加以證實，但居然也同樣有人深信不疑。

因爲這種槍法的確很快，但究竟有多快呢？

袁嬌嬌倒想領教一下。

她的胆子絕不小，否則她在飛雲帮也不會有如此崇高的地位。

王九番雖然一上來就中了一槍，但他不愧是條硬漢，非但沒有退縮，反而全力反擊，神勇無比。

雷門五豹不怕王九番。

王九番雖然勇猛，但比較難於對付的，還是袁嬌嬌。

袁嬌嬌身法輕靈，出招更是奇詭絕倫，雷門五豹小心翼翼，未敢輕視她。

但袁嬌嬌不愧是女中豪傑，雖然以寡敵衆，但雷門五豹竟然還不是她的對手。

十五招之內，雷門五豹只剩下三豹。

王九番大爲振奮，狂笑道：「好妹子，俺總算佩服妳了！」

袁嬌嬌含笑作戰，把雷門五豹殺得乾乾淨淨。

當五豹變成「五屍」之後，突聽一人淡淡笑道：「倘若他們的槍法就足以媲美金陵岳家與蜀中唐門的槍法，那麼岳家與唐家早已不能在江湖上立足！」

這人的說話並不過份。

雷門斷魂槍法是否浪得虛名，目前還是不得而知，但就以唐門五豹的槍法來說，倒也未免令人太失望了。

當然，他們的槍法絕不能算差，但比起唐老人之流，却還是相去甚遠。

袁嬌嬌替王九番裹紮傷口，他們又再繼續再上一層樓。

現在他們又再添加一員猛將，那就是剛從外面飛躍而至的偷腦袋大俠衞空空！

（三）

古塔內的形勢雖然異常兇險，但更令人驚心動魄的，還是沈多情與龍城璧的一戰。

能够面對着自己心愛的女人死亡，而還能無動於衷的男人，世間上恐怕是絕無僅有。

但龍城璧却認爲，沈多情根本就不配談這個「情」字。

他是個絕對無情無義的男人。

但余秀却死心塌地的對他，直到嚥氣的時候，她的神態還是那末安詳，滿足。

龍城璧感到憤慨。

沈多情突然發難，向龍城璧刺出了一劍。

他這一劍，看似兇狠，但却只不過是試探性質，他希望憑藉這一劍，估一估龍城璧究竟有多少份量。

龍城璧却雙腿不動，只是身軀輕輕一側，就把沈多情這一劍避過。

沈多情原本可以劍走偏鋒，再發一劍，甚至是無數劍。

但他沒有。

他只是把劍鋒在半空中停頓下來，然後冷冷說道：「你是本莊主生平最渴望一會的刀客，希望你不會令我失望。」

龍城璧沉聲道：「但願如此。」

沈多情冷笑：「好！」

就在說這一個字的時候，他的劍最少已幾乎有三次可以刺破龍城璧的胸膛。

但龍城璧沒有讓沈多情失望。

他若這麼容易就死在沈多情的劍下，恐怕沈多情會懷疑，眼前這一個藍衣人是否就是雪刀浪子龍城璧。

但他確是雪刀浪子。

所以，儘管沈多情這五劍刺得很快，很精采，但還是給龍城璧閃過。

「好身手，看來本莊主勢必要施展渾身解數的功夫，才能有機會把你留在情天山莊之內！」

沈多情的說話字字充滿殺機。

他的劍更是殺氣森嚴，果然不愧是一代劍豪。

刷！刷！刷！

劍出如電閃，如非親眼在旁目睹，又有誰能想像得到，世間上竟然有如此精采的劍法。

龍城璧手中雪刀一展，忽然向沈多情衝去。

颯！

雪刀急落，去勢比沈多情的劍絲毫不慢！

沈多情居然不加閃避，任由他的雪刀砍至。

但就在刀鋒即將攻到他胸膛上的一刹那間，他的劍突然急捲過去。

劍竟比刀更快，力道之猛，也是令人難以想像。

雪刀被劍鋒帶動，銀光亂閃。

龍城璧的身子竟然也是不由自主地，被沈多情的劍牽引至左右不斷搖幌。

劍上的力度越來越猛烈，龍城璧的身子也是搖幌得更急。

沈多情却漸漸變得有如一尊石像，除了握劍的手之外，全身上下竟然紋風不動，好像這激戰，根本就和他完全無關係一樣。

龍城璧的身子搖幌得更急。

他彷彿已很難再支持下去。

但反觀沈多情，雖然他的身手是靜止的，但是他的雙腿却漸漸的向地面凹陷下去。

龍城璧當然並不輕鬆，但沈多情却也同樣吃力。

龍城璧的衣衫開始濕潤。

那是汗，一種連他自己都不知道是冷還是熱的汗。

沈多情額上也在冒汗。

他却知道自己冒的汗一定是冷的，因爲他的身子現在正覺得很冷很冷。

這一戰他絕不能敗，就算他全身都已變成冰雪般寒冷，他也一定要把龍城璧擊敗。

現在已是勝負即將決定的時刻。

倏地，龍城璧的身子不再幌動。

他的雪刀突然靜止。

刹那間，所有的動作完全停止了，龍城璧唯一可以聽得見的，就是沈多情的笑聲。

「龍城璧，你敗了！」

× × ×

龍城璧的刀已幾乎刺在沈多情的心臟上。

但沈多情的劍却在最危險的一瞬間，把劍封住了風雪之刀。

風雪之刀不能再向前刺出一寸。

劍已封死了刀的位置，刀鋒看來已絕無機會，也絕無角度能再進擊沈多情。

但沈多情的劍却已同時指着了他的咽喉。

刀不能再向前刺。

但劍却最少有九分把握可以把龍城璧置諸死地。

雖然他們這一戰目前看來已陷入靜止狀態，但實際上他們正在比拚內力。

沈多情的劍只要能够再向前刺出三寸，已足够奠定勝基。

但他也同樣辦不到。

因爲雖然他在招式上，已佔了上風，但內力方面，仍然必須經過一番激烈的比拚，才能足以認定鹿死誰手。

所以，沈多情的洋洋自得，未免是太早一點了。

龍城璧沒有敗，他在最緊張的關頭裏，施展出龍心神訣中第八章裏的騰龍勁！

（四）

騰龍勁威力如何，就連龍城璧也不很清楚。

以往他極少使用騰龍勁，是因爲他在這幾個月之前，根本就沒有把騰龍勁完全練成。

直到現在，他仍然沒有十足把握的信

心，可以把騰龍勁的威力完全發揮出來。

但現在他已別無選擇的餘地，他若不使用出龍心神訣中的騰龍勁，尌一定會被沈多情所擊敗。

騰龍勁不但勁力長雄，而且還兼具精巧靈活的變化。

龍城璧把騰龍勁直透向沈多情的劍鋒，竟然在自己最危急的時候，把沈多情逼退半步。

沈多情退的不多，只是半尺。

但尌是這麼輕輕一退，沈多情的銳氣，他所有的優勢，都在這一刹那間完全消失。

刷！刷！刷！

沈多情橫揮三劍。

但他這三劍已是在極劣勢之下所發生，對於龍城璧來說，可說完全沒有威脅。

龍城璧看得很準，他既然已憑騰龍勁取得上風，當然不會放過這種直搗黃龍，一舉破敵的大好機會。

沈多情三劍發出之後，忽然尌覺得自己的小腹一陣冰涼。

這種冰涼之意，直透入他的骨髓，直透入他的每一滴血。

——也許，他的血本來就是冰冷寒涼的。

風雪之刀無情地插進他的小腹。沈多情對別人無情，此刻他也該領略到無情刀鋒的滋味。

龍城璧嘆了口氣，望着沈多情。

「是你敗了。」

沈多情咳嗽一聲，忽然大笑：「胡說！我怎會敗？」

「敗」字才出口，他已經滿嘴俱是鮮血。

龍城璧垂下了眼簾，緩緩道：「你的確是敗了。」

沈多情的目光終於散渙，他雖然不甘承認失敗，但他到底還是敗了。

對他這種人來說，失敗的意義，幾乎已和死亡完全相等。

所以，就算龍城璧這一刀是否致命，他也非死不可。

他在自己還沒有嚥氣之前突然自刎。

（五）

又是一個大雪紛飛的清晨。

穹蒼灰黯，冰封千里。

情天山莊與飛雲帮的仇怨、爭論，俱已埋葬在風雪之下。

這兩個勢力龐大的帮會發生火併，沒有任何人得到眞正的益處。

冀求在戰爭中獲得益處，本就是世間上最危險，最要不得的賭博。

倘非羣雄齊心協力，再加上雪刀浪子擊敗了沈多情，這一次火併能否獲得最後勝利，仍然是一件難以預測的事。

飛雲帮雖然損兵折將，但到底還是獲得勝利，這當然是値得慶賀的事。

楚飛雲被囚在古塔中，羣雄歷盡艱苦，終於把他救出。

唐竹權笑得闔不攏口，拍着王九番的肩膊，大讚：「老番，你硬是要得。」

王九番瞪眼道：「你瘋了？」

唐竹權一怔：「你怎麼忽然罵老子瘋了？」

王九番哼一聲，道：「俺是王大老闆，可不是甚麼老番嫩番！」

唐竹權哈哈一笑：「好！老子就叫你一聲王大老闆！你他媽的可滿意了罷？」

王九番居然笑笑道：「俺他媽的滿意了！」

羣雄大笑。

雖然他們這一戰贏得很艱苦，但他們仍然是那末高興。

唯一最悶悶不樂的人，是賭命怪醫。

賭命怪醫爲甚麼會悶悶不樂呢？

原來醫谷第一號神醫時九公也來了。

時九公是天下第一號神醫，有他在塲，賭命怪醫的威風最少減弱了一半。

羣雄當然沒有想到，賭命怪醫年紀已有一大把居然也會爲了這些事而不高興。

唯一看穿賭命怪醫心情的人，只有一個。

這人就是龍城璧。

龍城璧忽然悄悄的把賭命怪醫牽走。

羣雄沒有發覺他們的離去，只有外表看來糊塗粗魯的唐竹權冷眼旁觀，瞧得清清楚楚。

他知道應該在甚麼地方找到他們。

那是酒館！

× × ×

唐竹權一向以糊塗昏庸蠢鈍的外表出現在別人的眼前，但其實他比任何人都更精明能幹。

他很少看錯人，也很少看錯事。

可是，這一次他居然看錯了。

龍城璧並不是帶賭命怪醫去喝酒，而是帶他去打架。

他知道賭命怪醫心情不好的時候，最佳的發洩方法並不是喝酒，而是痛毆流氓，痛懲無賴。

喝酒要找最好的酒。

但要找流氓無賴打架，卻要找最壞的流氓，最無恥的無賴。

這些流氓惡霸並不算容易找，但却也難不倒龍城璧。

於是乎，附近方圓數百里內的大惡霸，小無賴，全部遭殃。

賭命怪醫結結實實的打了十九塲架。

他竟然沒有用自己精湛的內功，只是用精巧快速的掌法，再加上一股死纏爛打的不死精神，連勝十九仗。

龍城璧沒有插手，他只是袖手旁觀，就好像只是在看戲。

直到要打第二十塲架時，賭命怪醫忽然對龍城璧道：「老夫不想再打了。」

龍城璧淡淡一笑：「難道老前輩已有點倦意？」

賭命怪醫搖搖頭，道：「老夫不倦，但老夫現在不想打架，只想喝酒。」

「喝酒？跟誰喝酒？」

「當然是天下第一號大醉鬼的唐大胖子。」

「唐竹權？」

「不錯，他一直都跟隨着咱們，難道你不知道？」

龍城璧淡笑。他當然知道。

但他裝糊塗的本領遠遠不如唐竹權，給賭命怪醫一問之下，只好點頭。

唐竹權果然出現了。他大笑着，道：「老子不想跟你喝酒，却想找你打架！」

賭命怪醫頻頻搖頭。

唐竹權道：「你豈非說過，當老子傷癒之後，就要老子挨你一掌？」

賭命怪醫嘆了口氣，道：「現在老夫已不再玩這一套，你少賣乖。」

唐竹權大笑：「好，老子不與你對掌，但喝酒要到甚麼地方才喝得最過癮，最舒服呢？」

龍城璧淡淡一笑，忽道：「王大老闆來了。」

王九番果然駕着一輛馬車，從遠處飛奔而至。馬車上載滿了一罈又一罈的酒，令唐竹權大爲興奮。

就在這一個冰天雪地的日子裏，他們喝得一塲糊塗，全都不省人事。

但直到一批流氓無賴，要趁他們喝醉爲那些兄弟朋友報仇的時候，他們才知道世間上有一種人，就算醉得再厲害也絕不能加以欺負的。

賭命怪醫，龍城璧，唐竹權，王九番都是這種人。所以，那些流氓無賴又再接受了一次重重的教訓。

江湖好漢，英雄豪傑，他們的胸襟，他們的行事作風，永遠都是那麼豪邁，令人留下深刻，不可磨滅的印象……（完）

古代的武功

麥海雲

在武俠小說上面經常描寫的輕功，能够一跳就跳上屋頂，這種功夫當然是憑空想像出來的，也許舊日武林高手已經懂得持桿跳高這一套，眞的可以跳起二三十尺，但却借重一條竹桿，飛身上屋，竹桿也拋掉，夜間看來就像是他能够徒手跳上屋頂，這種解釋是相當合理的，根本上一個人給地心吸力所吸引，赤手空拳，完全不靠器械，無法飛到那麼高。

另外一種輕功，踏水如履平地，這種情況也是很特殊，但却有可能發生，當然不是在水面行走，但却可以利用一塊浮木放在水上面，使它浮起來，那就能够踏脚上去，如果那條小河僅有三四丈闊，手裏握着十多塊浮木，每塊都是正方一尺的木板，那就可以利用它，踏在木上，飛身躍過，當然的，就算這樣也不是普通人能够辦得到，原因是那種浮木在河上的木板不够份量，難以支持一個人的體重，故此，在木板上面的人，必須走得極快，使那塊木板在沉落之前，他已經跳到另外一塊木板去，憑着這一招，可以踏水渡過小河。

改談飛劍，墨西哥土人多數懂得飛刀，飛刀等於飛劍，不過，那種小刀或短劍能够拋擲三十尺左右，拋得再遠一點，就無法插在木板之上，中國武俠小說描寫的那種劍客，剛剛張口就是一度白光，不但能够從口裏吐出飛劍來，而且那一條白光可以飛過一百碼那麼遠，殺了人之後，回到自己的手上，這種劍客當然是描寫得出神入化，但在事實上，仍然有可能發生這種事情，所謂飛劍，它並非短劍，而是一種叫做曲劍的東西，那種劍相當彎，有頭有尾，好像澳洲人拋出去即時收回來的「曲木」，懂得把曲木拋出，那就可以拋擲好像曲木似的飛劍了。

說到澳洲的曲木，那些人只是利用它去嚇他們所養的山羊，萬一山羊走開了，曲木在牠前面轉動，便會發生阻嚇作用，使牠回到羊羣的隊伍，那種曲木利用風的力量，使它在固定的範圍之內繞一個圈子，因他拋擲的目的並非殺人，故此，曲木不是飛劍，兩邊不會鋒利，如果想使它變成殺人的利器，那就必須向外的一邊特別鋒利，有如刀劍，古代的劍客也許使用好像曲木的東西，就可以殺人於一百碼之外，而且拋出去的飛劍，回到原處來。

在古代夜行人的身上，往往找到一些古怪的武器，例如飛鏢或者神箭，這類武器，現時仍然有人懂得使用它，但却需要苦練多年，才有成就。古人所用的飛鏢，其實就是石頭變成的，把石頭加以選擇，使它變成細而長的東西，拋了出去，打中對方顏臉或眼耳口鼻比較重要之處，便即收效。有些夜行人並非把同等形狀的石頭帶在身上，利用它打傷對方，於是把河邊比較細的石頭放在囊中，叫做飛蝗石，表示那種石頭特別細小，有如蝗虫，隨手把它拋出去，目的不是殺傷對方，而是使敵人眼睛一花，跟着出劍，這種飛蝗石不必練習，也可以達到目的，很容易使用。

特別犀利的暗器就是袖箭，那種箭是由竹筒裝置的，竹筒之內有彈簧，把它放在衫袖之內，伸手一指，便有飛箭逐支射出來，十分簡單，有如射箭一般，雖然它的射程只有二十尺遠，但已發生作用，一壺箭可以暗中放置二十支飛箭那麼多，而且可以逐條飛出來，如果夜行人帶了一個裝滿了箭的竹筒在衫袖之內，就可以嚇倒追兵，甚至有本領把背後追逐的人逐個殺掉。古代所說的寶刀，確有其事，由於普通的刀劍俱是用鐵鑄成，如果有辦法把鐵器加以鍛鍊，使它愈鍊愈精，變成鋼質，那種鋼質雖然磨到鋒利，仍然發生作用，能够削鐵如泥，那就是寶刀了，同是寶刀，也有等級之分，故此，從普通的鐵鍊到變成鋼這個階段十分重要，古人沒有科學設備，只好千錘百鍊，把它燒紅，投入水中，跟着撈出來再燒，再用水澆，經過一年或兩三年之後，那塊鐵就變成了鋼，面積縮細許多，作爲鍊鋼之用的鐵質，也是很有研究的，鐵質不好，練出來的鋼也是次貨，碰着眞正的寶刀，剛剛交手，就會給對方一刀斬斷，因爲舊日的俠士，只能帶着刀劍在身，隨時打打殺殺，沒有手槍，如果某一個人所帶的一把刀是寶刀，出手就將敵人兵器削斷，他當然有利稱雄。

現時也可以使用科學的方法把純鋼鍛鍊出來，製成寶刀的，這一類寶刀仍有顧客，在西德有得發售，但却需要二尺長的寶刀，就賣兩千美元，實在太貴了，買了也沒有甚麼用，故此，顧客不多，顧客愈少，賣刀的人就要提高價錢，把那種刀看做古董，每年只賣一兩把，已經可以維持皮費，儘管如此，買刀之人，仍然非常之少，只有中東的酋長或親王等，用這樣高的代價把寶刀寶劍買入，作爲家傳的武器，一來擺闊，二來表示他們家屬於英雄人物，所帶的刀，不但是寶刀，刀殼也有七星寶石裝鑲，特別名貴。（完）

海浪·文
鐵翅·圖

民間歷史傳奇故事

秦檜之死

賣國奸臣　遺臭萬年

——怒髮衝冠，憑欄處，瀟瀟雨歇。抬望眼，仰天長嘯，壯懷激烈。三十功名塵與土，八千里路雲和月。莫等閒，白了少年頭，空悲切。——

這是半闋滿江紅，就這半闋，我想已够了！够一個中國人想！景仰！或者，有所激動，有所奮發。

紹興十一年的小除夕，一代民族英雄岳飛！金人心目中的岳爺爺，死了！他並不是死於素志——為驅逐金狗。恢復中原而流盡了最後一滴血。

而他是死在權勢薰天，喪心病狂的朝廷之手。並且，死得極神秘，也死得萬分悽慘。

然後是有：在岳家軍中七個萬人敵的之稱的大將岳雲、張憲、棄市……這已是新年後的事，立即，引起了民憤。

不過，民憤又如何？朝廷畏金如虎，嘿嘿，對付平民百姓却是挺有辦法，秦檜！這個遺臭萬年的老奸，他是有極大的辦法來處置這些……不論朝中大臣，國內的義民，參、劾、誣、蔑(言旁)，將不利自己的朝臣，不是放逐，就是下獄，而對義民……更是陰狠，可以扳誣朝臣的，捉入獄中，嚴刑拷打，株連扳帶的，為其作害人的工具，不可利用的。殺無赦。

臨安——南宋的京城，時常有闔門被殺，死狀極慘的事發生，而臨安却永沒有捉住兇手的奇跡發生。更奇怪的是：臨安府却永不担心受罣誤：為什麼？天知道！

可是，姑不論權奸如何隻手遮天，皇帝如何的喪心病狂，而民間是不平的，滿江紅的歌詞在民間流行！即使權奸的密探四佈，但是，依然有不怕死的百姓，士子，敢唱、敢流着淚聽……流着淚唱。

今晚，在依綠軒的酒家中，就有一個面色慘白的中年文士，與一個年約十八九歲的少女在飲酒，在斥責老秦……當他倆發現有歌伎出現時，中年文士問了問歌伎，能不能為其歌一闋滿江紅？歌伎的眼中放光，反而問：「你敢不敢聽？」

「有何不敢？」

「在此地唱滿江紅會死！聽滿江紅者會死！並且，極可能死得極慘！」

「姑娘怕不怕死？」

「我早就想死了！」

可是，姑娘是不怕死，那個烏師却怕死，他不能眼看姑娘為了一支滿江紅而丟了性命，他更怕因此而失去了這個衣食憑恃，因此，他請求，甚至於跪在地下，求那個中年文士另換一支詞……柳永的、蘇東坡的……

「我非聽滿江紅不可。」

「那，相公，我那後半生……。」

「值幾多？」

「相公，你這是什麼意思！」

「過後半生……依你之見……得多少錢？」

「這……」

「五百兩紋銀……够不够？」

「這，够，當然够！」

「好！」文士手中有個包袱，一打開，其中有金，有銀，有銀票，有珠寶，祖母綠，他冷冷的取出一張銀單，遞給了烏師，冷冷一笑道：「活着，又算得是人？」一轉頭，他對歌伎道：「姑娘！你不後悔？」

檀板响，姑娘根本不答理這個問題，歌聲已直透雲霄，正是岳少保的滿江紅，那少女是正襟危坐，手執牙筷，輕輕敲打酒盅，……中年文士是擊節，搖頭……姑娘的眼中，有興奮的淚珠，少女的眼中有景仰的淚水，中年文士是有着激厲的淚珠……而那個烏師却已不知去向……

一曲歌畢，餘音繞樑，全個依綠軒突然迸發出一陣鼓掌聲，聲震軒外，而中年相公對姑娘看了一眼道：「好！唱得好！來，敬爾一盃！」

姑娘並不推辭，接過酒盅，頸子一仰，乾了一盅酒，然後，正色地對中年文士道：「相公，即刻走！」

為什麼？姑娘已十分簡明的，說出了道理，她相信即使沒有權奸爪牙的窺伺，而她的養父，那個烏師也會密告衙門！依她估計，不用很久，臨安府裏的快手會趕到，一個莫須有——現在，這三個字已成了街知巷聞的名言——的罪名，可以令他倆，死無葬身之地，又何況，他倆又帶有這多錢物。

文士面色變得更為慘白，不過，可以看得出，他並不是怕，而是激憤，奇怪的是，那少女却是無動於衷的，聽姑娘的述說。

「姑娘！你叫什麼名字？」

「我，唉！相公，我叫綠衣！好了，你們可以走了。」

「綠衣姑娘！你又將如何？」

「我……」

「對！你假父去報官，我們一走，你又怎脫得了關係？」

「唉！我想，你們走了，養父也不至於要我死，至少，我還可代他掙錢，有五百兩，他是不會嫌多……」

「萬一，你假父賣你求利……又該如何？」

「我早已說過了，我本就想死，事實，我早想唱，唱少保公的滿江紅，我寧可唱了死，不過，我沒辦法，我沒人點，沒人點。我就不能在大庭廣衆處唱，我就無法表示我對少保公的忠誠、為國之心欽敬，為什麼這樣的好人，不，為什麼朝廷就忍心，將中原的百姓，放在犬羊蹄下而不顧，他們那知中原的父老，度日如年。」

「你是那裏人氏。」

「我是汴梁人士。」

喔！怪不得這綠衣姑娘唱得如此激昂，講得如此慷慨！她是在敵人鐵蹄下走出來的女子，她親身經歷過這金人的踐踏。她也看見過犬羊的殘虐，並且，父老受苦受難，唉！她父老輩一定會有所說明，再想到少女目下身為歌伎，也就不必再研究其他……

為什麼一定要害死岳少保？

金人所敬畏有加的，唯有岳少保。

在湖北，有那個不知，金人已準備岳少保前來接受他的軍威。

有多少義軍、山寨，肯接受岳家軍的號令。

「撼山易，撼岳家軍難！」這是金人的衷心說話。

「只等少保公到，由爾等投降。」是金國高級將領的叮囑。

為什麼一定要自毀長城？

中年文士是苦痛地看了綠衣姑娘一眼道：「眞是昏天黑地，一團亂糟……」

「好大的胆！」外面有人接了口！中年文士是冷冷一笑，對綠衣道：「你怕不怕！」

「我怕什麼？只是，我害了你。」

「也不見得！」中年文士是緩緩的站起身來，眼神如電，却是越來越冷：「那位朋友，請進來，讓某見見。」

進來了！為首一個是個年約三旬開外的壯士，濃眉環眼，後面是一個差役打扮的瘦子，一個是年約六旬的老頭，而那個環眼壯漢一進門，有意無意的，將個出口先阻住了，然後，皮笑肉不笑的又說了句：「足下眞好大的胆？」

「怎見得？」

「胆敢胡言惑衆。」

「哈，還敢妄議朝政呢！」

「好，有胆子，哈……想來你是個不怕死的！」

「怕死的，也不來了。」

「對，讓你見識見識。」語聲中，壯漢的身形微偏，差役打扮的，也是身形微動，老頭却是反手一摔，好！一條人影現，嘭然一聲响，衆人眼前，已多了一個人，癱瘓在地，一動不動。

此人全身汗濕……

此人面色蒼白……

此人氣息不續……

此人四肢戰抖……

「看明白了，！」是那個壯漢在講，一陣狂笑中……「足下貴姓，來此有何貴幹？」

「問我？哼，何必多此一舉！」

「我是為你好！老實說，我也不想多殺人，唉……人，也殺得不少，其實，大家平平和和過日子，有什麼不對？相公，算是我奉勸尊駕一句，走！立即離開臨安城！」

「足下貴姓？」

「何必惹禍上身？」

「這又是什麼意思……」

「唉！誰不知我素不喜將來歷說出，因為，知道我來歷的人……除了同僚，就必死無疑，我對於你，嗯，看在令嫒面上，不想令你難堪！如此而已！你，快些走吧。」

哈……一陣笑聲中，那個中年文士是越來越陰沉地對壯漢道：「你不講，難道我就不知了，你是遼國王孫，而今却為虎倀，你姓耶律。」

「你作死，」聲到人到，一股勁風已向中年文士當胸擊到，中年文士凹胸吸氣，左手直削，不料，地下那個半死人，在顫抖着，口中却迸出幾個字：「小……心……攝……靈……妖……功……」

攝靈妖功四字，立即震驚了中年文士，怪不得此人面色如此蒼白，全身汗濕，四肢顫抖，氣息不續，分明已為人逼得散了功！老實說，武功高的人，恨極對頭，而又想令對方慘死，並且死得慢，最好的方法，是逼其散功，也就是說用本身眞力，驅壓對方，出全力相抵，漸漸的，自己功力越出越重，對頭勢必越得出力抵架，一擠一壓，一搾一迫，對頭的眞力就在自己的功力消鑠下。一分一分的洩，洩，洩，洩乾為止，對頭成了個虛脫的人，功一散想再修復，難上加難，又何況，出手人一定會將其帶走，喜歡怎樣對付、消遣，就這樣泡製，因此，受難人的身受。是百倍苦痛於一般人，這是武林中，最狠毒、也最慘酷的對付手法。

可是，這是憑眞本領消遣折磨對頭，誰也只能怨自己學藝不精，慘遭對頭的打擊而已。

攝靈妖功，却是邪門中的大法，乃是將對手的功力借為己用，然後，令對手的出手眞力，浪擲，浪擲，引使對方在其攝靈妖功的驅使下，一點一滴的，向外洩……洩……這不是憑眞實功力的擠壓，而是憑其獨特的攝靈力，令對方眞力外洩。

這個受害人，不甘有人再受其害，拚死吐出這幾個字，當然，事後，他之所受會更苦，更毒，於此可見。此人是個熱血性情中人，中年文士又如何，當其聽得攝

靈妖功時，左手巳直削對手，果然，一股極怪的柔力一阻，倏的發現了，前面巳空，而自己的出手力，却源源的，向外吐洩，心中一震，想不到在臨安府中，竟想會撞見這樣個怪惡煞神。

立即收掌回式！對不起，壯漢是環眼露煞。身隨人進。但是他雙掌一抖一揚，模樣萬分詭異，既如手舞，又像足蹈，不過，這手舞足蹈的姿勢中，却有一股股陰風捲到，自己如果不出手招架，腳步一滑，竟有被捲帶而進的感受，這就可見，這個攝靈妖功的可怖可畏，勉強盡力一格，好！眞氣不由自主的，又往外洩。

「梅兒……速走……帶綠衣姑娘一齊走。」

「哈，她倆可不能走！你走，倒隨你！」環眼壯漢的說話有幾分輕佻，可是，也巳可看出來，這是個淫賊，中年文士心中大爲忿怒，但是，自己的功力，爲壯漢所吸，弄得狼狽不堪，並且，根本無法可以籌設個十全之策，自己如果無法脫出重圍，時間一長，勢必與地下那個人一樣。落一個散功而倒，唯一希望，自己的女兒走，或者可以引使淫賊分心，而讓自己有個喘息機會，奪圍而出。

果然，一陣叮叮連响，那個少女巳抖手打出十三枚子午釘，人形一動，向窗外竄去，唉，你想走，眼前人影現，巳阻住了去路，看一看清，是那個老頭，至於那個差役打扮的，巳老實不客氣的抓住了綠衣姑娘！

好！事到如今，中年文士算是一敗塗地，老頭的出手功力，顯然是高出自己極多，自己却爲這樣個魔頭困住，心神越震，眞力外洩越快，他不禁面色慘然，想不到，自命不凡，而抱一腔熱血，預備刺殺權奸的人……嘿嘿，看來非但不能成功，反而得血洒在臨安城內的依綠軒樓頭了！

「朋友，我對你實說實話，我姓耶律，我名黑龍，我是大遼王孫，我恨宋朝與大金夾擊我祖邦，引致我大遼宗社覆亡，我是來報仇，我希望將你大宋的蠻子，殺！殺！殺！哈！可是，我本不想殺你，因爲，我得用你女兒喂功！哈，我得與她陰陽交攝，玄牝相合，當然，我那攝靈功可以增强，而她得毀了，不過，一命換一命，如此而巳！可是你不識抬擧，你非得找死，好，我成全你。」語聲畢，這個耶律毒龍是竄跳騰飛，形如鬼魅的將個中年文士困一個結結實實，可憐的他，只能慢慢的，慢慢的，將自己的眞力浪擲，浪擲。

「耶律黑龍！住手！」從遠處傳來一聲似龍吟，似虎嘯的呼斥聲！而耶律毒龍正在得意之際，却會面色大變，身形滴溜溜的，一個旋風轉，他果然住了手……

「是大强老人……」

「嗯！」

「你又來阻我……」

「算是我向你討個情！」

「你是……在威脅我！」

「由你說吧！」

「可是，我巳答應過，放這個老賊，必須留下個小的！」

「以遂你淫慾！」

「你明知我……」

「不必再講下去，是不是你定要逼我露面！」

「好！」耶律黑龍面色萬分難看地說了一聲，然後，他拍了拍手，對差役、老頭相互望了一眼，就見老頭手一抖，三粒金丸，分打三人，一顆照顧了文士，一顆照顧了少女，還有一顆照顧了綠衣姑娘。

一片紅光，一聲慘嗥，衆人不知什麼一來，但覺得一股萬分詭異的勁風掠過。錚錚連响。而老頭的右手巳整只卸下。

「耶律黑龍，只是我聊以施報，還不快走！」這一聲喝走！宛如迅雷暴响，震得在場人，個個耳朶嗡嗡發响。再聽得幾聲風响，耶律毒龍巳挾了那個老頭，與差役巳走了，走得無影無踪。

中年文士是驚魂甫定，顫巍巍的向空打揖道：「請恩公出來！受我等一拜！」

「不必！」

「閣下尊姓……大名！」

沒有聲音，再問，又無回答，遠處却傳來了一聲龍吟，他們的耳中又聽到了滿江紅的歌詞，比綠衣唱得更爲豪邁跌宕，淋漓盡致。

中年文士不禁仰天長嘯：「人人不死，岳少保，你死了？沒有，你活在……咱們的心中，你聽，你聽！」依稀，這臨安城爲這滿江紅的歌詞所籠罩。

秦檜在抖戰，晚上，燈燭輝煌，可是，他是這樣的畏崽，咳嗽，叫人，即使在自己府宅之中，他依然如處身在荒野，他怕人行刺，府中有二百個侍衞巡視，他怕黑，怕死，怕人對付，更可怕的是歌，滿江紅的詞，一直在身邊响動，稍爲閉目，依稀看到張憲的冷笑容顏，岳雲的朗然神態，全是血、全是血，但是，血在變，變得如此鮮艷。在紅光迸現中，他突然看到岳飛父子與張憲……是如此的威靈顯赫，向他笑，笑……笑……

他大叫，他號叫，叫得如此悽厲，而令整個相府起了囉嘈，他的夫人王氏也被驚動了，在丫環的擁衞下，來到了東書房，問安，請安，弄了個亂七八糟，而秦檜又如何？他看清了四週，自己在書房中，他正在擬訂計劃，來殘害趙鼎、胡銓……可是，稍一寧神，都爲看見了岳氏父子與張憲，至於自己，大叫，爲什麼？他又怎能講出來，王氏再三請問，他只是苦笑了笑道：「無事，無事！」

長舌婦是個機詐百出的陰毒人，她那會看不出其中的道理，丈夫這一陣，時時疑神疑鬼，半夜裏，睡夢中也會大聲呼叫，有時，還會莫明其妙的唱曲詞，而且，是岳飛的滿江紅，爲了要堅定其心，她得勸丈夫，她揮退左右，她單獨向秦檜進言，要他記住四王子的恩德，要他有丈夫氣概，要他不可疑神疑鬼，更說明了，如今，天下莫予我毒，有金人可以脅主，憑趙構，那個宋朝皇帝，可以挾制羣僚，有什麼可以怕。

可是，秦檜却陰慘慘的說了個字：「天！」

王氏也讓這個字，嚇得出了身汗，天！天！天！天公不饒人，想到這裏，就算王氏是個陰狠毒辣的婦人，也不禁打了個冷震，出一身冷汗，她呆呆的看住了秦檜，本來，她是希望勸丈夫，現在，反而讓丈夫所說令其有了警惕，就在此時。外面

傳來幾聲呼叱，秦檜夫婦不由相互對望了一眼。

正想招呼侍衞，呼的一聲，房門突然打開，而一個中年文士亦挾了個長大包裹，面挾寒霜，出現在秦氏夫婦面前。

「來人，拿刺客……」是王氏的呼叫聲。

「黑龍何在？」這是秦檜的叫聲。

「黑龍在此，」是中年文士的語聲，就見他手一抖，這個長大包裹，擲在秦氏夫婦面前，擲得巧，包袱一抖之下，散了開來，只見全身赤裸的耶律黑龍，正擁住老秦的寵姬銀月。

秦檜不由目瞪口呆，而中年文士巳長身撲到，秦檜有屢次被刺，對刺客的行徑萬分熟悉，他淸楚明白，來者是絕不畏死的亡命之徒，不落人手是自己兇，落入人手，那麼，自己只有送命，老奸之所以爲老奸，也着實有他的長處，事到如今，他並不驚慌，對那中年文士道：「足下尊姓大名，爲何夜闖相府，秦某與爾有何深仇宿怨？」

中年文士道：「老奸，爾太爺姓宿，單名一個遷字。」

「原來是宿先生……」

「不必討好，宿某特來取爾狗命。」

「尚未說出，老夫與爾有何仇怨。」

「老賊，爾與天下人爲敵，爾與天下人結仇。」

「想必君駕有所誤會！」

「嘿，有什麼誤會，老賊，擧世軍民人等，全與金狗勢不兩立，只有你，媚寇脅主，老賊。」宿遷說到這裏，身形動，已將近老秦之面前，叭的一聲，一條人影突的夾在中間，宿遷手中一麻，眞力微洩，看一看淸，赫然是爲自己所殺的耶律黑龍。

那會死人復活？是自己的疏忽，還是自己的眼花，秦檜到了現在，他却是更形冷峻地對黑龍發令，要活擒宿遷，他要親自審問這個刺客。

窗外傳來了少女的驚呼聲。

宿遷面色大變，他是不敢戀戰，由於深明自己，不是黑龍對手，因此，一招「雪擁藍關」，身法如風，雙掌帶起一股寒風，看來是强攻敵人，其實，欲退先進。黑龍是赤身露體，實在心中有愧，不得不有所顧慮，因此，讓宿遷的出手一逼一圍，來不及運用攝靈功勁，而眼前一晃，宿遷巳奪門而出。

窗外又傳來幾聲呼嘯聲，黑龍是無法理會，尤其是王氏在場，他是滿面難堪的，挾了銀月，走了個無影無踪，可憐，秦氏夫婦只能相互苦笑。

門外有步聲，乃是相府護衞聞聲趕到，秦氏夫婦首先發現的是，自己得力護衞首長，由塞外請來的健者，狄廼古，與顏沙虎，至於這一對好手是否看見這一幕尷尬戲？也不便置問，只不過按例數說了幾聲，巡夜太不小心，讓刺客混進了相府。

照例的慰問，照例的自認疏忽，其他也沒什麼交待，因爲，秦檜對大宋子民是威靈顯赫，而對金邦來人，却是自認低下一級，這一對好手，其實乃是四王子兀朮送來的護衞，也可以說是主人派來監視的走狗。

「啓禀丞相，這些刺客，諒他們難以走出此地！」是那個狄廼古的說話，看來，他來到書房之時，巳有所安排。

「我們巳將刺客困住……」顏沙虎接了一句。

「老夫需要活的。」

「當然是生擒！」一聲長笑中，一條白影直竄書房。只見那白影手中架住一人，正是那個宿遷。

「呼賢弟，果然手到成功。」

「還有個女的呢！」

「跑了！」白衣人沉聲說道：「不過有他老子在，還怕她不來，以後，我們得小心在意，一定可以將她擒獲。」這姓呼的毫不在意的自說自話。秦氏夫婦只有聽的份，這個呼天雁也是兀朮送來的護衞，對秦檜來說，這是無上之榮寵，金兀朮肯派遣他手下五虎大將，前來保護秦檜，事實上，當岳飛父子爲其夫婦陰謀毒殺，眞個是與天下臣民結下了仇，秦檜被刺，出名的，有殿前指揮施全之行刺，爲貼身歌伎紅雲所刺，甚至於，爲一乞兒王小義所刺，不出名的，而暗中受人行刺，幾乎送命的，時有發生，這多年來，全使這五虎大將代其擋災解煞，也所以，近來越依賴這五個外邦人，而自己越來越沒點威風。

五虎大將對秦檜是以恩人自居，以主人自居，今晚，他巳親限所見，這個耶律黑龍與自己寵姬的活劇，以後，秦檜不禁啼笑皆非。

現在，呼天雁，狄廼古，顏沙虎三個人捉住了宿遷，非但不將他們保衞不週，有失職之嫌之事不談，反而在秦氏夫婦面前，詩詩而談，秦檜不敢難爲外邦走狗，就將口怨毒之氣，噴在宿遷身上。

「三位，如今不必議論其他，先將這兇手的武功廢了，待老夫親自審問。」

「哈！秦丞相，你也不必叮囑，在我老呼的手下，你們與蠻子的刺客，那會討得了好，這武功麼，不廢也得毀了啊，哈……你看，這傢伙的臉。」

宿遷的面色是萬分痛苦，他不禁想起了那個黃袍客的說話，眼前又依稀看到了火堆。

在玉全山邊的曠野，有個小土堆，據說，那是梁山好漢，鼓上蚤時遷的墳，小土堆側，有座小廟，據說是多羣賊膜拜的時遷廟，逢九月初三時遷生辰之日，前三後四，是七日有烟火，有人跡外，其他日子，冷冰冰，沒個人影，這堆火，就生在時遷廟。

宿遷帶了少女，也帶去了那個受傷的壯士，至於綠衣，在宿遷的支助下，另去投生。因爲，他們是有所爲而來，不便帶個不會武功的歌伎。

至於那個受傷者，自稱爲太行山派來打探京中文武言動的，一共有十四人，現在，只剩下他一個，梁靖。可能這……十四人中有了叛徒，也可能有人抵不住酷刑而招了供，不過，無論如何，梁靖是無法走出奸人所佈之羅網，爲耶律黑龍的攝靈玄勁，將其本身之眞力，吸抽淨盡。

他不希望活，他只求宿遷父女成全他，然後，憑其身帶之信物，投奔太行山，見太行義軍之首小哥梁興，並請傳言，耶律黑龍的厲害。

宿遷却是固執不允，而他女兒梅姑也是不同意，宿氏父女慨然說出，爲了親目所見，親耳所聞，越打聽，越淸楚明白岳少保的孤忠義憤，他們非殺了秦檜不可。

「何必送死……」傳來四個極淸晰的字。

宿氏父女手一揚，想將火堆擊滅，可是，眼前一花，一個黃衫客已出現在他們面前！

可惜，宿氏父女無法看到此人之眞面目，分明，此人也有些顧忌，不肯以眞面目見人，不過，語聲是落寞，語意却是萬分的關注。

「宿老兒，別以爲憑你這一身功夫，可以與天下英雄一鬥，你們絕對不是耶律黑龍的對手，剛才，如果不是我發聲引其走避，我怕你倆已凶多吉少。」

「是你救了我們。」

「爹，是他，這聲音我聽得出。」

「唉，宿老兒，我明白你們的心意，但是，我是來關照你們，三思而行，當然，你們一定想做孤臣孽子，以示你們的血性，而可所謂留得一絲忠節之氣。我不便阻碍，如果，你們肯等。而且，與老奸來個長期鬥，那麼，我勸你們死了這條心，梁靖，你是毀得冤枉，也請原諒我不能救你，因爲，我無地藏身，我，實在不願與黑龍打照面，我，現在，可以救你命，却是難能復你功，你比較精細，我相信你也不會胡亂鬧事，憑你機智、聰明，是可以重上太行山，然後，等——」

「等什麼」梁靖顫巍巍的問了一聲。

「看權奸如何收場。」

梁靖不再言語，少女也是別有會心。

「爹，這位相公之言，饒有深意。」

「對，我是別有用心。」

「閣下尊姓。」

「唉……姑娘……這就是你的不聽教了。」

「怎見得？」

「在下不能以眞面目對人，又怎能以眞姓名示人？」

「你有難言之隱？」

「我是別有用心啊。」

「請教，你是有何用心？」

「我，可以阻，可以攔，就盡量阻攔，事實俱在。大宋朝是氣數已盡。」

「放屁！」宿遷是怒斥黃衫客。

「你又何必如此大火氣，哼……一個秦檜已可弄得忠良絕跡，更可令大宋皇帝如個小兒般受其玩弄，這不是氣數已盡之明兆……唉！我明白你的心意，不必談這些，總之，我不希望你們自投羅網，到不如做些其他事情，比較更有用……唉……」他一邊說，一邊已用雙掌貼住梁靖後頸，背心……好功夫，他邊說邊運功，絲毫看不出有吃力之象……

「可與秦檜勢不兩立……」

「可惜，你沒取勝之道。」

「只要毀了耶律黑龍。」

「還有其他對手。」

「我——可不怕！」

「唉，你是一心想做大宋死節之士？我是不再阻攔你了，呃，還有，你，姑娘，你又意下如何？」

「梅兒，我們立過毒誓，非殺了那奸臣，決不能罷手。」

「爹，我想，這位相公，他別有打算，深有用意……」

「梅兒，你怕死，」說得如此冰冷，令梅姑娘根本無思慮之餘地，她是無可奈何，說一聲，「我不怕死。」

「看來你倆非自投羅網不可。」

「百折不回！」

「好，你們可以搏一搏，今晚，我猜想老秦會在書房議稿：想害胡銓……在書房中，從後院入門……走月洞門，進鑰匙灣，在水月亭，有一排賓館，在第七間，是耶律黑龍的臥室，今晚，他勢必要用婦人喂功……你們如果能等，等到黑龍行淫之時，突然發難，可以毀了這個淫徒，然後，向右側步入花廳，再一折，就可達老秦的書房。」

「你那會這樣熟？」

一聲苦笑……「我已走過幾十次，可是，我是無法可以出得了手。」

「爲什麼？」

「他們防範太嚴，並且，一個不巧，殺手未下，而自身已爲五虎大將發現，到那時，悔之晚矣。」

「這相府就如龍潭虎穴。」

「厲害十倍……」

可是一陣沉默……

梁靖已漸漸面現紅色，宿氏父女却已看出，這黃衫客的衣衫，已現水印，再看看淸，是汗，可想而知，這個黃衫客是吃力萬分，梅姑對他不禁另有一種好感，但是，又聞得黃衫客一聲長吁，他起身了，三人可以看到，此人所坐之四週，是一灘汗跡。

「梁小弟！你可以行動自常，可惜，我不能令其復功，至於你們，唉，最好，別去自投死路，再見，」語聲中。黃衫客已飄然而去。

梁靖已不如初見時那般可憐，不過，由其面色所示，他依然有苦痛之意，事實俱在，一身好功夫，爲個惡徒毀了個乾乾淨淨，再一回想，自己總算執了條命回來，如果不是黃衫客的出現，大展神通，自己勢必落入這個惡徒之手，死是免不了，可怕的是，臨死之前，說不定還有比死還難受的折辱。

他比較冷靜，也比較明白黃衫客的言中深意，因此，他也勸宿氏父女不可勉强赴難。等，當然不是件壞事。更非示弱之擧，事實俱在，秦檜勢大滔天，又何況，老奸何嘗不知自己誤盡蒼生，而爲萬民痛恨，目下，他是騎虎難下，他也就不得不倒行逆來，爲了須芟除對手，他是萬事不留餘地，他得保全自己殘生，不得不戒備森嚴，黃衫客雖然只露過一次身手，分明，他的本領高出儕輩多多。至於他爲什麼可以驚退黑龍，却又不願露面……甚或力勸彼等不可自投羅網，這也不必多疑，反正，他別具深意，而不希望宿氏父女行刺。

救自己，分明是借自己的口，能够說服道中人，別做這種傻事，因此，他也不得不先勸住宿氏父女。

可惜，宿氏父女却說出了更有力的話，他們非毀了秦檜不可，事實俱在，所以力主和議的，只是秦檜一人而已，當今皇帝之別有心腸，因此而反受權臣所制，這可以說是活該，因秦檜而希望得高官厚祿，因此而自動投入權奸門下，而爲虎作倀者，也不過一個小數目，並且，很明顯的，秦檜一死，就算這個賣國集團不會散，也不得不有所收斂，至少，可以令忠良錚臣有所安心。

秦檜是不會放過主戰派的，他陰狠，他奸險，現在，他權傾天下，他自有一副班底，他得斬草除根，他得鋤芟忠良，他會殺人，殺很多，很多的人。

岳少保後代，幾乎爲其派人暗殺，如果不是岳少保家將，馬前張保之子，斑斕豹張英拚死護衞，岳氏後人，幾乎沒一個可以到達配所——嶺南。

趙鼎爲其逼死，風聞，他還想陷害胡銓、李光諸大臣，這就可說明了，留秦檜在世一日，對忠臣良將的威脅多一日，宿遷之所以抱必死之心，而不可放棄其刺殺秦檜之念者，就是爲此。

如此，梁靖是無話可說，因爲，宿遷他說的是實情，他只能祝福宿遷，希望他們成功，希望後會有期，希望將來，在太行山頭相聚，梁靖去了，而火堆尚未熄，而今，這堆火又在宿遷的眼前盪漾，他後悔，唉，悔之晚矣！

只有十幾個回合，宿遷讓呼天雁掌震琵琶骨，他明白，他已經廢了，成了個廢人，他爲呼天雁所扣，現在，他爲銬、鐐所困，在堂威下，他被扣進了刑訊之地，現在，他可以看到了秦檜的眞面目，是如此的陰狠，又是如此之殘忍，他在問，問得尖酸、刻毒，而刑罰，更是慘無人道，上腦箍、鎖肋骨、放天鳶、仙人游……可憐的宿遷，在被折磨得寸骨寸傷，全身無一塊好肉，血，幾乎流乾了，但是，他不肯劃招，因爲，一招供，勢必會牽累十幾家忠臣後裔。

不招，一日上卅餘種刑。

不招，令他死去活來卅餘次。

秦檜的私刑是驚人，但是，這並不表示秦檜之强狠，適足以表示的是，秦檜之內愧，與忿恨。

兒子秦熹說出，老秦的寵姬之淫行。

黑龍之淫行，簡直將府中所有歌伎，全沾了個遍，據秦熹的意思，殺一二個姬妾，也算是對黑龍有所表示。可是，老秦不敢，他氣憤，他苦惱，但是，他却不敢對這幾個武林人物有所失禮，他須求發洩，好，拿不幸的宿遷來折磨，也算是他的發洩怨恨之道——

三日過去了，相府中是風平浪靜，宿遷是奄奄一息，現在，秦檜再折磨宿遷，已無初時的刺激，慘叫聲已不如初見時那麼慘厲，而血，也不見流出，人，像只癩皮狗一般，這就令老賊失去了英雄之感，他只能折磨一個垂死者，有什意思？

突的想起，宿遷還有個女兒，爲什麼還沒抓來，他可以借題發揮，因此，他召見了五虎。

耶律黑龍最後一個來到，秦檜不由一怔，爲什麼這黑龍已不如從前那麼驃悍，滿面病容的，突的，他想起了兒子的說話，嗨嗨，這個黑龍可能是縱慾太甚，掏空了身子，他不禁皺了眉頭。

「黑龍老弟，你是犯了丞相之忌。」

「什麼？我犯了什麼忌？」

「他不知道你是爲了復功，他是怪你玩得太多。」

「哼哼，其實也得幾個好的，又何況，她們個個自動上門，老秦，說眞的，你太老了，七十來歲，哼，還摟住那些女娃子，哈，她們可不希罕你……你……」

「黑龍，不必多言，」是秦檜阻住了黑龍的說話，唉，眞是報應，讓他無法無天，還受他的排揎，老賊眞怕越說下去，越難聽，所以阻住了黑龍的狂言瘋語，再一想，唉！眞是作孽，堂堂一個丞相，連個姬妾也不能保，又算得了什麼？權傾天下，呸……

現在，可不能得罪他們，還得裝出些笑容與這些人說個淸楚明白：「列位好漢，這宿遷是矢口不認，看來老夫的計劃，難以成功，事實俱在，你我全是爲大金效忠，爾等大義相助，也何非是要老夫爲四王子效犬馬之勞，誅殺大臣、良將，也就是代大金邦戕斲大宋之元氣，所以，今日老夫相請五位前來，希望能捉住宿遷之女，何況，呼老弟也曾說過，遲早可以逼其女出現，可是，已有三日，杳無音訊，請教列位，可有妙計，早日了此公事。」

「老秦，我可不明白！你對那少女有何用意。」

「莫非你老興不淺。」

「其實，老秦啊，你受用了，還不是依然爲黑龍弟弄多個爐鼎。」

「唉……列位……這可不是喜樂小事啊！」

「喔，還有大題目。」

「實在是國家大事。」

「嗯，你倒講個淸楚明白。」

「好，我是要逼宿遷承認受人指使，他矢前來刺我，而今，他身受千萬毒刑，他矢口不認，我不得眞憑實據，我就不能害人，不將趙鼎、胡銓等人害死，四王子就難以出兵，雖說岳飛已死，他的部下尙未解散，只要韓世忠出山，他的背嵬，遊奕與及八百長勝軍，就會自動歸屬於其麾下，韓世忠悍勇無雙，我與四王子早想解決了他，可惜，這個趙構却念着韓世忠平苗、劉之變，救命之德，始終不肯對其不利，目下，我如能逼得宿遷供認受韓主使，前來行刺，並再涉及趙構，哼，我就可拔去這只眼中釘。」

「那與這小姑娘有什關連。」

「白壯士，那小姑娘如果在我手中，哈……我就可逼宿遷招供。」

「這，我可不明白。」

「白壯士，常言道父女天性，而女不願喪父，父又何嘗會殺女，兩人同入我手，我就可中間行事，在父女天性相關之下，這就可逼令宿遷招供。」

「原來如此，」那個姓白的，五虎中一虎算是明白了老奸的心意，面色不由微變，對秦檜看了一眼道：「丞相可算是大金的功臣。」

「却是大宋的賊臣，哈……」秦檜得意地狂笑。

突然，一陣金鑼聲响，由後透入，五虎全是面色一變，其中耶律黑龍倏的一聲長笑道：「好，來了。」

人影飛動中五虎齊走，秦檜不由驚叫一聲道：「侍衞老夫……」對，他們在密

議國事，現在府中有警，就不該全部一走了之，總得有人留下陪伴秦檜啊，上次，已幾乎死在宿遷之手，而今，却不能再蹈覆轍，萬一，再有人乘機而入，這可鞭長莫及，自己可不願死，也不能死，因爲，賣國尚未賣得澈底啊。

果然，那個姓白的聞言即回，秦檜算是放了心，有人保護，比較心情一鬆，不過，姓白的却對秦檜道：「丞相，依某之見，此地不宜逗留，你我覓地藏身……」秦檜一想，也是道理，由他拱衞之下，步向密室。

在步往密室之時，其餘四虎正在四處排搜，原來牢獄無故自開，宿遷已人影不見，分明有人刦獄，可是，是誰有這大的胆，竟然敢在相府中救人，還有，那會這樣巧，五虎入書房議事之時，而奸細乘隙出手，這就說明了，可能有內奸，嗨嗨，這就該詳細考覈一下，府中人的身份，還有，眞正的來歷。

四週不見人影，更無可疑之處，這四只老虎，耶律黑龍、呼天雁、狄迺古、顏沙虎全是武功詭異，身手不凡，更且，見事快，反應靈的强悍人物，一有事發生，立即檢查、分析，因此，當發現有人刦獄，已引起了四人有內奸之設想，再在排搜時，不現一絲踪跡之可查，四人更是担心，這內奸可能是個極有身份的人，這就引起四人的猜疑。

「怪不得，我幾乎毀了！」是耶律黑龍在嘀咕，事實俱在，這一次黑龍爲宿遷偸襲得手，尚幸黑龍一發現，立即詐死，而一而倒回翻氣息，移宮換位，將玄牝吐納已斷斷眞氣，慢慢積聚，如果，宿遷不是爲秦檜言辭拖延，立即出手喪敵，可能耶律黑龍無法出手護衞老賊，待等宿遷洋洋得意，侃侃而談後再想出手時，耶律黑龍已將玄陰攝靈炁修積三分，無可奈何之下，他是出手阻了一阻宿遷，這才算阻住了宿遷，讓其落入呼天雁手中，不過，自己那會爲人偸襲，起先以爲是對手該打該撞，現在看來，有些不對頭，十分可能，有內奸。

狄迺古、顏沙虎也有同感，因爲，呼天雁在困住宿遷時，已將宿梅姑派人扣住，自己在對付宿遷時，正當用金雁十八掌，將宿遷逼處下風，用雙扣月，雁唳雙桐一招，壓碎宿唳之琵琶骨。耳聞幾聲慘叫，而一條走影，越墻而走。宿遷是死命一擊，將個呼天雁拖住，他可是無力再對付少女，眼白白讓個梅姑走出了天羅地網。

分明有人深諳自己出手功力，分明有人在最要緊時，分散了自己注意力，乘隙出手，放走了宿梅姑，本來，事起倉卒，倒也不放在心上，現在，呼天雁稍一回憶前情，已可看出破綻——有內奸。

任何人，任何團體，最怕的是有內奸，因爲，內奸在暗，你永不會明白，他幾時出手，幾時設計，幾時會眞正露出眞面目，當然，當其肯現出眞面目時，是個團體，這個人已面臨覆滅、或死亡了。

四個老虎全有驚懼之意，而耶律黑龍更夾雜三分怒憤之表情，這因爲他受創極重，憑藉三分玄陰攝靈炁，與宿遷對了幾招，幾乎弄得自己脫力。現在，拚命與相府中女侍、歌婢交媾，所求者憑玄牝吸納之道，將攝靈炁貫通。現在，他已發現，攝靈炁是可以凝結。不過，自己的元陽，却因交接太多，而鑠乏不少……本來，他是可以領袖四虎，現在，隱隱然已無法如以前那樣，分分鐘可以借力吸力，不論對方有多深沉，他一樣可以憑自己之功力，令其越打越頹，而至力勁不能尅制自己，而爲自己所吸。現在，沒此可能，至少，一遇對手功力深過自己，就可以掙脫自己的玄靈禁固。

他是吃了大虧，他是有苦自己知，他再想自己實是爲內奸所毁，他那得不担心，分明自己底已洩，以後，自己分分鐘得担心爲人毁功。

想到毁功時之慘狀，可憐，他的冷汗直淌，素來，他是善於毁人眞力、氣功，他更明白毁功時之苦痛與慘酷，如果，自己身受，試問，那得不怕得要死。

四虎來到密室，向老賊說出其中之原因，老賊也是萬分担心，有內奸，這便如何是好？

這幾日，相府中陰霾密佈，任何人是愁眉深鎖，誰也是心事重重，本來，相府中時常有夜宴，有淸唱，有樂伎獻舞，現在，秦檜是愁眉不展，長吁短嘆，王氏是突的發現老奸的面色蒼白，白得怕人，總以爲，老婦是心事太重，總以爲睡眠不足，那想得到，老奸已開始步向死亡，雖然，表面上，老奸是衣食如常，除了面色白之外，並無病徵，那想到，慘死之日，已在目前了。

五虎大將不時向秦檜有所報告，已命臨安府中神手楊沛廣佈眼綫，找尋宿氏父女。

有時，楊沛也會入相府，向老奸有所申述，或者與五虎大將結伴巡視全城。

這一日，有些天陰，像下雨的，耶律黑龍與楊沛在妙香院鬧酒，黑龍天性好淫，何況，又是玄牝交吐所需，因此，時時由楊沛代其穿針引綫的，尋來女子，作其爐鼎，不想，今晚却將黑龍引入了絕地。

妙香院新近來了個妙人兒，名叫素琴，據說美艷不可方物，又傳說此女精深房中術，有夏姬之鷄皮三少之功，好，黑龍就是希望有這樣個爐鼎，因此，今晚，他就與素琴訂約，前來領教。

那想到，素琴房中赫然出現了宿梅姑！黑龍立即明白中了計，但是，雖然已入彀中，他却是神色不變，與宿梅姑一交上手，攝靈炁依然可以牽制梅姑，但是，梅姑看來抱必死之心，更且手中一柄形製奇特的兵刃，招招向黑龍的心、手、足三大穴刺、點……攝靈炁雖然可也牽制梅姑眞力，但是，無法引使其精力外洩，依稀看出，梅姑在這十幾日中，已學成抱元守一的壓心鎖精之力。

有內奸，這三個字又在黑龍的腦海中出現，突然，他又看出來，梅姑的出手有些詭異，是他，是大强山人，大强山人是自己師門的至交，他，並未入秦相府，他只不過時時警告自己，不可太糟蹋了良家婦女，也現過一次身法，斷過白頭翁仲勝的一只手掌，自己風聞此老萬分手辣，可是，他也不見得對宋朝有什麼好感，爲求太平無事，自己從來沒得罪過他，但是，他又爲何要對付自己。

「是大强老人，你來對付我……」

沒回答，看來，此人不在，好，走，回去與其他四虎商議對策。

宿梅姑是一手破血厥(金旁)，一手戟指游點，招招是拚命招，分明她是抱同歸於盡的打法，耶律黑龍他可不想拚命，他那游走飛星身法，加上了小六九反陰掌法。在在用陰中反陽之手法，逼使宿梅姑之勁力外吐，突然，他是一聲暴喝，叭、叭、叭三聲擊掌，梅姑只感面前有陰風吹來，心一抖，發覺不妙，破血厥(金旁)首先有勁力外洩之象，分明已中了黑龍的暗算，自己壓心鎖精之力不純，爲其破了鎭壓之法，而眞力外洩，明知此時不宜心神不寧，心神若亂，勢必令眞力越發不受控制，而爲對頭吸乾放盡，但是，那裏鎭尅得住，一招一式，已可想到自己的眞力在一點點消耗、在往外洩。

如今黑龍，明知此時已佔上風，但是，他明白，報仇不在一時，此地必定有其他埋伏，卅六着，走爲上着，一招得手，他是再不怠慢，略爲引使梅姑洩些眞力，趁其驚惶失措之際，一個旋風轉，身形如陀螺般飛轉，一晃眼，已翻出窗外，梅姑總算喘過一口氣，可惜，對頭已走。想親手報仇，看來已難，她不禁淚如雨下，到今時今日，她算是眞正看清了，自己的武功簡直是不堪一擊，回手想自殺，耳邊却聞得窗外傳來一聲悶哼，是黑龍的聲音，梅姑毫不怠慢，飛身循踪追出，只見前面巷尾，有一條人影在轉……轉……轉……

梅姑已看淸是耶律黑龍，而黑龍又何嘗沒看見她：「我明知你，不能放我過門，可是，奇怪，內奸，那會是他，姑娘，我死得不眼閉，我永不會相信，他，會是內奸，而眞的有內奸，不可思議，不可思議……」黑龍他是斷斷續續的說出這一番話，梅姑娘可以看出，黑龍的面色是既驚異，又痛苦，還有些惘然之感的，然後，一口鮮血噴出。仆倒在地。

「他……那會……帮……蠻子……帮蠻子殺……我……」

梅姑也感到驚異，耶律黑龍那會說出這樣一番莫明其妙的說話來。

「……你可知……他是誰？……」

梅姑聽黑龍問自己，她只知此人是自己恩公，是她讓自己乘虛救出奄奄一息的父親，是他將自己安排在相府的柴房中，也是他將自己引出相府而不受阻碍，至於他是誰？她沒問，不過，他再安排什麼素琴，引使黑龍中計，却是自己再三苦求所得，並且，也看得出，他是萬分的難過，即使他教自己壓心鎖精之法時，他也說過：「我對不起自己的祖宗，父老……」

他是誰？自己實在不知，好吧，就聽你自己講。

「但是大遼的……王孫……」說到這兒，一口鮮血噴出，耶律黑龍苦痛地說：「還是我的……親人……」說到這兒，耶律黑龍是吐出了最後一口氣，死了。至於梅姑却不由大爲心震，什麼？此人是大遼王孫，他也是宋朝的世仇，但是，他爲什麼救自己，又代自己設計復仇，並且，當自己報仇失敗了，他又肯親自出手，殺了黑龍，據黑龍垂死之時說：他與此人還是親戚，她不禁怔住了。

臨安城轟動了，在保和坊發現了兩具屍體，一個被倒吊在井欄邊，是臨安府的大班頭，神手楊沛，還有一個沒人知！

秦檜却已得悉了耶律黑龍之死，這幾日，老賊的心事越來越重，一邊，他還得在策謀對付剩餘的主戰老臣，昨日，他已與殿中侍御史徐哲議決，對付趙鼎之子趙汾，並因用趙汾而誣告宗室趙令衿，牽而連之的，將張浚、李光、胡寅、胡銓等五十三人共謀大逆。

這是一個極陰狠的計劃，並且，可以一網打盡主戰餘臣，在秦檜，他可算是報答了兀朮之大恩，並且，已可漸漸看出老賊已有特別之野心。

事實俱在，在最近，他是已與當今皇帝在爭權，而皇帝也對秦檜畏若蛇蝎，可惜，他的體力已越來越不對，有時，他會突然的昏迷，又會突然的興奮，再不，是莫明其妙的慘叫，呻吟。

王氏是請了宋朝皇帝的御醫王繼先來代秦檜治病，可是，秦檜見了王繼先，却問他有關趙構的起居動靜，並且再三叮囑，務必嚴加監視，至於自己的病，他却只字不提，再不，就揚言自己，睡眠不足，心神不寧貼而已。

耶律黑龍死訊傳到，秦檜不由又驚又喜。

當夜，他依稀見到耶律黑龍來。對他說：「有內奸！」而且，內奸已深潛在左右，會要了黑龍的命，也會要了你的命，你！會死得更慘。

「不！我不會死……」秦檜狂叫而醒，依稀見到人影一晃無踪，而自己心胸之處，突的感到萬分不暢，忙敲動雲板，而王氏已來到床前。

「剛才是你，來過……此地！」可憐，老賊連說話也氣喘吁吁了，王氏不禁大驚，「相公，你怎樣了？」

「我！呃！胸中悶煩，心跳氣喘！」

「還不召醫前來？」

「不，我不想爲外人知道！」

「事到如今，也不可以隱瞞的了。」

「我怕！今上得知……唉！這就壞了！」

「諒他也不至於敢奈我何！」

「今上……是懼怕金人而已。」

「他不怕自己心事外洩！」

「唉！」老奸氣洩了，當然，趙構是個大混蛋，如果不是他貪圖這張龍椅，他那會如此的不顧一切，自毁長城。自絕於萬民百姓，不過，秦檜却是明白，自己是包藏禍心，自己何嘗沒野心，是他促使和議成功，是他促使殺岳飛、罷張浚、謫趙鼎，事實俱在，現在，他是萬惡叢集，他至今還在興起大獄，他就是希望斬草除根，而令天下後世，無人可對其不利！

最好，能取帝位而代之，可惜，唉！他不得不嘆了口長氣，他怕！時間不够。

勁風動，王氏一聲驚叫，只見一條黑影，似箭般射到，一道白光起處，向老奸床頭飛到，一聲長笑，只見一條人影，比黑影來得更快，黑影一見有人來，一聲呼叱中，白光迴收，向那人影捲到，王氏已看淸，後來的，分明是金邦派來的五只虎中的白健雲，她心神微定，一手擊動雲板，在引人前來護衞。

黑影冷笑一聲道：「今晚，有你們意想不到的好漢趕來，老賊你就認命吧！」

「不見得！」這是白健雲的沉着的語聲。

這條人影的白光却也不弱，但見他縱跳如飛，白光如虹，將個白健雲，圍了個密密實實。

外面又傳來幾聲厲嘯，而一陣暗器，似暴雨般的向房中打來，這就可看出這個白健雲的功力不凡，大袖抖起，耳聞一陣奪奪之聲，暗器分明已爲此人之袍袖所收，又聞得他一聲長嘯，身形一個旋轉，道聲：「還你！」好！一陣勁風中，暗器似滿天花雨般，向外抖出，這黑影如不是見機得快，將手中長束舞了個風雨不透的話，可就得吃了大虧！

遠處傳來幾聲急厲的哨子聲，窗外也突的傳來一個蒼老的呼喝聲，「風緊！扯呼！」那黑影也不怠慢，手中長束對白健雲當頭打到，白健雲身子一小，左手迴舞，身形動，而黑影已一個倒捲珠簾，翻身外出，可是一陣暗器，逼住白健雲無法追出，而幾聲呼叫中，狄酒古已在房中出現，分明他是已擊退來敵，前來護衞，一見白健雲，先問：「丞相安好！」

「尙幸我來先一步，否則，不堪設想了！」

「是啊！白英雄，多虧你了……」王氏算是向兩人有所說明，突然，她是一聲驚叫道：「不好，丞相，相公……」

這一陣慘叫，可就令白、狄兩人引至床邊，只見秦檜面無人色，而氣息全無。

「丞相歸天！」

「不！是氣厥而已，不必驚慌！」白健雲是左手將秦檜扶起，右手一按胸前璇璣穴，然後，變掌爲指，其疾如飛的，連點華蓋、玉堂、巨闕，直到會陰穴，一瞬間，秦檜慘然一聲長嘆，全身已爲汗水所濕，眼一張，突然，雙手拱面，一聲極悽厲的嗥叫：「岳少保！饒命！饒命！」

「相公，醒醒，相公！醒醒！」

秦檜還是在尖叫，一會兒，算是安靜了，也清醒了，他這才看清了四週，一見王氏，他是悽然一聲長嘆道：「老妻！夫人！唉！」

「相公！你！覺得怎樣？」

「痛……痛……」

「痛在那裏？」

「背，我的背……」

人，越來越多，有奴婢，有侍衞，由於丞相叫痛，當下有人將秦檜翻了個身，移過銀燈，嗨，衆人眼前，只見秦檜背部，膏肓穴下，厥陰俞與心俞穴間，紅腫了一大片，王氏伸手一摸，發現極燙，極燙，不知是誰，在人叢中吐出二個字：「搭背！」

搭背是惡瘡之名，王氏當然明白，並且，老奸如此年紀，可能，是個惡瘡會要了他的命，王氏立即傳命，宣召御醫王繼先前來診治。

常言道：「藥醫不死病」，又道是：神醫非神仙，王繼先是秦檜爪牙，名義上是宋朝皇帝的御醫，其實，是老奸佈置的一着棋子，趙構，這個所謂南宋開國的高宗皇帝，是老奸往目中的小兒，可以玩弄於股掌之間，但是：老奸之所以稱爲權奸，着實有其爲奸爲權之本領，明是估上風，他還是不敢放鬆半分，他挾寇自重，他又有本領教唆高宗爲非作歹。高宗之敢於出賣父兄，逼令父——徽宗、道君皇帝，兄——欽宗、淵聖皇帝，身死異域，就等於秦檜之敢於出賣國家，而爲犬羊之奴。

賣國賊最好的伙伴就是：不顧體面的嗜利，自私之徒，秦檜帮你出賣父兄，然後，他就可以利用這個弱點，令你不敢，也不能揭穿其賣國之陰謀，高宗之所以永遠受制於秦檜，其故在此。

秦檜之所以能永遠箝制高宗，一：有把柄在其手中，二：他還有外寇作後盾。

可惜，饒你奸如鬼，別忘了舉頭三尺有神明，你可以挾天子以令諸侯，你可以爲所欲爲，你也可以肆行荼毒，你更可以令天下人箝口結舌，唉！能消受這一朝，却也避不過這一宵。

死神會令你威風全滅！

死神能令你無可走逃……

搭背，這個絕症是令秦檜苦惱，更令他慘叫。

王氏是不得不承認，是耶律黑龍的罪孽，是這條惡龍玷汚了太多的歌姬、舞伎……由於是這條惡龍的淫行，逼得他老頭子鬱結於心，這就迸發了這個惡瘡。

「夫人！」王氏爲這一聲呼叫驚醒了，看看清楚，原來是白健雲，但見他神色肅穆，對王氏萬分恭敬的在作揖，她記得白健雲的出手，就是他的出現，令丈夫不至於死於刺客之手，她對此人印象極佳。

「喔！是白侍衞，你幾時來的？」

「才到！」

「有何公幹？」

「探望相爺之病。」

「喔！有心了，唉！」

「夫人爲何長嘆？」

「看來相公此病難癒！」

「夫人何苦如此，或者，小人尙可効勞。」

「生受你了，可惜，你聽，相爺在慘叫……」

「是何病症，而今……相爺如此煩燥不寧……」

「看來是絕症了啊。」

「夫人！白某請能看看病況。」

「好，你……來！」

王氏邊說邊引白健雲，來到了秦檜床前，現在，老秦他已無法背心貼蓆。實在，這背癰實在令他苦痛萬分，並且，這背癰四週，紅腫非凡，並且滾熱燙手，白健雲面上掠過一絲冷笑，低聲說道：「相爺，怎會如此狼狽。」

「痛，痛……」

「是這裏？」

「呃，唉……」

「依小可之見，必需令破頭，見血，然後，由小可用內家功力阻其極毒橫竄，如此，或可止痛。」

「你可以止痛？」

「小可可保證止痛。」

「這就好，快快代我止痛，代我……止痛。」

白健雲奉命而行，秦檜突感自己心脈爲白之手掌所按，而一股熱力在環身游走，老賊不由歡然嘆息道：「好暢快。」

王氏見白健雲果然能令丈夫叫一聲暢快，就知白健雲果然有本領。不由面色歡愉地對秦檜道：「相公萬安！」

可是，在臨安城外的一座小村落中，却有個姑娘在痛斥白健雲。

「……你是我恩公，我不否認，你救過我，也勸過我。我父不聽爾言，落一個身落人手，慘遭刑辱，最後，總算仗你之力，令我父落得個全屍而歿。我感謝你，我永遠感謝你，但是，我們不顧性命，行刺秦檜，我們只求殺了這個禍國災民的權奸，你好意將我們引走，使我等不受狄酒古、顏沙虎等人之殺傷，但是，你，救秦檜，却是爲何？我們實在不明白，你……是何居心。」

「哈……何必說明？他本來就不是你們的同伴。」

「對啊，姑娘，難道你不知道，他乃是大遼宗室。」

姑娘是冷靜地答道：「我也已有耳聞了。」

「如此，他那會與你同心，他奉命而來。」

「……可是，他殺了耶律黑龍。」

「呼天雁，還有，狄、顏兩位也要來了。」

「早來了！」風聲中，三條人影落下，正是漠北五虎中的三位，現在，我們看到這三個人的面色是萬分的憤慨。他們做夢也想不到，大宋皇室的死對頭，竟然會背叛大金而討好對頭，更想不到他會親手殺死自己的親戚。

白健雲他本來是面色蒼白，現在，越來越白，如果你細細留心觀察，你會發現他的嘴唇在抖戰，他的額頭青筋迸現，而如一條條小蛇，顫動不已！是怕、是驚、是懼還是苦痛，無人能知！

宿梅姑是看得萬分清楚，她突然感到，有些不對，可能是自己錯怪了這個黃衫客——白健雲。但是，自己到底不對在什麼地方，她可是毫無頭緒？而那邊，却已傳來呼叱叫罵聲。

「白健雲，我不得不請問你，你是何居心？」

「唉，我可說不出。」

「爲什麼殺了耶律黑龍。」

「或者，他是該死。」

「你說什麼？」

「狄酒古，我說；或者是他該死。」

「你是人不是。」

「或者……就因爲，我是人，令我在變。」

「你敢叛反四王子。」

「就算我是反叛吧。」

「白健雲，你可以暗算黑龍，可難能對付我弟兄。」

「對！呼二哥，你說對。狄老大！你發號施令，咱們這就上，廢了這小子。」

「顏五弟，我們可不能做戲給南蠻子看！白老三，你我換個地方，詳細談談如何。」

「白某不想談，其實，唉，你們根本難以明白我之心意，談也談不出個名目來，你們說我反叛，我就算是反叛。你們認爲我瘋了，就當我瘋了，哈……」一陣說笑聲，在月光下，可以看到白健雲眼中有淚水迸現，而其餘三人却是怔怔的看着白健雲，三人可以說，沒一個會了解白健雲的心意，他到底爲了什麼？他爲什麼會突然變得如此厲害。而令他們莫明其妙。

呼天雁突的越步上前，對白健雲戟指痛罵：「白健雲，你狠心狗肺，你忘了自己的誓言，你……」

「呼二哥，我從沒忘記我的誓言。」

「但是，現在，又如何，殺親人，救敵人，你又怎對得住誓言了？你說。」

「我準備以身應誓言。」

啊！一陣鬨叫聲，三人對白健雲發出又痛惜，又驚懼的神色，分明這誓言，必定是萬分惡毒、恐怖。

由於這一來，宿梅姑是越加明白，白健雲一定是有難言之隱，可是，她始終不明白，白健雲是爲了什麼？從其出現，到現在，此人越來越是個謎，救自己、又救這個權奸，爲什麼？爲什麼？……

突然，宿梅姑面前勁影一掠，又是一聲怒斥，呼然一聲巨响，宿梅姑這才看清了，原來，呼天雁突施偷襲，身法如風，一招「雁飛長河」，掌風竟然似排山倒海般向宿梅姑壓到，宿梅姑如果沒有人相助劈架，就只一招，已可能要了她的命，呼天雁的出手快，原是貫足功勁，宿梅姑武功本已不及呼天雁，何況在猝不及防之情形下，尙幸怒斥聲，聲隨人到，來人是全力來格，這才算讓宿梅姑逃過一次大難。

「哼，我明白了。」呼天雁冷冷地說了一句，而身形動與格救宿梅姑的白健雲糾纏在一起，狄酒古，顏沙虎也算是明白了，明白什麼？他們全以爲白健雲爲了宿梅姑而變節，他看上了這個南蠻姑娘。

「想不到你重色輕友。」

「想不到你爲個南蠻女子，而甘心叛國。」

「弟兄們，何必與這無恥淫徒多言多語，叫他應誓言，不將他粉身碎骨，你我也不必再回去現世了。」

這一來，可就苦了白健雲，現在是三對一。

宿梅姑何嘗不明白！狄、呼、顏三人的言中之意，雖然，她有些恨白健雲，性情反覆無常！但是，現在，她是被人疑心爲起禍之根由，是她令白健雲變了節，自己是以色誘人，她當然不會承認這件事，不過，再回想前情，却也不可否認，或者，白健雲是會對自己動了情。

宿梅姑實在是個清麗脫俗的少女，在同道中，着實有不少少年英俠向其追求，但是，她是個自視極高的女子，何況，宿遷生前，在武林中頗具威名，也因爲這樣，這才令宿遷有些驕傲自滿，不能低頭服輸，弄到後來，有些不自量力，而陷入了死地，——梅姑或多或少沾染了父親的孤傲、冷峭的脾性——

今晚，她發現爲白健雲所牽連，她突然想起了許多前情，他救過自己，他身手不凡，他教過自己武功，他設計殺了黑龍，代自己報了殺父之仇，而黑龍還是他的宗親！這一切，倶可證明，狄、呼、顏三人的說話不誤，她，却有股說不出的滋味，在心中轉來翻去。

可是，白健雲已頻頻出現危機，梅姑在想：救、還是不救，救、坐實了白健雲

對自己的鍾情，不救？難道、就看白健雲被困，甚至於被殺，他救過自己幾次，還有，在今晚，也在百忙中，拚全力代自己擋了橫，眞的置之不理，如此於天理人情俱說不過去啊。

那邊的打鬥，越來越驚心動魄，白健雲雖然武功之高，令人瞠目，可是，金兀朮派來的好手，却是不分高下，也就是說，五個人互相可以牽制，如果，發現有人稍有不對，只要三個聯手，就可制死其餘兩個，現今是以三對一，即使白健雲的武功，高出任何人一籌，也難以一個來應付三個，不幾個招面，白健雲已幾乎連中兩下重招，尚幸，三人還想逼出白健雲其他陰謀，再說，他們也不能一無憑證的殺人，也就是說，三個不能逼殺一個，除非，被殺者有口供、憑據為證！否則，殺人者也難以回去交待，就因為這樣，三個人雖然大佔上風，却也不能濫使殺手。

梅姑實在忍不住，一聲嬌叱，身形想動，不料，眼前一花，只見一個穿黑蔴衣長袍的老人，阻住了去路，對梅姑戟指怒斥道：「你去帮那個韃狗？」

「呃！余老前輩，你，你……你為何阻我？」

「你看上了這個金人走狗？」

「不。」梅姑不禁面色大變。

「如果不是，你又何必插手其間？」

「此人對我有恩。」

「哼，同犬羊講什麼恩怨？」

「余老前輩，不可如此，難不成我宿梅姑做了個忘恩負義的小人，再說，『犬羊無情』，而我受犬羊之恩，却叫我負犬羊之義，這豈不是比犬羊更不如了。」

「住口！誰叫你來駁斥老夫！梅姑，我與爾父，交非泛泛，我視你為女，你，得對我尊敬。」

「余老前輩，你看，他快受傷。」

「讓他們去殺個你死我活。」那個老頭聲色俱厲了。

「不，」宿梅姑却也不減聲浪，「萬不能為外人譏笑我等中原禮義之邦，反不如化外之士。」

「梅姑！你如果敢出手，我就立即助三人，殺了這個白健雲。」好！這可令宿梅姑進退兩難了，竟然有這樣無禮無情的前輩？我不救白健雲，你倒可以帮狄、呼、顏三人，我帮的是犬羊，而你帮的，就不是犬羊了？

那邊傳來一聲悶哼，又是一聲慘叫，梅姑心中一凜，凝神一看，只見白健雲左腿掛彩，而右手中，突然多出一柄清光凜然的短劍，而左側合仆一個屍身，看一看清，分明是呼天雁。

原來，三人圍打一個，白健雲顯然掌法、身法、甚至於步法，全有獨得之秘，你說他是斷山掌法，却比斷山掌輕靈，說他是梅花掌法，他又比梅花掌法多一種混凝之勁！有時候，突然如天神臨凡，而突然又如鬧海蛟龍，在如此三個高手環打之下，他依然游走自如，而出手如電……可惜，呼天雁是個極工心計的武術名家，早已看出，自己是擅長金雁十八掌，而老大狄廼古以十三式奇門七傷手揚威，至於顏沙虎是以魚龍妍麗、二元拳為獨唱！三個人全沒有這種游竄來復，輕靈有姿，威畏交加的身步法！

三人既不能立下殺手毒招，以免冤枉受了處分，那麼，只有一個辦法，同他來個實鬥，所謂實鬥，就是逼得對頭無可游竄之餘地，來個老老實實對掌……即使白健雲深精大天元、三環套勁之神功，憑自己的金雁十八掌，大有擊倒對手之可能……因此，他眼色一動，對了狄、顏兩人看了一眼；兩人也給其提醒，這一來，狄廼古是掌法一變，身形倏的不動，雙脚不丁不八的，立一個護門步；他不動。顏沙虎也就搶在老大的對角，雙手一陰一陽的，一招龍門三疊法，掌風如潮的向前推出……呼天雁是身法一領，展開金雁掌中的「雁飛長空」，身子一個旱地拔葱，向上升起……

白健雲前後兩股勁風擊來，他只有展開七星游魂身法，希望能左閃右避……但是，這一次，他是難能如意了，因為，狄廼古是將勁力壓住一角，至於顏沙虎的龍門三疊浪更如浪潮般向中心壓倒……白健雲不論竄東走西，始終得與這交叉的兩股勁力相對……倏的又是一聲長嘯，一條人影，由天而降……一股似山的壓力，當頂壓到……白健雲是明白了……呼天雁來逼迫自己，以實鬥實了……

一聲慘笑，白健雲左手一翻、一掠，一股微帶嘯聲的勁風起處，叭一聲！呼天雁雙掌已與白之左掌相擊……呼天雁是眼前一花，面前突然勁力全消，他是由上而下，看出白健雲收手卸掌……自己挾勁而臨，立即直瀉而下，右手立即變掌為抓，抓住了白之左腿，一用力、眼前見血光迸現，分明已為自己將白之左腿傷了，心剛一動。左面腰部突的一痛，一聲慘叫，週身勁力一窒，分是已中暗算，想吸口氣，萬分困難，而身上因無勁力的支持，可憐他。合仆翻跌在地，想翻身，唉！不成，左腰為白的短劍所中，落一個屍橫就地。

白健雲賣招賺敵！呼天雁那想到，白健雲在百忙中會露一手掌中劍……兀朮帳下武功超卓的老虎，又死了一只。白健雲是毫不怠慢，當其卸身讓招，出劍傷敵時，他是一個背翻。雖然他左腿受傷不輕，依然是神威不減，與狄、顏兩人放了對。

狄廼古見白健雲毀了呼天雁，這就令其紅了眼，憑此罪名，有此實據——呼天雁腰中劍傷——也不必再須其他的說明，一聲厲嘯道：「老五！發天狼釘……」

果然，錚錚連響。幾絲黑光，微雜紅星……形如半月形般，向白健雲的上半身射到……白健雲是面露驚畏之色……一點寒虹……玉蟾劍抖動，第一批北地有名之狠毒暗器天狼釘，在白健雲所揮出的三元神罡下，紛紛轉彎、旋轉，然後，又見白健雲一個鶴唳長空，身如狠烟，向半空直竄……

白健雲左腿有傷，並且，他也明知這天狼釘和第一次出手，本就是逼對手向半空飛竄，然後，更厲害的殺手立即出手，白健雲他是人在半空，已聞絲絲微响中，一窩蜂夾雜紅星的黑光，宛如海中浪潮般，由半空倒捲而下……

這就是天狼釘的狠毒、厲害之處。創出這暗器的人，本是個極工心計的武林前輩……第一、第二兩套天狼釘，可以說是

竭盡心力，將時間、位置計算得萬無一失……先逼、後倒捲……一等一好手，極難逃出這個陷阱……白健雲是慘笑聲中，右手玉蟾劍不知他用什麼手法，竟然脫手抖起一道弧虹……突然，又是一聲長嘆，人，就如斷綫風箏般，向左側摔下……分明，他已為天狼釘所噬……

顏沙虎喜叫一聲：「中……」

是中了……狄廼古何嘗不看到……

天狼釘中上必死……狄廼古滿面帶笑……還想將屍身來作踐，擺定架子，等待着白健雲的身屍來臨……然後，一推掌，一按手，將個尸身來個倒立……可是，尸身由半空墮下之時，狄廼古已發覺不對，左手剛將推勁發出，而掌心倏感一麻……而白健雲那張寒傲、清秀面龐已對準狄廼古，而兩只眼睛，還是神光烱烱！狄廼古不由心中一凜，手上一慢，心口一陣劇痛，白健雲已橫在狄之身上……可憐，連聲都未出……兩個人一起仆倒在地。

顏沙虎心中狐疑……可是，人還是飛撲過來，首先見到兩個人，仆翻在地，他當然先關心狄廼古，人一到。立將狄之身軀扳轉，那想到，左手寸關尺脈一緊……而耳邊聽得白健雲的笑聲……而半身已麻，眼前寒光一掠，顏沙虎的心口已中了一柄短劍！

「我……早該防到……你有……一對劍……」是顏沙虎臨死時的說話……

白健雲苦笑道：「知道……已經太遲了……」

「白……老三……你……好……」

「對不住……狄老大……」

「你這是……為什麼……」

「我……唉……我……為……岳少保……之精神……感動……」

「你……佩服……岳飛……」

「五體……投地……」

「你恨極……秦檜……」

「我……恨極……」

「為何……救他……」

「我救他？……不……我要他……死！死得慘刻……無比……本來……我……袖手……我……讓……老奸……害……宋朝的……大將……但是……漸漸……我發覺……我……錯了……唉……我……想到……一路哭……不如……一家哭……哈……我代……老奸……用上了斷脉……裂經……嚼舌……掐頸……的……手法……」

「白恩公……」在宿梅姑的哀叫聲……白健雲眼中已看見了這位小姐……「你……為何這樣傻……你為何不講明講……講白……」

「我何必講……」

「為什麼？」

「因為……我……是大遼宗室……我……姓耶律……我……名寒雲……我……對不住……大遼……皇室……」

「你為何甘心……反叛……」

「岳少保……令我……心服……不……他當得上……天神……羣欽……為什麼……我……不是姓岳……而為什麼……秦檜……要害……如此……的忠臣……自毀長城……對……自毀長城……」

「白恩公，你怎樣了，你怎樣了？」

「我……很……好……」



巨商陳佑之，作客長安，時屆嚴冬，大雪紛紜，陳兀坐旅邸，把酒取暖，忽聞隣房哭聲大作，如不勝哀痛者，異而覘之，一幼女撫屍大慟，詢之含淚告曰，婢子皖人，自幼喪母隨父奔走江湖，藉賣藝度日，屈指五稔矣，去秋父因染疾，逗留於此，不意醫藥妄投，日漸加重，竟至不起，婢子伶仃一身，訴告無門，且囊橐已罄，無資收殮父屍，奈何奈何，言已淚簌簌下，其年，才十四耳，陳惻然憐之，解囊出百金，令作治葬費，女伏地叩謝，即購辦衣棺，料理喪務，不日，撫柩回鄉臨行，固叩陳住址，姓字陳具以告，某年春，女投陳家，願執婢子禮，得晨昏侍奉，聊表大恩於萬一，陳固辭不獲允其請，而亦具另眼相待，女遇事勤愼，且和靄可親，故上下咸德之，一夕夜半，衆已安入睡鄉，門外譁聲驟起，有盜百餘人，破扉而入，合家驚覺，咸知不免，女忽執短棒，挺身大喝曰，跳梁小醜，亦敢捋虎鬚，趣去，否則姑娘不汝貸也，盜聆言甚怒，各舉械格鬥，良久，盜魁受傷而遁，餘盜亦驚走，陳見女隻身禦盜，感謝不已，女曰，先父喪葬幸賴周全，理當侍奉一生，今雖克奏其功，已表寸心，所恨婢子，尚有大仇未報，不能久居，故請暫別，陳堅留之，不可，翌晨，即束裝行。

「你不會死。」

「人，誰不死，可惜，我不能，如岳少保，那樣。」

「白恩公……你不可死……你，至少，現在……」

「我不死，不過，我倦了……事實……我作了多年……的鷹犬……我……越看清岳……少保，越令我……慚愧……我……該死……我早……就該死……」

「白恩公……」

「哼，宿姑娘，以後別太恨……契丹人，唉，我是亡國之後，而你們，唉。」

「白健雲。」

「這……你……」

「你喜歡我？」

「啊……你……」

「我記得你喜歡我，你救過我，你幫過我，你，是個英雄，你是契丹人，但是，我相信你，你是個眞正的英雄，以前，是我，我父親，還有太多太多的自命英雄，自命忠臣的……所謂孤臣孽子的錯，他們根本不能殺死秦檜，我已經明白，我們這些江湖狗熊，簡直是，莫明其妙，有你們在，有那些家將侍衛在，根本無法能殺了這老賊，只有你，才能令其死，而我們卻……自投羅網，我們等不及……我們……啊……」梅姑驚叫聲中，將那個余老前輩也引過來了，他面有慚色，分明，他已聽出了梅姑的話中有意。

「梅姑……這位……朋友怎樣……」

梅姑是冷冷的仰頭看着余老前輩，她沒有淚，她只是怔怔的，看了看余老前輩，然後，萬分溫柔地，對白健雲的尸骨訴說：「你，已漸漸的，離開我了，但是，我依稀感到，你還是在我身邊，我相信，你是恨我的族人，是的，我何嘗不恨，他們，應該救你，其實，讓我來救你。」

「不，梅姑，你無法能救，你該看到這暗器的厲害。」

「何不讓我與他一同死。」

「梅姑，你做什麼？」

「我問你，何不讓我與他一同死。」

「犯不着，梅姑，你難道忘了我兒錚麒。」

「你說什麼？錚麒？他是誰？」

「我的兒子，你的少年同伴，你該記得他。」

「憑什麼我得記住他。」

「這！」這個老兒可被問得昏頭昏腦，事實俱在，他是代自己兒子呷乾醋。這才橫說犬羊，豎說韃子，不准梅姑出手救人。

「你的兒子，從未說過，或表示過他喜歡我，而他，為了愛我，他送了命，一半，是死在岳少保手中，一半是在我手中，至於令郎，他為我做過些什麼？余老前輩，你我後會有期。」梅姑邊說邊已抱起了白健雲已冰冷的尸體，冷冷的看了余老前輩一眼，然後，走，抱了具尸體，走……走……走出了臨安城界。

紹興二十五年，歲次乙亥（一一五五年）冬，十月之丙申日，秦相府發生了件大事：

病重得萬分危殆的秦檜丞相，太師，又封郡王的秦檜，突然起身，突然覺得萬分的舒泰，一般人以為，大概是御駕來過之後，聖天子的威先，將秦檜的病魔驅除了，連秦檜也有此感。

為了顯顯自己的威風，他是大開正門，並且，特意的，要兒子秦熹知會太學，令太學生執經問難，事實俱在，秦檜為一榜狀元，學問自是不差，那想到，就在太學生臨集，更且引動了臨安城中的各色人等，齊集相府，希望看看太學生如何對待秦檜，更要看看老奸究竟是眞的好，還是假的痊癒。

突然，秦檜莫明其妙的一陣抖戰，面色倏的變為焦黃，漸漸，由黃變白，汗如雨下，又一聲慘叫，「岳少保……饒命！」秦熹發覺不對，立即上前攙扶，希望將其架入內廳，那想到，秦檜力大如牛，兩個健僕竟然為其一推一個觔斗，一瞬時，又見秦檜滿地亂滾，亂叫，「我不是人，我……禽獸不如……我……毒殺你……我……與金邦私通，我是四王子的心腹，宗弼！四王子！救命……岳少保饒命……」

這一來，亂了一窩粥，而一般有心人，全是暗中合掌，口中默念：「冥冥之中，自有報應！」

「是，該有報應！」是秦檜在號叫：「我，憑三寸不爛之舌，我造謠生非，我誣陷忠良。該……該將這舌頭……咬了，我……咬，別打……我咬……」

衆人見秦檜口一張，一條舌頭吐出，又看見血光現，慘叫聲中，清清楚楚，一條舌頭為自己咬斷，嗚嗚聲中，秦檜拜天，拜地，磕頭，滾地……拔鬚，扼吭。

秦熹等人只有乾號，乾着急，突然，秦檜仰面，仆地，長嘆，喘氣，四肢又抖又戰，慢慢的，慢慢的，平靜了，這時，才算有胆大的校尉、家僕上前察看，其中有個較清明的老家人，沉聲對秦熹道：「請將太學生、士庶百姓，趕出大門。」

秦熹是為老奸的突然舉動，嚇失了魂，但是，到底也是一榜狀元——秦氏父子俱為狀元——稍有點撥，立即醒悟，聚集軍校，將衆人趕出大門。

然後，將秦檜的尸身抬入臥室。

皇帝的旨意已下，因秦檜臥病日久，頒了秦檜父子致仕制，詔令下，秦檜剛嗚呼——

一代權奸，死得如此慘？不，人們的一般評語，死得太遲！死得太便宜。

有人說是菩薩的威靈。

有人說是老奸的報應。

可是，又有誰會想到，秦檜的死，與江湖、武林中人有關連？更有誰會想到，秦檜是死在自己人的手中，他之所以死狀如此慘毒。是有人暗中做了手腳！而出手點其死穴，引致其死得疽發背、脈裂、經絕、嚼舌、扼吭……等等乃是武林中人的絕招？

更有何人會相信，出手人是其王主子——元顏宗弼；即金兀朮，所特派的侍衛，並且，白健雲是為岳少保的無比精忠、浩氣所感動而出手，他，是甘冒叛國之名，殺親之實而再親手鋤殺權奸。

要他死得慘，慘不可言，白健雲並未說大話。

在太行山——有個少女揹了個長大包袱在走，默默的走……默默的走，臨安城中，依希响澈了滿江紅。（全文完）

兩期完精選武俠小說

朱羽·文　子成·圖

鐵胆柔情（上）

氣吞河嶽　威懾么魔

午時的日頭像一盆烈火，晒得青石板大道炙燙得能夠烤熟雞蛋；連樹蔭間的蟬兒也啞了喉嚨。

洛陽東觀東大街沒半個人影，像這種三伏天的正午，誰也不會在外面走路；即使餓癟了肚子的野狗也不會在這個時候出來找食。

這話似乎說溜了嘴，眼面前就有一個人順着長街走了過來。

他——是一個二十來歲的年輕人；一身藍色竹布褂褲已經變成了灰褐色，那上面混合着汗漬和塵土。頭髮像一蓬亂草，頷下卻似一片雜亂的草根。腳上那雙草鞋拖拖拉拉地綁了無數道稻草。本地的叫化子包管還要比他乾淨一點。

他的面容還算生得端正，不過此時看上去黑又黃，唯獨那兩顆眼珠卻是炯炯有神的；那是在他身上唯一未露出疲態的部位。

他的步履懶散，像是漫無目的地蹓躂，一直走到東大街的盡頭「金家院」的門口才停了下來。

「金家院」的門口貼着一張紅紙告示；那張告示上這樣寫着：「本院招募護院武士，凡年輕體壯，儀表端莊，自認武藝精通者，於每日午、未二時入內應試。一經錄取，俸給從優。」

這個滿身風塵的流浪漢將這張告示從頭到底看了數遍，嚥了口唾液，抬頭挺胸地走上石階，跨進了「金家院」雄偉的大門。

他才跨進去一條腿，立即有兩個兇神似的大漢封住了他的去路，喝問道：「幹什麼的？」

「應徵護院武士。」聲音低沉有力。

「嘿嘿！」兩名大漢其中的一個冷笑了一聲：「到背街沒人的地方撒泡尿照照尊顏，看看你配不配！」

「讓我試試！」流浪漢溫和地說，目光中也有請求的神色。

「滾！」兩個大漢同時大吼一聲，「要飯找錯了門口，不是看你餓得發了瘋，三棍子打斷你的狗腿。」

流浪漢的目光中掠過一絲憤怒的火焰，但是他並沒有什麼粗鹵的舉動，只是縮回了跨在門檻裏的那隻腳，緩緩轉過身子向石階下走去。

「慢走！」突然，在院子裏傳來一聲輕脆的嬌叱，跟着一陣香風飄到流浪漢的身後。

流浪漢緩緩轉過身子，發現門檻裏站着一個二十出頭的女人；一身月白褂褲不鬆不緊地裹在身上，顯得剛健婀娜。一雙大眼，骨碌碌地往流浪漢身上瞟。微微翹起的上唇，顯示她有着倔強的個性。

「你叫什麼名字？」她開門見山地問道。

「唐龍。」回答簡短，聲音仍是低沉而有力。

「過去學過？」她又問。

「練過幾天。」

「帶他到演武場去，」那女人向一旁垂手而立的兩名大漢揮了揮手。接着，板起面孔，「再三吩咐你們，上門應試之人，不分貧富，都應同樣接待，你們偏偏生就一雙勢利眼，下次再這樣，看我不打斷你們的狗腿。」

「回夫人！」一個大漢壯着胆子道：「小的看他有氣無力，不像是個……。」

被稱爲「夫人」的女子冷叱道：「少廢話！帶他到演武場去。」

兩個大漢不敢再頂嘴，悻悻然向流浪漢瞪了一眼，擺擺手道：「尊駕請吧！」

自稱名叫唐龍的流浪漢，旣沒有感到受寵若驚，也未顯出趾高氣揚的神情。面上仍是方才那樣平淡無奇，步調依舊那樣不疾不徐地跟隨着引路的漢子往演武場走去。

「金家院」眞够大的，不知跨過多少天井、迴廊，才來到了一塊偌大的空曠場子；那裏巳有不少年輕力壯的小伙子在拿石担、甩石鎖、比劃刀槍；烈火般的日頭使每一個人的身上都像淋了水，這不是「考」，却變成「烤」了。

唐龍一來到，立即有一個神氣活現的小伙子衝了過來，向引路的漢子喝問道：「將這個要飯的帶來幹什麼？」

「回潘武師的話，」引路的漢子畢恭畢敬地躬身打千兒。「他是來應徵護院武士的。」

「噢！」姓潘的武師兩道冰冷的目光，向唐龍掃了一眼，然後向那引路的漢子叱喝道：「這種人也帶了進來，還不帶他滾！」

「回潘武師！」引路的漢子陪着笑臉道：「是金夫人吩咐帶他進來的。」

「噢——」姓潘的低呼一聲，尾音拖得很長，冰冷的目光再次掃向唐龍。看了許久，自鼻孔中掀出一股冷氣，忿然掉頭走開。

「是來應試的麼？」這時，一個白髮蒼蒼，約莫六旬的老者走了過來。

「回關武師！」引路漢子依然畢恭畢敬地躬身打千兒。「金夫人吩咐小人帶他進來應試的。」

「唔！」關武師揮了揮手，示意引路的漢子退下。溫和的眼光，向唐龍一掃，問道：「你叫什麼名字？」

「唐龍！」

「家住那兒？」

「山河壯麗，大地遼闊，處處無家處處家。」

「好豁達！」關武師兩道白眉一聳，讚了一句。然後問道：「用過飯了嗎？」

「三日未進粒米。」

「跟我來！」關武師向他招招手。「吃飽了才有勁頭。」

唐龍却一動也沒動，聲冷如冰地說道：「多謝！餓着應試也無妨。」

關武師不禁楞住了，良久，方哈哈笑道：「唐龍！你這小伙子眞是傲得可以。來吧！亮亮你的玩藝兒。」

唐龍跟隨關武師走到演武場的中央，那一羣小伙子紛紛圍了過來。有的掩鼻訕笑；有的擺出一副鄙夷不屑的神色。那位神氣活現的潘武師更是抱着膀子斜眼瞅着他。唐龍却無動於衷，神定氣閒地紋風不動。

關武師指着地上一副約重百斤的石担，道：「來！唐龍，先舉舉這個，看看你的膂力如何。」

「我不想白耗氣力。」唐龍搖了一搖頭。

「舉石担、玩石鎖，是練武最起碼的功夫呀！」

「護院爲防賊，」唐龍的聲音仍是那樣低沉有力，措辭也簡明扼要。「賊子來犯，絕沒有閒工夫跟咱們舉石担玩兒。」

關武師對這個滿身窮骨頭的年輕小伙子是一半憐憫、一半賞識，聽到這番頂撞的話不但不以爲忤，反而笑道：「說得對！依你之見，想演練點什麼玩藝兒讓咱們瞧瞧？」

「身爲護院武士，單有一身蠻力，幾套花拳綉腿並不管用，總得要有點眞才實學才行。唐龍願意動動眞刀眞槍。」

關武師聽得頻頻點首，一旁站立的潘武師却氣得吹鬍子瞪眼：暴跳如雷地吼道：「這小子好狂！待我潘成貴奉陪你走兩招。」

一邊說，一邊就在兵器架上取過一把又厚、又重的鬼頭刀，虎視眈眈地對着唐龍。

關武師是見多識廣的老者，雖然他拿不準唐龍的武藝有多麼高强，但他從唐龍那種如淵停嶽峙的沉穩氣勢中，已看出他絕非泛泛之輩。因此揮揮手道：「唐龍！到兵器架上去取一件你慣用的兵器。潘武師的刀法在洛陽是出了名的，你若想活着離開『金家院』，你可得拿出一點眞功夫來。」

這番話不但暗中警告了唐龍多加小心，同時也暗示他不必手下留情。

唐龍却沒有去兵器上取兵器，雙拳當胸一抱，道：「唐龍候教！」

關武師不禁爲唐龍揑了一把冷汗，不管你的身手多麼了得。如果打算以空手對白刄，那簡直就是自投死路。

潘成貴當初聽說唐龍是金夫人親自吩咐帶進來應試的，心中就起了一股無名之火。現在見唐龍傲氣凌人，更如火上加油。金刀一掄，一招「力劈華山」，向唐龍兜頭劈下。

唐龍身軀紋風不動，待潘成貴的鬼頭刀將要臨頭之際，只見他雙臂微幌，「噹」地一响，潘成貴被震退三尺。唐龍的右手却多了一把耀目生輝的精鋼短劍，左手橫揑着鐫刻盤龍的包銅劍鞘。

在塲之人無不驚訝萬分，誰也想不到唐龍身上竟然藏着一把名貴的寶劍；誰也沒有看清楚他是如何出手的。但是，衆人一看潘成貴的臉色就知道這個又臭又髒的流浪漢大有來頭了。

「姓唐的！」潘成貴冷笑了一聲道：「想不到你還會弄奸使詐，腰藏利劍却佯裝空手搏刀的架勢。我要你知道姓潘的並不好惹。看刀！」

語音一落，猛地欺身上步，橫刀向唐龍腰際閃去。

只聽又是「噹」的一响，兩人一觸即分。唐龍業已回劍入鞘，向潘成貴抱拳一揖道：「得罪！」

潘成貴楞在那裏，一句話也說不出來了。

唐龍贏了麼？贏在何處？衆人你看我，我瞧你，誰也沒看出個名堂。

驀然有人驚呼了一聲，原來潘成貴的胸口出現了一個鮮紅的「十」字。唐龍不但一劍格住了潘成貴的鬼頭刀，而且還於一瞬之間在潘成貴的胸膛上劃了兩劍，僅只傷及表皮。倘若唐龍心狠手辣，潘成貴早巳胸膛大開了。

潘成貴想不到自己竟然一招落敗，不禁惱羞成怒。就在唐龍轉身之際，猛一揚腕，鬼頭刀脫手而出，直向唐龍的背後飛去。

「唐龍！……」不知是誰尖叫了一聲。

唐龍並未挪身閃避，左手橫擺着的短劍向身後一挑，正好格住飛來的鬼頭刀。接着，身形半轉，將彈至半空的鬼頭刀接住，隨手又是一扔。

衆人無不替潘成貴担一分心事，倘若唐龍心存報復，他今天可能就有喪命之危。不過唐龍並未如此做，「颼」地一响，那把鬼頭刀不偏不倚地插進了兵器架上的夾板之中。

這時一個婀娜的影子趕到了現塲，那是金夫人。衆人這才發覺方才是她向唐龍喊出了警告之聲。

金夫人向潘成貴怒目而視，沉叱道：「潘成貴！你太放肆了！」

背後偸襲爲江湖道上之大忌，潘成貴身爲武師，自然懂得規矩。方才盛怒出手，此時不免悚惶。見女主人呵責，連忙垂首，道：「屬下知錯，願受責罰。」

「哼！」金夫人悻悻然出了口冷氣，轉頭向關武師道：「關武師！潘成貴自今日起降爲護院武士，察看三月。帶唐龍到議事堂來。」

唐龍也不自禁地看了這個年輕的女主人一眼，在他的心目中，一個年紀輕輕的女人要想統御「金家院」的上下人等，並非易事；看樣子，這個年輕的金夫人巳然做到了。

議事堂中有新的正立的靈位，唐龍看到神牌上的年月，才知道「金家院」的主人金超巳經在五個月前就過世了。

進入議事堂，金夫人在偏位上坐定。關武師打橫，唐龍恪遵禮規，雖然金夫人一再示意他落座，他仍然挺着脊樑立於座前。

「唐龍！」金夫人掃了他一眼，開始問話：「我看你氣度不凡，劍術超羣，應該有很好的出身。因何落魄如此？」

唐龍非但沒有回答金夫人的話，甚至連搖搖頭的表示都沒有。

金夫人不由得輕蹙了一下眉尖，又問道：「唐龍！你家住那裏？從何人學藝？因何來到洛陽？」

唐龍仍是毫無表情，似乎壓根兒就沒有聽見金夫人所說的話。

「唐龍！」關武師插口道：「金夫人的問話，你必須回答。本院招募護院武士，自然要弄清楚你的身份來歷。不然，怎敢放心錄用？」

「關武師！」唐龍連正眼都不曾看金夫人一下。「唐龍只想覓一棲身之所，自問絕無歹心。信得過，就請用我；不信儘可教我走路。請不必尋根究底。」

言下之意似有難言之隱，不過語氣太傲了一點。這使得關武師暗暗爲他惋惜；身份來歷不明是另外一回事，對金夫人如此不敬，恐怕很難在「金家院」棲身了。

殊不知金夫人却微微一笑，道：「唐龍！你眞够傲的！好！我不去查問你的根底，但願你能以你的傲氣，去煞了洛陽地面上那些爲非作歹之徒的威風……」

語音一頓，轉頭向關武師說道：「關武師！唐龍武藝非比尋常，堪當武師之職，月給紋銀三十両。請告訴他那些是他應該作的事情。先支紋銀十両，讓他做幾件衣服。」

說罷，起身離去。她似乎早巳料定唐龍不會向她稱謝，所以也不等待了。

「唐武師請！」關武師頗爲恭敬地一擺手。

唐龍嘴角浮現出一個不易察覺的笑容，向關武師抱拳爲禮。看起來他對關武師倒是很尊敬的。

唐龍和關武師談論了將近一個時辰，總算對「金家院」有了一個大概的瞭解。

「金家院」的產業不單是這一座廣闊深邃的院宅，在東大街上還有兩家銀號，一家藥局，一家皮貨行，三家兼營酒樓的招商旅店，以及一家最易惹事生非的「餘香院」，院裏有四十來個絕色粉頭，是洛陽地面上數一數二的銷金窟。

金超有「黑心虎」的綽號，當年也是黑道上的人物。手上攢積了幾文，就在洛陽落了籍。憑着他幾手拳脚，以及交遊廣闊，逐漸地抖了起來。

金超樣樣都稱心如意，就是一樣——年過四十，却依然是光棍一條。有人爲他提親，却都讓他搪塞過去；因此，練武的朋友莫不豎起大拇指兒讚上一聲：不近女色的好漢才是最受崇敬的。

說起來或許是緣份到了，去年歲尾洛陽城裏來了一對姓梅的父女。老頭子的一套「梨花槍」很有點氣勢，女兒梅春燕的「柳葉雙刀」舞起來也是呼呼生風，刀法一絲不亂。金超大加賞識，就想聘姓梅的老頭子爲護院武師，也免得父女倆終日沿街賣藝飽受風霜之苦。

任何人也會欣然接受金超這份禮遇，偏偏姓梅的老頭子却不接受他這份好意，寧願過他的賣藝生活。

事有湊巧，眼看就要臘去春來，梅老頭却因受了些風寒一病不起，新正頭裏病死在客棧之中。

金超派人去厚葬了梅老頭，並資助梅春燕回鄉盤費。梅春燕却找上門來，聲言無功不受祿，願終身爲奴，以償還爲她父親舉喪所化費的銀両。

金超一句話也沒有說，派人送她暫回客棧。第二天媒人前往提親，就這樣，大紅花轎將梅春燕抬進了門。別看這位年紀輕輕的金夫人，待人恩威並濟，賞罰分明；上下人等無不口服心服。

也許金超無福消受這房嬌妻，新婚不及一月，就被人發現死在「金雁橋」下。身中七刀，背心窩上的一刀是致命傷，毫無疑問，金超是遭了人的暗算。

金超撒手西歸，却丟下了一份惹人垂

涎的產業。一時之間，謠諑紛紜；甚至有人指說金超是梅春燕買人殺害，目的在謀奪金超的產業。

梅春燕是個性格剛強的女子，忍辱抑悲，不動聲色；所有金超生前經營的行業一概照舊，五個月內，「金家院」算是逐漸穩定下來了。

唐龍在瞭解了這些情況後，不禁暗暗地皺了眉頭；他原指望找一個安靜環境混碗飯吃，而「金家院」的環境却不是安靜的，在暗中似乎還穩藏着一股不易覺察的逆流。

關於職責的分配也頗使唐龍担心；「金家院」雖有護院武士百人，武師却只有兩人。以前是潘成貴和關鎮武，現在他則頂替了潘成貴的職位。關鎮武雖然拳脚不弱，一條「九節鋼鞭」在關洛道上也有點名氣，畢竟年歲大了點。是以訓練護院武士的職責由他担當。其他外面的事務：諸如應付武林中過路的朋友，排難解紛，對付上門找岔的人，都由潘成貴去担當。現在唐龍頂替了潘成貴的武師職位，自然以後就得由他出面了。

這就是他担心的事。並非他恐怕遇上難敵的對手，或者畏懼因此殞命；而他担心的却是唯恐從此揚名顯姓。此番落拓江湖，有其不得巳的苦衷。如果他的名字在洛陽傳了出去，恐怕此生再難得安寧了。

可是，事到如今，唐龍巳無法推辭這份剛到手的差事。

同時，他對梅春燕的剛强不屈的精神也暗生敬佩。私心中也就滋生了「拔刀相助」的意念。

經過一番修剃梳洗，換上了買來的新衣，唐龍顯得丰神俊逸，容光煥發。只是眉宇間仍殘留着一股淡淡的陰影，予人一種冷峻的感覺。

酉正掌燈時分，關鎮武來到了唐龍歇息的廂房，笑道：「唐武師！各行號的掌櫃夥計，以及屬下的護院武士大夥兒出份子在『餘香院』擺酒爲你接風，咱們這就去吧！」

「關武師！」唐龍皺緊了眉頭道：「何必來此俗套讓大家破費哩！」

「唐武師！」關鎮武以關切的語氣說道：「這是大夥兒的一番敬意，迎新送舊的陋規沿革巳久。不去，大夥兒還以爲你瞧不起他們。」

「那就去吧！」唐龍點點頭。隨後又道：「麻煩關武師，着人找潘成貴來一趟，我要和他說幾句話。」

關鎮武的神情楞了一下，目光直直地盯在唐龍的臉上，似在猜測唐龍此舉的用意。許久，才微微頷首，走了出去。

不旋踵間，潘成貴走了進來。在他目光中有濃厚的悻然之色；可是，既然捨不得這個棲身之所，也就只有委屈一點兒。

「參見唐武師。」潘成貴規規矩矩地行禮。

「請坐！」唐龍向座椅一擺手。

「屬下身爲護院武士，按『金家院』的家規，在武師面前沒有護院武士的座位。」潘成貴這番話分明是暗諷唐龍不懂規矩。

「好！」唐龍並不去理會對方話中的諷意，點了點頭道：「我們站着聊聊也行。我唐龍落拓江湖，只想找一棲身之所混碗飯吃，無意逞强爭勝搶佔潘兄武師的職位。不過，金夫人之命却不便違抗。我想私下裏與潘兄打個交道。」

「武師之命，武士不敢不從。」潘成貴言下仍有不快之意。

唐龍心裏明白，面上却不動聲色地道：「潘兄！你我雖有名份之別，我唐龍却願與你平起平坐。所有護院武士仍舊歸你統領，凡事遇有舊規可循的。由你全權發號施令。有特殊情事再來告訴我。」

「嘿嘿！」潘成貴乾笑一了聲，心中却有傲然之感。「只怕屬下難當重任。」

「潘兄！」唐龍沉下臉來說：「山有高低，水有緩急。勝敗乃兵家常事，潘兄不該爲午間比武之事耿耿於懷。此事不必謙虛，也不容推辭。我尊你爲前輩，你尊我現在之職位，咱們應該彼此尊重。咱們拿了金家的俸給，就該和衷共濟地保護金家的產業不受絲毫損害。聽說你是『金家院』先主人的舊部，就得更加賣勁點。」

這番話不禁使潘成貴爲之動容，連連點頭道：「屬下遵命，只怕夫人怪罪。」

「夫人怪罪，有我担當。」唐龍說着揮手道：「去吧！此後你我私下相處免去那些俗禮。」

潘成貴退去後，關鎮武走了進來，豎起大拇指兒，稱讚道：「唐武師的磊落胸懷，眞是令人佩服得很！」

唐龍淡淡一笑，道：「潘成貴既然是先主人的舊屬，我總得給他留點餘地；再說，他那套刀法還不錯，『金家院』也用得着這種人。」

關鎮武沉吟了一陣，悄然掩上房門，來到唐龍的身邊，低聲道：「唐老弟！恕我關某倚老賣老這樣稱呼你一聲。我看得出你老弟是一個性情中人，不得不向你打聲招呼；潘成貴反覆無常，是個奸詐小人。他交遊的朋友也頗複雜，老弟對他可得小心點。」

唐龍目光中一亮，凝視了關鎮武一陣，抱拳一禮，道：「多謝指示，唐龍記下了！」

「咱們去吧！」關鎮武擺擺手道：「『餘香院』中的酒席早就擺好了！」

唐龍點了點頭，帶上房門，跟隨關鎮武走出了「金家院」的大門。

「餘香院」在東大街的西頭，順着東大街往西走，在關鎮武的指點下，唐龍弄清楚了那幾家行號是屬於金家的產業。

寫着「餘香院」三個字的三盞大風燈百丈之外清晰可見。當關鎮武和唐龍雙雙來到時，各分行號的大掌櫃全部湧在門口相迎。在關鎮武的引見下，唐龍和他們一一寒暄。

大廳中，席開二十整桌。四十多個穿紅着綠的粉頭穿梭座間，酒香沁人，笑語滿堂。

當衆人紛紛起立敬酒之際，唐龍突然一揮手，道：「且慢……」

目光望向潘成貴，接道：「小弟流落洛陽巳非一日，聞聽西郊的『北芒四怪』以及『三鷹兄弟』並不安份。你我在此把酒言歡，很可能給予對方可乘之機。潘兄！各行號是否巳加强守護以防範未然？」

「回唐武師！」潘成貴恭恭敬敬地回

道：「屬下巳有安排，諒他們也不敢公然進城打刦。」

「那就好！」唐龍點了點頭，然後端起面前的酒盞，接道：「唐龍落拓異鄉，能謀一棲身之所，欣慰異常。不敢消受各位的大禮，唐龍這裏先乾爲敬。」說罷，將觥中之酒一乾而盡。衆人也紛紛飲盡觥中之酒。

唐龍放下酒盞，目光向全場一掃，又道：「在座之人，無不取用於金家，自然該爲金家効命。忠於事者，就是我姓唐的朋友，唐龍雖爲其殺身殞命也在所不惜；若有弄奸使詐心懷叵測者，一旦爲唐龍所察，絕不容情。」

驀在此時，廳外傳來一陣朗朗大笑之聲，道：「好神氣！想必這位就是『金家院』新來的唐武師吧？」

唐龍抬頭望去，只見廳外站着一個三十來歲的人，面皮白得像紙，兩隻眼珠瞪得溜圓，予人一種陰森的感覺。服裝甚是華麗，手中的摺扇時開時闔，一副優哉遊哉的神情。他身後一字排開七八個豎眉吊眼的彪形大漢，一個個抱着膀子，顯得流裏流氣！

唐龍目光望向潘成貴，低聲向他問道：「此人是誰？」

「『鐵扇子』方七，」潘成貴悄聲回話，「此人不但武功不弱，而且深具機謀。平日走動官府，勾結强梁。金大爺在世之時，也要讓他三分。」

唐龍弄清了來者的身份後，乃向對方抱拳一禮，道：「在下唐龍，請問有何見教？」

「嘿嘿！」方七乾笑了一聲道：「『餘香院』門口擺出了『包堂』的告示，因此姓方的進來看看是那一位豪客有如此大的手面，原來是『金家院』的班底。買來的姑娘不作買賣賺銀子，却留着自己用，那還不如摘去『餘香院』的招牌，免得客人跑寃枉路。」

這番話分明表示存心上門找岔的，一些涵養差的護院武士面上巳呈現了惱怒之色。關鎮武唯恐鬧出不愉快的事兒，連忙搶步走到大廳門口，陪着笑臉道：「七爺！今日咱們大夥兒湊份子爲唐武師接風，百年難遇一回。改日定當好生接待……」

不待關鎮武的話說完，方七即沉叱道：「偏偏姓方的今晚有些雅興。」

情勢似乎巳成滿弓之箭，一觸即發。

唐龍突然揚聲吩咐道：「潘兄！吩咐這裏的班頭帶領全院的姑娘去侍候貴客，咱們兄弟不需要這一套。」

唐龍在衆目睽睽之下會對方七讓步，倒是大夥兒想不到的事情，雖然心中都感到有點彆扭。但是做買賣的，要以客人爲上，也就無話可說了。

孰料，方七不以此爲滿足，嘿嘿一笑，道：「請唐龍武師吩咐一聲，姓方的今晚要包堂，這座大廳也要讓出來。」

連涵養極佳的關鎮武也變了臉色，方七未免太過份了一點。可是，唐龍却不假思索地吩咐道：「全部酒席撤走，咱們回『金家院』演武塲喝去，這裏騰出來接待貴客。」

唐龍的一再讓步，非但使所有「金家院」的人感到驚異，連「鐵扇子」方七那一夥人也怔住了。

關鎮武連忙回到唐龍身邊，悄聲道：「唐老弟！方七今晚上門是存心來試試你的，你這樣讓步，恐怕以後……」

唐龍一擺手，示意關鎮武不要再說下去。

衆人莫不感到憤恨，却都是敢怒不敢言，潘成貴更是暗地裏冷笑不迭。

一場興高采烈的盛會，落得掃興巳極。二十桌酒席搬到了「金家院」的演武塲上重整杯盤，可是大夥兒再也提不起勁來了。

酒過三巡，唐龍告退，大夥兒也沒有堅留他。待他去後，席間的竊竊私議此起彼落。以他的劍術絕不至於畏懼「鐵扇子」方七，這眞有點兒怪！

「餘香院」中的「鐵扇子」方七得意非凡，下午聽說唐龍一劍擊敗潘成貴時，委實使他皺了皺眉頭。晚上來一試，想不到唐龍竟然軟弱得像條毛虫，不過是個怕事的雛兒。

一頓偎紅倚翠的花酒吃到子時方散，方七高喊一聲結賬。院子的班頭開上賬單，紋銀一百三十七兩。方七擺了擺手道：「掛在賬上，改天送來。」

驀然，大廳門口閃進來一個人影，低叱道：「慢點！既要擺闊，就得拿銀子來。不拿銀子休想走路。」

方七抬眼一看，說話的人正是唐龍；他倒沒想到唐龍會在這個時候等着他。心中一凜，八分酒意立刻消去了五分，冷笑了一聲，道：「嘿嘿！走遍洛陽城，姓方的在任何一地都可以掛賬。」

「有我唐龍在的地方就不行。」話說得斬金截鐵，絲毫不留餘地。

方七不禁一楞，沉聲道：「眞够狠的！要銀子跟姓方的去拿。」

「沒那種規矩！」唐龍冷聲道：「要是每一位上門的豪客都像尊駕這樣，院子裏的班頭跑斷了腿也來不及。」

「嘿嘿！」方七獰笑了一聲道：「姓唐的！你好像存心要和姓方的作對！沒有銀子不讓走，教你派人跟去拿，你說沒那種規矩。你說該怎麼樣？」

「尊駕押在這裏爲質，派人去取來了銀子放你走路。」唐龍的語氣强硬巳極。

在洛陽城中，幾曾有人以這種口氣對「鐵扇子」方七說過話？方七不禁勃然大怒。沉叱道：「還沒有聽說過！」

「現在聽說也還來得及。」

「你在找死！」方七的叱聲方一出口，那七八個豎眉吊眼的彪形大漢立即蠭湧而上，拳脚齊出，刀劍並舉，聯手向唐龍展開圍攻！

只聽一陣「砰砰彭彭」之聲，那七八個大漢立刻被打了出大廳之外。唐龍的短劍連鞘橫揑在左手之中，短劍根本未曾出鞘。

此時，關鎮武巳聞訊帶領大批護院武士趕到。那七八個吃了苦頭的彪形大漢，想抱頭鼠竄，却又被關鎮武帶來的入堵住了。

唐龍回頭吩咐道：「關武師！讓他們走，擺闊的豪客押在此地就行了。」

關鎮武放走了方七的爪牙，疾步來到唐龍身邊，悄聲問道：「唐老弟！怎麼回

事？」

「既要擺闊，又要掛賬。我唐龍可沒有那樣好說話。」說着，向方七一指，接道：「姓方的！方才我唐龍一再讓步並非怕你，而是你的要求有理。現在你却虧理了，酒錢少了一分一厘，就休想跨出『餘香院』的大門。」

方七方才親眼見到了唐龍的身手，才知不是虛傳。不過，若教他就此向唐龍低頭，他絕不會心甘情願。因此厲聲道：「姓唐的！『黑心虎』金超在世，他也不敢對我方七說這種狂話，慢說你這無名小卒。方七今天倒要試試你那把短劍有多麼厲害。」

「唰」地一聲，手中摺扇打開。唐龍一看，扇骨是精鋼打造，每一根都呈圓柱型，也許扇骨中還暗藏類似弓弩的暗器。

唐龍全神注視着對方的摺扇上，冷聲道：「姓方的！奉勸尊駕最好不要逞强動武。」

「怕了麼？嘿嘿！」方七發出一連串乾笑，「只要你承認害怕，姓方的立刻收起摺扇子放你一馬！」

唐龍沉聲道：「做買賣的和氣爲貴，但却不能眼巴巴地望着客人吃完了花酒，拍拍巴掌走路。付淸了酒錢，放你走，下次上門照樣接待，如果你想逞强動武，我唐龍可就要讓你在洛陽城裏丟個大人。」

方七怒叱道：「少賣你那張巧嘴，拔出你的短劍來較量！」

話聲中，欺身上步，摺扇「唰」地一收，向唐龍「璇璣」大穴點去。

俗話說：「行家一出手，就知有沒有」。方七身形一動，唐龍就看出了對方並非莊稼把式，絲毫不敢掉以輕心。「颼」地一聲短劍出鞘。左手鞘套橫架對方點來的摺扇，右手短劍挑向對方咽喉！

「唰」地一响，方七的摺扇復又打開，全力向左一掃，像一把巨刀似地向唐龍腰際切來。變招快，勁道猛，唐龍不禁一駭。

方七手中摺扇由闔而開，威勢加大，唐龍左手的劍鞘已不足以招架。忙不迭地身形向右疾旋，揮劍向掃來摺扇迎去。

只聽「鏘」地一聲，雙方各退三步，彼此都有點驚異對方深厚的內力。

唐龍心道：「難怪對方言行狂妄，憑他在那把摺扇上所顯出來的功力在洛陽地面上眞難找到對手。」

方七冷笑了一聲，道：「姓方的明人不作暗事，先向你打聲招呼，你要小心點。」話聲中，「唰」地一聲重又闔攏摺扇子，筆直地向唐龍咽喉點去。

唐龍聽懂了方七話中的含意，莫非是要施放摺扇中的暗器。其實不用他說明，唐龍早已知警覺。身形一矮，左手劍鞘往上一格，右手短劍向方七足脛掃去，其勢辛辣無比。

唐龍已經決定速戰速決，拖延一久，就很難防範方七摺扇中所藏的暗器了。

方七目前的應變之招除了騰身閃躲之外別無他途。但是，他却要失却先機處於挨打的地位。

方七不愧是位高手，身形一躍，躲過唐龍的一劍。凌空一個轉折，「唰」地一响，摺扇由闔而只聽「噗」地一聲，銀芒頓現，扇骨之中竟然射出了無數牛毛般的鋼針。

摺扇於張開時射出鋼針，面積很廣，無論挪騰閃躲，都難避開鋼針的襲擊。

但是，唐龍早已有防範，身形倏然後仰，貼地倒竄，人已到了方七的脚下。短劍向上一挑，「嘶」地一聲，挑開了方七的一隻褲管。同時，左手的鞘套往方七右臂的「厥穴」上一打。喝聲撤手！方七手中的摺扇已「叭噠」一聲落在地上。

從變招到還擊，短劍和鞘套並用，招式俐落美妙，僅只眨眼之間的事。只看得關鎮武目瞪口呆，暗暗稱奇不已。

唐龍已經還劍入鞘，沉聲吩咐道：「將方七吊在門前旗桿頂上，酒銀送到一個時辰放人。方家有人不服，教他們上『金家院』找我。」說完後，大踏步出了「餘香院」。

× × ×

方家送來酒錢，關鎮武找唐龍說項，要他立刻放回方七，以免結怨太深。唐龍堅持不許，硬將方七吊了一個時辰才放了他。

放走方七，巳是寅正光景。唐龍在東大街上將各行號的門戶巡視了一遍；回到「金家院」，他又巡視了院中的各處堡樓。正待回到自己的廂房中歸寢，驀然發現後院的石榴樹下有一個白色的人影。

唐龍已經有八分猜到那人是誰，可是他仍然喝問了一聲：「是誰？」

「是我。」金夫人梅春燕的聲音。

「夫人還沒有睡麼？」唐龍敷衍着說了一句，也未再望向那白色的人影，依舊向房中走去。

「唐龍！」梅春燕在背後叫住他，「我要同你說幾句。」

唐龍冷峻地道：「時候不早，明天唐某在議事堂候示。」

「不！」梅春燕語氣急切地說道：「我要現在和你談談，我信賴你是一個血性漢子，所以我才想將私心中的話坦白告訴你。」

「唔！」唐龍的心頭微微一動，背着身子問道：「甚麼事？」

「金大爺是被人謀害的。」

「那是自然。」唐龍的語氣很平靜。

「那不是仇殺，而有奪產的陰謀。自金大爺死後，曾有人想來買東大街上的幾家行號，價錢出得異常便宜，但被我回絕了。」

「如果價錢出得合理呢？」

「也不賣。我絕不讓那夥人的陰謀得逞。」

「妳指的那夥人是誰？」

「不知道。」

「是誰出面來買那些行號？」

「都是正當商人，顯然背後有人指使。」說到這裏，梅春燕以一種乞求的口氣接道：「唐龍！我想請你帮個忙。」

「只管差遣。」

「我想請你找出誰是殺害金大爺的兇手。」

「對不住！」唐龍一口回絕。「在我唐龍未來『金家院』以前所發生的事，我一概不想過問。」

「唐龍！」梅春燕的語氣有些激怒，

道：「你是一個血性漢子，難道忍心眼見一個伶仃無依的弱女子受盡欺凌而無動於衷？」

「夫人！」唐龍的聲音緩和了一些，「妳不是弱女子，聽說妳的『柳葉雙刀』很有點根底。」

「好！」梅春燕狠狠地道：「我自己會找出殺害金大爺的元兇。」

「去吧！」唐龍語氣異常冷漠，「妳應該爲亡夫報仇。如果妳不幸被殺，我自然會出面緝兇。」

「想不到你還有一點義氣。」

「夫人！妳錯了。」唐龍冷聲道：「因爲我拿了月支三十兩的俸銀，因此緝兇變成了我的職責。」唐龍說完後，頭也不回地向自己住宿的廂房走去，將梅春燕拋在冷清清的夜色裏。

梅春燕吁了一口氣，似乎所有的惱怒都從這一口氣中吁了出來。她看得出來唐龍是一個熱血男兒，不過他的熱血已經被一股看不見的寒流封凍住了，再也不易奔騰。

她私下暗自忖測：這個年輕人何以變得如此冷酷？他身懷絕藝何以會如此潦倒？他在逃避什麼？

梅春燕正陷於沉思之中，突然一個人影閃到她的面前。

「嘿嘿！」來人是潘成貴，先發出一聲乾笑，然後陰陽怪氣地道：「夫人！唐龍那小子好像不大聽話嘛！」

梅春燕不禁一怔，沉下臉來叱喝道：「潘成貴！你在暗處偷聽我和唐武師的講話？」

「嘿嘿！」潘成貴又是一聲乾笑。「屬下巡夜路過，湊巧聽到的。夫人和唐龍談論的是爲金大爺報仇的事，可說光明正大，即使被人偷聽到也沒有什麼大不了的呀！」

梅春燕自然聽得出話中藏有骨頭，氣得銀牙一咬，沉聲道：「潘成貴！你說話休要猖狂，我只是看在金大爺份上，對你一再讓步，並不是怕你。」

潘成貴冷笑了一聲，道：「屬下又何嘗不是看在金大爺的份上，才一再忍讓？就說午間那回事吧！夫人毫未留下餘地，屬下還不是乖乖地忍下了那口氣？不過話又說回來，金大爺死得不明不白，如今元兇未獲，屬下還不想離開『金家院』，不然，就着了人家的道兒了。」

梅春燕不禁氣得柳眉倒豎，杏眼圓睜，冷哼了一聲道：「聽你的口氣，金大爺好像是被我梅春燕謀害了？」潘成貴連忙躬身打千兒，怪聲笑道：「屬下可沒有那樣說，也不敢那樣說。」

梅春燕氣得渾身發抖，怒哼道：「潘成貴！你少在我面前倚老賣老！你跟金大爺才幾天？我先向你打聲招呼，惹火了我，照樣將你趕出金家的大門。」說完，掉頭就走。

潘成貴却一個快步趕上去攔住了梅春燕的去路，陪着笑臉道：「夫人又何必生這樣大的氣？屬下的話雖然不中聽，却是一片忠心。」

「我知道你是一片忠心，話說完了嗎？」梅春燕冷冷的道。

「還有一件事必須回明夫人，」潘成貴壓低了聲音道：「唐龍今晚闖了大禍，爲『金家院』帶來了大麻煩。」

「我知道。」梅春燕辭色冷峻地道：「像『鐵扇子』方七這種無法無天的狂徒不好好教訓他一頓，洛陽城裏的安份百姓還想活命嗎？」

「嘿嘿！」潘成貴發出一連聲冷笑，「夫人說得太輕鬆了。方七並不是個好惹的人物，手段陰險毒辣，衆所皆知，連官府衙門都要忌憚他三分。」

「唐龍既然敢惹他，就不會在乎他報復。」

「夫人說得是。唐龍他天涯海角飄浮，大不了一走了之，自然不會在乎方七。可是，咱們『金家院』在洛陽生了根，搬不走，跑不脫。爲了唐龍一個流浪漢去得罪方七可不太上算。」

梅春燕心裏有數，面上却不動聲色地問道：「潘成貴！你說該怎麼辦？」

潘成貴以爲眞的唬住了金夫人，連忙壓低了聲音道：「連夜趕走唐龍，這樣算是給方七留了一個面子，大家以後也好見面。」

梅春燕一個字一個字如敲金擊玉般道：「潘成貴！你想我趕走唐龍，簡直就是在做白日夢。」

「咦！夫人！」潘成貴訝然道．「屬下是爲『金家院』設想呀！」

「我心裏雪亮，如果沒有唐龍，金家的產業朝夕不保。」

潘成貴冷笑一聲，道：「嘿嘿！夫人！妳任用一個來歷不明的流浪漢爲當家武師，難道不怕遭人非議麼？」

「潘成貴！」梅春燕氣咻咻地道：「我是大紅花轎從大門抬進金家的，金大爺過世以後，金家院就歸我作主。外姓的人管不着，也不配管。」說完後，怒氣冲冲地向前院走去。

潘成貴怔怔地望着她的背影，發出一連串冷笑。接着，他自懷內掏出一把鵝卵石子，一枚枚地向牆外扔去。

他手中鵝卵石尚未扔完，空中突然出現無數支火箭，那些火箭紛紛落在頭房，院落。有些射中木柱和草堆的火箭立刻就引發了熊熊火勢。

碉樓上立刻响起了鑼聲，唐龍也聞聲趕了出來。他吩咐關武師指揮衆人救火，他則一縱身出了高牆，希望能够捕獲一個縱火之人。

不過，他一無所獲，縱火之人早巳遠颺了。

一場火燒掉了「金家院」一小半房屋，待火救熄，天巳太亮了。

毫無疑問，這是「鐵扇子」方七的報復行爲。但是，捉賊要贓，沒有抓住縱火的人，那還有甚麼話說？」

上自金夫人，下至打雜的長丁，紛紛聚集在演武場上，一個個面色沉重，屏息靜氣，誰也沒有說一句話。

突然，潘成貴走到唐龍面前，恭恭敬敬地一訝，道：「屬下能請教唐武師幾句話嗎？」

「甚麼事？」唐龍的面上略見訝異之色。

「以唐武師的猜測，這場火是誰放的呢？」

「自然是『鐵扇子』方七。」

「請問唐武師有憑據嗎？」

「哼！」唐龍冷笑了一聲，「若有憑據我也不會呆在這裏了，恐怕早就將方家拆散了。」

「唐武師！」潘成貴在向唐龍說話，目光却望向衆人。「記得昨夜在『餘香院』中屬下就曾向你打過招呼；說方七是一個心狠手辣，詭計多端的人。這場大火只是一個開端，以後花樣還會層出不窮。」

「放心！我唐龍會和他週旋到底。」

「嘿嘿！」潘成貴冷笑了一聲，「唐武師和方七逞意氣之爭，『金家院』的產業却遭了殃；毀了金家的產業，大家兄弟也就沒有地方混飯吃。唐武師可曾想到這點？」

唐龍不禁怔住了，他已發覺潘成貴這番話有煽惑羣情的意思。他眼光向那些武士們一瞟，已有不少驃悍的目光中射出了憤怒的火焰；甚至還有不少張面孔上浮現了鄙夷的神色。

其中，只有兩個人，是關心唐龍的；那是關鎮武和梅春燕。前者透露出焦灼的目光，後者俏麗的雙眼中流現出錯愕的神色。

也許流浪的生活使唐龍深受威脅，竟然將潘成貴當衆對他的侮辱隱忍下來，以緩和的聲音說道：「潘兄！以你的意思，我該怎麼辦？」

潘成貴皮笑肉不笑地道：「唐武師可算是一條英雄好漢；好漢做事向來不連累別人。爲了百來個人的安寧，唐武師最好還是另謀高就。」

唐龍還沒有說話，梅春燕却開口了：「潘成貴！你是『金家院』的主人麼？」

「夫人！」唐龍連忙轉圜道：「我唐龍也許是個不祥之人，來此不及一個對時，『金家院』就遭到回祿之災，我還是走吧！」

潘成貴「嘿嘿」一笑，拱手一揖，道：「唐武師如此委曲求全，可敬可佩。我潘成貴代表所有武士拜謝唐武師的大恩大德。」

「慢點！」梅春燕一伸手，把潘成貴攔住了，然後轉身向唐龍說道：「你不能走！」

唐龍淡然一笑道：「夫人盛情唐龍拜領，如果再留下去唐龍將成公衆罪人。」

梅春燕緊繃着面孔螓，首連搖道：「你會錯了意。『鐵扇子』方七在洛陽城裏是個炙手可熱的人物，誰要是多看他一眼就是找死。你竟然將他吊了一個時辰，這個禍闖得不小。你若一走了之，方七上門找人，我如何應付．潘成貴的話說得不錯，是英雄好漢做事就不要連累別人。要走，你將這件事情了斷之後再走不遲。」

她的眼色中透露出懇切的目光；懇求唐龍留下來。在她的心目中只有唐龍才是一個忠義之士，其他都是噬人的虎狼。

但是，她無法直率地表示出自己的心意。她畢竟是一個女流；一個年紀輕輕的寡婦，她必須顧到唐龍的立場。

唐龍自然明白她的意思，她是多麼需要帮助，而自己也的確可以給予她帮助。只是他不十分明白潘成貴何以要視他爲眼中釘；是妒嫉嗎？還是因比武的事耿耿於懷？也許……。

他不再去思索這些問題，他已決定留下來。

「夫人！」唐龍沉靜地說道：「妳說得有理，我不能一走了之。而且我已支領了十兩俸銀，爲了添製衣服我已化去不少，這筆銀両我也退不出來。去留的問題，待我幹滿了十天活兒再說吧！」

潘成貴似乎料定唐龍一定會走的，現在聽說他又要留下，氣咻咻地吼道：「只有你立刻離開『金家院』，這十兩銀子我們大夥兒凑份子。」

「多謝！」唐龍聲冷如冰地說道：「我唐龍身懷利劍不曾打家刦舍；流浪街頭不曾伸手乞討，就是因爲生了一身傲骨。我化了金夫人十兩紋銀，就得給她幹十天活兒。潘兄！這十天內你多少還得委屈點兒。現在命你率領屬下武士儘速清理火場，限一個時辰內完成；連你在內任何人不得走出『金家院』的大門一步。違者小心我的利劍無情。」話聲中，只見晶光一閃。在唐龍手中那把劍出鞘入鞘的一刹那間，廣場中一截碗口粗細的木樁已被削成三段。

唐龍再以凌厲的目光掃了衆人一眼，大踏步走出了「金家院」的大門。

× × ×

方家門口的一對石雕獅子刻得張牙舞爪，栩栩如生。黑漆大門上的銅環擦得雪亮，很有點氣派。

早就辰正光景了，太陽離北芒山頭已有丈來高，兩扇大門關得緊緊的。

唐龍走上台階，手往銅環上一按，「噹噹噹」連敲了三下。

角門霍然打開，一個彪形大漢一躍而出，那氣勢頗有點像門口的石獅。氣勢汹汹地破口大罵道：「好個不知死活的東西！你不知道只有欽差大臣，朝廷命官到此才開大門嗎？」

「冒犯！」唐龍抱拳拱了一拱，問道：「七爺在嗎？」

也許唐龍手裏捏着的短劍起了震懾作用，那大漢狂態稍歛，凝聲問道：「貴姓大名．說出來也好傳報。」

「『金家院』護院武師唐龍……」

唐龍一語未盡，那大漢像是着了魔似地掉頭竄進了角門。

他剛一跨進門裏，唐龍隨後也到了，在他肩膀上一拍道：「有勞通報，唐龍在此等候。」說着，就在角門旁邊那張長櫈上坐了下來。

那大漢楞了許久，才回過神來飛也似地向院內撲去。

唐龍甫進來之時，尚有幾個大漢向他探頭探腦，此時却一個個地都溜掉了。

移時，那大漢去而復回，恭恭敬敬地向唐龍一揖，道：「請唐武師大廳待茶。」

唐龍起身跟隨那大漢向內院走去，來至一座金碧輝煌的大廳，廳內却空無一人。唐龍既然敢身入虎穴，也就不在乎這些，神情沉穩地坐了下來。

待獻茶已畢，僕童退下，唐龍忽聽一陣環珮叮噹之聲，抬頭一看，只見兩名青鬟使女，陪同着一個蛾眉淡掃，麗質天生的少女走了進來。

唐龍正感錯愕不已之際，那少女襝衽

一福道：「妾身方玉珍，拜見唐武師。」

「不敢！」唐龍連忙起身回禮，同時目光之中浮現一連串問號。

方玉珍落落大方地在唐龍對面坐下，輕啓櫻唇說道：「家兄扶醉感染風寒，臥榻不便見客，唐武師有何見教，逕告玉珍即可。」

方七顯然是托病不出，唐龍爲了問罪而來，但是在方玉珍面前却吶吶說不出口了，沉吟一陣乃站起來告別道：「既然如此，唐龍改日再來拜訪吧！」

「唐武師！」方玉珍却喚住了他道：「聽說家兄昨夕曾冒犯了武師，玉珍這裏代爲賠罪……」

不待她拜下去，唐龍連忙搖手阻道：「姑娘不必如此。冒犯根本談不上，令兄也是有字號的人物，我唐龍得罪了他，儘可找我，犯不着縱火燒『金家院』的房屋。所以唐龍要來問問他，既然染病臥榻，就請姑娘轉告一聲。我唐龍一天半日還不會離開洛陽，令兄可以隨時找我，如果再這樣形同宵小，施放暗箭，我唐龍可不饒他。」

方玉珍訝然道：「縱火燒屋．家兄諒不至於如此胆大妄爲吧：」

唐龍冷笑了一聲，道：「唐龍雖然未抓住縱火之人，但是衡情度理也可想見是令兄所爲。如非姑娘有意袒護令兄，那就是姑娘對令兄的行爲一無所知。今天正因爲毫無賍證，才這樣客客氣氣的上門，否則，我唐龍絕不會這樣站着和姑娘規規矩矩地說話。」

方玉珍蛾眉輕蹙，幽幽地道：「先父母下世太早，因此家兄幼失庭訓，再加上交遊不善，其行徑委實令人扼腕與嘆，請唐龍武師看在玉珍薄面，不要與他一般見識。」

從方玉珍的談吐上可以察知她不但有良好的教養，而且和乃兄的爲人有逈然之不同。因而使唐龍肅然起敬。當即和聲說道：「姑娘通情達理，令人可佩。如果令兄只是對我唐龍私人過不去，憑姑娘這一席話也當退避三舍。可是，縱火已屬盜匪之爲，未免胆大過甚。往者已矣，嗣後還望姑娘對令兄行徑多加約束才是。否則，必有大禍臨頭之日。」

「多謝金言！」方玉珍福了一福，接道：「縱火之事玉珍還要查明。如果唐武師所言不謬，『金家院』所有損失如數照賠以外，玉珍尚願意代家兄負荆請罪。」

「那倒不必！」唐龍拱手一禮，接道：「多謝待茶，唐龍告辭了。」說着，跨出大廳，復自那扇門中退出了方家。

來此之前，唐龍曾預料將有一場盤腸大戰。由於方玉珍的出面，使這場戰火未曾爆發，在歸回「金家院」的途中，唐龍不禁有所感慨。方七那樣跋扈飛揚，竟有如此通情達理的妹妹，眞是出人意料之外了。

唐龍埋首走路，突然一個人影攔住了他的去路。「唐武師！借一步說話。」

來得太以突然，因此唐龍疾退一步。抬頭向對方打量：約莫四十來歲，方臉直鼻，身裁魁梧，兩道目光炯炯有神。

唐龍冷冷問道：「有何貴幹：」

那人一抬手，往街旁的「五福茶樓」一指，道：「在下想請唐武師喝一杯茶，聊幾句閑話。」

「多謝！可惜唐龍有要事在身，無暇奉陪。」

說完就要離去，那人突然撩起衣襟，露出腰帶上拴着的一塊鐫龍銅牌，悄聲道：「在下洛陽府衙捕頭常勇，請唐武師務必賞光。」

原來對方是衙門捕快頭目，不賞光也得賞光。唐龍不禁起了一陣狐疑，聞說方七交結官府，難道他唆使公人來對付自己。不過，看看常勇的言行態度，又不像存着惡意的樣子。

唐龍微一沉吟，就點了點頭。一轉身，率先向「五福茶樓」走去。

來至樓上，茶博士似乎早知常勇有公事要談，不經招呼就將二人帶到後樓一間密屋，獻上兩杯香茗，然後悄然離去。

常勇開門見山地問道：「唐武師，你來洛陽多久了：」

「一個多月。」

「在下有點奇怪，」常勇面上浮現微笑，目中却閃爍着詭譎的光芒。「唐武師出身金陵世家，因何落拓洛陽：」

唐龍目中像閃電似地一亮，沉聲問道：「閣下因何知道：」

「請不必吃驚。」常勇淡笑着說道：「在下身爲洛陽府衙捕快頭且，因職責所在，自然要對轄區內出現的惹眼人物加以詳細調查。」

「唐龍有何惹眼之處。」

「你出身金陵世家，且身懷利劍絕藝，竟然三餐不繼露宿街頭，豈不惹眼。」

「因此令常捕頭生疑是麼：」

常勇點點頭道：「不錯，能否見告始末。」

唐龍神情不悅地說道：「君子不探人之隱私，如果常捕頭使衙門威勢加以逼問，未免有失磊落。唐龍三餐不繼，露宿街頭，足證未曾作奸犯科，常捕頭又何疑之有：」

「哈哈！」常勇放聲大笑道：「問得好！容常某再請教一事，唐武師屈身金家，有何目的：」

「棲身糊口。」

「咦！這却奇了！」常勇的豪爽語氣突然變得陰陽怪氣起來。「唐家在金陵的財勢可說首屈一指，唐武師抛却養尊處優的生活不過，却要寄人籬下，聽人使喚，這豈不是一大怪事：再說，憑唐武師的劍術造詣，當一名護院武師，也太委屈了一點啊！」

常勇言下之意，分明對唐龍的行徑有所懷疑。唐龍自然聽得出絃外之音，神情不悅地霍然起立，道：「常捕頭的話說完了麼：」

常勇貞有氣度，竟然和氣地笑道：「唐武師少安勿躁，你可知道『金家院』是一個多事之地：」

「不多事，就不會招募武士護院。」

「嘿嘿！」常勇乾笑了一聲，目光緊盯在唐龍面上。「『黑心虎』金超五個月前被人謀害，至今元兇未曾獲案。」

唐龍冷笑一聲道：「那證明洛陽府衙的捕快太無能。」

這話有些意氣，說出口後，唐龍不禁

有些後悔。常勇畢竟是一個威風八面的捕快頭目，得罪了他對自己可說有害無利。

孰料常勇絲毫不以爲忤，反而喟然道：「的確無能。不過，金超的身份特殊，背景複雜，也增加了破案的困難。而且，那位年輕美艷的未亡人對金超遇害數日前的行踪堅不吐實，使得常某無從追索緝兇，以致懸案迄今。」

唐龍問道：「常捕頭因何知道金夫人堅不吐實．」

「嘿嘿！」常勇乾笑一聲道：「聽唐武師言下之意似乎對金夫人甚爲呵護。」

唐龍怫然不悅地說道：「這是什麼話？金夫人爲主子，唐龍忝爲護院武師，挺身呵護，難道也會落常捕頭之口實嗎？」

常勇突然一沉臉，厲聲說道：「唐武師義俠之風，令常某欽敬萬分。但是，常某奉勸一句，勿因一己之好惡而助紂爲虐，那樣將會毀及唐門聲譽。金超遇害前三日，開封府解來官銀五萬兩途中被刼。正當開封、洛陽二府捕快全力追查官銀下落之際，金超突遭殺害。雖無確切證據，但據常某推斷，兩案卻有關聯。梅春燕來歷不明，夫死無悲，也不無令人可疑之處。常某對唐武師之出身、爲人，均知之甚詳，可算得上是一方正俠士，唯恐誤入歧途，被人利用，所以才剖腹直談。這就是常某今日勞駕來此之目的。話已說明，唐武師可以請了。」這一番話，聽得唐龍驚心動魄；同時，對常勇的直言快語也暗生欽敬之心。

「多謝指教！」唐龍起身向常勇恭恭敬敬地施了一禮，然後接道：「方才常捕頭提起官銀被刼之事……。」

常勇接口道：「五萬兩官銀並非小數，分載四車，護送官兵幾達百人，行至望龍坡被刼，官兵悉數被戮，無一生還。」

「聞說『白芒四怪』及『三鷹兄弟』經常出沒打家刼舍……。」不待唐龍說完，常勇搖搖頭，道：「常某在洛陽地面十餘年，對這些翦徑匪徒的行徑異常熟悉。『白芒四怪』及『三鷹兄弟』還不敢妄動官銀的念頭。」

「那麼，金超就有此能耐麼？」唐龍提出心中的疑問。

常勇侃侃說道：「金超落籍洛陽，表面上似乎已金盆洗手，安居樂業，實際上仍和一些綠林梟雄暗中往還。被刼官銀解來此間的消息關防甚密，解車及押解官兵均經喬裝改扮。刼者必常在官府走動，不然，根本無法探得官銀起運的消息。」

「金超經常在官府走動麼？」

常勇嘆了一口氣道：「唉，世人多崇拜財勢，前年金超四十壽誕，連府尹都曾登門拜壽哩！」

唐龍沉吟一陣，喃喃道：「金超雖甚狡猾，行徑瞞得過衙門捕快，但是若想瞞過床頭共枕人似乎太難了。」

常勇目光一亮，振聲道：「常某正因爲如此才對梅春燕起疑，觀之金超遇害，顯係親近之人下手。不然，憑金超的武功，即使背後偷襲，也不會輕易得逞。」

「兇手因何要殺害金超呢．」

「金超被害的原因可以假設多種，但是，目前無任何憑據可以證明那一種假設是正確的。因此，常某暫不去推斷此一問題。」

唐龍又蹙眉沉思了一陣，站起來告別道：「唐龍今日蒙教，銘感五內。無以爲報，對常捕頭方才所談之事定當隨時留意，一有發現，立即稟報捕頭知曉。」

「唐武師若要會我，告訴方才引路的茶博士一聲即行。」

「還有一事相求，」唐龍悄聲道：「唐龍此番離家出走，實有不得已之苦衷，一時不便明告。尚祈常捕頭將唐龍之家世秘而不宣。」

常勇點點頭道：「唔！常某理會得。不過，常某對於唐武師因何落拓異鄉一事仍是疑雲重重。也罷，君子不探人之隱私，常某不問了。」

唐龍作禮告別，下了「五福茶樓」，向「金家院」奔去。

對於唐龍的吩咐，潘成貴倒是不敢違抗。火塲的積水焦木均已清除，所有護院武士都集中在演武塲練武，誰也沒走出大門一步。

唐龍掃了一眼，唯獨沒有見到潘成貴。唐龍倒不想去找他，就一直向後院走去。他迫切地想和梅春燕聊一聊；看上去她是一個善良的女人，他希望自己沒有看走眼。

穿過一道月門，就進入後院。梅春燕曾吩咐過唐龍，若有急事，可到後院來找她。

驀然，假山後面傳來了一種奇怪的聲音，「咕嚕咕嚕」的，像是誰的頸子被陷住了喘不過氣來似的。

唐龍疾步繞到假山後面一看，不禁大驚，眞有人被掐住了頸子。

那是一個十四五歲的婢女，頸子被潘成貴的鐵掌掐着。那婢女兩條小腿漫無目標地亂踢，正在作垂死的掙扎。

唐龍大吼一聲，短劍連鞘向潘成貴的手臂上砍去。

潘成貴早已發現了唐龍，飛快撤手。任憑他有多快，手臂仍然被鞘套的尖端劃了一下，倘若唐龍拔劍出鞘，他就難逃斷腕之危了。

那婢女已經奄奄一息，唐龍也顧不得去追問潘成貴何以要扼殺婢女，先救人要緊。連忙蹲下去，左臂抄起那婢女的頸項，右手的食、中二指駢起來連連在她幾處大穴上點揉一番。那婢女吐出一口長氣，然後嗚嗚咽咽地哭了起來。

唐龍方才那一聲大吼，已然驚動了梅春燕，她已飛快地趕到假山後，大驚失色地問道：「怎麼回事？」

唐龍將那名哭泣的婢女一指，道：「問她！」

「錦兒！」梅春燕蹲下去，雙手捧起那名婢女的面頰，柔聲問道：「是怎麼回事：」

「潘……武師要殺……殺……我。」

「爲什麼：」梅春燕一面問，一面回頭望了唐龍一眼。

錦兒抽噎不住地說道：「昨晚夜已很深……尚未見夫人回房，我就四下尋找，看見夫人和唐武師在前院說話。湊巧夫人正要回房，我怕夫人誤以爲我是在偸聽，所以我就藏了起來，打算等夫人走遠了再回去，卻看見潘武師竟在院子裏向牆外扔石頭玩兒。方才見到他，我就說了一句笑話。我說：『潘武師！你羞不羞：這麼大了還扔石頭兒！』他一句話也不說，就拖我到假山後面掐我的頸子。」

唐龍心頭一動，忙蹲下去問道：「錦兒！妳當時看到了射進來的火箭嗎：」

錦兒點點頭說道：「看見了。」

「是不是潘武師剛剛向牆外扔完了石頭，火箭就射進來了：」

「他石頭好像還沒有扔完，外面的火箭就射進來了。」

唐龍一言不發，飛快地穿出月門，跑向前院。

練武的人仍在你舉石担，我拿石鎖，有勁得很，但是，唐龍並未見到潘成貴。

「有誰見到潘武師了嗎．」

「方才看見他急急忙忙地跑出大門去了。」有人答腔回道。

唐龍跑到大門一問，守門的人說潘成貴跑出大門後一直向西疾奔而去。

一時之間，唐龍楞在大門邊。他當時就應抓住潘成貴不讓他跑。昨晚方七縱火顯然和他取得了聯繫，想不到潘成貴竟然是個吃裏扒外的傢伙。

梅春燕也緊接着趕到了，凝聲問道：「潘成貴呢．」

「畏罪逃了。想不到他和方七搭上了綫。」

「這個惡徒！我眞恨不得將他碎屍萬段。」

唐龍轉過臉來，神色凝重地道：「夫人！想請妳到議事堂去請教幾件事情。」

梅春燕望了他一眼，悄聲道：「到後院來吧！」

「不！」唐龍語氣堅決地說道：「一定要去議事堂。」

梅春燕似是非常意外地瞪大了眼睛，楞了一陣，終於還是點了點頭。

來到議事堂，梅春燕落了座。唐龍卻不肯坐下，沉聲問道：「聽說尊夫生前對妳有恩，夫人可是眞心感恩．」

梅春燕螓首連點，道：「金超厚葬亡父，不使曝屍荒郊，豈有不眞心感恩的道理．」

「那麼，當着尊夫的靈位之前，唐龍要請教夫人幾件事情，請夫人勿作違心之言。」

梅春燕沉嘆了一聲，幽幽地說道：「唐武師！洛陽城裏無不對春燕同聲指謫，想必你已聽到了閑言閑語。問吧！即使不在亡夫靈前，春燕也不會對你說假話。」

唐龍開門見山地問道：「金超是妳殺害嗎．」

梅春燕惶然地連連搖頭道：「我怎會做那種傷天害理之事呢：」

「唔！我相信夫人所說是實。不過，恕我唐龍說一句放肆的話。我和金超雖然毫無瓜葛，如果有朝一日我發覺殺害他的兇手是妳，我唐龍就會出面爲他報仇。」

「如果是我，殺剮由你。」

唐龍點了點頭，又問道：「金超在遇害的前幾天，是否有些行踪詭秘．或者有什麼陌生之人登門拜訪．」

「關於這件事，洛陽府衙捕快頭目常勇也曾一再盤問，春燕實在一無所知。」

「那麼，據妳看，金超是否眞已金盆洗手，安份守己了呢．」

梅春燕以一副莫可奈何的神色回道：「對於金超在外的作爲，春燕的確所知不多。」

唐龍怫然不悅地冷笑了一聲道：「夫人此話未免太欺人了吧！」

「唐武師！」梅春燕神情焦灼地嚷道：「春燕說的是眞話啊！」

唐龍背過身去，沉聲說道：「有許多話，唐龍本不該當夫人之面說出。但是爲了求實，求眞，唐龍也只得放肆了。新婚夫妻蜜如膠漆，日間食，夜間枕；金超面上之色，心中之事，絕難逃過夫人眼底。夫人若說對金超的行徑一無所知，豈不是欺人之說麼．」

梅春燕哀怨地一嘆道：「箇中情形實不足爲外人道，唐武師既然關心亡夫遇害之事，春燕自不敢以外人視之。說句實話，春燕與亡夫白日既不同食，夜間也未共枕，只是有名無實的掛名夫妻。」

唐龍訝然問道：「噢！那是什麼緣故呢．」

梅春燕面向別處，語氣幽幽然道：「箇中原因春燕本不便出口，爲了使唐武師能够得實，得眞，春燕只得厚顏陳述。金超早年與人交手爭鬥之際，不幸失勢，已不是一個完整的男人，因此他……多年不娶……」

唐龍大感意外，不禁插口問道：「他因何又娶了夫人呢：」

「因爲春燕找上門來，甘爲奴僕，他才放胆娶我進門。誰知洞房之夜，他將失勢的情形告訴春燕，並囑我代守秘密。春燕與金超並無愛情，純爲報恩，以身相委，因此，在知道他並不是一個完整的男人時，並未感到過份痛心。以後我們就分室而居。」

唐龍萬萬想不到一個縱橫黑道多年的糾糾武夫竟然是一個不能人道的閹夫，不禁喟然嘆道：「眞在令人難信……」

「嘶」地一聲，梅春燕將左臂的衣袖撕開一條裂縫，指着臂上一粒豌豆般大小的朱紅表記說道：「宮砂猶在，足證春燕尙是完璧，難道武師還懷疑麼：」

「方才錯怪夫人，請恕魯莽。」唐龍恭恭敬敬地對梅春燕作了個長揖，然後接道：「夫人可曾聽過官銀被刼的事：」

梅春燕茫然地搖搖頭，說道：「不曾啊！」

「金超遇害前三日，官銀五萬兩在望龍坡被刼，也許兩者互有關聯。」

梅春燕驚問道：「你怎麼知道：」

「道聽途說而已！」說着，唐龍一轉話題，接道：「潘成貴昨晚跟夫人談了些什麼：」

「他要我趕你走路，否則，方七找上門來．『金家院』永不安寧。」

「唔！」唐龍點了點頭，接着說道：「這叫先禮後兵，勸說不成，所以扔石子通知方七縱火，以後又在衆人面前煽動羣情，想將罪過加在我的身上，其目的是要趕我離開『金家院』。難道我唐龍在這兒會碍着他們甚麼嗎？」

「想必他們暗中在打『金家院』的主意。」

（未完）

俠情中篇故事

高皐・文
子成・圖

紅袍殺手（五）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藍也白和葛愚直奔程家堡，經過不少驚險場面，終於來到一間書房，經一位青衣姑娘指點來到一間密室中，那裏有二三十名黑衣大漢，藍葛兩人把他們殺死後繼續深入，想找二夫人以探清藍也白父母的下落，但他們進入「煉獄」後，在那裏藍也白見到藍家堡被人毀滅，藍堡主夫婦被毀屍滅跡的悲慘景象，那只是幻象而已，但藍也白見狀，激動得幾乎發瘋，揮劍狂劈鐵壁……當藍也白清醒時，已知被困屋中，此時葛愚也向他表明自己是女兒身，經過不斷摸索努力，他們才找到逃生之路……

鐵血殺手家　一朝遭毀滅

此地沒有鏡子，諸葛婷瞧不到她臉上有些什麼，其實不必瞧她也知道，一定像國劇裏的大花臉那麼難看。

她却纖足一跺，大發嬌嗔道：「我不依，大哥，你壞……」

藍也白忍住笑，將她拉到河邊蹲了下來，然後以衣袖浸水，替她洗滌面頰。

諸葛婷是美麗的，她是靜態的美，像空谷幽蘭般使人越聞越香，越看越可愛。

藍也白捧着她的粉頰，端詳良久，忍不住由衷稱讚道：「妹子，妳眞美……」

此時是夜晚，明月在天，清輝無限，藍也白却感到那美麗的月光與諸葛婷的容光相較，似乎顯得有點失色。因而他忽然低下頭向她的櫻唇之上吻了下去。

他們如膠似漆的溫存着，連適才那險死生還，驚心動魄的遭遇，也拋到九霄雲外去了。

良久……

「大哥……」

「唔……」

「你說我是穿男裝好呢，還是着女裝好？」

「自然着女裝好了，分明是一朶鮮花，妳偏偏要給它蓋上一堆亂稻草，這樣豈不可惜！」

「別說得那麼難聽嘛，你喜歡女裝我就着女裝好哪。」

「謝謝妳，妹子，我適才隨便說話，希望妳不要介意。」

「不會的，大哥，你說我是現在換裝，還是以後再說？」

「我很想瞧瞧妳本來的面目，可是咱們現在的處境不好，還是男裝比較方便一些。」

「那就以後再換吧，可是，大哥，那程家堡……」

「咱們現在就去，他們必然不會想得到。」

「可是，大哥，咱們忙了大半個夜晚，累了，也餓了，明晚去不行麼？」

「這個……好吧，不過不能讓他們知道咱們已經逃出來了，所以在行動上要特別當心。」

「大哥說的是，咱們就在這附近找點吃的吧。」

他們躍上堤岸，先看程家堡，由於天色仍然黑暗，所以瞧它不到。

爲了掩蔽行跡，必須與程家堡背道而馳，因而躍過無定河，向着彼岸走去。

約莫半個時辰，他們發現了一座小廟，廟前橫匾寫着雙仙祠三個大字。

諸葛婷說道：「大哥，這座雙仙祠有一殿兩廂，殿宇完整，必然有廟祝住在裏面。」

藍也白道：「不錯，咱們向他買點吃的，再找個地方歇息一下。」

諸葛婷道：「咱們明天晚上才能去程家堡，還要編個詞兒。」

藍也白道：「那好辦，就說咱們到塞外探親，走累了，想歇息一天，反正咱們不會白吃他的。」

諸葛婷道：「那不好，就說咱們探親迷了路，我再裝病就行了。」

藍也白道：「好的。」

於是他上前叫門，半晌門開了，應門的却是一個妙齡女尼。

藍也白雙拳一抱道：「對不起，小師太，打擾妳的睡眠，愚兄弟實在抱歉。」

女尼向他們打量一陣道：「不要緊，施主有什麼事？」

藍也白道：「我兄弟到塞外探親，爲了貪趕一點路程，弄得連方向都迷失了，再加上我二弟又生了病，所以來打擾小師太，想找個地方歇歇。」

女尼道：「好吧，兩位請進。」

藍也白英俊儒雅，諸葛婷美麗羞澀，像這麼兩個人兒，自然不會是刀客，所以女尼才敢放他們進去。

她將他們帶到西廂，那裏房間不大，而且只有一張床榻，這也够了，反正他們不會長住，再不理想也只得將就一下。

女尼替他們點上油燈，然後說道：「兩位餓了吧，我去給你們弄點吃的。」

藍也白道：「多謝小師太，咱們的確餓了。」

片刻之後，女尼取來一盤饅頭，兩大碗酥茶，道：「咱們祠裏就只這些，兩位施主將就一下吧。」

藍也白道：「謝謝妳，小師太，這個已經很好了。」

晚餐之後，他們就準備歇息，諸葛婷先到廚房弄來一盆水，再由包裹裏取出一塊乾淨毛巾，然後將水盆往藍也白的脚前一放，道：「大哥，洗洗脚。」

他們適才在地洞中把脚弄濕了，的確需要洗一下，只是諸葛婷竟蹲下身子，爲藍也白除去鞋襪要替他洗脚，這就有點出人意外了。

「妹子，讓我自己來。」

「不嘛，大哥，我應該侍候你的。」

這是她自認已經是藍也白的妻子了，旦妻子不一定要替丈夫洗脚。

不過中國地大物博，各地風俗互異，所以民間有十里不同風俗的傳說。

在山東偏僻之處，確有妻子替丈夫洗脚的習俗，諸葛婷正是出生在那個地方。

再加上她柔若春水，嬌媚入骨，藍也白實在不忍峻拒，那麼既然推辭不得就只好任她去洗了。

替藍也白洗罷，然後她自己洗，她却嬌靨一紅，拋給他一記羞笑道：「大哥，你轉過身去。」

藍也白道：「爲什麼？」

諸葛婷道：「那有男人瞧女人洗脚的？轉過去嘛。」

藍也白哈哈一笑道：「好，好，我不瞧就是。」

他當眞轉過去了，但心頭却有一股甜絲絲的感覺。

除了出家人，男子差不多都要娶妻子的，由於人的性格不同，每一個家庭的情况也大有差異，但男子選妻，總以柔順爲宜，像諸葛婷這樣一個柔媚多情，美如仙姬的女性，應該列爲首選，娶她作妻子，閨房中會增加無窮的樂趣。

這是藍也白的感覺，但這項感覺今後却替他帶來不少是非。

他思緒未已，身後忽然响起一聲輕喚道：「睡吧．大哥，夜色已深了。」

「啊，好的……」

他擰轉身形，向諸葛婷投下一瞥，從這一眼瞧出，他的心頭不由大大的震動起來。

諸葛婷的頭上原是包着一塊黑帕的，此時那方黑帕已經取了下來，只見滿頭烏雲，披拂兩肩，嬌靨紅若塗丹，美得不可方物。

她身上的穿着也換了一身女性的便裝，胸部獲得解放，已像山岳般怒突而出，再往下是蠻腰一握，修腿若玉，配上一雙嫩藕般的天足，使藍也白瞧得直嚥口水。

她嫣然的微微一笑，伸手將燈光熄滅，然後緩緩走向床榻。

藍也白再也忍不住了，像餓虎撲羊一般，一把將她摟了過來。

「啊，大哥，這兒是佛門……你可不能亂來……」

藍也白摟住她向床裏一滾，嘴部同時向她櫻唇之上堵去。

在一記長吻之後，他才長長一吁道：「謝謝妳提醒我，妹子，我差一點鑄成大錯了！」

「大哥：婷兒已經是你的了，除了今天……」

「不，妹子，我說過，咱們要明媒正娶，然後圓房，大哥不能委屈妳。」

「你眞是一個君子，我總算終身有靠了。」

「唉，也許妳選錯人了，我只是一個身無立錐，四海難容之人啊！」

「不要怕，大哥，目前江湖之上，已是山雨欲來，風撼危樓的局面，不過他們只是將你做一個引子，以便借題發揮，眞正的目標並不是你。」

「妹子，江湖上的事妳知道多少？」

「反正知道的比你多，丐幫弟子遍天下，沒有咱們不知道的事。」

「這個我相信，不過我怎麼從來沒有瞧到妳跟丐帮弟子連絡？」

「你又沒有時時跟着我，怎麼知道我沒有跟他們連絡？老實告訴你吧，丐帮的主力，除了三大長老，其餘四英八駿七女神，我隨時都可調來。」

「妹子，妳是諸葛帮主的千金，妳當然有這樣的權力！」

「不錯，大哥，我想咱們兩個太孤單了，調幾個人來帮帮咱們，你看可好？」

「不，妳的好意我心領了，我不想借重外力。」

「大哥……你還將我當作外人？」

「不，妹子，妳應該瞭解我的性格，好啦，咱們不談這些，妳將江湖上山雨欲來的形勢說給我聽聽。」

「這個就要從十年前說起了……」

「慢點，妹子，妳現在多大了？」

「還有兩個月零七天就滿十七歲，你忽然問這個做什麼？」

「當然有原因，十年前妳最多才七歲，江湖上的事妳怎麼知道的？」

「大哥，我最近聽人說的不行麼？」

「原來如此，好，妳說吧。」

× × ×

「江湖」是動亂之源，是非之窩，但在十年之前，江湖上還算是平靜的。

這就要歸功於殺手世家了，他們雖是接受委託，為金錢而殺人，但被殺者必須有取死之道。

而且他們行俠仗義，除奸鋤劣，並一本為善不欲人知的作風，全力維護江湖上的道義。

於是，殺手世家名滿江湖，紅袍殺手人人敬畏。

但樹大招風，名高遭忌，痛恨殺手世家的自然大有人在了。

天下沒有不透風的牆，也沒有永不外洩的機密，無論殺手世家的組織如何嚴謹，行動如何小心，他們的底細，還是被人摸了一個明明白白。

× × ×

七姑橋是一個小鎮，這個小鎮却有一種畸形的繁榮。

七姑橋的環境，雖然不能說是窮鄉，至少也稱得上是一個僻壤。

它不靠官道，遠離縣城，是一個四面環水的小島，只靠一座七姑橋與大陸保持聯繫，所以也有人稱它為七姑島。

它叫什麼並不重要，重要的是鎮上有一個七姑娘。

鎮上原已有個七姑祠，現在又來了一個七姑娘，它縱使偏僻了一點，仍能名聞遐邇，甚至在七姑鎮造成畸形的繁榮。

七姑娘是個能人，她在鎮上設酒樓，開賭坊，有關風花雪月的玩藝應有盡有。

此地是個三不管地帶，山高皇帝遠，七姑娘動了一下腦筋，也就成為犯罪者的樂園了。

「姑且樓」是七姑娘開設的酒樓，賭塲設在後院，樓上全是房間，只要走進「姑且樓」的大門，七姑娘敢說包君滿意。

這天姑且樓來了一個形貌粗獷的漢子，先是酗酒，再是豪賭，然後找上了七姑娘。

「七姑，咱們打個商量。」

「哦，大爺你太客氣了，有話吩咐就是。」

「這麼說妳是答允了？」

「你要我答允什麼？大爺。」

「人生一世，脫不了酒色財氣四字，妳說對麼？七姑。」

「我明白了，大爺酒喝够了，又贏了大把的銀子，自然就想到酒色財氣的第二個字了，是麼？」

「七姑果然是玻璃人兒水晶心，不錯，在下正是犯了七年之癢……」

「這不要緊，大爺，咱們這兒的姑娘，每一個都像下凡的仙子，不管你是七年之癢，還是八年之癢，待會……」

「七姑，妳不要弄錯了，我的話還沒有說完呢。」

「哦，那麼大爺請說。」

「我要的是七年之癢的那個七字。」

「這……我聽不懂，大爺。」

「這個妳總該懂吧。」

粗獷大漢掏出把銀票往七姑娘的手中一塞，同時一個餓虎撲羊，已將她摟了個結結實實。

七姑娘只不過三十出頭，雖然算不了什麼絕色美人，可是她那股又騷又波的勁兒，却也塵寰少見。

她是姑且樓的老闆，當然不會像一般姑娘那樣接客，不過三十剛剛出頭的女人，對男女之事需求最為迫切，單憑她那又騷又浪的勁兒，她還能不喜歡男人？

她喜歡的男人是粗獷型的，此人豈不正合了她的胃口！

再說，有錢能使鬼推磨，那一把銀票也會使她軟了下來。

她自然要推，却也推中帶就，粗獷漢子毫不理會這些，三把兩把她已經變成一條白羊兒了！

以後……

以後他們什麼也沒有說，只有喘氣的份兒了。

良久……

「你這人……連個姓名也不說，就這樣……」

「這妳不能怪我，誰叫你是那麼迷人的？」

「現在你總該說了吧？」

「這個……唉，我已經忘記它了，妳為什麼一定要勾它回來？」

「聽你的口吻，莫非你有什麼難言之隱？」

「也許是吧。」

「咱們已是夫妻啦，難道你還不願告訴我？」

「告訴妳有什麼用？只不過聽妳嘆幾口氣，說幾句同情話罷了。」

「你不要門縫裏瞧人，還沒有我七姑解決不了的問題，究竟有什麼困難，你說吧。」

「慢來，七姑，不要把話說得太滿，這可不是要妳找個娘們那麼方便。」

「你既然不相信我，那你就請吧。」

「唉！七姑，不是我不相信妳，實在因為……」

「不管你因為什麼，就是要殺人我都能替你辦到。」

「七姑，此話當眞？」

「我說過，叫你不要門縫裏瞧人。」

「好，那妳就替我殺一個人。」

「殺誰？」

「我的妻子。」

「什麼？你要殺你的妻子？」

「不錯。」

「這我就弄不懂了，一夜夫妻百夜恩，為什麼你要殺她？」

「不守婦道，拐欵潛逃，這兩項罪名够了麼？」

「够了，但我要知道事實眞象。」

「這簡單，我住在南昌船山路，妳派人到南昌去打聽一下就明白了。」

「怎麼打聽？你是誰我都不知道！」

「我叫關一民，在船山路開了一家錢莊，字號就叫一民。」

「嗯，看來此事不假，不過她已拐欵潛逃，茫茫人海，到那兒去找她？」

「我知道，她現在跟情夫住在河南鄭縣的北大街，找她並不困難。」

「你為什麼不自己動手？或報請官府緝拿？」

「唉！如果我有辦法，何必跟妳說這些廢話。」

「哦！那是說，她的情夫是大有來頭了！」

「不錯，他是河南撫台的兒子。」

「如果我猜得不錯，妳必有一身不俗的武功……」

「不錯，我確會幾手莊稼把式，只是要跟那賤人相比，那就有雲泥之別了。」

「哦，當今武林之中，具有如此高明武功的女人可不多，她是誰？」

「毒花言歡娘。」

「啊，是她！」

「怎麼，妳怕了？」

「不，七姑活了三十來歲，還不知道什麼叫做害怕，何況也不是要我動手。」

「那是要誰動手？」

「你希望什麼樣的人去動手？」

「毒花言歡娘，可不是省油的燈，否則我怎能讓她活到現在？因此，我想除了紅袍殺手，要想殺掉這個女人，只怕不太容易。」

「那好，咱們就請紅袍殺手走一趟鄭縣好啦。」

「妳能够請到紅袍殺手？」

「這個你不用担心，我自然有辦法請到他們，不過……」

「我知道，妳開一個價吧。」

「給紅袍殺手十萬兩銀子，給我介紹費五萬兩，銀兩先交，然後辦事。」

七姑娘當眞是獅子大開口，給紅袍殺手十萬不說，介紹費居然要五萬兩銀子，而且不管殺不殺掉了毒花言歡娘，銀子就要先交出去。

也許關一民恨死毒花言歡娘，無論花多少代價，心頭的這口怨氣他非出不可。

因此，他立即取出兩張銀票，一張十萬，一張五萬，是江西萬寶銀號的銀票，走遍天下都可以流通的。

七姑娘收好銀票之後，再摟着關一民媚笑一聲道：「你睡一會養養神，我辦一點事再來陪你。」

關一民道：「好，妳請便。」

× × ×

在凄迷的月色下，忽然冒起一綫紅影，只不過幾個起落，便已投入一個庭院深深的房廊之下。

他挑起一張珠簾，悄悄接近一扇房門，然後伸手貼在門上用陰勁一震，那扇房門就已呀然而開。

「誰！」

門栓折斷之聲，驚醒了睡夢中的人兒，綉帳輕輕一盪，跟着拂來一片香風。

房裏沒有燈光，但迷濛的月色却由碧紗窗中透了進來，光綫雖是不強，在目力過人的武林高手來說，這點光綫足够他們觀察了。

由睡夢中驚起的是一位女人。

她的確是一位女人，而且綺年玉貌，美勝仙姬，任何人只要向她瞧看一眼，他的目光就很難收它回來。

這是說她不只是具有眩目的美麗，還有動人的艷光，決不是一般女人所能比擬的。

她此時只披着一件輕紗，雲肌玉股，隱約可見，在迷濛的月色下，更具有强烈的誘惑之力。

她輕拂鬢角，將凌亂的秀髮攏了一下，目注來人，淡淡道：「紅袍殺手！」

來人的確是名震江湖，而又神秘莫測的紅袍殺手，他的出現，等於閻王爺為她送來了一張請帖。

沒有人知道紅袍殺手是什麼長像，但那身其紅如火的紅袍，却是他們獨有的標記。

他目射煞光，向她冷冷一瞥道：「妳就是毒花言歡娘麼？」

言歡娘道：「不錯，閣下深夜寵臨，必然有什麼指教了，請說。」

紅袍殺手長長一吁道：「妳應該知道我做什麼來的，何必多此一問？」

他說話之間，其右手已緩緩向刀把握去。

言歡娘自然知道紅袍殺手是做什麼來的，她却神色自若的嘆息一聲道：「看來江湖傳言並不可靠，紅袍殺手只是浪得虛名而已。」

紅袍殺手怒哼一聲道：「妳最好說出一個合理的解釋，否則海辱紅袍殺手，妳將會得到十分可怕的報應。」

言歡娘道：「好，請教，閣下為什麼要來殺我？」

紅袍殺手道：「咱們接受了關一民的委託，因為妳已有取死之道。」

言歡娘道：「什麼罪名？」

紅袍殺手說道：「不守婦道，拐欵潛逃。」

言歡娘幽幽一嘆道：「你們已經相信了？」

紅袍殺手道：「咱們曾經派人到南昌調查……」

言歡娘道：「查出我不守婦道的證據了，請問情夫是誰？」

紅袍殺手道：「河南撫台的公子，沒有錯吧！」

言歡娘道：「錯得離了譜了，你可知道河南撫台姓什麼？」

紅袍殺手道：「這個——」

言歡娘道：「河南撫台言公亮是我的叔叔，他的公子是我的堂兄，紅袍殺手竟如此冒失，實在使人大失所望！」

紅袍殺手呆了一呆道：「那拐欵潛逃呢？妳必然另有一番說詞了！」

言歡娘一嘆道：「你們不該管這件事的，清官難斷家務事，縱然要管，也該在事前多下一點功夫！」

紅袍殺手哼了一聲道：「不必說教，講出妳的理由吧。」

言歡娘道：「關一民只是一個身無分文的流浪漢子，只因他偶然替我爹擊退攔路的匪徒，爹很賞識他，就招他做咱們家的女婿，爹過世後他竟沉迷賭博，言家的產業，已被他敗去十之八九，歡娘忍無可忍，才隨着家兄前來鄭縣，家兄是本縣的父母官，閣下不妨找他談談。」

紅袍殺手面色一變道：「妳說的可是眞的？」

言歡娘幽幽道：「歡娘遇人不淑，已然了無生趣，眞不眞都不要緊，你儘管殺了我就是。」

她說話之間，竟然向紅袍殺手一頭撞來……

不殺無辜，不貪女色，不受賄賂，是紅袍殺手的門規，他此時巳在深深的後悔，怎能再傷害言歡娘的生命！

因此，他只得鬆開刀把，伸手接着言歡娘的嬌軀，言歡娘只是披着一件輕紗，她撞到紅袍殺手的胸懷之際，輕紗被風一帶，巳經脫體飛了起來。

軟玉溫香抱滿懷，紅袍殺手所抱的竟是一個活色生香，赤條條的美人兒。

紅袍殺手全都經過嚴格訓練，縱然是仙子投懷，他們也不會動心的。

言歡娘不是仙子，她只是一個十分惹火的女人。也許是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吧，這個惹火女人，却使心如鐵石的紅袍殺手難以自持！

只有烈火才能熔金爍石。

言歡娘正是那種熔金爍石的烈火。

其實這位紅袍殺手胸腹之間，早巳蘊藏着一股烈火，他只是以深厚的功力將它壓着罷了。

現在經言歡娘這股外火一引，他內心的烈火就一發不可收拾了。

他忘了門規，失去理智，雙臂一緊，將言歡娘抱了起來。

於是這閨房之中的殺氣消失了，一股迴腸蕩氣的春聲却於此時响了起來。

× × ×

「你巳經佔有了我，毀了我的清白，今後叫我怎麼做人？你不如殺了我吧，嗚嗚……」

春殘夢斷之後，是一個無法否定，而又極端殘酷的事實。

殘痕猶存，斑斑可考，這位遊遍巫山十二峯的紅袍殺手，竟像才在夢中醒來一般，驚愕得說不出話來。

「你說，我該怎麼辦？嗚嗚……」

哭泣原是女人最厲害的武器，何況她那白如羊脂般的胴體，還在紅袍殺手的懷中挑逗。

× × ×

「人非聖賢，熟能無過？」這兩句話是人們原諒別人，以及寬恕自己的說法。

它的立意是好的，含有鼓勵從頭再來，與改過遷善之意。

不過這兩句話的語病也十分可怕！

「人非聖賢，熟能無過？」那是說除了聖賢，人人都會犯過，引伸下來自然就是人人都可以犯過了。

一般犯過之人，犯了第一次，多半會有第二次，所謂偷一次東西是賊，偷二次還不是賊？

這位觸犯門規，誤陷色網的紅袍殺手，現在就是這般想法，當他無法忍受挑逗之時，另一場好戲也就接着上演了。

「大哥，我一切都給你了，你却連姓名都沒有告訴我。」

「杜肇。」

「什麼？你竟是忠義堂主蕭百煉的三弟？」

「想不到吧？唉……」

「爲什麼？大哥，莫非忠義堂就是殺手世家？」

「這個……唉！歡娘，我有幾句話先要問妳。」

「你問吧，大哥，只要我知道都會告訴你的。」

「妳會武功？」

「會，否則別人就不會叫我毒花言歡娘。」

「令師是誰？」

「毒婆婆。」

「啊，是她？毒婆婆巳有近十年不履江湖了，難道她還在人世？」

「家師去世巳有六年了，如是她老人家還在，我何至落得這般景象！」

「那麼今後呢？妳有什麼打算？」

「唉！大哥，你不該這麼問我的，莫非你不承認我是你的妻子？」

「我不是這個意思，只是……」

「說吧，大哥，歡娘一切都給你了，咱們之間還有什麼不能說的？」

「好吧，我告訴你，忠義堂就是殺手世家，我正是紅袍殺手之一……」

「這些你早就應該告訴我的，因爲我是你的妻子。」

「可是我却違背門規，犯了色戒，門主執法如山，他必然不會饒我，咱們如果有緣，只好來生再結夫妻了。」

「大哥，你是蕭門主的三弟，難道他就心如鐵石，一點不念兄弟之情？」

「王子犯法與庶民同罪，這妳不能怪他。」

「不，大哥，我巳經失去了一切，不能再失去你了！」

她伸手摟着杜肇的脖子，幽幽的啜泣着，是祈求，是撒嬌，是幽怨也是挑逗。

她的美麗是動人的，每一寸肌膚似乎都散發着熔金爍石的熱力，何況紅袍殺手杜肇，巳經與她梅開兩度，領受過她那嬌啼婉轉，欲仙欲死的工夫了。

因而他在沉迷中吁出一口長氣道：「歡娘，妳說，咱們該怎麼辦？」

言歡娘道：「逃，大哥，咱們逃到一個人跡罕見之處……」

杜肇道：「不，歡娘，逃亡不是長久之計，咱們應該面對現實。」

言歡娘道：「那你就不必問我了，嫁鷄隨鷄嘛，只要是你的決定，我都會聽從的。」

杜肇道：「多謝妳，歡娘，我想帶妳回本門去。」

言歡娘身形一震，道：「大哥，你說的可是眞的？」

殺手世家是一個極端神秘的門派，而且威名遠播，人人畏懼，現在紅袍殺手杜肇竟然要帶言歡娘回去，無論她如何沉穩

，都禁不住爲之心神一顫。

杜肇以爲她心中害怕，因而又安慰她說道：「不要害怕，歡娘，咱們不會有事的。」

言歡娘道：「大哥，你不是說犯了色戒，門主不會饒你的麼？」

杜肇道：「他如是當眞不肯饒我，咱們只好恩斷義絕，各憑手段了！」

言歡娘道：「不，大哥，這可不是一件小事，千萬不能魯莽！」

杜肇道：「我知道但我別無選擇。」

言歡娘道：「小臂拗不過大胳膊，大哥，這件事你還得三思！」

杜肇道：「這個我知道，如果我沒有幾分把握，怎敢帶妳回到本門？」

言歡娘道：「我相信你沒有騙我，不過你必須說明白我才能安心。」

杜肇道：「蕭百煉刻薄寡恩，門下弟子在積威之下雖是不敢公然反抗，但早巳離心離德了……」

言歡娘搖搖頭道：「這個不能仗持，如果你當眞與門主反臉，不見得有人敢出頭帮你。」

杜肇道：「我明白，我所說的把握不是指這個。」

言歡娘道：「哦……」

杜肇道：「老實告訴妳吧，蕭百煉飛揚拔扈，刻薄寡恩，我早巳計劃取而代之了。」

言歡娘目射奇光，露出一股十分可怕的笑容，可惜杜肇沒有瞧到，仍在敍述他的得意傑作。

「本門六名一流殺手，我巳收買了四位，再加上義妹洪淑洵，縱然當眞翻臉，咱們也可以放手一拚了，何況我還有一個十分完美的計劃……」

「是什麼計劃？」

「這個——」

「怎麼，大哥，到現在你還將我當作外人？」

「不，歡娘，只是這個計劃有點難以出口。」

「大哥，你別忘了咱們是夫妻啊！」

「好吧，我告訴妳就是……」

他告訴了言歡娘，這位人間尤物神色一變。

「大哥，你跟洪淑洵原來早有苟且，我不依——」

「妳聽我說，歡娘，原先我只是利用她罷了。」

「以後呢？」

「以後？嘿嘿……」

他的神色忽然變得十分可怕，就像他穿着紅袍，舉起長刀，正要向一個犧牲者一刀揮出似的。

言歡娘幾乎可以肯定他接下去會說些什麼，只是她無意阻止，並且十分希望他親口說它出來。

杜肇果然沒有讓她失望，只是比她想像的更爲狠毒罷了。

「判她一個謀害門主，欺師滅祖之罪，不由分說，立即砍頭示衆，這一段公案，豈不天衣無縫的就此了結？」

「計策可是好，只不過……你還有個二哥……」

杜肇巳經够狠了，但言歡娘還在提醒他，言下之意是叫他不要忘了對付他的二哥。

杜肇嘿嘿一笑道：「妳放心，二哥是一個生性懦弱之人——」

言歡娘道：「一個眞正完美的計劃，必然找不出半絲破綻，你說是麼？」

杜肇道：「是的，歡娘，想不到妳的心思如此縝密，今後有妳帮助，咱們必然可以縱橫天下，惟我獨尊了。」

言歡娘嬌媚的一笑道：「我能够有你這樣一個丈夫，歡娘總算不虛此生。」

× × ×

洪門起於「留漢」，行於「湖海」，以仁義相結合，以反清爲職志。

但以民智未開，清庭勢强，義軍雖是屢仆屢起，終於不能有所作爲。

於是洪門兄弟乃轉入地下，以民間帮會的名義，暗中結合同志，推廣組織。

爲了避免清庭干預，有些組織不得不以遵奉朝庭，忠於君主爲名，因而有「安清會」，「忠義堂」的產生。

蕭百煉的忠義堂是設在宜昌，此地總綰長江門戶，是一個商業繁榮，兵家必爭的所在。

杜肇帶着言歡娘回到宜昌，他自然不敢去見蕭門主。

首先他將言歡娘秘密安頓下來，然後去找洪淑洵。

「啊，三哥，你回來了，事情辦妥了吧？」

「四妹，小兄想死妳了，咱們先親熱一下我再告訴妳。」

「瞧你，才出門幾天，就變得這麼猴急！」

洪淑洵雖是說他猴急，却也半推半就的跟他了却這些日子的兩地相思。

待事過境遷之後，杜肇長長一嘆道：「四妹，小兄無意中做了一件極大的錯事，妳看如何是好？」

洪淑洵道：「不要急，三哥，世間沒有解不開的結，你先說，究竟犯了什麼錯誤？」

杜肇道：「違犯門規，罪在不赦，此事如是讓大哥知道，小兄就只有一條死路了！」

洪淑洵這時才感到事態嚴重，急急的詢問道：「你說嘛，三哥，說出來也好有個商議。」

杜肇一嘆道：「其實這只是無心之錯，但這項無心之錯，小兄却愧對四妹，所以小兄先到妳這兒投到，準備一死以明小兄對四妹的一片心跡。」

洪淑洵的床頭原來掛着一柄長刀，他反臂一撈，橫刀就向脖子上抹去。

他們兩人身無寸縷，杜肇如若當眞抹了脖子，洪淑洵勢必姦情敗露，觸犯門規，必然會受到門規的嚴厲處分。

再說她是深愛杜肇的，他若眞橫刀一死，她又豈能獨生！

因此，她奮力奪下他的長刀，抱住他咽哽着道：「你不能這樣，三哥，人沒有不犯錯的，何況你只是無心之失。」

杜肇道：「讓我死吧，我只求妳每年今日在我的墓上燒幾張紙，小兄就死也瞑目了。」

洪淑洵道：「不，三哥，咱們是同命

鴛鴦、你死了我還能活？告訴我吧，三哥，無論你犯了什麼錯我都會原諒你的。」

杜肇唱做俱佳，已經獲得第一回合的勝利，但他仍然苦着臉長嘆一聲道：「小兄犯了色戒，但是無心之過。」

洪淑洵呆了一呆道：「我以為是什麼了不起的大事，原來只是為了這個。」

杜肇一吁道：「這個已經愧對四妹了，何況大哥還放我不過！」

洪淑洵道：「三哥，你是怎麼啦？莫非你一定要我死？」

杜肇道：「除了四妹要我死，小兄還不會嫌活得太長。」

洪淑洵道：「這就是了，如果你不告訴大哥，他怎會知道你玩了女人？」

杜肇道：「四妹太小看大哥了，咱們之間，只怕沒有一個能逃過他的掌握。」

洪淑洵忽然連打兩個寒噤道：「別說得那麼可怕嘛，三哥。」

杜肇一嘆道：「四妹太忠厚了，妳要知道天下沒有不透風的牆，不要說小兄在外面玩女人，縱然咱們二人的相愛，只怕早就落在大哥的眼中了。」

洪淑洵身形一震道：「三哥，你別唬我了，如若大哥當眞知道，他還會留下咱們？」

杜肇一嘆道：「我說妳什麼都好，就是缺少一點心眼，妳想想，咱們跟她是結義的兄弟姊妹，為了不使他自己難堪，他就是想除了我們，也必然會另外找一個藉口，我懷疑我這次落在粉紅色的陷阱，八成是他有意安排的！」

洪淑洵面色一變道：「當眞麼？三哥，那咱們怎麼辦呢？」

杜肇目露煞光，冷冷道：「他要咱們死，咱們就不能讓他活，是他逼咱們的，不能怪咱們心狠手辣！」

洪淑洵道：「三哥：你打算要怎麼做呢？」

杜肇道：「咱們一不做，二不休，乾脆將蕭百煉及于逸夫都放倒，我當門主，妳就是正正當當的門主夫人了。」

洪淑洵道：「好是好，但大哥功力之高，幾乎已達金剛不壞之身，要放倒他將十分不易，再說二哥與咱們相較，也要比咱們高過半籌，咱們如何能放倒他們？」

杜肇道：「這就要靠妳了，明槍易躲，暗箭難防，只要妳賞他們一柄淬毒刃子，是神仙也救他們不活。」

洪淑洵道：「你要我去動手？」

杜肇道：「我不能露面，只有靠你了，其實妳只要按照我的計劃去做，包管萬無一失。」

他雙臂一緊，將洪淑洵摟了過來，然後咬着她的耳根，講出了他謀逆的計劃。

洪淑洵的確少了一點心眼，加上戀姦情熱，只好聽他擺佈了。

× × ×

每天四更開始，蕭百煉必然要到密室練功，這是他的習慣，數十年來從未間斷過。

所謂密室，並不是關卡嚴密，有什麼特殊設備的所在，只是除了門主，任何人不許涉足罷了。

這天他跟往常一樣，四更剛剛打過，他已經來到密室。

殺手世家門規嚴厲，門主練功的密室，絕對不會有別人前來的。

對於這一點蕭百煉十分自信，因而當一柄淬毒刃子插進他的氣海重穴之際，他竟然驚愕得不知所措。

他這一驚愕可就便宜刺客了，一條身材矮小的黑衣蒙面人已奪門而逃。

× × ×

「有刺客……」

這一聲尖銳的呼叫，將于逸夫由睡夢中驚醒了，他匆匆披上衣衫，開門奔了出去。

一縷勁風，來勢如電，射向他的天樞穴道，也許是他衝出來的速度太快，那縷勁風竟然失去了準頭。

雖然如此，他還是中了暗算，腰部一陣劇痛，刺進了一柄淬毒刃子。

腰部中了暗算，還要不了他的老命，他瞧到刺客了，那是一條矮小的黑影。

他正待撲向那條黑影，此時，耳傍又傳來一片驚呼，「門主在練功室被刺……請二門主……」

他顧不得捉拿刺客了，彈身逕向練功密室奔去。

密室之外，已有兩名紅袍殺手守着室門，他們是陶鋒，滑梨洲，聲稱奉門主之命，阻止閒人擅闖密室。

于逸夫趕到室門之前，向陶鋒詢問道：「門主怎樣了？」

陶鋒道：「尚無大碍。」

于逸夫道：「我要瞧瞧門主。」

陶鋒道：「對不起，二門主，未奉門主之命，屬下不敢放你進去。」

于逸夫正待怒叱陶鋒，室內忽然傳出蕭百煉的語音道：「讓二門主進來。」

語音沉穩，不怒而威，陶鋒心頭一震，自然不敢再攔阻于逸夫了。

他奔進室門，只見蕭百煉坐在日常練功的蒲團之上，面上籠罩着一股黑氣，中毒已然極深。

「大哥……」

「快關上室門。」

「是！」

于逸夫關上室門之後，再回到蕭百煉的身前，道：「大哥，這是誰？」

蕭百煉一嘆道：「禍起蕭牆，變生肘腋，二弟難道還不知道是誰？」

于逸夫道：「淬毒刃子是四妹的獨門暗器，但小弟不相信她會如此。」

蕭百煉道：「事實上的確是她，不過她只是被人利用而已。」

于逸夫道：「那人是誰？」

蕭百煉道：「三弟杜肇。」

于逸夫啊了一聲道：「是他？待小弟去抓這個忘恩背義的畜牲！」

蕭百煉長長一吁道：「他已有萬全準備，何況咱們都已身中奇毒！」

于逸夫道：「咱們現在怎麼辦？」

蕭百煉道：「蒲團的下面有一條通道往後院，小兄担心紅姑母女的安危，咱們快走。」

× × ×

門主夫人房京娘已經發覺本門有變，但後院四週佈滿了手控强弩的武士，使她不敢輕舉妄動。

她正待由秘道前往練功室查看究竟，于逸夫已扶着蕭百煉回到後院。

「門主，你怎麼啦？」

「杜肇洪淑洵叛變，我跟二弟都中了他們的暗算。」

「門主，咱們跟他們拚了！」

「不，夫人，留得青山在，不怕沒柴燒，你帶着紅兒快走。」

「什麼？門主，你是要咱們走？難道你……」

「我中毒已深，無法再支持下去了，二弟，這個給你，希望你能助本門找一個傳人……」

蕭百煉將「飛羽秘笈」及「玉篁竹刀」交給于逸夫，這位殺手世家的門主，因為中毒過深而撒手人寰。

房京娘是女中丈夫，雖然痛心蕭百煉的被害，仍能臨危不亂，帶着他的遺骸由另一秘道離開。

× × ×

「妹子，我當眞服了你了，這些都是殺手世家的秘辛，你怎麼知道得如此詳細的？」

「天下的事沒有人能瞞過丐帮，何況我還是門主夫人房京娘的弟子。」

「啊，對，我忘記你是蕭紅姑的師妹了，不過聽你適才這段敍述之後，有些地方我還不太明瞭。」

「哦，什麼地方不太明瞭？」

「殺手世家門規極嚴，杜肇居然能夠策動絕大多數的人跟他叛變，這一點使人難以理解。」

「這是蕭門主太過嚴厲，嚴厲得近於冷酷，一個人難保一生之中不犯一點無心之過，犯了過他就六親不認，一定要按門

林世榮大柴破棍

嚴霜

黃飛鴻的門徒甚衆，最有名氣的就是林世榮，因為林世榮生前在香港上環設館授徒，至今有門徒繼續設館教授洪拳，故此，林世榮的大名在香港特別受人重視。至於林世榮初時設館，並非在港開業，而是在廣州廻瀾橋側，因為廣州人士懂得黃飛鴻的大名，而且知道林世榮的技擊是黃飛鴻嫡傳，很喜歡投身林館學習，因此之故，林世榮在廻瀾橋側，授徒不久，就有人上門踢盤。那個拳師是個禿子，叫做阿樹，綽號光頭樹，非常勇猛，林世榮設館不過六日，光頭樹就率領六七個門徒，夜間走入林館，高聲喝問：「誰是林世榮？」

林世榮聽了，緩步走前，很冷靜的回答：「我就是林世榮，你因何找我呢？」

光頭樹向他盯了一眼，冷笑一聲：「你就是林世榮，本來你是一名肉販，只是猪肉佬而已，何必變成拳師，設館教授拳脚呢？」

林世榮說：「我教授拳脚，與你無關，如果你認為我的拳脚未精，那就盼望你賜教三幾招。」

光頭樹說：「好極，我來此間向你求教，無非是想交手玩玩，請即發招。」

兩人說完，立刻互相衝擊，彼此以生平的絕招撲攻，林世榮一向得到黃飛鴻眞傳，一聲喝打，便即趨前以右掌向光頭樹下三路衝出，似乎想打擊對方的小腹，誘對方發招封壓他的拳脚，然後變招出擊，光頭樹不知這一招的厲害，左手壓住他的右掌，進頭用右手以二龍爭珠的一招撲攻林世榮，怎料林世榮移步換形，身形一變，對方的拳頭落空，左拳向對方右腰出擊，只是一拳，幾乎把光頭樹的肋骨打折，發生劇痛，便即倒地。

林世榮贏了光頭樹，甚為高興，殊不料光頭樹找到拳師范茂到來，繼續踢盤，林世榮說：「光頭樹找我的晦氣，我跟他無冤無仇，當然要自衛，兼且我設館授徒，不能不鬥，如果你替光頭樹出手，未免太過笨拙了，不過，你既然到來，我們不妨玩玩，你喜歡用拳脚抑或用刀槍棍棒搏鬥，我都是很歡迎的。」

范茂拳師說：「我既然到來，當然非鬥不可，我擅用長棍，任由你喜歡用何種武器接戰。」

林世榮說：「好極，本來我用兩把短刀跟長棍決鬥的，但因彼此毫無寃仇，只係研究武功而已，故此我改用兩枝硬柴跟你打鬥。」

說完，林世榮就走入厨房之內，取出兩條柴，握在手中，跟范茂交手，那種大柴相當堅韌，單刀也難以把它劈開，何況長棍呢？不過，棍長柴短，除非看得準確，那是不易抵抗？

范茂看見他握着兩條柴，擺好招式，以「獅子大開口」一招應戰，左右兩手分別向上下兩邊伸開，有如一隻獅子開口，范茂憤然飛棍殺進，林世榮兩條柴立刻一齊劈落，似乎變成較剪，以交加手的一種招式壓住來棍，想向對方的前鋒手削去，殊不料范茂看見自己已受制於對方，立刻抽出，跟住化為青蛇撲面一招向林世榮當胸點去，可是，林世榮並非弱者，立刻把兩條柴變成雙刀的姿勢迎戰，右手所握之柴向上擋格那條棍，飛步搶攻，左手的柴向對方右肩打落，只是一招，范茂就狂叫一聲，棄棍於地，飛步奔出，經此一戰，林世榮的大名就因此响起來。

范茂懷疑對方用大柴敲擊自己的臂骨，不知道肩臂當中是否有些骨頭中斷，因為黃飛鴻是林世榮的師傅，索性到黃飛鴻館求診，黃飛鴻抓住他的手臂反覆觀察一會，然後說：「並非臂骨損傷，只是肌肉筋胳打腫而已，用藥敷治，隨即喝些跌打酒，那就不會發生問題。」

范茂聽了喜出望外，於是照付醫藥費，然後離去。

因林世榮連敗兩名拳師，有許多街坊獲悉此事，不自覺的替他揚名，他的名氣愈來愈响，那是意料中事。

規處置，因而殺手世家人人自危，自然人心思變了。」

「這就難怪了，還有那飛羽秘笈及玉篁竹刀是殺手世家的鎮派之寶，蕭門主爲什麼不交給他的夫人，反而要交給于逸夫呢？」

「飛羽秘笈只適宜於男人練習，這應該是蕭門主不交給家師的原因，其實家師何嘗不能替殺手世家覓一個傳人？只是蕭門主一生剛愎自用，他的決定沒有人能够反對。」

「這就是殺手世家失敗的原因了，我倒是爲他們感到惋惜。」

「蕭門主的不幸，的確是武林中的一項損失，你還有什麼不明瞭的？」

「我很想知道杜肇及那兩個女人怎樣了？」

「杜肇自然當上了殺手世家的門主，洪淑洵却暴斃了，想是遭了姓杜的毒手，至於言歡娘麼？她自然做了門主夫人。」

「殺手世家經過這項變故，豈不是人人皆知，失去原有的神秘性了？」

「不，一般人只知道忠義堂發生變故，知道他們是殺手世家的爲數不多，不過現在的殺手世家不同於往日了，蕭門主殺的是姦宄，除的是惡人，杜肇却專門跟正派人士作對。」

「那麼他的忠義堂是掛羊頭，賣狗肉了。」

「是的，家師原希望于逸夫能够恢復殺手世家，清理門戶的，後來多年不聞他的音訊，只好自己努力了。」

「哦，令師作了一些什麼？」

「家師收有廿七名弟子，都習得一身不俗的武功，除了繼續執行蕭門主除奸鋤劣的素志，也是未來清理門戶的本錢。」

「這二十七人也是殺手？」

「不錯，不過她們不穿紅袍，只是每人一條紅巾，所以稱爲紅巾殺手。」

「勿怪于前輩的遺言要求拾得飛羽秘笈的善待帶有紅巾之人了，令師的這項計劃，于前輩早已明瞭。」

「可能是的，啊，大哥，你的手…咭咭……」

「別躲嘛，妹子，我只不過……」

「唉！大哥，你聽我說……」

「你說嘛，我在聽着。」

「現在的江湖，除了殺手世家杜肇那一夥，以及家師的紅巾殺手，另外還有一股極端神秘的組合，連丐帮門下都找不出他們的蛛絲馬跡，而且這三帮人都會放你不過，所以今後咱們必須時時小心。」

「那神秘組合必然是一再跟踪咱們的黑衣人了，很好，他們不放過我，我也不會放過他們。」

「大哥，你是懷疑……」

「是的，妹子，你想想，那鐵屋中用燈光所映出的影像，不就是他們不打自招的供詞？」

「可是，大哥，他們爲什麼要不打自招呢？」

「這還不簡單？咱們已經跌入陷阱，關進鐵牢，生命抓在他們的手上，縱然他們自認是藍家堡滅門血案的兇手，咱們又能怎樣？」

「這一點小妹倒是同意，不過他們爲什麼要用唱燈影戲的手法，將燈光投進鐵屋？再說，地道中的那些設置，也令人難以理解！」

「的確令人想不明白，不過，這倒不要緊，咱們明晚去程家堡必可弄個水落石出。」

「嗨，大哥，你說洗劍莊會不會與程家堡是一夥的？」

「原先我也有此種想法，後來發覺飛花手楊越到程家堡偷竊，就推翻我的想法了。」

「那……程家堡與黑衣人是一夥的，自然不會錯了？」

「當然，程家堡爲虎作倀，自然是他們一夥的。」

「唔。」

諸葛婷打了一個呵欠，就這麼偎在藍也白的懷裏睡了過去，直待翌晨紅日滿窗，他們才先後醒了過來。

惺忪的睡眼，一臉的嬌紅，配上一身凝脂般的細嫩肌膚，與高山流水般的神秘丘壑，在陽光投射下，眞箇動人已極。

藍也白血氣方剛，他如何再忍得住？但，諸葛婷一聲輕笑，小身子竟然由藍也白的懷抱中滑了出來。

「大哥，我給你弄洗臉水去。」

她迅速着上男裝，包好秀髮，然後打開房門，向雙仙祠的後進奔去。

她弄來洗臉水，侍候藍也白盥洗，當眞像妻子侍候丈夫似的。

這一天他們就在那間斗室中渡過，直待月上柳梢，才聯袂奔向程家堡。

程家堡他們曾經來過，舊地重遊，應該有一種輕鬆的心境。

但他們的心情却極爲沉重，因爲程家堡不啻龍潭虎穴。

當他們躍到無定河的對岸之際，藍也白忽然脚下一窒道：「妹子，我想到一個潛入程家堡的辦法了。」

諸葛婷微一沉吟道：「大哥是想走原來的地道？」

藍也白道：「不錯，那樣豈不是神不知鬼不覺？」

諸葛婷道：「可是那地方……」

藍也白道：「不要怕，妹子，咱們弄一個火把進去，就不會踩到蛇虫了。」

諸葛婷道：「好吧。」

有了火把果然方便得多了，不只是不會踩到蛇虫，速度也加快了不少。

鐵屋還在原地，這倒使藍也白放下不少心事，至少程家堡的人並未發現他們已經逃脫。

鐵屋的頂部有五條粗大的鐵索，是作爲升降鐵屋用的，沿索而上，倒也並不困難。

於是他們丟掉火把，立即沿索而上。

到達頂端，他們瞧到一個空門，那地方正是鐵屋的門戶位置。

藍也白悄聲道：「妹子，咱們由那空門出去，當心一點。」

諸葛婷應了一聲，小身子一彈，首先射向那道門戶。

他們脚踏實地之後，藍也白吁出一口長氣道：「這回咱們得好好的調治他們一下，否則心頭的這口氣實在無法消除。」

諸葛婷道：「可是，大哥，咱們總得

先問出一點消息。」

藍也白道：「妹子說的是，好，咱們走。」

他們原先進來，是由青衣女郎指點，但却將他們送往絕路，現在他們自己找路走，走來走去竟連方位也迷失了。

「啊，大哥，咱們又走回來了！」

「這些通道像迷魂陣似的，眞叫人不明白。」

「這樣吧，大哥，咱們在經過的地方留點記號，以後就不會迷失了。」

「好，就這麼辦。」

這回他們果然沒有迷失，只是却走到別人的臥房中來了。

黯黃的燈光，照着一床羅紗蚊帳，兩條肉虫正在帳內交纏着。

這等景象他們前所未見，尤以諸葛婷幾乎羞得叫了出來，她將螓首縮到藍也白的懷裏，以傳音催促他道：「快退出去嘛，大哥，難看死了。」

藍也白道：「不，妹子，那女的正是將咱們送往鐵屋的青衣姑娘，咱們不能放過她，那男的更加重要，他可能是那神秘組合中的重要人物。」

藍也白沒有說錯，因爲床前牆壁之上掛着一件黑衣，衣旁還有一柄型式古樸的寶劍，襯托出此人必有一個不太低下的身份。

諸葛婷不再要求出去了，只是不敢再向羅帳瞧看一眼。

此時床上的戲也演完了，他們彼此交談起來。

「花娘，那小子已經餓了一天兩夜了，咱們將鐵屋吊起來瞧瞧，妳看可好？」

「不，他們功力頗高，一天兩夜不吃，對他們體力的影响不會太大，依我看，你陸大爺還是待在程家堡享福吧，多待幾天有什麼要緊？」

「不錯，嘿嘿……程堡主實在太客氣了，竟然捨得將你這麼美麗的三姨娘讓給在下，陸某如不多待幾天，豈不辜負程堡主的一番盛意。」

「嗯，這才像話，不過我倒是有點不懂，程環瑞不惜叫他的小老婆陪你陸大爺睡覺，他究竟爲了什麼要如此巴結？」

「這個……」

「怎麼，還將我當做外人？」

「我怎會將你當做外人？只是說了你也不會明白，還是不說的好。」

「你騙我，我要你說，說嘛……」

「這……好吧，我只能告訴你一點，程環瑞是爲了保護他的身家性命，犧牲一個小妾有什麼要緊。」

「啊，原來如此，陸爺，那你究竟是誰？」

「我？唉！花娘，我不是早就告訴你了麼？」

「我知道，你叫陸迎春，哼，像個女人的名字，分明是假的。」

「唉！花娘，你這是一隻筷子吃藕，挑眼了。」

「好吧，就算你叫陸迎春，我問的可不是這個。」

「哦，你問的是什麼？」

「陸迎春，哼，就憑這三個字程環瑞會讓他的小老婆陪你睡？」

「當然不只這樣，他害怕的是我的武功。」

「又來騙人了，我知道你陸爺的武功不錯，可是你却害怕那姓藍的小子，如果程環瑞因此讓老婆陪你睡覺，碰上姓藍的豈不連三個老婆都要賠上了！」

「花娘，妳不要門縫裏瞧人，姓藍的乳臭未脫，陸某豈會怕他？不要說廢話了，咱們再來玩玩。」

姓陸的口風很緊，花娘再也掏不出什麼來了，要他說實話，勢非用強不可。

而且他們的戲就要再度上演，那惡形惡狀，以及淫聲穢語，對諸葛婷豈不是一項褻瀆！

於是他告訴諸葛婷道：「妹子，妳不要動，待我去制住他們。」

他放開諸葛婷，身形一晃就已飄到床前，不待床上人有所警覺，已凌空點出兩指。

這像甕中捉鱉一般，眞箇是手到擒來，然後藍也白挑起羅帳，再度點出一指拍出一掌。

一指是點破姓陸的氣海，毀掉他一身武功，一掌是解開他被制的穴道，好讓他穿上衣衫。

「起來吧，姓陸的，穿上衣衫少爺有話問你。」

變故來得太快，使得姓陸的措手不及，現在武功已然被毀，只有聽憑宰割了。

着好衣衫，陸迎春走了下來，別看他中了藍也白的道兒，神態還是一副硬梆梆的樣子。

「好小子，你的命倒是長得很！」

「閣下却已到達終點，藍某倒是有點替你惋惜。」

「這有什麼要緊，你動手就是。」

「別忙，在下無意殺你，只是想跟你聊聊。」

「聊？嘿嘿，別費心機，小子，我什麼都不知道，縱然知道也不會告訴你。」

藍也白遇到一個老奸巨滑，軟硬不吃的對手了，他的江湖經驗原本不多，對此等之人竟然無可奈何。

此時諸葛婷走了過來，她先挑了一床被子將花娘的身體蓋着，然後打狗棒一順，在陸迎春的身上輕輕點了一下。

「啊，你……哎呀——」

諸葛婷的打狗棒點得十分之輕，陸迎春却鬼哭神號般的叫了起來，他可以軟硬不吃，却無法忍受萬蟻啃心，抽筋剝皮一般的痛苦。

這一手絕招，諸葛婷是在丐帮學來的用來整治惡人，實在再好不過。

陸迎春在地上翻滾，同時哀聲道：「我說……我說……快……停……停……」

諸葛婷用打狗棒在他的身上一敲，陸迎春的痛苦立即消失，不過他還是喘息半响才爬了起來。

他睜着一對失去光輝的豬眼，瞅着諸葛婷道：「你——要知道什麼。」

諸葛婷道：「我大哥想跟你聊聊，他問什麼你就回答什麼，如果再耍花招，我就不客氣了。」

陸迎春道：「好，在下當知無不言，不過在下一向有心病，再不吃藥就支持不下去了。」

（未完）

司馬洛傳奇故事

羣魔亂舞（四）

馮嘉・文　子成・圖

連串安排

逐個解決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佩碧冒充記者，從老報人那裏得悉島上的木屋，如何被燒成荒地，其後又變作高尚住宅區，而那些業主把地契變作股票，最後變作廢紙的經過告知少輝，少輝聽後貪夜拜訪趙厚德，結果在金錢的利誘下，講出一個叫鍾貴的人，其父生前，常為生意上的來往與他接觸……

「但是我想知道。」胡少輝說，「我想知道放火的人是誰。還有，那一次大火中死了兩個人，我要知道放槍的是誰。」

「放槍？」鍾貴說，「人是死了兩個，但是誰說他們是中槍的？事後的調查也沒有人提過放槍的事。」

「那是你們的本事，」胡少輝說，「那時沒人提，現在我要你對我提一提！」

「這件事——」鍾貴說：「我眞的不很清楚。的確不是我管的，我是提出了這樣一個計劃，執行的則不是我，我不過是在錢的方面想辦法吧了。我比較擅長的是經濟學。」

「那你告訴我是誰管的吧，」胡少輝說：「我坦白告訴你，我現在要知道的事情，就是這件事情是誰執行的，以及開槍的人是誰。」

「假如我告訴了你，我又有什麼好處呢？」鍾貴問。

「我可以告訴你，假如你不講，那對你又有什麼壞處，」胡少輝說：「你會在你這座風景美麗的露台的欄邊乘涼，失足跌下去，然後我就想辦法再去找別個人去問問，這座屋子，你是比我更熟的，你當然知道望下去是一種享受，跌下去卻不是一種享受。」

鍾貴抖了一抖，他很明白，他事實上也曾經想過，假如有人令他非常生氣的話，他最好就是讓這個人從他的露台失足掉下去，他沒有這樣做過祇有兩個理由，第一就是他的屋子會受牽連。第二就是他還沒有找到過一個需要這樣對付的人，這座城市是正在受着他們的絕對控制的——在此刻之前。

「我給你十秒鐘時間決定如何？」胡少輝說。

「那是馬森安排的。」鍾貴說。

「馬森是誰？」胡少輝問。

「他是替我們維持治安的，」鍾貴說：「有什麼人不聽話，需要打一頓之類，我們告訴馬森，馬森替我們辦妥。他派誰去，我們是不知道的。」

「你們？」胡少輝迫着問：「誰是你們？」

「當然不祇我一個人了，」鍾貴說：「單單一個人，怎麼能夠控制這許多呢？我管銀行的方面吧了。」

「那更好了，」胡少輝說：「一個集團，你把名單講出來吧。」

「告訴你也沒有用的，」鍾貴說：「我們太大了，我可以保證，即使你認為你有充足的證據肯起訴，也沒有律師肯替你辦。他們知道不會有什麼結果的，那麼多人都有牽連，許多事情都會受到阻力，有幾個最高的人物也是拿我們的津貼！」

「好一座可愛的城市！」胡少輝說。

「我們不是使這座城市很繁榮嗎？」鍾貴說。

「有些人卻付出了代價而享受不到這些繁榮，」胡少輝說：「你別管我有沒有辦法吧，你把名單告訴我好了，我是在準備一份報告，我的報告書當然是需要有充實的內容的，再給你十秒鐘。」

「我也不完全知道！」鍾貴說：「我們上頭還有人的，有些人我都不認識。」

「我還以為你是最大的了。」胡少輝說。

「以前是的，」鍾貴說：「但後來我們的地盤大起來。管不了這許多，我們就需要生力軍。」

「結果你們變成受人操縱了？」胡少輝問。

「也不是，」鍾貴說：「祇是分潤一些，我們也要不了那許多。」

「你也很會自我安慰，」胡少輝說：「很好，你那十秒鐘也快要用完了，有些人你是不認識的，你知道多少，你就告訴我多少好了。」

鍾貴連忙把他所知道的名字與及有關的資料講出來，後來，當他停下來的時候，胡少輝說：「沒有了嗎？」

「這還不夠嗎？」鍾貴說。

「唔，」胡少輝點點頭，「講句老實話，這實在也不算少了，短短一段時間之內，你們倒是發展得眞快的。」

「基礎打好了是可以發展得很快的，」鍾貴說：「這就像滾雪球一樣，愈滾愈大。」

「滾雪球？」胡少輝輕蔑地冷笑着：「你們似乎把自己講得太純潔了，為什麼不說像老鼠那樣繁殖得快呢？」

「你想在報告上怎樣寫，那是隨便你的，」鍾貴說：「現在，你不必再麻煩我吧。」

「對了，」胡少輝說：「你已經盡了你的能力。」

鍾貴忽然察覺到胡少輝的眼中有一些並不可愛的光芒，而且胡少輝並不像要走的樣子。他連忙說：「你怎麼了？我——我已經告訴了你一切了。」

「我還沒有告訴你，」胡少輝說：「假如你招供了的話又有什麼好處。」

「你現在可以告訴我了。」鍾貴說。

「好處就是你可以在露台邊看風景的時候不小心掉下去。」胡少輝說。

鍾貴的眼睛圓睜着，沙啞着聲音叫道：「你——你不能夠這樣的，你已經答應了——」

「答應了你什麼？」胡少輝微笑。

「但——這是不公平的！」鍾貴說。

「你們又什麼時候對人公平過？」胡少輝說：「而且，你告訴了我那麼多，難道我就這樣走掉，讓你馬上打電話通知他們的人嗎？」

鍾貴的臉上露出咆哮的表情，雖然他剛才是笨了的，現在卻不再笨了，他也不敢再浪費時間，他馬上一跳，就向胡少輝撲去，向一個拿着槍的人撲過去並不是一件聰明的事情，然而他卻沒什麼損失的。

胡少輝並沒有離開椅子，也並沒有放槍，祇是當鍾貴到達的時候，他手中的槍就迅速地一揮。

「托」的一聲悶响，鍾貴的前額就給槍咀擊中了。鍾貴撲到了胡少輝身上，把胡少輝抱住了，但抱得並不用力，他的眼珠向上面翻上去，祇是看得見眼白，他已暈過去了，他就那樣軟軟地伏在胡少輝的腿上。胡少輝站起來，他就滑倒在地上。

×　　×　　×

趙厚德這個公子類型的人物從來都不早起，即使是在唸書的時候他也是一樣的了，現在，既不是上學，又沒有工作，更用不着早起了，雖然醫生是對他講過早起對他的健康會有好處的，但人總是不肯聽醫生的忠告的。

時間已經過了中午，假如不是他那個女人把他推醒，他還是不打算起床的，但她把他推醒了，把報紙遞到他的眼前，他就完全清醒過來了，祇是眼睛仍然不大習慣那太早的醒轉而已，他用拳頭擦擦眼睛，再看清楚，沒有錯，報紙上那段新聞是很觸目的，鍾貴被發現倒在他的住宅的山腳下，頸骨已經折斷了，看情形似乎他是在露台上失足跌下去的，沒有自殺的理由，亦看不出有謀殺的跡象。

「他當然不是自殺的，」趙厚德冷笑：「也不要預算我會替他掉眼淚！」

「警方說也不是謀殺。」那女人說。

「那些是他的朋友，」趙厚德說：「他們以為他們什麼都知道，但這一次他們是不知道了。」

「這不是一件小事，」那女人說：「老天，那個人——是他幹的，是我們指導他去幹的！」

「你沒有對什麼人講過吧？」趙厚德問。

「當然沒有了，」那女人說：「你以為我是神經病的嗎？但這件事——這件事不是開玩笑的，我和你都知道！」

「是呀，」趙厚德說：「我和你都知道。」

「這個人——」那女人說道：「假如他——」

「假如他要殺我們，他早就把我們殺掉了，」趙厚德說：「我們到現在還是活着，他就是不打算殺我們，難道殺我們比殺鍾貴更難嗎？」

「但是我們知道他的秘密。」那女人說。

「這才是最心甜的，」趙厚德說：「假如我不知道，那我會以為他眞是失足跌下去的，那就太便宜了，但現在我知道在他死之前——」打一個呵欠，「現在我胃口很好，有什麼可以吃的嗎？」

「我去弄給你。」那女人說。

「我先要一杯咖啡。」趙厚德說。

那女人出去了，趙厚德拿着那張報紙，把那段新聞看了幾次，得意地微笑着：「唔，」他自言自語地說着：「一條天賜的財路，我祇要再等一等……」

「你說什麼？」那女人拿着一杯咖啡進來了。

「沒有什麼。」趙厚德說。假如他有什麼計劃，他也不準備告訴她了。

×　　×　　×

另一方面，胡少輝和佩碧則是早已看過了那段新聞了，他們是起床得早得多的，而且他們還買了好多份報紙，研究那些新聞，都已經研究過了，胡少輝靠在沙發上，閉上了眼睛　但又不是睡着了，佩碧則靠在窗前，看着他，兩個人都像沒有什麼話好講似的。

後來佩碧終於說：「現在怎辦呢？」

「我殺了一個，」胡少輝說，「現在是為第二個準備。」

「老天！」佩碧說。「那麼多的人，一個一個都殺掉？」

「你忽然害怕起來了嗎？」胡少輝說：「你忘記了這些是什麼人，以及我們是為了什麼而來的？」

「我的意思是——我們幹得來嗎？」佩碧問。

「我們非幹不可！」胡少輝說：「而且，我又不是一次過跟他們碰頭，這是由我來選擇的，我當然是把他們逐個來解決了。」

「那麼，下一個是誰？」佩碧說。

「自然就是那個負責安排行動的人了，」胡少輝說：「那個派出職業殺手來殺死我們的人的傢伙，鍾貴告訴我這個人叫馬森。」

「但——馬森不會提防着嗎？」佩碧問道。

「我相信還不會的，」胡少輝說：「他們還是在奇怪鍾貴怎麼會跌到山下去，他們不相信他的自殺，不相信他是被殺，但又不相信他會那樣不小心失足跌下來，假如多給他們一些時間考慮的話，也許他們還是會決定鍾貴是不小心跌下來的，但他們沒有那麼多時間考慮了，在他們能够決定之前，我已經找到馬森，跟馬森好好地談一談了。」

「在馬森之後呢？」佩碧說：「他們會知道了。」

「當然了，」胡少輝說：「但是我跟馬森是會談得很詳細的，我會知道哪一些是對我最有危險性的人物。」

「那我幹什麼呢？」佩碧問道。

「你在這裏負責好好地弄飯給我吃，」胡少輝說：「我恐怕在一段時間之內，你是沒有什麼其他適合的工作的了。」

佩碧不大高興地看着他。

「這有什麼不好？」胡少輝說：「不一定要你去冒險的，冒險的事情由我去做，你就負責保護我的性命好了！」

「我怎樣保護你的性命？」佩碧問。

「讓我有飯吃呀，」胡少輝說：「假如我沒有飯吃，那我豈不是要餓死了？」

「噢！」佩碧氣結地一揮手，走進裏面去了。

胡少輝哈哈笑起來，但他是放心的，他知道佩碧一定會依他的意思去做事，而不會亂來的，雖然佩碧是講得對了 他要對付的人太多，這種城市是長大得太多，而且也長大得太快了。佩碧雖然受過他的訓練，但是她並沒有很多實際的經驗，她是應付不來的。

× × ×

那個乘坐遊艇到胡少輝和佩碧躲藏的地方去進行大屠殺的人是叫唐志成，他此時並不是穿着一件名貴的襯衣和一條白色的長褲那麼瀟洒了，他是穿着一件白袍，白袍的下面是什麼都沒有的，他是正躺在醫院裏的病床上，賴着兩條小管子維持性命。

那兩條小管子是從兩隻懸起來的瓶子通到他的血管裏的，他做夢也想不到自己竟然會到達了這個地步，躺在醫院裏，半死不活的，而且並不是暴力的結果，雖然他並不希望自己是死於暴力，但却預算自己會可能是死於暴力。

他却沒有想到這個半死不活的境地，忽然之間急病發作，他就倒下來，躺在醫院裏，不能動了。生命危險是沒有了，但是他需要休養，他要在這醫院裏躺上好久，賴着那兩條小管子給他輸送養料。

而他還得處理許多繁雜的事務呢。

醫生是反對他再處理什麼事務的，但是他不接受，醫生懂得什麼？他需要維持一個地盤，需要維持一個組織，他不能就這樣什麼都不管的，他不管的話，就會有別人來替他管了，醫生是他出錢請的，也祇好有限度地順從他，他不能在床頭裝一隻電話，以免騷擾他的休息時間，但是他可以每天由專人送一隻錄音機來兩次，把要報告的事情通過錄音機向他報告了，然後他隨即把錄音洗掉，錄下他的指示，再送回去。

那些笨蛋們！執筆寫報告是他們辦不到的事情，他們就祇好靠一隻錄音機代替他們工作了。

這天下午，錄音機却多來了一次，那個護士推門而入。把那隻手提錄音機交給他，說：「戴先生，這是送來給你的。」

戴先生皺着眉頭，把錄音機接過了，也許發生了什麼緊急的事情需要他的指示吧，他眞希望床頭能有一隻電話，這樣就不會浪費時間了，他說：「很好，你先出去吧，替我把門鎖上。」

雖然錄音機放出的話他可以用耳塞來聽，但他的口頭指示却不能够用同樣無聲的方法灌進去，因此他就要把護士趕出房外，以免她聽到了。

護士出去，替他把門鎖上了，他開了錄音機，把耳塞塞進他的耳朵，他聽見一把聲音說：「朋友，這不是一隻耳塞，這是一具無綫電對講機。」

「什──麼？」戴先生吃驚地低聲叫起來。

「不要動，」那聲音說：「我在窗口對面的山上，我有一把槍指着你，你亂動，你就沒命了。」

「這──這是什麼意思？」戴先生問，他轉側眼珠望向窗口對面的山上，果然看到樹林中有些東西閃了一閃，好像一面鏡子，他可以想像自己現在是正給一隻望遠瞄準鏡盯住了。

「我是司馬洛，」那把聲音說：「我猜我們並不陌生吧？我們本來有一個約會的，可惜我不能赴約。」

戴先生的喉嚨中發出格格的聲音。

「你跳下床也逃不了多遠的，」司馬洛說：「你不能離開那兩條管子，你叫人進來，也不能救你，所以，你還是好好地跟我談談吧。」

「你──你要談些什麼？」戴先生哀鳴地問。

「我祇是要一些名字！」司馬洛說：「你上頭的。」

「我──我不能──」戴先生吶吶着說。

「你自己決定吧，」司馬洛說：「假如你再講一次不能，我就開槍了。」

「我──呃──好吧！」戴先生說。

「在你開口之前。」司馬洛說：「你最好想清楚一點。假如你告訴我的是謊話，那我會再找你的，你找不到我，我找得到你，當我找到你的時候，我就不會再跟你談了！」

「我──我──我知道了！」戴先生說。

「現在，我問你一句，你就答一句好了。」司馬洛說。

× × ×

那個護士在門外等着。由於戴先生在做這種事情的時候是不准她進去的，所以她不敢進去。

不過後來她覺得實在等候得太久了，便忍不住敲敲門，却沒有反應。戴先生的脾氣不大好，假如他沒有完事而受到騷擾，那他會大聲吼叫起來的。但假如他已經完事了，他自然也會按鈴叫她進去的。

她終於覺得情形不大對頭，便推門而入。

她看到的情形，即使她這個有經驗的護士，也是不由得尖聲大叫起來了。

戴先生就躺在床上，一動不動，眼睛凸出，眼珠呆凝着 假如皮膚上不是現着一些青色的靜脈的話，那眞是白得與那些床單差不多了。

那兩根管子已經斷掉，不再是通連在那隻瓶子上了，因此瓶子流出的液體祇是滴在地上。

戴先生馬上給送進急救室。太遲了，他已經死掉了。醫院方面始終無法弄清楚這是怎麼一回事。

他們想不出怎麼那管子會無緣無故斷掉了，而且，那根喚人鈴的電綫，亦是已經斷掉了，不然的話，戴先生是還可以按鈴求救的。但是也許他就是不想求救吧。

除了戴先生自己外，有誰能够把這些弄斷呢？也許戴先生是自殺的。

祇有司馬洛明白。那是司馬洛弄斷的。司馬洛開槍，槍彈從這邊窗口進去，從另一個窗口出來，途中射斷了電綫和管子。戴先生都還沒有察覺。戴先生在那些管子斷了的時候還是在跟司馬洛談着話，直至後來感到頭昏眼花，軟弱無力，那時已經太遲了。又一顆牙齒給拔去了。

× × ×

另一方，那個負責招聘兇手的馬森，還是沒有開始警惕。主要是因爲他並不認爲鍾貴是有什麼特別原因死去的。他想不出一個特別原因。

因而他亦不知道鍾貴是已經把他招出來了。

他仍然如常一樣生活。那天晚上，當他如常地到一家地下賭館巡視過了之後，他便登上他那部大汽車，開動了。他仍然是在想着鍾貴的事情，不過他在想着的却是，鍾貴死了之後，他留下來的職位會由誰來繼承呢？

這是一個不容易找到適當人選來繼承的職位，不過，上頭應該是可以找到一個人的。

他這樣想着的時候，就覺得後座上有點異動，跟着一隻冰冷的槍管就抵住了他的頸子後面。

他慢下車子，要扭轉頭來，拿着槍的胡少輝說：「別亂來，這是一把手槍！」

這時，一股陰冷的感覺才襲上馬森的心頭，他忽然把油門一踏下去，車子就在路中心停住了。

「你瘋了嗎？」胡少輝低聲喝道：「這樣是很容易意外走火的！」

馬森深吸一口氣，然後問道：「你要我怎樣呢？」

「開動車子，慢一點。」胡少輝說：「依着我指示的路綫行車！」

馬森把車子再度開動。他不安地想到，自己剛才幾乎已經死掉了。就是因爲日子過得太安逸了。當一件冰冷的東西抵到他的頸背上的時候，他竟然沒有懷疑那是一把手槍。他一個老於經驗的人。假如那個人不也是一個老於經驗的人的話，那人剛才可能就會受驚而扳動槍機，那麼他的頸子與頭部就不相連了！

馬森就是沒有理由懷疑這是一把手槍。他的生活是過得太安逸了，許久以來沒有受到過這種威脅，也沒有理由相信自己會受到這種威脅。

「你──是誰？」他小心地問：「找我有什麼事情嗎？」

「我要跟你談談。」胡少輝說：「讓我先找一個適當的地方把車子停好吧！一直向前，在第一個路口轉左！」

馬森祇好依着他所指的路綫行車。在黑黑暗暗的車子的內部，一把槍抵在他的頸子上，別人是看不見的，他也呼救無門。他覺得胡少輝指示他所走的路綫似乎是有意令他兜圈子的，但是他也沒有資格埋怨了。

車子兜了兩次圈子之後，胡少輝終於叫他在一處荒涼的地方停了下來。那裏連屋子都沒有，求助的機會是更微了。馬森渾身發涼地把馬達熄掉。

後面的人說：「我叫胡少輝，記得我嗎？」

「我們──好像沒有機會見過面。」馬森說。

「那你得做一個糊塗鬼了。」胡少輝說：「我要把你殺掉！」

「但──但爲什麼呢？」馬森說：「我們是無怨無仇的呀！」

「你記得我們剛才經過的是什麼地方嗎？」胡少輝問道：「那一連串的住宅大厦，以前不過是一些破屋子。後來一場大火把那些屋子燒掉了？記得嗎？」

「是的，我記得。」馬森說：「我在這座城市中也過了相當長一段日子。」

「在那一場大火之中，有兩個人死掉了。」

「唔──好像是的。」馬森說。

「不過他們不是燒死的。」胡少輝說：「他們是給開槍打死的！」

「這個──也許你聽到了錯誤的傳說吧。」馬森吶吶着。

「我不是聽到錯誤的傳說！」胡少輝說：「我不是聽到傳說，我是親眼看見的，假如我不是逃得快，我現在也已經死掉了！」

馬森這一次是眞正發抖得厲害了。

他並沒有忘記。以前那一次，的確有三個人逃掉了。那些槍手是要把五個人全部都殺掉的，但是祇射中了兩個，其中一個年輕男人和一個女孩子和一個老頭子逃得快。他們够機警，馬上就逃掉了。那些槍手追不上，後來等着他們回來辦理後事，準備那時候才把他們解決，但是亦沒有看見他們回來。馬森並沒有預算他們會回來。他們應該是盡量逃得遠，愈逃愈遠的，但是現在那個年輕人回來了。胡少輝。現在他也記起這個名字了。

「你現在身上帶槍了吧，馬森？」胡少輝問。

「沒有……」馬森困難地咽着口涎回答道：「我是──不帶槍的。」

「現在你已經發達了。」胡少輝說：「所以你用不着帶槍了，但是當日，你却是拿槍殺我們──」

「不是我！」馬森尖叫起來。

「你現在否認有什麼用處？」胡少輝吃吃笑起來，「這裏又不是法庭，祇要我知道就行了。」

「不是我開槍！」馬森焦急地叫道：「那是克魯特和周發！」

「我沒有聽過這兩個人的名字。」胡少輝說。

「你不知道聽誰講，你聽錯了。」馬森說：「我是不許開槍的，我根本沒有能力做這工作。他們是職業殺手，這是他們做的工作。」

胡少輝遲疑起來：「我的確聽說你的槍法並不是很好的，不過——我並不知道有這兩個人。」

「是他們——」馬森說：「鍾貴給我這個命令，我就叫他們兩個去辦。我祇是奉命吧了。」

「也許我們應該先問問他們兩個？」胡少輝說。

「我可以帶你去問問克魯特。」馬森說。

「怎麼了？」胡少輝問道：「周發不會說話的嗎？」

「周發已經死了。」馬森說：「在那件事發生了不久之後他在賭錢的時候與人家發生爭執，給人家用刀劈死了！」

「那是活該！」胡少輝說：「這個克魯特，現在在什麼地方可以找到他呢？」

「他現在在家裏。」馬森說：「我帶你去好了！」

「別當我是孩子吧。」胡少輝說道：「我怎麼知道你不是要帶我去踏入一個陷阱？」

「不會的！」馬森說：「我講的是眞話。」

「你先講淸楚克魯特現在的情形，讓我看看你講的話的眞實性是如何的？」

爲了博取胡少輝的好感，馬森忙不迭地講出來了。胡少輝問中亦向他提出一個狡猾的問題。馬森都通過了這些考驗。後來，胡少輝說：「唔，看起來你講的是眞話。」

「我現在可以帶你去。」馬森說。他很急於把這個責任推到別人的頭上。

胡少輝格格地笑起來了。

他說：「你已經告訴了我怎樣可以找到他了，我還需要你帶我去嗎？」

這一煞間，馬森冒出了大量的冷汗，感到整個人都發軟起來。他知道他是上當了。他叫道：「不——不要！」跟着就不顧一切地扭轉身來。

胡少輝的槍管一掃，就擊中了他的鼻樑。

馬森眼前一黑，暈過去了。

胡少輝開門下車，走到前座，把馬森推開，坐上了駕駛位子，把車子開動了，駛前了一段路再停下來。那裏就是朝着一片向下的斜坡。他下車，把馬森再拖回駕駛位上，讓馬森就伏在方向盤上。

然後他關上車門，把車門的鎖掣也弄好了，使車門不能够輕易張開，然後伸手進車窗之內，把車子的手掣也拉鬆了。沒有了手掣制止着車子便沿着斜坡向下溜。

愈溜就愈快。不久，車子便到達了一個轉彎處。由於車上的馬森是失去知覺的，不能够扭動方向盤，所以車子就並沒有隨着那個轉彎處轉過去，而是一直向前，跳過了攔住路邊的矮垣，不見了。

好幾秒鐘之後，胡少輝才聽到「轟隆」一聲。

那車子是墮下了一度二百呎高的懸崖。他想起了那幾座建築在他的未婚妻的血肉之上的大厦。每一層不過是十呎高左右吧了。二百呎高，也等於是二十層那麼高了。一個人就是從二十層高的大厦上掉下來，也很難活下去，更別說是隨同着一部沉重而巨大的車子了。因此他也用不着下去看了。他知道馬森是一定死的。

他走了一段路進入樹林中，他的車子就是藏在那裏面。既然馬森的車子不能載他回去，他當然是需要有所準備的。他總不能够這樣老遠地步行回去。

他的車子開動，迅速遠去了。

馬森的「意外」，就讓別人來發現好了。

× × ×

克魯特是一個有德國血統的混血兒，父親是德國人而母親是亞洲人，不過他從來沒有見過他的父親，而與母親一起的時間也並不長。可能是因爲父親不存在的關係，他的母親喝酒喝得很厲害，對他也不好。克魯特很早已覺得不適宜留在她的身邊了，而他認爲可以走的時候，他便頭也不回地走掉。

這之後是一段流浪的日子，他去當過僱傭兵，最後則是成爲了一個職業殺手。

但他是一個聰明的人。他知道殺人不是永遠的職業，而他看準了這是一個可以落葉生根的地方，他就在這裏留下來了。在這個地方，因爲崇洋風氣相當重的關係，他有一張洋人面孔，許多方面都是方便得多的。現在，他已經有了自己的生意，儼然以體面人自居了。他不再拿槍殺人，當然假如必要的時候，這件事他還是會做的。這裏的組織亦肯讓他把槍收起來而升上去。

主要是因爲克魯特有利用的價值。他有一張西方人的面孔。有些時候，祇要讓他出去裝腔作勢一番，就可以解決問題了。人家看見他那張外國人面孔，就會以爲他是一個權威人物。那些不大有消息的小人物們，就是會這樣以爲的。

克魯特仍然有槍，不過那却是一批收藏的，鎖在一隻玻璃櫃子裏，沒有上子彈的，所以不足爲慮。即使當他眞的需要動用一把槍的時候，他亦不會去碰他這些收藏品的。他會另外找一把無從追究來歷的槍，祇用一次，而用過了之後就棄掉了。

克魯特這些資料，就是由馬森所供應的。

馬森亦告訴胡少輝，克魯特這個人的精力特別旺盛，差不多每天晚上都要有女人。他對東方女人尤其是特別感興趣。他是以純西方人自居的，不想記得自己有一半東方血統。其實血統的重要性是心理上的吧了，不論什麼血統的人都是有好有壞的，有天才亦有蠢才。

克魯特這天晚上亦是有一個女人在身邊。

與昨天晚上不同的。胡少輝雖然沒有機會見過昨天晚上那一個，他也知道。這是馬森講的。馬森說克魯特的另一個特點就是喜歡新鮮，一次之後就不再回頭了。所以，這樣一個人要娶老婆，亦是不容易的。

胡少輝踏在露台的時候，可以看到那

還沒有拉攏的窗簾之內，四條腿子在翻騰着。有兩條腿子是光滑而雪白的，另外兩條則是粗大而肌肉虬結，上面滿佈金毛。

他亦可以聽到一個女人的喘息聲以及間中一個男人的深沉的吃吃笑聲。

他在露台上那張籐椅上等着。本來他並不希望讓克魯特有這最後一個享受人生的機會的，然而他同情那個女人。得等那個女人走了之後才能够動手，不然的話，他就會給那個女人帶來很大的麻煩了。

後來，那四條腿子到達了最後一次亡命地撐動的地步，一陣高調的尖銳的呻吟，然後就靜下來了。

胡少輝還是等着，握着手中的槍。

這屋子的露台上望出去風景也是很好的，最好的地方就是够僻靜，沒有鄰人可以望過來。人有了錢，對於住的環境自然也是要求得較爲嚴格了，淸靜是第一個要求的條件。當然，太過淸靜的話，當危險來臨的時候，就會有叫天不應，叫地不聞之苦了。但是，一個人在得意之中，又怎麼會想到有危險降臨呢？

胡少輝好整以暇地等着，聽見房間裏傳來「拍」的一聲響。那無疑是一隻手掌拍在一隻屁股上發出來的聲音，而且還是無情地拍下去，頗有虐待狂的味道的。

「唏！」那個女人的聲音抗議地叫起來：「你這是幹什麼的？」

克魯特發出深沉的笑聲，說：「你得走了！」

「我不能睡在這裏嗎？」那女人問。她似乎對克魯特不久之前的表現是相當滿意的。

「不能。」克魯特說。

「爲什麼？」她問。

拍！又是在大致相同的地方擊了一掌。她尖聲叫了起來：「你不要這樣！很痛的！」

「你在這裏睡，又不是能够多拿錢的。」克魯特說。他講中文講得很好，而事實上這亦是他自小所用的語言，反而英文他是要經過一段長時間的努力補習才能學得流利，那是爲了配合他那一張洋人的面孔。

「我喜歡呀。」她說。

胡少輝在露台外面嘆了一口氣。有些女人就是這樣的，喜歡粗暴的男人，雖然這個男人不過是出錢買她的。但是出賣的女人往往也就是這樣的。

「我不喜歡，」克魯特說，「有人睡在我的身邊，我就睡不着了。假如我喜歡一個女人睡在我的身邊，我不會要個老婆嗎？那更便宜得多了。」他格格地大笑起來。

「好吧！」那女人說，「我先洗一個澡！」

「洗吧！」克魯特說，「水又花不了多少錢。」

胡少輝還是坐在露台上等待着。假如克魯特決定走出露台外面來吸一口新鮮空氣的話，那是他的不幸了。他會走得更快的。

但是克魯特並沒有這個打算，他還是逗留在房間裏的床上。胡少輝再等了一段時間之後，又聽到那個女人的聲音了。她說：「我要走了！」

「那很好，」克魯特說，「現在我去洗澡了！」床吱地響起來，表示他爬了起身。跟着他又說：「唏，你碰我的電話幹什麼？」

「我打電話叫車。」那女人說。

「別碰我的電話，」克魯特說，「到廳中去打吧。」

「這有什麼分別？」那女人說。

「這是有分別的，」克魯特說，「這並不是一隻分機，這是我私人專用的電話，普通人來電話，祇是打到外面那一隻。你也去用外面那一隻吧！」

那女人祇好出去了。胡少輝等了三分鐘，就踏入克魯特的睡房之內。裏面沒有人。克魯特正在浴室之中洗澡。他經過床頭看看那隻電話，再走出廳中。廳中也是沒有人，那個女人已經打了電話叫車，到花園中等車了。

胡少輝在黑暗的廳中坐下來。

過了一會，他可以聽到一部汽車駛來，在花園的外面把那個女人接了，又開走了。

他拿起身邊的電話，撥了一個號碼。就是克魯特床頭那隻電話的號碼。那隻電話大概是熱綫電話之類吧，必然是有緊事才打這隻電話的，所以克魯特那個澡還沒有洗完，就也匆匆忙忙趕出來接聽了。

他用一條毛巾吸着身上的水，抓起聽筒說：「喂？」

「克魯特？」胡少輝的聲音說，「我叫胡少輝。」

「胡什麼？」克魯特說，「我不認識你！」

「胡少輝，你的朋友馬森認識我，你沒有理由不認識我的。」電話中那把聲音又說。

「這是——這是馬森叫你來跟我開的玩笑嗎？」克魯特大表不悅地道，「我沒有空跟你開玩笑！收綫吧！」但是他又沒有主動地放下電話。他是一個殺手，他也有那種殺手本能的感覺，他可以感覺到這件事情實在是有點不對的，他還是聽淸楚一點點的好，他這一罵，不過是一種試探性的恫嚇，就像玩撲克的時候，雖然底牌不大，也出高一點注碼拋出去，探一探對手的實力。

「是馬森的主意！」胡少輝說，「但是別怪他，我已經替你懲罰了他，他的車子剛剛墮下了山崖，而他的人也來不及離開車子！」

克魯特整個人一涼，就好像剛才所洗的那一個是冰水的澡似的。這雖然祇是電話中所講的話，却是不由他不相信的，因爲他想起了鍾貴。鍾貴的死亡，仍然是使人懷疑的，而這個人又知道他這個私人電話的號碼。他深吸一口氣說：「你究竟是誰？」

「上次那一場大火之中，」胡少輝說，「你企圖槍殺我。我很幸運，我並沒有給你殺掉！」

克魯特又明顯地震了一震。他對這件事情的印象不像馬森那麼模糊，他是記得的，就是因爲是他親自動手的事情。他記得那一次那個人逃得那麼快，他沒有機會把那人解決，而這一點一直都使他不安。一個逃得那麼快的人，必然是一個有點本

玄機妙算

機智子

火猿破敵

東夷的卜漏率衆造反，趙遹身爲招討使領兵去討伐，卜漏扼守着地勢險要的輪囷，建立寨堡在高山上，堆疊石牆，栽植木柵，又在必經之路，設下陷阱，埋伏弓箭手，防備得很嚴密。趙遹圍攻了好久，兵將死傷很多也沒什麼戰果，只得停戰，趁機觀察對方軍營的地勢，發現那最陡峻的地方，倚賴天險而不加設防，又看到附近山林中很多猱猴，忽然靈機一動，心中想出個妙計，於是暗中派遣兵士入山捕獲數以千計的猱猴，關閉於後營中，更在每隻猴子背上綁個粗麻製成的火把，塗上一層厚厚的蠟油。同時，一面命令部將到山前揮刀挑戰，一面出動奇兵帶着猴子從那最爲陡峭的地方，安置梯子攀登而上，一旦逼近了寨堡，拿出火種劃燃，燒在猴背上的粗麻頂頭，猱猴背部着了火，狂跳起來便往寨堡裏奔竄，而寨堡是用竹茅搭蓋的，猱猴一逃奔到上頭，隨即着火。夷人們一看到營寨起火，驚慌號叫，四處奔跑相撞，而猴子見到人拿着兵器互相撞擊，又跳下來隨處亂鬨，片刻間，全營都着了火。在山前的官兵望見山頂的火花，便施展猛烈的攻擊，賊兵因此敗退。趙遹指揮手下從後緊追，攻破柵欄，進入城牆，賊兵處於前後夾攻的情勢下，葬身火海或墜下懸崖的不計其數，卜漏也就束手被擒了。

以毒拔毒

貴州的苗人有位名叫阿溪，憑着武勇橫行於部落之間，迫使百姓打刦過往的旅客，將奪取的財貨分給他們一部分，當地人很是怕他，奉他爲酋長，惡勢力因而增大，同時對那些監軍、總帥，逢年過節都有賄賂，所以放胆爲非作歹，無所顧忌。

就在那時候，有位都堂，奉命到貴州安撫軍民，叫孔鏞，他向監軍總帥詢問阿溪的罪行，可是回答得很含糊。孔鏞笑道：「我早巳聽說在這淸平衞就是阿溪惡勢力最大，你們受到他的好處，所以甘心爲他說話，縱容他！」

監軍不得巳，把事情的原委說出來。孔鏞說：「替阿溪送紅包來的是誰？」監軍說：「這淸平衞的苗人名叫阿泰的。」於是命人想辦法把阿泰找來。

次日，監軍帶領阿泰入見，孔鏞遍擧阿泰的罪過，阿泰叩頭求饒，孔鏞說：「你能帶着阿溪來，我准許你將功折罪。」阿泰說：「引誘阿溪到都堂衙門來，他必定會疑心而不肯，假如說都堂大人巡行部署，拐誘阿溪到中途去歡迎，那就比較容易辦到。」孔鏞說：「你儘快回去說：『明天新都堂要巡行部署』，引誘阿溪前來迎接，我自有辦法擒住他。」阿泰叩謝而去。

隔天早上，孔鏞暗地裏派遣三百個壯士，埋伏在中途的屋舍中，同時吩咐監軍暗中把消息傳給阿泰，要他引誘阿溪到巳設有埋伏的地方守候，等孔鏞一到，阿溪佩着苗刀上前，阿泰說：「拜見都堂應解下佩刀。」阿溪於是卸下佩刀交給阿泰，而後上前準備拜會官人。此時，監軍厲聲說道：「新都堂巡視部署，不講究排場，而你來此是爲了要行刺吧？」阿溪還以爲是說着玩的哩！瞥見壯士從屋舍中蜂擁而出，拿着兵刃直往前來，阿溪徒手抵抗，還搏殺了十幾個人，衞兵緊接着趕上來，才把阿溪擒獲當街殺死。

騎牆觀望

楚懷王派遣使者到齊國徵求調兵抵抗秦兵，齊湣王召集羣臣來詢問對策，左右的臣子都說：「秦國與我們有甥舅的親屬關係，沒有仇怨是不便去攻伐的。」

只有主張連六國以抗强秦的蘇秦，認爲可以去攻伐。孟嘗君田文發言道：「說可伐或不可伐都不是好辦法，因爲出兵攻伐就會得罪强秦，不出兵的話也會激起締結合從之約的其他五國的憤怒，倒不如出兵而慢慢行軍，故意拖延的辦法，來得可靠，我們調出軍隊則與其他五個盟國沒什麼不同，緩慢地進軍則可存觀望的態度，以便於進兵或退兵，假定秦軍戰勝了，則按兵不動，假定秦軍敗了，我們的軍隊慢一步趕到，盟國也不會責備我們。」

湣王認爲這辦法不錯，馬上派遣孟嘗君率領二萬人馬出去，等到部隊到了齊國的邊境，孟嘗君佯裝害了病，延請醫生來治病，下命令說紮營，等病好了才開拔；一面派個密探去打聽軍情。

話說那楚懷王爲合從盟約的首長，會見燕趙韓魏四國的軍隊於函谷關外。秦國守將樗里疾打開關門，擺好陣勢來討戰，五國互相推諉，沒一國敢冒險先出兵的，這僵局延續了幾天，樗里疾發動奇兵斷絕了楚國運糧餉的道路，趁着機會進擊楚軍，楚國的兵士敗走，其他四國的軍隊都不戰而退。孟嘗君接獲消息，馬上收兵回齊國去了。

事的人，他一直不敢抹殺這個人再度出現的可能性，他祇是不對什麼人講吧了。現在，這個人眞的回來了。他仍然不肯承認這件事情。他說：「我不知道馬森跟你講了些什麼。我不明白。假如不是他瘋了，就是你瘋了！」

「你對死了的人眞不尊敬，」胡少輝說，「你的口氣證明你眞的相信馬森是已經死了，那亦即是說，你是承認這件事情的了！」

「別麻煩我吧！」克魯特說，「我沒有空跟你開玩笑！」

「我也不要開玩笑了，」胡少輝說，「我要殺死你，現在就來！」

電話掛斷了。克魯特拿着聽筒呆了半响，然後摔下來了，衣服也來不及穿，就匆匆走進那黑暗的廳中，蹲下來，打開櫃子一隻近着地面的門，從那裏面取出來一條鎖匙。這條鎖匙是用以打開櫃子的上半部的玻璃門的，那玻璃門之內就是放着他收藏的那批槍械。他從架子上取下來了一把手槍。

「你沒有時間了，」胡少輝說，「你還得裝上槍彈呢！」

克魯特僵住在那裏了。他慢慢地轉過身來，才看到那在黑暗之中安然地坐在沙發上的胡少輝。胡少輝手中的那把手槍是正對着他的。槍咀上加上了的那隻滅音器，使那把槍是顯得更加醜惡了。

克魯特連忙把槍丟在地毯上，舉起手說：「等一等！」

「你有什麼遺言嗎：」胡少輝問。

「不——不要殺我！」克魯特哀求着說，「請你不要殺我。」

「給我一個比較好的理由，讓我能够信服的。克魯特，」胡少輝說，「我又不能够把你抓上警局去。即使你什麼都肯承認，還是不會有人願意相信的。」

「我——你要我替你做什麼都好，」克魯特說，「就是不要殺我！」他簡直哭泣起來了。他現在不再是一個亡命之徒了。他有家財，有事業，他失去生命，就是失去很多了。並不是舒適的生活使他軟了下來，而是因爲他現在能够失去的是太多了。

「謝謝你，」胡少輝說，「可惜我並沒有用得着你的地方！」

「給我一個機會吧！」克魯特繼續哀求。

「我已經給了你一個求情的機會，」胡少輝說，「這比較你上次給我的機會更多了。你上次根本沒有給我機會。」

「但是——」克魯特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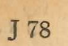
胡少輝的手指一動，那把槍微微地一跳，發出柔和的「撲」一聲。克魯特失去了一隻眼睛。雖然他還有一隻眼睛，也看不見什麼了，因爲失去了的那隻眼睛是從後腦飛出去的。他就站在那裏死掉了。

他的身子凝住了好幾秒鐘，然後才崩潰地倒下來，不動了。胡少輝微笑，把槍收起來，然後站起身，離開了那間屋子。

× × ×

第二天早上，胡少輝與佩碧仍然是起得很早的。他們可以從報紙上看到有關馬森和克魯特的死亡。

他們一面吃早餐一面看報紙，就像這



些事情是與他們完全無關似的。而事實上，他們也的確是並不會爲馬森和克魯特感到難過。以前的遭遇，情景的印象還是那麼深刻，歷歷在目。他們假如不是逃得快，就已經沒有今天了。有什麼值得難過的呢？

「馬森的車子懷疑是發生機件的障碍。」佩碧說，「克魯特懷疑是自殺，因爲他有那麼多槍在家中，而地上又棄着一把槍。怎麼，難道他們那麼笨，不知道那把槍中是沒有槍彈，又未曾發射過的嗎？」

「上一次我們的親人也祇是燒死了而已，」胡少輝說，「並沒有提什麼槍彈。有些事情，他們就是不方便宣佈出來的。」他停一停，喝下了半杯牛奶，又說：「我覺得意外的倒是克魯特的事情那麼快就發現了。那時已經很晚，他不大可能會有訪客。又不像墜車那樣有聲音和火光。」

「這裏也沒有說是怎樣發現的。」佩碧說。

「我猜是因爲發現了馬森的事情之後，他們就聯想到克魯特，而馬上去看看他了。」胡少輝說。

「那即是說他們對這件事情已經有了一個概念了。」佩碧說道。

「當然了，」胡少輝說，「他們不是笨人，我也從來沒有當他們是笨人。到現在，他們應該知道是有人正在向他們搗蛋了，正在開始把他們逐個殺掉。」

「以前他們不知道，他們不會提防，」佩碧說，「但是現在他們知道了，他們就會提防了。」

「當然了，」胡少輝說，「我剛剛講過，我並不把他們當作是笨人。」

「但是，」佩碧說道，「既然他們正在提防，那你做起事來，不是更加困難了嗎？」

「是的，」胡少輝說，「但是並不如你想像中那麼困難。昨夜，我解決了馬森，又解決了克魯特。這個人是負責他們的武力的，就像一雙螃蟹的鉗。現在，螃蟹連鉗子都沒有了，拿什麼來抵抗我呢？」

「這個——」佩碧聳聳肩，「現在他們的組織已經大了，也不再像是以往那樣好欺了，你以爲他們會不會另外找到一些人：他們有錢，他們有勢力，他們要再找一個馬森和一個克魯特時並不是一件難事。也許目前是找不到的，但是將來——」

「你怎麼了？」胡少輝看着她，「你現在是在担心。我不是帶你到這裏來担心的。你從前也並沒有担心，你比我更急於回來這裏做這件事。但現在我們回來了，你却在担心了。」

佩碧一攤兩手，聳聳肩：「担心是應該的呀。這祇是一種現實的看法吧了。」

胡少輝小心地放下杯子，看着她：「那你認爲我現在應該怎樣做呢：就這樣放棄，不管這件事情嗎：」

「我——不知道。」佩碧說，「不過我們已經解決了三個人，那還不够嗎：」

「不够！」胡少輝大聲說，「每一個有份計劃那件事情的人都要受到制裁！法律是在他們的袋裏了，我不能够用法律制裁他們，但是，我可以用我的法律制裁他們。」

「他們的組織現在已經那麼大了，」

佩碧說，「難道你一直殺到頂嗎？」

「頂上的人，與我無關，」胡少輝說，「那時那些人是還沒有來的。我要對付的祇是那些有參與這件事情的人。」

「但是馬森，克魯特，鍾貴，這些人都是與頂上的人有關的，」佩碧說，「他們死了，頂上的人不會就這樣坐視的。他們一定會設法制止！」

胡少輝嘆一口氣：「女人，就是會担心！你少担心好了，讓我來管這些，你祇是負責吃飯的事情吧。當我回來的時候有飯吃，有地方睡，那你就算是盡了你的責任了。」

佩碧轉身走回厨房裏了。

雖然她並沒有與胡少輝爭辯，胡少輝也是看出她是並不高興的。胡少輝又在心裏嘆一口氣。女人，總是這樣的。幸而他並不需要她担任太多的工作。

× × ×

胡少輝與佩碧起身得早，所以他們早就完成了他們對這件事情的討論了。至於趙厚德，由於他是習慣了睡得遲的，而他那個女人也是跟着他而習慣了遲起的，所以他看到這段新聞的時候，已經是過了中午時份了，而且還是那個女人把他推醒的。那女人又是把報紙交給他。

趙厚德仍然是很興奮的，不像平時那樣，醒了也不願意張開眼睛。他用手揉着眼睛，說：「給我一杯咖啡吧！」

「你的鼻子有問題嗎：」那個女人說道。

「噢！」趙厚德說。他果然聞到咖啡的香味，原來一杯咖啡已經放在床頭几的旁邊了。他把咖啡拿過來，兩口就全喝下去了。喝慣了咖啡的人，就是依時需要咖啡，一杯咖啡喝下去，他就整個人都清醒過來了。

他拿着那些報紙，小心地把那段新聞看完了，然後吹了一聲口哨。他說：「看來我們這位朋友果然是對我們說謊的。他根本並不是要準備一份什麼報告，而是要準備一份黑名單。」

「你看，」那女人說，「你這一次是闖了大禍了。」

「什麼闖了大禍？」趙厚德說，「他是替我出了一口氣。我覺得不值得的就是，他給我的錢是太少了，假如我找到他的話，我一定要向他多拿一點。」

「你別亂攪了！」那女人說，「你還去找他？」

「我也沒有辦法可以找到他呀。」趙厚德說。他的臉上，還是帶着一個得意的微笑。

「你究竟在打什麼主意？」那女人又問。

「沒有打什麼主意。」趙厚德說。

「別騙我吧，」那女人說，「你這個微笑，我一看就知道你是有所圖謀的！」

「我並不是有所圖謀，」趙厚德說，「我祇是在高興吧了。有人替我出了一口氣，難道這不值得我高興嗎？」

那女人仍然用懷疑的眼光看着他。趙厚德把報紙丟開了，從床上起來，洗了一個澡，就穿上衣服，準備出外。那個女人問道：「你要到什麼地方去？」

趙厚德沒有回答她。那女人也沒有他的辦法。這是趙厚德的習慣了。趙厚德出外，是從來不喜歡告訴她到什麼地方去的。有時，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因為他自己也並沒有什麼固定的目的地，有時他祇是出外去走走而已。

但是今天，他却是有一個固定的目的地的。

他到了一間財務公司去。那裏是貸欵以及代人投資的地方，門面裝修得要比普通的銀行豪華得多了，由於這種生意往往是有法律隙可走的，利潤會很高，而在這樣一座城市裏，這還可能是一個行騙的機構。

那裏還有一位很美麗的小姐做接待員。她笑臉迎人地接待趙厚德。趙厚德說：「我要找王棟材！」

「你是說我們的董事長：」那女郎問道。

「是的。」趙厚德說。

「你有沒有預約呢？」那女郎問。

「沒有。」趙厚德搖搖頭。

「那對不起了！」那女郎說，「董事長今天很忙，沒有預約的客人他不見。」

「我找他是有關投資的問題。」趙厚德說：「我有一些錢想投資，希望得到王棟材的意見。」

「這個——」那女郎說，「我讓你去見關經理好了。他是投資顧問——」

「不，」趙厚德搖搖頭，「我這筆的數目太大了，是以千萬計算的。我要親自跟王棟材商量。」

那個女郎懷疑地看着他，一時不能够肯定趙厚德是不是開玩笑。趙厚德到底是出身富裕之家，雖然現在窮了，還是一副富人的樣子，而且他又還是很講究打扮的。而且，有些人非常有錢，也是穿着得隨隨便便的，這個女郎在這裏工作已有一段時間，她知道這種事情是很難從外表和衣着判斷的，她再遲疑了一下，說：「請你等一等，我替你打個電話進去問問吧！」

她轉身拿起一隻內綫電話，按了一個掣，對裏面低聲講了一陣話，後來她又抬起頭來看着趙厚德，「先生貴姓名：」

趙厚德告訴了他自己的姓名，她也向電話裏報告了，然後又等了一等，才放下電話，對趙厚德微笑：「趙先生，請跟我來吧！」

她婀娜地走在趙厚德的前面，領着趙厚德進入公司的內部，推開門，讓趙厚德進入了一間非常豪華的辦公室裏。這裏面舖着厚厚的橙色地毡，傢俬的木的部份都是黑色的，朝着街那邊的牆壁全是玻璃，而王棟材就坐在一張巨大的辦公桌後面，背着那玻璃牆。

這個王棟材的樣子很像一條穿上西服的鱷魚，當然，人的頭部有點像猴子，有像老虎狗，甚至有像老鼠，却沒有像鱷魚的，因為鱷魚的頭骨的結構與人類是相差得太遠了。王棟材像鱷魚，主要是他的神態，一根雪茄啣在咀邊，小小的眼睛打量着趙厚德，不是像準備咬他一口，而是像在計算咬什麼地方。

趙厚德對他微笑：「王伯伯！」他就在那張桌子面前的椅子上坐下來了。

王棟材還是以那鱷魚似的神情在看着他。

「怎麼了：」趙厚德說，「你不認得我嗎：」

「我看着你長大的！」王棟材說，「我懂得賺錢的時候你還光着屁股。」

「對了，」趙厚德說，「那時你還是在我爸爸的公司裏做事的。」

王棟材差點把雪茄咬斷了，幸而趙厚德並沒有指明王棟材那時是在他的老頭子的公司裏做雜役的，不然那雪茄眞要馬上斷掉了，王棟材說：「你爸爸已經死了很久了。你是來跟我開玩笑嗎：你沒有錢，你那裏有幾千萬拿出來投資做生意：」

趙厚德有點難為情地微笑：「幾千萬我是不敢望了，但是一百幾十萬，那應該是不成問題的。」

王棟材不屑地看着他：「一百幾十萬：你在騙誰．我看你一百幾十塊也不一定拿得出來。」

「你却是拿得出來的！」趙厚德說。

「什麼：」王棟材把雪茄從咀巴上拿下來瞪着他。

「就看在往日的情面，」趙厚德說，「你借給我周轉一下好了。」

王棟材看了他一會，然後把雪茄放下了，慢慢地，小心地說：「你敢這樣來向我開口，我看你一定是有一個相當充份的理由的，你能够告訴我這個理由嗎：」

「你大概也聽到那些消息的了，」趙厚德說，「最近有一兩位我的老頭子的朋友——雖然他們已經不當我的老頭子是朋友了——他們都跟隨我的老頭子去了。」

「那麼呢：」王棟材還是小心地看着他。

「近來發生的事情眞古怪！」趙厚德說，「前兩天有個人來找過我，他說他是代表胡姬公司調查那件買賣的事情，因為那件買賣是我的老頭子生前全部經手的，而一切責任也是推在我老頭子的身上，他要知道除了我的老頭子之外，還有些什麼人？」

「代表胡姬公司的？」王棟材問。

「看樣子他是說謊了！」趙厚德說，「胡姬公司的人不論運用什麼手段，都是拿不回那些被騙的錢的！」

「沒有人騙他們的錢！」王棟材說，「他們祇是不善投資吧了。」

「怎麼說都好，」趙厚德說，「總之事情的眞相是如何，我們大家都心裏有數了。」

「那個人來找你，」王棟材說，「你對他講了什麼？」

「我說我什麼都不知道！」趙厚德說，「但是說不定他會再來的。說不定他會打個電話給我。」

「假如我不給你錢，」王棟材說，「你就會把我的名字告訴他了。」

「我祇是想分到應該分給我的老頭子的錢吧了。」趙厚德說，「這要求也不算過份呀！」

「也許這個人不會找你了，」王棟材說，「也許他已經從另一個來源知道了他要知道的事情。不然怎麼會有這許多人走了？」

「也許吧！」趙厚德說，「這一點是很難肯定的。」

「又或者，」王棟材說，「你祇是告訴他兩個名字而已。」

「假如是那樣，」趙厚德說，「你更值得付出這區區之數，為自己買一點保險了。」

「那個人究竟是誰：」王棟材說。

「你以為他會告訴我他是誰嗎？」趙厚德說：「我不知道，但我相信他是會再跟我聯絡的。」

王棟材繼續凝視着趙厚德，這一次却像一條死了的鱷魚。

他終於說：「趙厚德，你還是對我講眞話吧！」

「眞話就是我沒有錢，」趙厚德說，「我需要錢，你分給我那應得的一份也是是應該的，你給我一百萬好了，這個價錢是不算貴了，眞的分我那一份的話，怎麼祇這個價錢呢：」

「我是說這件事情的眞相！」王棟材說，「你究竟是跟什麼人勾結，你對我講清楚吧：」

「沒有什麼好講的，」趙厚德說，「我需要錢，你給我錢，我就不會對什麼人亂講什麼話，就是這樣簡單了。」

王棟材嘆一口氣：「趙厚德，你不明白這個世界，世界已經變了，跟以前不同了，假如是以前，我也許可以把這些錢給你了，但是現在，並不是一切都受我們控制的，我的上頭還有人，現在不是錢的問題了。他們很不高興發生了這件事情，因為這是一件使他們沒有面子的事情，剛才他們就跟我們開過一次會，問我這究竟是怎麼一回事，我也回答不出來。」王棟材頹喪地一攤兩手。

「那是你的事情了。」趙厚德強硬地說。

王棟材那軟弱的表現，使趙厚德以為他是可欺的，然而王棟材那一攤手，實在是一種抱歉的表示，他的意思就是，他本來不想用一種手段對付趙厚德，現在却不能够不用了。他一伸手按了一個掣，那玻璃牆前面的窗簾自動關上，那窗簾是有個自動掣的。窗簾關上了之後，視綫就隔絕了，對面的寫字間大厦之中沒有辦法望過來，不過光綫的影响則並不大，這寫字間裏是自有燈光的，趙厚德的心跳了一跳，他覺得情形是不大對了，雖然他還不知道是有什麼不對。

跟着，王棟材身後一度門就打開了。那度門是通向一間會議室的。他剛才說他開過會議，但是他並沒有說開會議的人已經走了，現在，趙厚德就知道那些人是沒有走了。

三個男人踏進王棟材的寫字間裏，其中一個打扮得很講究，身上穿着名貴的衣服，鼻子上甚至架着一副眼鏡，他並不英俊，但應該是一個很斯文的人，像是一個大機構的行政級人員之類。不過，當他看着趙厚德的時候，他眼中的神情却是並不斯文的，他旁邊的兩個人更是並不斯文了。他們看上去像是兩個打手，憑王棟材所講的，趙厚德也可以猜得到王棟材剛才正是跟一些什麼人開會，因此趙厚德也可以猜到，那另外二個人，就是這個戴眼鏡的人的隨身保鑣了，這樣的人是應該有隨身保鑣的。

（未完）



中篇俠義連載故事

東方英・文
子成・圖

絕路（二）

前文提要：前文書至卜勁藩回到家中暗室，竟不見一雙小兒女，他一時急得六神無主，瘋狂的向外追去。當他狂奔到一山脚時，站在一塊石頭上喘息、發呆。突然心智淸朗，他認爲呂錦光與常惜惜總會回去，他應該回家去等他們。於是他便轉身回家；歸途中，突見一條人影飛掠而至，來到他面前，說是受常惜惜所托而來的。卜勁藩一聽，大喜過望，急請那人帶路前往常惜惜處。那人帶他來到一山谷外，他發現谷內一塊山石後，出現八盞燈光，向他緩緩而來……

匹夫無罪也　懷璧其罪歟

那是宮燈，不是武林人物常用之物。

無影劍卜勁藩劍眉一蹙，暗暗忖道：「這大不尋常了……」

一念未了，那看似來勢緩慢的燈光，突然加快起來，霎眼之下，就到了斜坡之前。

燈光照耀之下，無影劍卜勁藩看得清切，不錯，那是八盞宮燈，提燈的人，也是宮裝少女。

宮燈之後，是一位風情萬種的青春美婦人，美婦人之後，又有八個美得出奇的少女。

無影劍卜勁藩心念一轉，暗自「啊！」了一聲，忖道：「她們莫非是傳言之中的萬妙夫人……」

八盞宮燈兩旁一分，那青春美婦人輕移蓮步，越羣而出，到了無影劍卜勁藩面前。

隨着青春美婦人的臨近，無影劍卜勁藩先聞到了一股淡淡的幽香，幽香入鼻，反應立生，只覺得心神一爽，腦子裏的無邊苦惱，無形之中，自動消除。

無影劍卜勁藩暗暗吸了一口眞元內勁，目光一凝，射出兩道厲芒。

那青春美婦人輕柔的先笑了一笑，接着明眸流轉，帶嗔帶責的道：「爲什麼這樣兇霸霸的？多沒禮貌？」

無影劍卜勁藩對這位夫人，早有耳聞，心中不敢絲毫大意，表面上的目光緩和了下來，臉上也披上了一抹微笑，抱拳道：「在下卜勁藩，應邀而來，不知……」

他對她雖然心中有了一個概念，可是還是不敢隨便稱呼。

因此語氣一拖，等着那青春美婦人自己表明身份。

那青春美婦人笑了一笑，接口道：「小弟，你沒猜錯，大姊姊就是萬妙夫人，」一眼就看穿了無影劍卜勁藩的心念，見面就露了一手智慧的經驗結合的才華。

無影劍卜勁藩暗暗吃了一驚，震駭的忖道：「這萬妙夫人太不尋常了，只怕難對付得很。」

他緩緩吸了口氣，讓緊張的心情舒張了一下，以攻爲守的一正面色道：「夫人

大名，在下聞名已久，有幸得蒙寵召，至感榮幸，但你我非親非故，稱呼上尚請夫人不要過於隨便。」開口就火辣辣的，守住了自己的防綫。

萬妙夫人可能是第一次碰到這種不給面子的人，當下楞了一楞，目光在無影劍卜勁藩臉上盤旋了半天，「噗哧」一笑，道：「哎喲，小兄弟，大姊可是得罪了你了？」

無影劍卜勁藩一搖頭道，說：「還沒有。」

萬妙夫人笑哈哈的道：「那你爲什麼這樣厭惡大姊我呢？」

無影劍卜勁藩道：「不敢，在下只希望夫人不要和我開玩笑，無故套近，有話請說，在下是洗耳恭聽，捨命相陪。」

萬妙夫人銀鈴的笑聲，在夜風之中盪漾了起來，只見她嬌軀搖動，有如微風之中的花枝，煞是好看極了，美得叫人喘不過氣來。」

她嬌笑了一陣，輕抬玉手，指着無影劍卜勁藩嬌喘吁吁地道：「小弟，你怕了大姊姊是不是？」

無影劍卜勁藩劍眉飛揚，意氣昂然的哈哈一笑，道：「我卜勁藩死且不怕，豈會怕了夫人。」

萬妙夫人笑哈哈的道：「你既然什麼都不怕，又爲什麼裝一副色厲內荏的樣子來唬人。」

一針見血，刺得無影劍卜勁蓄暗中直皺眉頭，心中驚服極」，可是口中仍是不服氣的道：「我向來就是這個樣子。」

萬妙夫人一笑道：「你敢說，你對蘭亭玉女也是這個樣子，不會吧：」

無影劍卜勁藩在江湖上可是人人稱道的大俠，鐵錚錚的漢子，這時面對萬妙夫人這種江湖上的奇特人物，眞有啼笑皆非，輕重不得之感，當下，雙目一垂，道：「不和你說這些，有話就說吧，否則，在下就此告辭了。」雙拳一抱，便欲告辭。

萬妙夫人搖手輕喝一聲，道：「別去，當然有話和你說。」

無影劍卜勁藩道：「請！」

萬妙夫人道：「此地不是談話之處，你要不怕的話，大姊姊準備得有幾樣小菜和一罈難得一見的人間佳釀『碧海青天』，我們輕鬆一點談好不好：」

無影劍卜勁藩道：「龍潭虎穴我也敢去，難道……」下面的話，如果說出口的話，那是顯得自己太粗魯了，話到口邊，硬把它忍了回去，沒有說出來。

萬妙夫人哈哈一笑，道：「這才像是江湖上鐵錚錚的漢子，請！」嬌軀一讓，欠身肅客。

萬妙夫人不是好對付的人物，無影劍卜勁藩暗中打定主意，忖道：「任你花樣百出，千變萬變，我只是一成不變，看你能奈何我否？」

心念一決，無影劍卜勁藩的態度便自然多了，微微退了半步，揖讓道：「夫人請！」

萬妙夫人笑哈哈的一抬玉手，忽然向無影劍卜勁藩手腕握來，事出意外，無影劍卜勁藩欲待避讓時已是不及，他只好暗中一提勁力，向右手腕脈注去。

距料，萬妙夫人落來的手指，竟然沒有發力，只是輕柔的握着他，顯然，並無惡意。

無影劍卜勁藩玉面一紅，口中囁嚅地道了一聲：「夫人，這……。」

萬妙夫人一笑道．「老婆都有了，還害羞。」

無影劍卜勁藩被她這樣一說，只好任由她携着手，向那旁大石之後走去。

那大石後面，原本有一座山洞，無影劍卜勁藩知道得很清楚，這時，整個的山洞不但打掃得乾乾淨淨，而且四週還懸起了帷幔，看那樣子，她來到這裏已經不只一天了。

宮燈照耀之下，擺好了一桌酒席，先不說那酒菜的色香味如何，單只那盛酒菜的杯盤碗筷，無一不是金銀玉器中的精品，爲無影劍卜勁藩平生見所未見，聞所未聞的器皿。

這種酒席，他做夢也想像不出來，當時只看得眼花撩亂，暗中慨嘆不已。

賓主相對入席就坐，其他的女孩子，就分別站在他們身後，侍候他們。

萬妙夫人微微一笑，道：「小兄弟，我們先不談正事，用好了酒菜要說，好不好？」

無影劍卜勁藩搖一搖頭，道：「我不餓。」

萬妙夫人笑道：「你怕酒菜之中有毒？」說着，自己便喝了一杯酒，又吃了一些菜，用事實作了最好的解釋。

其實江湖上下毒的手法，千奇百怪，沒有方法能證明自己是乾淨的。

無影劍卜勁藩年紀不老，江湖卻老，當然不會嫩得完全相信萬妙夫人，笑道：「在下知道夫人一向不屑於向人下毒，這一點，夫人根本無需證明什麼？」

拒絕得還不叫人難堪，萬妙夫人自我解嘲的一笑，道：「想不到江湖朋友對我還有這份認識，眞是難得……那你爲什麼不吃用呢．」

無影劍卜勁藩道：「在下不願領夫人這份情。」

萬妙夫人秀眉輕輕一揚，道：「你就認定大姊姊是找你麻煩來的。」

無影劍卜勁藩輕輕「哼！」一聲，道：「在下這點江湖經驗還有。」

萬妙夫人哈哈一笑，道：「你錯了，大姊姊不但不是來找你的麻煩，而且，正好相反，我是來補償你的。」

無影劍卜勁藩一楞道：「補償在下，你我之間似乎從來沒有過交往，此話從何說起。」

萬妙夫人點了一點頭，道：「不錯，我們從來沒有過交往，但這次大姊姊是受人之托而來。」

無影劍卜勁藩笑了一笑，沒有做聲。

萬妙夫人道：「聽說你的家剛剛被人毀了？……」

無影劍卜勁藩冷笑一聲，道：「看來夫人和他們也是一條路上的人了。」

萬妙夫人道：「是不是他們一條路上的人，大姊姊自己也說不上來，不過大姊姊是這裏等着你的。」

無影劍卜勁藩道：「要是等不到在下呢？」

萬妙夫人道：「大姊姊也希望等不到

你，可是等到你之後，大姊姊的想法又變了。」

無影劍卜勁藩道：「此話怎講。」

萬妙夫人道：「因爲等不到小兄弟你時，你必然已經死了，大姊姊我也不必替別人向你補償了，現在你我見面之後，大姊姊又深爲小兄弟你這份人才可惜，覺得大姊姊的個人損失不要緊，倒要爲武林之中盡一份心意，勸你好好的珍重自己。」

無影劍卜勁藩雙目之中精光陡然一盛，凝注了萬妙夫人有頃，嘆息一聲，收回了目光，道：「夫人，你要眞是有心人，就請你告訴在下這次飛來橫禍的主因。」

萬妙夫人一笑道：「你眞笨，難道你還看不出來，有人看上了尊夫人。」

無影劍卜勁藩道：「我要知道的是那罪魁禍首。」

萬妙夫人道：「我不知道，就是我知道，我也不能說。……」

無影劍卜勁藩面色一冷，截口道：「虛情假意。」

萬妙夫人面色一正，道：「這是『江湖道義』。」

萬妙夫人說得不錯，江湖人物講究的就是「信」「義」兩字，她不能出賣朋友。

無影劍卜勁藩自己也是江湖人物，當然明白這一點，當下神態一肅，抱拳道：「在下失言，請夫人恕過。」

萬妙夫人明眸一亮，又重新打量了無影劍卜勁藩一眼，輕嘆一聲，道：「小兄弟，你這種人就這樣毀了實在可惜。」

無影劍卜勁藩劍眉高揚，道：「在下豈是輕易被毀之人，至少，對方也要付出相當代價。」

萬妙夫人道：「你這句大姊姊相信得過，只是你這樣做的話不大合算了，你要知道，人家犧牲再大，那也是別人的生命，可是你一輕生，就什麼都完了……是大英雄才能屈能伸，單憑血氣之勇，只能博取後人一滴同情之淚而已。」

眞看不出，這位以異常手段成名於江湖的萬妙夫人，居然說得出這番道理來，無影劍卜勁藩一則以驚，一則以懼的暗自忖度，道：「她的話倒是說得有理，只不知她是眞心呢？還是假意？……」

忖忖間，萬妙夫人又看穿了他的心事，格！格！格！一笑道：「不敢相信大姊姊，是不是？大姊姊也不能給你什麼保證，一切要你自己抉擇了。」

無影劍卜勁藩道：「我們先不談在下的去處，在下先請教夫人，夫人受人之托，準備付給在下什麼補償。」

萬妙夫人道：「人家毀了你的家，大姊姊還給你一個家，人家搶走了你夫人，大姊姊可以還給你好幾位夫人，只要你願意，大姊姊手下那八位美女，都可以一併送給你。」

無影劍卜勁藩道：「可是，我的兒女呢．」

萬妙夫人道：「將來自然有人替你將她們送回來。」

無影劍卜勁藩道：「將來，將來是什麼時候。」

萬妙夫人道：「你接受了大姊姊代付的補償，同時也答應了對方要求之後。」

無影劍卜勁藩問道：「對方有什麼要求？」

萬妙夫人道：「對方只要你從此改名換姓並且不再追尋蘭亭玉女的下落如此而已，條件不算苛，只是有血性的人，難以忍受而已。」

無影劍卜勁藩緊蹙着雙眉道：「兒女何辜！」

萬妙夫人接口道：「留得青山在，不怕無柴燒，也許最後的勝利還是小兄弟你的！」

無影劍卜勁藩沉思了半天道：「在下不要夫人的美女，可不可以？」

萬妙夫人搖了一搖螓首，道：「不可以。」

無影劍卜勁藩道：「爲什麼？是夫人你不願眞心幫在下的忙？」

萬妙夫人道：「因爲那樣一來，你便掩不住對方的耳目，隱秘你的企圖。」

無影劍卜勁藩道：「但，她們也是在下的累贅。」

萬妙夫人道：「他們把你的兒女還給你，還不是懷着同樣的用心，所以，你得接受這一切的約束，在這一切約束之中掙脫出來，遂行你的企圖。」

無影劍卜勁藩目光閃動的笑一兩聲，道：「常言道：『斬草不除根，春風吹又發。』在下眞不明白，他們爲什麼不率性將在下除去，以絕後患。」

萬妙夫人道：「這是直覺的看法，天下事無奇不有，也許別人的想法不同，也許『聰明反被聰明誤』，總之，上天給了你一個機會，小兄弟，你要好自爲之。」

無影劍卜勁藩道：「夫人這樣替在下設想，在下是感激不盡，但在下有一不明白之處，尚請夫人指教。」

萬妙夫人一笑道：「你懷疑大姊姊的誠意。」

無影劍卜勁藩道：「在下豈敢懷疑夫人別有用心，只是在下想不明白，夫人爲什麼要反過來指點在下，幫助在下……」

萬妙夫人點了一點頭：「說來也是，大姊姊原是你對頭人之一，不應該有這種行爲，如果你對大姊姊有所瞭解的話，你就不會以爲奇了。」

無影劍卜勁藩「嗯！」了一聲，沒有接話。

顯然的，他不滿意萬妙夫人的這種說法。

這種說法太空洞了，事實上，他根本就不瞭解她。

× × ×

萬妙夫人微微一笑道：「說明白一點吧！第一，大姊姊的爲人是一人做事一人當，從來不依附別人，也不願意被人牽着鼻子走，這次的事情有點勉强，心不甘情不願；第二，小兄弟你，是一位值得相交的人，所以大姊姊就這樣打定了主意。」

無影劍卜勁藩劍眉一蹙，道：「這樣說來，夫人是被迫行事的了。」

萬妙夫人道：「可以這樣說。」

無影劍卜勁藩道：「你這樣暗助在下，難道就一點不顧忌麼？」

萬妙夫人道：「當然是所顧忌，所以希望你小兄弟能愼秘其事。」

無影劍卜勁藩嘆息一聲，道：「難…

…難……難……。」

萬妙夫人道：「大丈夫能屈能伸，何難之有，我們武林人物最大毛病，就是四肢發達，頭腦簡單，好逞血氣之勇，結果往往把刀柄送給對方手中，任人擺佈。」

無影劍卜勁藩聽得悚然一驚，暗自忖道：「這萬妙夫人的看法大有道理，而我目前處境，正是敵暗我明，他們是積心處慮，有備而來，而我哩？除了一股忿懣不屈的怨氣之外，什麼都沒有，眞難得她有這片好心……只是她眞能相信麼……」

心念轉動之下，不由得星目又打量了萬妙夫人一眼，萬妙夫人知道他正在自我交戰，考慮最後的決定，因此沒有干擾他，只向他微微一笑。

無影劍卜勁藩目光一收，接着又忖道：「是福不是禍，是禍躲不過，反正我目前也沒有更好的對策，就看她一段時間，也無不可，只要隨時提高警覺，她縱然有什麼詭計，料她也逃不過我的耳目。」

打定了主意，無影劍卜勁藩雙拳一抱，道：「多謝夫人開導，在下聽由夫人安排。」

萬妙夫人花顏綻開，道：「小兄弟，大姊姊不會叫你失望的。」

無影劍卜勁藩又是一禮道：「在下對夫人義舉……」

一言未了，萬妙夫人搖首笑道：「別的話就不要再說了，倒是你口中的『夫人』要改改才好。」

無影劍卜勁藩道：「這個……在下不敢無禮。」

萬妙夫人道：「小兄弟，你這就太見外了，你要知道，我們要有了姊弟之情，將來很多事的進行，就方便得多了。」

無影劍卜勁藩忖道：「人家一片好意，我倒不能先叫人寒心。」此念一動，當下身形一起，長揖到地，道：「辱承雅愛，小弟恭敬不如從命了，大姊請受小弟一禮。」

萬妙夫人玉手一翻而出，扶住無影劍卜勁藩下拜之勢，明眸生輝，隱隱之中，已經現出了淚光，輕輕一嘆，道：「大姊闖盪江湖一生，終於有了一個親人，小弟，我們是誠敬在心裏，不要多禮了。」

無影劍卜勁藩暗中忽發奇想，忖道：「這倒是一個機會，我且試試她的內力修爲。」

心隨念轉，當下暗暗吸了一口眞元內力，道了一聲：「禮不可廢，大姊請受小弟一拜。」接着，勢子一沉，力逾千斤的向下拜去。

萬妙夫人可眞是心細如髮，深藏不露的人，適時一放手，身形一側，對拜了下去。

姊弟二人相對拜罷，方自站起身形，只聽哄然一聲，一影閃動，花枝招展，剛才奉命退下去的那八個少女，一擁而入，燕語鶯聲的你一言我一語，道：「恭喜夫人，賀喜大俠……」

萬妙夫人笑哈哈的道：「來！來！來！」大家同賀一杯。

大家高興的喝完一杯酒之後，萬妙夫人指着那羣美麗少女道：「小弟，這些小妹妹都是爲你準備的，你喜歡那一個，大姊就替你主行婚禮……如果你都喜歡，那就皆大歡喜了。」

無影劍卜勁藩俊臉漲得通紅，速速搖手，道：「不！不！不！小弟不能有負惜妹。」

萬妙夫人道：「大姊剛才已經向你說過，這是必需要做是事，否則，就瞞不過對方耳目了。」

無影劍卜勁藩忽施傳音神功，吐語爲絲地道：「她們這八個人都可靠麼．」

萬妙夫人也還之以傳音神功道：「你想會都可靠麼？」

無影劍卜勁藩暗暗一皺眉峯，傳音道：「那我怎樣可以……。」

萬妙夫人截口道：「你不但不能拒絕，而且，最好把她們統統娶下來。」

無影劍卜勁藩一搖頭，堅決傳音道：「不行！小弟不能這樣做。」

萬妙夫人傳音道：「小弟，別忘了大丈夫應該通權達變。」

無影劍卜勁藩道：「但大丈夫也有所爲，有所不爲，這件事小弟不能做……」話聲忽然一頓，出人意外的一抱拳道：「大姊盛情小弟心領，並且銘感五中，永世不忘……。」

他說到「永世不忘」四字時，話聲未了，身形已動，當大家一楞之下，他的人影早已消失得不見了影子。

此舉太出奇了，出奇得叫人心理上沒有一點準備。

萬妙夫人哈哈一笑，道：「好小子……好小子。」

八女之一，氣忿忿大叫一聲，道：「不識抬舉的混蛋，我們追！」

萬妙夫人搖一搖頭，揮手道：「不用了，你們就是追上了他，也討不了好。」

無影劍卜勁藩身形電閃雲飛般出了兵書寶劍峽，路上沒有遭到任何阻截，他又回到了原來立身的地方，目光星旋電閃的向四週掃射了一眼，雙拳一抱，道：「剛才，是那位朋友傳聲示警，在下有禮相謝了。」

四週靜寂寂的，沒有他預計中的任何反應。

無影劍卜勁藩再一次抱拳道：「朋友既然不願賜見，在下就此刻別過了。」

這時，他的心裏很亂，萬妙夫人的話，雖然不能相信，可是在他心理上形成了一個很大的壓力，現在他的心中第一個念頭，就是回家去看一看，看看有沒有出乎意料之外收獲。

因此，他話聲一落，便不稍猶豫，雙腳一點，拔身而起。

就在他身形起至半空中，將下未下之際，只見草叢之中暴起二道寒星，一左一右，向他懸在半空中的身形襲到。

無影劍卜勁藩人起半空之中，遽然被襲，心中不免暗暗一驚，但也同時暗罵了一聲，道：「這種暗器也想傷人，你們也太小看我卜勁藩了。」

雙臂一抖，下降的身形一止，援着內力猛吐，向下一拍，下降之勢被止住的身形，忽然，便從半空之中上拔了五尺之高，那二道寒星嗖的一聲，擦着他的腳底，一掠而過，打空了。

暗影中暴出一聲道：「好一招『青雲直上』，只可惜你今天遇上的是我們老哥

兒倆。」

那兩道寒芒一襲走空，便未繼續發射，接着在話聲中，現出二個身穿白色大袍的人。

這時，無影劍卜勁藩已從半空中落回地上，那兩個白袍人一現身之下，身形微閃，就到了他面前。

無影劍卜勁藩星目一轉，望了那二人一眼，隨之暗暗一驚，忖道：「怎麼？這兩個老怪物也來找我的麻煩……。」

這兩人原來就是江湖上大名鼎鼎的趙燕雙殘，有一身出奇脫俗的功夫，可惜，他們功夫雖好，爲人却沒有一定的準則，既不講信義，又不講交情，和他們交往最是頭痛不過，因爲誰也不知道他們什麼時候會翻臉，所以，他們二人是屬於被人們敬而遠之一類的人物。

無影劍卜勁藩當下心裏叫了一聲：「糟了！趕忙抱起雙拳一禮，道：「原來是兩位老前輩，晚輩卜勁藩有禮了。」

趙燕雙殘乃是同胞手足親兄弟，老大東門信，老二東門義，他們取上這「信」「義」二字，實在是一種多方面的諷刺。

老大東門信一揮手道：「不必來這一套，跟我們走。」

無影劍卜勁藩見禮貌攻勢用不上，也就不再客氣，面色一冷道：「去那裏.」

老二東門義道：「那來這麼多囉嗦，你跟着走就是。」

無影劍卜勁藩劍眉一軒，道：「兩位老前輩未免太自信了。」

老二東門義冷冷的道：「不信你就出手試一試。」

無影劍卜勁藩道：「那麼在下就放肆了！」話聲出了，寒光一閃，使了一招「夜戰八方」，老實不客氣的先下手爲强。

老二哈哈一笑道：「好小子，你是不到黃河心不死，老頭子就給你一點教訓。」空着雙手，穿過劍光，就向無影劍卜勁藩手上抓來。

無影劍卜勁藩的劍法既然號稱無影，自是快疾異常，這老人眞有一手，居然一出手就突破了他的劍光。

在無影劍卜勁藩暗暗一皺眉頭，劍式立變「倒轉山河」，身形一斜，退了半步，讓過老二東門義探來爪勢，劍鋒半途打了一個圓圈，一頓一揚，直取東門老二抓來五指。

這一招施得恰到好處，逼得東門老二非變式換招不可，否則那五隻手指頭就不再是自己的了。

東門老二攻勢一挫，無影劍卜勁藩得回先機，立時展開一身生平絕學，搶攻不已。

東門老二嗤笑一聲，道：「看不出你這小子，眞還有兩手鬼畫符，怪不得你這樣狂了，今天老夫就叫你見識見識前輩人物的身手。」脚下移形換位，雙手伸縮不定使出一套工夫，與無影劍卜勁藩打成一團。

東門老大站在一旁，沒有出手夾攻。

他們這兩人一經交上手，就是二三十招，彼此都未曾得到便宜。

可是，他們兩人這是心中都暗暗心驚對方的身手高强不已，把對方視爲平生所僅見的對手。

霎眼間，又打了四十多招，仍是半斤八兩，難分勝負。

驀地，東門老大大喝一聲，道：「住手！」

東門老二招式一收，身形急幌，退出戰團。

無影劍卜勁藩暗自吁了一口氣，收起奇形長劍，要不是東門老大這一喝，如果繼續拚鬥下去，再要不了五十招，他勢非力竭落敗不可。

要知無影劍卜勁藩自黃鶴樓到現在，就沒有好好的休息過片刻，在這種情形之下，縱然是鐵打的金剛，銅澆的羅漢，只怕也早支持不住了，這還是因爲他年輕力壯，本身修爲又極其深厚，再加上他旺盛的鬥志，才能支持到現在。

這種情形，只有他心裏有數，趙燕雙殘却是不知道，要不，東門老大不會給他這個機會。

東門老大乾咳了一聲，道：「人貴自知，如果老夫兄弟同時出手，只怕你抵擋不住三十招，此話你相不相信.」

無影劍卜勁藩暗叫一聲，道：「你們要是同上，我只怕十招都擋不住了。」

冷冷的一笑，無影劍卜勁藩道：「那也不見得，在下縱然不敵，你們也別想如意得手。」

東門老二大叫一聲，道：「那麼咱們就再打……」

東門老大輕喝一聲，道：「老二，不要打岔……卜少俠，在江湖上，你也算是成名人物，也該知道我們兄弟動上了腦筋的事，就絕不會中途罷手，我們現在談一談好不好？」

無影劍卜勁藩道：「談什麼？」

東門老大道：「我們這一場惡鬥，留在走出百里之外再打如何？」

無影劍卜勁藩道：「爲什麼不現在解決了:」

東門老大道：「老實告訴你，目前這巫山中，要找你的人，怕莫有二三十批人，大家都想得到你卜少俠，我們要是驚動了大家，你想將會是一個怎樣的後果:」

無影劍卜勁藩暗吃一驚，忖道：「這樣多人找我，爲了什麼:且慢，這件事情倒非先弄明白不可。」

心念一決，面色稍稍一緩，道：「他們找我做什麼.」

東門老大道：「這個……現在不能告訴你，但老夫可以告訴你一點情況，找你的人雖多，但都是各自爲政，沒有整體的計劃，所以，你還有一綫機會。」

無影劍卜勁藩道：「我們暫時不打，先逃他們的圍捕再說。」

東門老大道：「正是此意。」

無影劍卜勁藩冷笑一聲，道：「最後在下就是你們兩個人的了。」

東門老大道：「這是我們的希望，但你還有一博的機會，總比在這裏對付二三十批人好。」

無影劍卜勁藩暗自思量道：「他這話倒也不錯，而且情形不對時，我半路上照樣還可以逃跑……。」

東門老大道：「你不同意也可以，我們現在就讓你走，我們只在暗中跟着你，等待機會，坐收漁翁之利就行了，現在和你門，實在大笨了。」

無影劍卜勁藩道：「如果我們談得好呢.」

東門老大道：「我們兄弟助你一臂之力，逃出這巫山區再說。」

無影劍卜勁藩冷冷一笑道：「你們眞會打算盤，這時候還要用我替你們突圍賣命。」

東門老大道：「反過來說，你不正可以利用我們兄弟替你保鏢。如何:但聽少俠一言。」

無影劍卜勁藩暗暗嘆息了一聲，一點頭道：「好，我們就此一言爲定，離開這裏再說。」

東門老大轉向老二一點頭道：「老二，你開路。」

東門老二與無影劍卜勁藩對敵時，原是空着一雙手，沒有使用兵刃，這時忽然撩起寬袍，取出一條烏光漆黑的軟鞭捏在手中，身形一矮，射了出去。

東門老大一揮手道：「卜少俠請！老夫替你斷後。」

無影劍卜勁藩暗笑一聲，道：「說得好客氣，斷什麼後，還不是怕我跑了。」

微微一笑，無影劍卜勁藩身形一長，緊緊跟在東門老二之後奔去。

東門老二對目前的情況，顯然有相當的瞭解，他前行方位時東時西，速度也是時快時慢，處處出人意表。

無影劍卜勁藩隨在身後，只有暗自搖頭嘆息的份兒，要是他自己獨闖，不知又要招來多少强敵，多少麻煩了。

他們三人小心謹愼的尋虛穿隙而到，不多時光，已走出了二十餘里地，都未遇上任何人物。

奔行之間，忽聽一聲沉喝：「站住！」寒光閃動，一個手橫開山大砍刀的中年漢子由一棵大樹之後閃身而出，攔去了他們去路。

東門老二冷「哼！」了一聲，前行如故。

那漢子又大喝了一聲，道：「還不給大爺站住！」開山大砍刀一立，拉開了架式。

東門老二身形一矮，嗖！的一射而上，左手一揚，當胸擊去，接着右手軟鞭甩頭而出。

他動作迅快無比，那漢子剛剛一拉架式，還未來得及施展，東門老二的手掌已到他胸口，掌式一登，內力一吐，只見那漢子神態一僵，張口吐出一口鮮血。

就張口噴血之際，東門老二的軟鞭已纏在他雙腿上，鞭力一震，便把那漢子震了出去，他口中噴出的鮮血，一滴也沒濺到東門老二身上。

無影劍卜勁藩暗自驚喝一聲：好高明的手法！……

忖讚未了，暗影中人影一閃，一道刀光飛掣而到，來人顯然意存偸襲，不聲不響，陰森森像一道鬼影子。

無影劍卜勁藩張口欲叫，詎料叫聲尙未出口，東門老二已是料敵先機，手中軟鞭忽的迴掃過來，只聽一聲悶哼，掃在那人腰部，那人身子一軟，就倒在地上，掙扎了一下，口吐黑血而亡。

無影劍卜勁藩全身一震，暗自驚叫一聲，道：「毒鞭！着體身亡，我以後倒要特別小心了。」

東門老二動手之下，不過三招二式，對方二人已然全部就殲，可是，他殺死那二人之後，並未因此鬆懈警覺之念，反之，他更是小心謹愼了。只見他做了一個要大家靜止不動的手式，自己却身形一縮，貼着地面射入前面密林之內而去。

片刻之後，東門老二折身而回，道：「前面人數不少，不宜强闖。」

東門老大點了一點頭，東門老二便不再說什麼，身形一轉，向另一個方向射了出去。

不久之後，前面傳了一聲夜鳥輕啼之聲，東門老大輕喝一聲道：「卜少俠，我們可以前行了。」

無影劍卜勁藩閃身而出，三人又向前奔行了四五里路，轉過了一個山角，無影劍卜勁藩心中一喜，暗暗忖道：「我的機會來了。」

念頭方起，但聞一聲哈哈大笑，閃身走出一個身穿彩衣的乾瘦老人，裂着一張黃牙嘴，笑道：「老夫倒眞等到兩位老朋友了。」

東門雙殘可算得上是江湖上的狠人，當他們看到那乾瘦老人後，臉上的神色都微微的變了一變。

無影劍卜勁藩雖然不認識那老人，但見了東門二老那驚震的神色，也不難想像來人之不簡單了。他這時倒是樂得坐山觀虎鬥，因此微微一笑，退身站過一旁。

東門老大邁步向前，與老二併肩而立，兩人脚下都是暗含子午，作好了隨時可以動手的準備。

東門老大輕輕咳了一聲，臉上堆着非常勉强的笑紋，呵呵地道：「原來是吳老哥，久違了！」

「吳老哥」！無影劍卜勁藩腦中靈光一閃，記起來了，他莫非就是吳萊子一位叫人頭痛的前輩怪人　他怎麼也來了，這倒眞是想不到。

吳萊子道：「兩位辛苦了，老夫有謝了！」雙手抱拳，拱了一拱手。

東門老二一怔道：「吳老哥，你謝什麼呀:」

吳萊子一指無影劍卜勁藩，道：「兩位替老夫把卜少俠送來，難道不該謝一謝麼?」

東門老大訕訕的笑了一笑道：「吳老哥，說笑話了！……」

一語未了，吳萊子面色一變道：「誰和你們說笑話，難道你們敢說個『不』字?」氣勢凌人，好像是吃定了東門雙殘。

說來也眞是奇怪，平日橫蠻到了極點的東門雙殘，這時居然沒有了半點火氣，打着笑臉，低首下心的道：「在吳老哥面前，愚兄弟那敢說半個『不』字，不過……不過……」

吳萊子不耐煩的一揮手道：「好了，你們既然不反對老夫的請求，老夫有你們兄弟這份人情。……小伙子，跟老夫走吧！」伸手向無影劍卜勁藩招了一招手，滿有信心的轉身就走。

東門雙殘臉色一僵，兩人你望着我，我望着你，心裏是一個百個「不甘願」，可又顧忌着他，不敢招惹他。

對無影劍卜勁藩來說，這倒是一個非常有利的機會。

可是，他偏偏也是一個怪性子人，東門雙殘不是東西，他更看不慣吳萊子那副趾高氣揚的樣子，當下劍眉一剔，冷冷的道：「你我素不相識，爲什麼要跟你去。」率性地把他當作毫無印象的人。

吳萊子原已是出去了四五丈遠，聞聲之下身形一轉而回，身形一隱一現，就逼到了無影劍卜勁藩面前。

他身法奇快無比，但那轉身的勢子却是沒有半點烟火氣，令人覺得他不過是一轉身而已，不過他那一轉身，就到了無影劍卜勁藩身前而已。

無影劍卜勁藩不是空子，當然看得出吳萊子這一手高明到了極點，怪不得東門雙殘忍氣吞聲了。

江湖上，就是這樣，鬥的是狠，誰狠誰就是大爺。

無影劍卜勁藩也許鬥得過東門雙殘之一，但鬥他們兩兄弟就不見得有把握了，如說要鬥吳萊子，不是他自己洩氣，他的藝業還差了一段距離。

何況，他連日來的奔波勞累，早已把他的精力損耗了一大半，現在是對誰都有敗無勝了。

不過，無影劍卜勁藩性子一來，可也就天不怕地不怕，還怕什麼吳萊子，隨着吳萊子面對面的吐來一口熱氣。雙目一瞪，精光閃閃的對視着吳萊子。

吳萊子的來勢洶洶，眞不是他會發多大的脾氣，東門兄弟無不替無影劍卜勁藩捏了一把冷汗。

事情出人意料之外，吳萊子迎着無影劍卜勁藩的目光一笑道：「年輕人，你不要不信邪！」

無影劍卜勁藩見他沒有馬上出手，暗暗吁了一口氣，道：「不信邪有什麼不好，難道遇事退縮還能算是英雄好漢！」

吳萊子哈哈一笑道：「好小子，看來你倒是要鬥一鬥老夫了……你知不知老夫是誰？」

無影劍卜勁藩雙拳一抱着，道：「有請示知。」

吳萊子指着自己鼻尖，道：「老夫吳萊子！」

無影劍卜勁藩淡淡的一抱拳道：「久仰了！」冷淡漠然的態度，是他硬着頭皮裝出來的。

吳萊子微現失望之色道：「你不知道老夫？」

無影劍卜勁藩淡淡道：「晚輩出道也晚。」

吳萊子道：「你師父也沒有提起過老夫？」

無影劍卜勁藩道：「家師從來不道人長短。」

吳萊子道：「令師俠號如何稱呼？」

無影劍卜勁藩道：「晚輩不願替家師丟人，暫時恕不奉告。」

吳萊子道：「你小子倒有點骨氣。」

無影劍卜勁藩微微一笑道：「老前輩過獎了。」

吳萊子道：「我很喜歡有骨氣的孩子，你跟我去吧，我不會爲難你的。」

無影劍卜勁藩哈哈一笑道：「晚輩這樣跟老前輩一走，不就顯得更沒有骨氣了麼！」

吳萊子一怔道：「你還是要動手？」

無影劍卜勁藩道：「晚輩個人藝業有限，自然難與皓月爭輝，如果老前輩不怕我們人多，晚輩想與兩位東門前輩聯手一試，不知老前輩仍願賜教否？」

吳萊子哈哈大笑道：「你是初生之犢不怕虎，也許你們三個人聯手合擊，眞能勝得過老夫，可是你先該問問他們二人，願不願意和老夫動手？」

無影劍卜勁藩目光一轉，射向東門雙殘兄弟，詎料他目光一落之下，還來不及說話，東門老大便搶先說道：「咱們橋歸橋，路歸路，我們兄弟不會替你墊背，你要幹就自己幹吧。」

無影劍卜勁藩對他們兄弟二人，突然興起了一種翻倒胃口的感覺，虧他們半生闖蕩，名滿江湖，想不到原來是這樣一個貪生怕死的東西，當下朗朗一笑，昂然道：「在下就一人出手，又何怕之有。」寒芒一閃，奇形快劍脫鞘而出，使了一圈劍花。

劍光斂處，無影劍卜勁藩肅然而立，抱劍一禮，道：「老前輩請！」

吳萊子嘻嘻一笑，搖手道：「且慢，我老頭子動手時，向來是見者有份，來！來！來！兩位東門老小子，咱們先遞兩招玩一玩，也讓卜小子見見江湖前輩的風範，技藝。」

東門老大身形一縮，霍的退了一丈，打着笑臉道：「咱們老哥們，交情久遠，還動什麼手……。」

吳萊子截口一笑，道：「那他的人呢？你們還要不要？」伸手指了一指無影劍卜勁藩。

東門老大的態度忽然轉了一個一百八十度的彎道：「當然是相讓給老哥哥了，愚兄弟願憑差遣。」

吳萊子哈哈一笑道：「兩位豈不大吃虧了麼？」

東門老大道：「能在老哥哥手下効力，乃是我們兄弟的光榮，何吃虧之有，何況，老哥哥的爲人，一向慷慨大方，到時候也不會虧待我們兄弟。」

吳萊子面色一冷道：「你們兩兄弟自認能替老夫做些什麼事？」

東門老二道：「但憑老哥哥吩咐，只要老哥哥一句話，我們是赴湯蹈火在所不辭。」

吳萊子大喝一聲，道：「好！你們給老夫滾！」

眞是狠人自有狠人磨。東門雙殘也是出了名的狠人，這時簡直成了病貓，不但再也狠不起來，而且窩囊得叫人替他們難過。

他們兩兄弟居然在吳萊子一聲大喝之下，臉不紅氣不湧的雙雙一抱拳，道：「愚兄弟告辭了。」身形急轉，飛躍而去，形同喪家之犬。

吳萊子回頭向無影劍卜勁藩道：「小子，把你的劍收起來。」

無影劍卜勁藩道：「晚輩自知不動用兵器絕非老前輩之敵手……」

吳萊子呵呵一笑道：「你還想和我老頭子動手？」

無影劍卜勁藩道：「晚輩雖屬江湖末流，但向來不認命，也不甘束手任人宰割。」說來豪氣干雲，音節鏘鏘然，好一個不畏強梁的漢子。

吳萊子一笑，道：「誰強逼你什麼來着？」

無影劍卜勁藩一怔道：「老前輩，你……你……」

吳萊子道：「你要走，走……儘可走你的。」

無影劍卜勁藩道：「老前輩，你就這樣放晚輩了？」他眞有點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了。

吳萊子道：「你不這樣走，難道還要老夫送你？」

無影劍卜勁藩還劍入鞘，纏回腰間，微一沉思道：「晚輩有一不明不白之事，有請老前輩指教？」

吳萊子道：「什麼事？」

無影劍卜勁藩道：「聽說，目前巫山山區之中，欲得晚輩而甘心之人，爲數不少，他們究竟是爲了什麼，這樣放不過晚輩？」

吳萊子緩緩道：「匹夫無罪，懷璧其罪。」

無影劍卜勁藩一楞，道：「這話從何說起，晚輩身上有什麼值得大家重視的寶物？」

吳萊子道：「有沒有，你該自己心裏有數。」

無影劍卜勁藩搖頭一嘆道：「晚輩自己實是一點也不知道。莫非是……。」話到口邊，忽然一歛不說了。

吳萊子道：「什麼？……」

無影劍卜勁藩道：「一定是有人無中生有，故意陷害晚輩。」

吳萊子道：「噢！人家爲什麼要陷害你？」

無影劍卜勁藩面色一紅，眞不好意思把眞情說出來，訕訕的道：「就在不久之前，晚輩家中突遭襲擊，現在已是家破人亡了。」

吳萊子道：「老夫知道，他們的目的，就是那件寶物。」

無影劍卜勁藩暗暗一皺眉頭，道：「好一個『瞞天過海』之計，他們明明是爲了惜妹而來，却用這種詭計，掩住了眞實用心……。」

一想起愛妻，便不由得替她担起心來，脫口叫了一聲，道：「不好，他們的處境只怕比我更險惡……老前輩，晚輩要先走一步了。」

雙拳一抱，行了一禮，拔起身形，便向山外飛掠而去。

「且慢！你要向那裏去？」眼前人影閃動，吳萊子後發先至，橫身阻住了他去路。

無影劍卜勁藩一怔，道：「老前輩不是說過任由晚輩離去麼？難道片刻之間就改變了主意。」

吳萊子道：「老夫沒有改變主意，只是你小子這樣不用腦筋，那是送肉上灶，自討苦吃。」

無影劍卜勁藩原來聰明絕頂之人，聞言一震，暗忖道：「他說得不錯，沿途一定不知有多少等着我的人，還有那東門雙殘，只怕也不是輕言放棄的人，說不定他們早已把我的方向位置傳出去了……」

這是必然的推測，可是，他腦念一轉，又忖道：「是福不是禍，是禍躲不過，管他的，闖吧！」

身形再次猛拔而起，可是吳萊子一伸手，按住他肩頭道：「小子，在江湖上莽夫與失敗乃是親兄弟，你要冷靜。」

無影劍卜勁藩完全明白，他擧目望了吳萊子一眼，心中激蕩着旣複雜又無以言宣的感觸。

吳萊子搭在無影劍卜勁藩肩上的手掌一落，握在他手臂上，吐力一提，道：「隨我來，我有一個好地方，可以避他們的耳目。」

話聲隨着人身同時而起，一股奇大無比的力量，提着無影劍卜勁藩的身子，飛射而逝。

當然，這時無影劍卜勁藩也沒有絲毫抗拒的心理！

吳萊子這一展開身形，無影劍卜勁藩這才打從心底佩服這位老前輩的功力藝業確有過人之處，怪不得東門兄弟畏他如虎了。

自己雖然自命是年青一代的頂尖好手，可是在他面前整個的自信心都消失了，只有暗暗搖頭，自嘆不如的份兒。

吳萊子帶着無影劍卜勁藩飛行奇速，加以胸有成竹，一路之上，什麼事端都沒有發生。

「到了！」翻過一道懸岩，落身到一塊縮在懸岩之下的平台上。

平台後面，是一座石洞洞口。

吳萊子一聲「到了」，只聽石洞裏暴出一聲歡呼道：「乾爹，您眞有一手。」

聲音好熟，無影劍卜勁藩方一運思，只見眼前人影一閃，萬妙夫人雀躍地迎了出來。

無影劍卜勁藩臉色微微一變，冷笑一聲，道：「佩服！佩服！哼……。」一聲冷哼，把無影劍卜勁藩心中一股怒氣，毫不保留的發出來了。

吳萊子怡然自得的哈哈一笑，道：「小伙子，你實在太嫩了，怪得誰來。」

無影劍卜勁藩雙目圓睜，幾乎要冒出火來，討了巧還賣乖，這個當上得叫人氣破肚皮。

萬妙夫人輕輕一踩蓮步，嬌嗔地叫道：「乾爹，您就別再逗他了吧！」

嬌軀一轉，面向着無影劍卜勁藩笑哈哈的道：「藩弟，他老人家是逗你的，你可不要生氣，而且，大姊把你找回來，絕無半點惡意。」

無影劍卜勁藩那會相信她的話，冷笑一聲，道：「騙死了人，反正不償命。」

萬妙夫人秀眉一顰，發急地道：「大姊要騙你，將來定不得好死！」

無影劍卜勁藩心中一動，接着念頭一轉，忖道：「賭咒發誓，本來就是女人的拿手！」「哼！」了一聲，道：「武林人物，有幾個人是好死的。」

萬妙夫人楞了一下，搖頭嘆息道：「你難道眞要大姊把心挖出來給你看麼？」

無影劍卜勁藩仍然冷冷的道：「我倒不必，你別管我的事，讓我走就行了。」

——未完——



長篇武俠連載故事

臥龍生・文
子成・圖

金筆點龍記

溶溶明月夜　琅琅讀書聲

十年寒窗無人問，一舉成名天下知。

省試期近，莘莘學子，分由四隣縣鎭，趕集省城，準備大顯身手，進而問鼎京試，一舉成名。

爲了讀書方便，有錢的富家子弟，可以租一幢大宅獨院秉燭夜讀，使那朗朗讀書聲，不致驚擾到四隣。

但大多數小康、貧寒之家的子弟，都是借讀於寺、觀、庵、祠，一則取其寧靜，二則也可節約一些用度。

縱然是寒門子弟，也都帶着足夠的川資，可憐天下父母心，爲籌一筆盤纏費用，父趕苦工，母加夜紡，作父母的，多受了無數勞苦，也要設法爲孩子籌措一筆寬裕的費用。

所以，會試省城的學子們，一個個衣着光鮮，也都不會爲用度煩惱。

開封府城郊西天王寺，名字很氣派，其實是一個很小的寺院，一進院落，兩列廂房，寺中只有一個香火工人，十天半月，也難得有一次香客上門。

但天王寺夠清靜，僻處荒野，綠篁環繞，清靜是清靜，只是太荒涼了一些。四週三里內沒有人家，在這裏讀書，確是了無塵俗的喧擾，但却要一份胆氣。

這天午時過後，却來了一位清秀的藍衫少年，琴卷一箱，一望即知是一位會試省城的學子。

守寺的工人，已經是年近七旬的老人，耳目遲鈍，行動蹣跚。

那藍衫少年打量了一下寺中形勢，抱拳一禮，道：「老丈，請爲在下通報方丈一聲。」

老人堆滿皺紋的臉上，泛現出一片笑容，搖搖頭，道：「這座小小的寺院，沒有住持方丈，上上下下，就是我一個人。」

藍衫少年噢了一聲，道：「在下南陽兪秀凡，此番來省會試，想借貴寺一厢，宿讀幾日，不知大師可否賜允？」

那老人輕輕的咳了一聲，清清喉嚨，道：「老漢只是一個看顧香火的人。這寺中本有一位住持方丈，三年前離寺他去，老漢俗姓丁，也未正式剃度出家，不敢當大師之稱，你以後叫我一聲老丁就是。」

兪秀凡道：「原來是丁老丈。」

老漢笑一笑，道：「不敢當，寺中只有老漢一人，我年紀大了，耳目不靈，公子留此借讀，只怕老漢無能爲公子料理膳食。」

他雖然年紀老邁，但說話頗有文氣，想他幼年，也是一位讀過書的人。

兪秀凡肅然生敬，欠身說道：「在下出身寒微，求學在外，也曾自理過炊膳之事，這方面不勞老丈費心。」

就這樣兪秀凡在天王寺住了下來。

這夜晚，兪秀凡孤燈夜讀，朗朗書聲，直達戶外。

好在，這天王寺附近沒有人家，那老丁耳目不靈，熟睡沉沉，雖是高聲夜讀，也驚擾不到別人。

天約二更，兪秀凡讀完夜課，掩上書卷，正待展被就寢，突然一陣輕微的呻吟聲傳了進來。

兪秀凡霍然一驚，暗暗忖道：這等深夜時分，如此荒涼所在，怎麼有呻吟之聲傳來。

他滿腹詩書，自具胆氣，打開室門，緩步而出，想循聲找去，看看那吟呻聲是怎麼回事，但那呻吟聲，却突然中斷不聞。

抬頭看，明月如鏡，光華匝地，風搖寺外綠篁，傳來了輕微的沙沙之聲。

兪秀凡開啓寺門，緩步行去。

皓月如鏡，綠篁漪漪，好一派的清明的夜景。

兪秀凡凝神傾聽，竟然難再聞呻吟之聲，心中大奇，暗道：莫非是我聽錯了。

流目四顧，只見月光下千竹搖影，深夜寂寂，那裏有什麼人蹤。

兪秀凡繞寺一週，不見異狀，正待舉步回寺，突聞一聲若感慨若呻吟的歎息聲，傳入耳際。

夜闌人靜，這一聲歎息，兪秀凡聽得甚是眞切，急急轉身，循聲找去。果然，在一叢翠竹之下，倒臥着一個人。

月光下，竹葉隨風，閃動着千點碎影，就是那片片葉影，混亂了視綫，那人又躺在一叢翠竹蔭遮之下，兪秀凡適才行過，竟然未能發覺。

伏身看去，只見那竹叢暗影中，蜷伏着一個身着青色長衫的中年文士，緊閉着雙目，似是已經暈了過去。

兪秀凡伸手一探那人的鼻息，只餘下弱如游絲般一縷氣息，急急伸手抱起那青衫人，返回寺中。

放下青衫人，兪秀凡立時奔向厨房，煮了一碗薑湯。

他讀書頗雜，五經四書之外，旁及本草醫書，只是從未用過。天王寺孤處荒野，此人又危急萬分，而且時屆深夜，就算兪秀凡很想去請個郎中，也是無處可請，只好自己下手了。

灌下一碗濃濃的薑湯，使那氣若游絲的中年人，突然清醒了過來。

只見他緩緩睜開雙目，打量了兪秀凡一眼，黯然歎息一聲，道：「小兄弟，是你救了我嗎？」

兪秀凡道：「急人之急，拯人之危，乃爲人之道，兄台不用放在心上！」

青衫文士緩緩道：「讀書人究竟是與衆不同。」

兪秀凡笑一笑，道：「兄台病勢似很沉重，這一碗薑湯只能使你暫時甦醒過來，必得早些請個郎中瞧瞧才是。」

青衫文士淡淡一笑，道：「我身上有藥物，小兄弟替我解一下。」

兪秀凡道：「兄台藥物放在何處？」

中年文士道：「在我腰間一個布袋之中，勞請小兄台，替我解下。」

敢情他連解開腰間袋子的氣力也沒有。

兪秀凡依言撩起了中年文士的長衫，解下他腰間一個白布帶子。

這帶子鼓脹脹的，似是裝了不少東西。

青衫文士輕輕歎息一聲，道：「小兄弟，由綉金龍那邊算起，第三節中放有一個白色的玉瓶，取它出來。」

兪秀凡目光一轉間，發覺那條白布腰帶，共分七節，每一節中，都似裝有東西，不過東西有多有少，心中念轉，人却依言由第三節白布帶子中取出了一個玉瓶。

中年文士尷尬一笑，道：「小兄弟，拔開瓶塞，替我倒出兩粒藥丸。」

兪秀凡看他背倚壁間，臉色一片蒼白，雖然說話的神情很從容，但神色間却隱隱流露出無限的疲憊，急急打開玉瓶，倒出了兩粒白色的丹丸。

中年文士苦笑一下，張開嘴巴。他沒有說話，但臉上却流露出無限尷尬之情，看神情無疑是說，請你老弟把藥物送入我口中如何。

兪秀凡緩緩把丹丸放入那中年文士口中，隨手端起了一杯開水，替那中年文士冲下了口中的丹丸。

中年文士閉上雙目休息了一陣，臉上突然泛出紅光，睜開雙目，道：「小兄弟，這寺中有些什麼人？」

兪秀凡道：「一位看顧香火的老丁，再就是在下我了，那丁老丈年過七旬，耳目不靈，行動不便，兄台需要什麼，只管吩咐在下就是了。」

中年文士臉上泛現微微的笑意，道：「小兄弟，你貴姓啊！」

兪秀凡道：「在晚姓兪，雙名秀凡，請教兄台？」

中年文士沉吟了片刻，道：「我姓艾，比兪兄弟癡長了幾歲，恕我托大，你就叫我一聲艾老大吧！」

兪秀凡道：「艾兄既然長我幾歲，理應叫你一聲大哥才是。」

中年文士笑一笑，道：「那豈不太委曲你兄弟麼？」

兪秀凡道：「艾兄說那裏話，小弟看艾兄氣宇不凡，不知怎的竟抱病趕路，倒在荒野。如非小弟在此借讀，這寺中的丁老丈，耳目遲鈍，只怕艾兄……」話到此處突然住口不言。

中年文士笑一笑，道：「兪兄弟，世間有所謂緣份二字，咱們這番相遇，也許就是緣份了。」

兪秀凡道：「大哥說的是，如非小弟在此借讀，也許大哥不會抱病趕路，病倒於此。」

中年文士神色突然間轉變的十分凝重，緩緩說道：「兪兄弟，你在這開封可有親友？」

兪秀凡搖搖頭，道：「沒有。大哥問此作甚？」

中年文士探手從腰裏銀帶中，取出二顆明珠，道：「兄弟，這裏有明珠兩顆，請兄弟收下。」

兪秀凡非出身於富豪之家，但他讀書頗雜，胸羅甚博，看那兩顆明珠，都如貓眼一般大小，燈光下耀眼生輝，心中雖然驚奇，但却搖搖頭，道：「大哥這兩顆明珠光華耀目，想必是價值連城之物。」

中年文士道：「兄弟好眼光，這兩顆明珠，價值在萬金以上。」

兪秀凡臉上一寒，道：「大哥，要把這兩顆明珠送給小弟，不知是何用心？」

中年文士歎道：「兄弟不要誤會，先請收下，小兄還有話說。」

兪秀凡道：「大哥，小弟雖是出身寒微之家，但幼讀聖賢書，深知君子愛財，取之有道。大哥不明不白的給兄弟這樣珍貴的兩顆明珠，如不把事情說明，小弟……」

中年文士接道：「兪兄弟果然是一個君子人物。」笑一笑，接道：「不瞞兄弟說，小兄不是生病。」

兪秀凡吃了一驚，道：「大哥不是生病，那是……」

中年文士道：「小兄是被人打傷的。」

兪秀凡呆了一呆，道：「大哥和人家打架了？」

中年文士歎口氣，道：「兄弟不是江湖中人，不知江湖中的事。小兄先受人暗算，後遭圍攻，以致內腑中受了重傷，小兄相信他們很快會找到此地，但小兄傷勢甚重，一時間無法行動，小兄弟如不避開，只怕要身受牽累。這兩顆明珠，留在小兄身上，已屬無用之物，萬一小兄被他們殺死，此明珠豈不便宜了別人。兄弟才情非凡，人如其名，這兩顆明珠，可助你安頓家園，也好一心讀書。兄弟，錢財雖是

身外物，但要衣食足而後知榮辱。兄弟，你豐采俊逸，在朝當爲重臣，在野必爲奇士、大儒。兄弟，寶劍贈俠士，紅粉送佳人，你就收下吧！」

兪秀凡沉吟了一陣，道：「大哥言雖有理，但小弟仍不能收。」

中年文士臉色一變，道：「兄弟，如若覺得小兄說的有理，再不收下明珠，那就是矯情了。」

兪秀凡歎口氣，道：「大哥，如是小弟收下這兩顆明珠，大概就得離去了！」

中年文士微微一笑，道：「兄弟，死有輕重之別，追殺小兄的人，都是江湖上窮兇極惡之輩，多殺一個無辜的人，在他們只不過是舉手之勞而已，算不得一回事，你何苦留在這裏呢？」

兪秀凡道：「嗯！大哥既知留在此地，兇險萬端，非死不可，又爲何不肯和小弟一起去呢？」

中年文士道：「兪兄弟，小兄的傷勢很重，行動不便，無法逃走。」

兪秀凡接道：「那容易，小弟可以揹着你走。」

中年文士搖搖頭，道：「唉！兄弟，我已經說過了，那些人都是江湖窮兇極惡之輩，舉手就要殺人，兄弟你是個手無縛鷄之力的書生，如何能應付那些兇惡之徒？」

兪秀凡目光凝重，盯注在中年文士臉上瞧了一陣，道：「艾大哥，正因爲小弟是一位文弱書生，他們不相信我敢把大哥藏起來。」

中年文士呆了一呆，道：「你要把我藏起來？」

兪秀凡道：「大哥身受重傷，無能逃走，小弟又不忍棄大哥而去，就只好把大哥藏起來了。」

中年文士神情凝重的說道：「兄弟，那些人都是江湖上積年的大盜，一流的魔頭，見識廣博，閱歷豐富，如何會被你瞞過。兄弟，這不是兒戲事，你還是早些逃命去吧！」

兪秀凡微微一笑，道：「大哥，小弟雖然無能一夫擋關，力退强敵；但我可以鬥智不鬥力。再說，深夜之中，小弟如孤身獨行，萬一遇上了他們，定然會啓人疑竇。那時，縱有百口，也是無法辯護了。」

中年文士沉吟了一陣，道：「兄弟顧慮的不錯，那麼小兄告辭了。」

兪秀凡搖搖頭，道：「大哥傷勢很重，既無能和人抗拒，也無法奔走逃命，離開此地，凶多吉少，何不試試兄弟的辦法呢？」

中年文士道：「我怕拖累到你。」

兪秀凡道：「你已經拖累到了。現在已不是後悔的時候了。」

中年文士沉吟了一陣，道：「先把你的安排，說給我聽聽，小兄再作主意！」

兪秀凡略一沉思，簡略的說明了計劃。

中年文士終於被兪秀凡說動，點點頭道：「好吧！就照兄弟的意思試試。不過，小兄把話說在前面，一旦被他們找出小兄，你就一口否認由你安排的事。」

兪秀凡道：「好吧！我這就去安排，大哥也準備一下，事情急迫，愈快愈好。」

中年文士歎息一聲，道：「記着，兄弟，不能留下一點痕跡。」

兪秀凡點點頭，道：「大哥放心。」舉步而去。

片刻之後，重又轉了回來。

中年文士放低聲音說道：「兄弟，怎麼樣了？」

兪秀凡答道：「一切都安排好了，大哥請吧！」

中年文士忽然歎息一聲，道：「兄弟，記着，一旦露了行藏，你千萬不能承認。」

兪秀凡道：「我知道了。大哥放心吧！」

中年文士在兪秀凡攙扶之下，緩步行了出去。

兪秀凡重返西廂，整理好床上的被褥，剔亮油燈，重又展開了書卷，又讀了起來。琅琅書聲，靜夜中，傳出了老遠。

三更將近時分，兪秀凡伸了一個懶腰，掩上書卷。一抬頭，只見室門口處，站着一個全身黑衣，年過五旬的枯小老人。

兪秀凡吃了一驚，暗暗忖道：這人幾時到了門口，我竟然未聽得一點聲息，感覺到一點異徵。原來，他雖然在朗朗高誦書文，但暗中却分神聽着四外的變化。

只見黑衣瘦小老人，突然一跨步，行到了書案前面，一伸手，按在兪秀凡的肩頭之上，冷冷一笑，道：「打擾你讀書了。」

兪秀凡頓覺着肩上骨疼如裂，滿頭大汗，滾了下來。

黑衣瘦小老人微微一笑，道：「對不住啊！小哥兒不會武功。」

兪秀凡拭拭臉上的汗水，緩緩說道：「老丈這是什麼意思？」

黑衣老人雙目突然一瞪，兩道目光，有如冷電一般，暴射而出，盯注在兪秀凡的臉上。那目光有如寒芒霜刃，逼的兪秀凡不自禁打了一個冷顫。

黑衣人滿臉冷肅殺氣，道：「小哥兒，你心中該明白了。」

兪秀凡道：「明白什麼？」

黑衣老人道：「只要老夫揮手一擊，立時可致你死於當場。」

兪秀凡點點頭，道：「老丈藝業驚人，定然是一位大俠客了。」

這兩句話似諷刺，也似奉承，聽得黑衣老人有一種說不出的感受。輕輕咳了一聲，道：「老夫不是什麼大俠，用不着奉承老夫。你用心聽着老夫的問話，據實回答，如有一句虛言，老夫可能出手殺人。」

兪秀凡暗暗吸了一口冷氣，忖道：這些人，怎麼如此橫蠻，動不動就要出手殺人。

心中念轉，口中却說道：「小生幼讀聖賢書，倒也有一身風骨，老丈身懷奇技，舉手投足間，就可以取我之命。但小生不願屈於威武之下，老丈如有殺人稱快之癖，儘管出手，小生自知非敵，也不願出手反抗。」

言罷，閉上雙目，大有視死如歸的豪氣。

黑衣老者臉上的神色連變，但終於忍下了胸中怒火，冷笑一聲，道：「不知天高地厚的小娃兒，死於老夫手下的武林高手，不知凡幾，老夫豈在乎多你一個人；不過，不願殺你這手無縛鷄之力的文弱書生罷了。」

兪秀凡睜開雙目，微微一笑，道：「老丈既是講理的人，咱們好談了。」

黑衣老人道：「老夫沒有工夫和你扯談，你只要據實答老夫的話就是。」

兪秀凡老人道：「老丈請問，小生知無不言。」

黑衣老者目光轉動，四顧了一眼，但榻上的痕跡，早已給兪秀凡毁去，瞧不出一點可疑之處，才緩緩說道：「不久之前，有一個身受重傷，着靑衣的人，曾到此寺，不知他現在何處？」

問的很技巧，回答時一不小心，就可能失言。

兪秀凡道：「老丈，這天王寺中，很少香客，小生到此借讀，從未見過進香的人。」

答的也好，一口回拒於千里之外。

黑衣人一皺眉頭，冷厲的說道：「小娃兒

，讀書人豈能亂打誑語？」

兪秀凡道：「小生說的句句是眞。」

黑衣人道：「今宵之中，你一直坐讀到此刻麼？」

兪秀凡道：「試期屆近，小生不得不發奮夜讀。」

黑衣人冷笑一聲，道：「天王寺彈丸之地，老夫在一刻工夫之內，可以搜個淸淸楚楚，寺中如若還有別人，那就有得你的苦頭吃了。」

兪秀凡一揚雙眉，道：「寺中除了小生之外，還有一人。」

黑衣老人接道：「是什麼樣的人？現在何處？」

兪秀凡道：「一位丁老丈，是這天王寺的香火道人。」

黑衣老人道：「除他之外呢？」

兪秀凡道：「再無別人了。」

似是感到言未盡意，語聲一頓，接道：「適才小生秉燭讀書，竟不知老丈何時到了門外，如是來人和老丈一樣身手，小生就……」

黑衣老人接道：「不可能，他受了很重的內傷，又中了奇毒，算時限早該發作，那裏還有越屋踰牆之能！」

兪秀凡搖搖頭，道：「這個，小生就不知道了。老丈既是心中有疑，何不仔細搜查一下呢？」

黑衣人目光盯注在兪秀凡的臉上，緩緩說道：「小娃兒，老夫如是搜出了那靑衣人，就有得你的好看了。」

兪秀凡道：「老丈差矣！寺中縱然有人，但又和小生何關呢？」

黑衣老人雙目如電，希望從兪秀凡臉上瞧出一些隱情，那知兪秀凡神色鎭靜，應對得體，竟然瞧不出一點可疑之處。

黑衣人心中暗暗想道：想他一個文弱的讀書人，怎能有如此鎭靜工夫，看來他說的都是眞話了。

思索了一陣，突然一揮手，道：「嶗山四義給我仔細搜查一下。」

口中吩咐從人，兩道目光却仍是瞧着兪秀凡。

但見四個黑衣人，欠身一禮，閃身而去。

這時，兪秀凡才瞧到西廂門外，月光之下，站着八個黑衣人，四個飛躍而去，還有四個站着未動。

兪秀凡吃了一驚。暗道：這天王寺只有一殿兩廂，如是他們搜的仔細，只怕要找到大哥的藏身之處了。

他生具過人的胆識，在此等險惡之境況下，竟然能控制自己不露形色。

但聞一連串蓬蓬之聲，傳了過來，想是四人搜查的十分仔細，翻桌倒椅之故。

黑衣人突然一上步，笑道：「小娃兒，你好像有些心神不定啊？」

兪秀凡心頭一凜，故意歎口氣，道：「老丈，這座天王寺香客稀少，廟產不多，一個看守香火的丁老丈，只不過勉可溫飽，如若你們打壞了寺中的桌椅，只怕天王寺添置不起。」

黑衣人冷冷說道：「天王寺添置不起，你可以賠啊！」

兪秀凡歎口氣，道：「小生自會盡我力量，只是在下家世寒微，此番來省會試，所帶銀錢不多，用度已不寬餘，能力有限。唉！那也只好盡我的心力罷了。」

黑衣老人微微一笑，道：「小娃兒，你如能告訴我那受傷人的行蹤，老夫就捐獻一千兩白銀，再建天王寺，重塑金身。」

兪秀凡道：「小生很慚愧，無法爲天王寺一盡心力。」

黑衣老人冷哼一聲，道：「小娃兒，你記着，如是我們找出那受傷人，你就要陪他殉葬了。」

兪秀凡微一頷首，道：「老丈不信，那也只有如此了。」

他已從黑衣老人的神色中，瞧出了那黑衣老人的決絕，如是被他們找着那靑衣人，自己決難逃得活命，這一頷首，倒是極爲認眞，神色凜然。

滿懷江湖經驗的黑衣老人，目睹兪秀凡的認眞神色，心中忽然動搖。暗道：一個文弱少年，怎有此等視死如歸的豪氣，看來，那小子是當眞未到此地了。

這時，嶗山四義，帶着那丁老丈行了過來，欠身說道：「回神君的話，殿廂廚廁，都已搜過，除了這老小子之外，再無別人。」

黑衣老人目光轉到那丁老丈的臉上打量了一陣，突然一揮手，道：「追下去，量他逃亦不遠。」

大袖一拂，飛騰而起，月光下，人影一閃而沒。八個黑衣人聯袂而起，躍上屋面，再一閃，人蹤頓杳。

丁老丈風燭殘年，被嶗山四義提水一般的拖來此地，正是氣喘不停，四人陡然放手而去，那裏還能站得住脚，一交跌在地上。

兪秀凡目睹那黑衣人越屋飛渡的靈巧身法，心中大爲驚異，嚮往。

聞得蓬然一聲，那丁老丈已着着實實的摔了一交。心中大驚之下，急急奔了過去扶起了丁老丈。月光下，只見他臉上掛下一行血水，左額上碰了一個傷口。

兪秀凡急急掏出絹帕，按住丁老丈的傷口，說道：「老丈傷得很重麼？」

丁老丈長長吁了一口氣，道：「不……不要緊。」

兪秀凡道：「沒有藥物敷在傷口，只好先把傷口包起來了。」

丁老丈抓着兪秀凡的右臂，掙扎而起，接道：「兪相公，扶我回房裏去，老漢還收着一點藥物。」

兪秀凡低聲道：「老丈，他們搜了你的房間？」

丁老丈不理會兪秀凡的問話，說道：「快扶我回房裏去，年輕人！」一面抓緊了兪秀凡的手腕。

兪秀凡忽然之間覺得這位老人，內心中非常的淸楚，並不像他外表看上去那樣蹣跚、遲鈍。

照着那老人的吩咐，兪秀凡扶着他回到房裏。

透入室中的月光，隱隱可見，那是一間很簡單的臥室，除了一張木榻之外，只有一個已經破損的木櫃，和兩張勉可坐人的竹椅。一切都是那樣陳舊，幾乎是沒有可以藏人的地方。

丁老丈勉强爬上木榻，大聲的喘着氣，道：「兪相公，靠窗口的木桌上，有火石、火鐮和紙煤子，點上油燈。」

兪秀凡暗自皺皺眉頭，找出火鐮、火石，燃起木桌上一盞油燈。

燈光照耀下，陋室中的景物，更爲淸晰。

丁老丈伏臥在木榻上，又道：「兪相公，打開木櫃，上面一層，放着一個瓦罐子，那裏放有一些藥物。唉，這些藥物，放了十幾年啦，不知道是否還有效用。」

他說的字字淸晰，兪秀凡想裝作未聽淸楚，勢又不能，只好依言打開木櫃，取出一包藥物，敷在那老人傷處。

丁老丈拉起露出敗絮的棉被，蓋在身上，道：「年紀大啦，這一交摔的不輕，眞得好好的睡一天，兪相公，你去吧！替我熄去桌上的燈火。」

俞秀凡應了一聲，吹熄燈火，帶上房門，道：「老丈，你先睡一下，明天，小生去替你請個郎中來瞧瞧。」

那老人似乎已經沒有再說話的氣力，輕輕咳了兩聲，未置可否。

俞秀凡暗暗歎了口氣，自言自語的說道：「可憐的老人，孤貧無依。」

忽然覺得，去路被一件事物擋住。抬頭看去，溶溶月色之下，只見那黑衣老人像幽靈般，站在路中，神色冷肅。那是一處很好的角度，可以瞧淸楚那老人房中的一切事物。

這一瞬間，俞秀凡突然明白了，那老人所以要他點起燈火，打開木櫃，似乎是顯示淸白，不禁大爲敬佩。暗道：讀萬卷書，行萬里路，這等洞透人性的經驗，縱然是讀破千卷書也難覺得，當眞是人情練達皆文章。

黑衣老人語聲冷漠的像寒冰地獄中吹出的陰風，道：「小娃兒，你是讀書人，當知明哲才能保身，如是你插手了這件事，不論你走到天涯海角，也難逃得性命。」

經歷了一番兇險，使俞秀凡變的更爲鎭靜，望着那黑衣老人，毫無懼色，書化氣勢詩作胆，頗有不畏强暴的豪壯。

未等俞秀凡答話，黑衣老人突然飛身一躍，消失不見。

望明月夜空，俞秀凡頓生出仗劍天涯志在千里的俠情氣概，隱隱動棄書習劍之念。

緩步回西廂，熄去室中火燭，和衣而臥，天已四更過後，大半夜的勞碌，睏倦襲人，很快的睡熟。

一覺醒來，紅日滿窗，已是日過三竿的時分。

翻身下床，匆匆盥洗完畢，正想奔入那老人房中，心中忽生警覺，立時改變主意，携書一卷，緩步出寺。

一面信步而行，一面展卷捧讀。暗中却留神四顧。果然，翠竹林中，似乎是有人影在浮動。

俞秀凡裝作未見，朗朗高讀，曠野靜寂，滿林盡都是回應的書聲。

足足過了大半個時辰，俞秀凡才緩步行回寺中。

天王寺仍然是那樣的寧靜，看不出任何異狀。

頭上包着白紗的丁老丈，倚在牆壁一角，席地而坐，沐浴在陽光之下。他閉着雙目，似乎已睡熟了過去。

俞秀凡放輕脚步，似恐驚擾了那丁老丈的睡意。

只見丁老丈伸動一下右腿，忽然睜開了眼睛。

俞秀凡笑一笑，說道：「老丈的傷勢好些麼？」

丁老丈移動了一下身軀，道：「好多了，俞相公，勞你駕替我重包一下傷口。」

俞秀凡放下手中的書卷，蹲在那老人身前，解開他頭上的白紗，重新包紮。

但聞那老人低聲說道：「俞相公，你做得很好。他需要一段時間養息傷勢。但那些人不會死心，他們會像幽靈似的，突然出現在天王寺中，你要鎭靜些，用不着去看他。」

俞秀凡吃了一驚，暗道：原來他早就知道了。

還未來得及開口，那丁老丈又接着說道：「俞相公，就像沒有發生過任何事情一樣，讀你的書，不要有任何異常的舉動。他們一直在監視着咱們，咱們無力反抗，只有和他們比耐力，比鎭靜。」

俞秀凡微微的點頭，包好老丈的傷勢，道：「小生去理膳事了。」

一連三日，俞秀凡果然照常讀書，偶而和丁老丈談幾句話，也都是有關省試功名的事。

三日中，沒有人來過天王寺，但俞秀凡却一直感覺到暗中有人嚴密的監視着。

第四天中午時分，老人的傷勢已然大好，進入厨下，帮着俞秀凡舉炊理膳。這幾天來，都是俞秀凡獨理膳事。

俞秀凡忍了又忍，仍是忍耐不住，低聲說道：「老丈，我那位艾大哥怎麼樣了？」

丁老丈道：「傷勢已好了八成，再有兩三天就可以完全復元了。」

俞秀凡笑一笑，道：「但願這兩三天，再沒有什麼變化才好。」

丁老丈道：「俞相公，百里行程半九十。這幾天，他們恐已搜查了方圓數十里的地方，咱們要格外謹愼一些才是。」

俞秀凡道：「老丈，我想去瞧瞧艾大哥，行麼？」

丁老丈搖搖頭，道：「不行，他要養傷。你不能打擾他，再忍耐三天吧！等他完全恢復了，自會和你促膝長談。」

突然間，一陣轆轆輪聲，劃破了天王寺的安謐。

俞秀凡放下手中的炊具，道：「老丈，那來的車輪聲？」

丁老丈放下手中的工作，道：「很多年都沒有車馬上門了。」

俞秀凡道：「老丈，咱們瞧瞧去吧！」

丁老丈道：「你用不着去了，唉！俞相公，有些事必須多多謹愼，世道奸險，人心難測啊！」

他言中之意，若有所指，但却未多解說，手扶門壁，緩步而去。俞秀凡望着那老人的背影，心中泛起强烈的好奇，匆匆收拾過厨中事務，緩步行了出去。

抬頭看去，只見一輛華麗的篷車，已停在廟門口處。

車簾啓動，一個身穿綠衣麗人，緩緩下了馬車。

那婦人年約二十四五，頭上挽着一個高高的宮髻，水綠羅裙，水綠衫，手中執着一把宮扇。

趕車的，是一位年約五旬的老人，穿一件對襟黑大褂，腰中束着一條白色的帶子。

一個十五六歲，梳着雙辮的丫環，站在那篷車前面。

綠衣麗人伸出左手，扶在丫頭的肩上，緩步向寺中行來。

丁老丈顫動着步履，迎了上去，欠身一禮，道：「夫人……」

綠衣麗人停下了脚步，目光却投注在遠處俞秀凡身上，微微一笑，才把目光收了回來，望着丁老丈，道：「老丈是……」

丁老丈接道：「小老兒是這廟中的香火道人。」

綠衣麗人低聲問道：「那位年輕的書生呢？」

丁老丈道：「是一位俞相公，在小寺借讀的。」

綠衣麗人道：「這寺中，除了兩位之外，還有別人麼？」

丁老丈搖搖頭，道：「這是座很荒凉的小寺，連主事都已離去。」

綠衣麗人扶着那青衣女婢的肩頭，緩步向寺中行去，一面說道：「老丈，奴家在佛前許過了心願，想借貴寺還願，不知老丈的意下如何？」

丁老丈道：「那眞是小寺之光。不過，夫人，天王寺很狹小，也沒有知客接待，豈不是委屈了夫人麼？」

綠衣麗人笑一笑，道：「我喜歡這裏的淸淨，如是有緣，我也可能捐一筆銀子，重修一下這座寺院，不過，老丈……」

丁老丈接道：「夫人有什麼吩咐？」

綠衣麗人道：「我想在貴寺中借住幾日，不知是否方便？」

丁老丈道：「這個，夫人，小寺中房舍有限，西廂一室，已爲俞相公借讀所用。」

綠衣麗人接道：「東廂房呢？」

丁老丈搖着頭道：「裏面堆置雜物，積塵盈寸。」

綠衣麗人道：「不要緊，我有從人女婢，可以打掃。」

丁老丈道：「唉！夫人，可惜老漢太老邁了，只怕無法助夫人一臂之力。」

那綠衣麗人的用心，似乎只在借宿於此，淡淡一笑，道：「動手打掃的事，不敢勞動老丈，但望老丈答允我等留此就是。」

乘坐華麗的篷車，身着綾羅的麗人，竟要在此處小寺借宿，自然是一樁大大不合常情的事。

俞秀凡心中動疑，但却不便插口，緩步自回西廂。

丁老丈無法拒絕，只有點頭說道：「夫人如是不嫌棄敝寺的簡陋，老漢是歡迎得很。」

綠衣麗人舉手招來了那趕車的老人，吩咐道：「你和小翠動手，打掃東廂，不可勞動了丁老丈。」

那趕車黑衣大漢，對綠衣麗人似是執禮甚恭，欠欠身，立時奔出東廂。青衣女婢緊隨着車夫身後，跟了前往。

兩個人動作很快，不過頓飯工夫，已把東廂打掃乾淨。

丁老丈身子倚在牆壁上，幾次想動手帮忙，都爲那綠衣麗人阻止。

俞秀凡坐在西廂，木桌上攤開了一桌書卷，但他那有心情讀，目睹書上，心馳室外，不時偸眼看東廂的打掃情形。

那華麗的篷車上，帶的東西十分齊全，但見那青衣女婢搬下被褥來，黑衣車夫，扛着一張木榻，行入東廂。

俞秀凡暗暗忖道：原來，他們早就有了準備，似她這等氣派的貴婦人，怎會要住在這等荒凉的小寺之中，而且不避男女之嫌。

心中忖思之間，瞥見那綠衣麗人，直向西廂行了過來。一陣脂粉香氣，撲入鼻中，敢情那綠衣麗人，已然行入了房中，直到了書案前面。

俞秀凡闔上了書卷，深深一禮，道：「夫人……」

綠衣麗人搖搖手中的宮扇，道：「你們讀書人，講究是非禮勿視，非禮勿言，大概對我這舉動有些不敢承教，是麼？」

俞秀凡輕輕歎息一聲，道：「小生讀聖賢書，自然遵從禮義。」

綠衣麗人笑一笑，接道：「萬惡淫爲首，論行不論心，論心世間無完人。相公只要行爲正大，又何必顧慮男女之嫌呢？」

俞秀凡道：「夫人高論，但小生自慚，德能淺薄，不敢踰越。夫人還是……」

綠衣麗人格格一笑，道：「小兄弟，俗語說得好，在家千日好，出門一時難。賤妾許下心願，在佛前償還，故而不惜借宿寺院。」

俞秀凡道：「夫人既然在佛前許下心願，就該到庵中還願，女尼接待，方便多了。何况，天王寺香火不盛，僻處荒野，對夫人實有不便。」

綠衣麗人道：「賤妾夫門、娘家都很富有，還完心願之後，賤妾準備擴建天王寺，使它成爲一方名刹。」

俞秀凡道：「夫人立此大願，小生亦感敬佩，在下這就遷出西廂，奉讓夫人……」

綠衣麗人接道：「你要走？」

俞秀凡道：「小生借此讀書，恐將驚擾夫人誦經還願。」

綠衣麗人一笑道：「相公如若要遷離此地，那是心有所懼，故作逃避。」言罷，舉步而去。

俞秀凡呆呆望着那綠衣麗人的背影，心中暗暗忖道：艾大哥尙在養息傷勢，我怎能輕易離去，這婦人舉動異常，分明是有爲而求，只怕和那黑衣老人是一夥的了。

一念及此，頓興豪氣，哈哈一笑，道：「夫人說的是，人之爲善，其善在心，在下决心留此了。」

那綠衣麗人突然回過頭來，微微一笑，道：「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小兄弟如自覺定力不夠，還是離此的好。」

這女人言詞矛盾，前後一番說話，大相逕庭。

俞秀凡望着那綠衣女人的背影，心中暗忖道：這女人甚是奇怪，剛才要勸我留下來，當我要留下來時，又似故意勸我離開，這其間的用意，實叫人揣測不透。

他不知江湖上的險惡、詭詐，只見這兩日所見之人，舉動怪異和常人大不相同。

綠衣麗人，未再回顧過俞秀凡一眼，竟自回到了東廂之中。

飽經世故，透徹人生的丁老丈，顫巍巍的行了過來。他左手扶着門框舉步跨進了西廂。

俞秀凡迅速的站起了身子，那丁老丈已搶先說道：「俞相公，這王天寺太小了，住了一位婦道人家，對你只怕有很多的不便。」

俞秀凡道：「是的。老丈，在下應該搬走離開此地才是，不過……」

丁老丈道：「俞相公，東、西兩廂，遙遙相對，中間不過不足一丈的距離，有道是好男不跟女鬥，你雖然是先來一步，但也該讓人一籌才是。」

俞秀凡道：「我知道，可是我……」

丁老丈搖搖頭，接道：「這天王寺後，五里處，有一座小小的村落，老漢有一位同門的堂侄，住在那裏。他有三座茅舍，但還未婚娶，那地方很淸靜，該是一處讀書的好地方。」

俞秀凡皺一皺眉頭，道：「老丈，小生担心……」

丁老丈道：「不用担心，老漢的眼睛，已經昏花了。所以我什麼都沒有瞧到，老漢的耳朶也有些聾了，所以我什麼都沒有聽到。」

俞秀凡忽然間感覺到這老人的言語之中，似是滿含着哲理，是一種明顯的暗示。他所學本雜，細心的想一想，忽有所悟。

丁老丈一直瞧着俞秀凡的臉色，看他流現出若有所悟的神情，突然微微一笑，道：「寺後，有一條小道，直通到那座小小村落中。我那位堂侄叫小黑子，你只要告訴他，天王寺中丁老丈要你去的，他自會得好好照顧你。」

扶着門框，緩步踱了出去。

俞秀凡望着那老人移動的身軀，突然感覺到這老人的舉動，有些裝作。至少，他初到天王寺時，這老人的舉動不似現在這樣的遲鈍。

他决心遵照那老人的囑咐，暫時離開這裏。於是，很快的收拾好衣服、書箱，舉步向外行去。

天王寺後，叢生的萬竿翠竹中，果然有一條隱隱可辨的小徑，俞秀凡肩着書箱，緩步向前行去，心中却在想着那丁老丈，那滿臉堆叠的皺紋，蹣跚的步履中，却又似隱藏着洞徹人性的智慧和沉深的堅毅。

突然間，俞秀凡聞到一陣脂粉的香氣，那

綠衣麗人，不知何時，已到了他的身前。

俞秀凡怔了一怔，停下了脚步，心中暗暗忖道：原來她也是一個可以飛行的高人。

綠衣麗人風情萬種的舉手理一理鬢邊的秀髮，笑道：「俞相公，要搬走了麼？」

俞秀凡道：「天王寺太小了，夫人既然決心留在寺中還願，小生就不便住那裏了。」

綠衣麗人淡淡的說道：「俞相公，這地方很荒凉，除了天王寺外，只怕很難再找到一處清靜的讀書所在了。」

俞秀凡道：「小生生長農家，隨便找一處農舍，就可以安頓下來了。」

綠衣麗人道：「那丁老丈太老邁了，又受了傷，你放心去麼？」

俞秀凡忽然生出了警惕之心，笑一笑，道：「夫人，小生未到天王寺，那丁老丈也是一人住在寺中，他已習慣那孤苦的生活，學會了如何照顧自己。何況……」

綠衣麗人道：「何況什麼？」

俞秀凡道：「何況，夫人和從人都留在那裏，自然會照顧他了。」

綠衣麗人突然伸出白嫩的玉掌，一把抓住了俞秀凡的右腕。

看上去一隻白嫩滑膩的手，但一扣上俞秀凡的右腕，却如鋼指鐵鉗一般，俞秀凡頓有着骨疼如折的感覺。但覺半身一麻，書箱、行囊，滾落一地，疼的頭上也滾下汗珠兒，俞秀凡咬咬牙，强忍着苦痛。

綠衣麗人格格一笑，道：「小兄弟，你很疼麼？」

俞秀凡瞪大着一雙星目，仍然是未說一言。其實，他已經疼的說不出話。

綠衣麗人伸出滑膩的右手，取出一方雪白的絹帕拭去俞秀凡頭上的汗水，笑一笑，道：「小兄弟，你好熱啊！」

俞秀凡搖搖頭，仍然沒有說話。

綠衣麗人輕輕歎一口氣，道：「小兄弟，你是不是很難過？」這女人說話柔媚嬌甜，帶着滿臉盈盈的笑意。

但俞秀凡的苦頭却是吃大了，汗水如雨，濕透了藍衫。但他却有一股書呆氣，咬着牙，就是不肯叫出聲來。

綠衣麗人輕輕歎一口氣，道：「小兄弟，你何苦吃這種苦頭呢？」一面講話，一面緩緩鬆開了俞秀凡的右腕。

俞秀凡只覺整個右臂，完全麻木。長長吁一口氣，道：「夫人，你這是爲什麼？」

綠衣麗人輕輕咳了一聲，道：「小兄弟啊！你怎麼這樣傻啊？」

俞秀凡心中有些明白了，但他却裝作不懂，緩緩說道：「夫人，我不明白。」

綠衣麗人右手又緩緩抓住了俞秀凡的左腕，道：「小兄弟，你的右肩還能動嗎？」

俞秀凡道：「不能動了。」

綠衣麗人道：「如是你的左肩也不能動了，豈不是要躭誤了你的會試麼？」

俞秀凡道：「夫人說的是。」

綠衣麗人抓住了俞秀凡的左手揉了一下，道：「恐怕你要好好的休息一陣才能寫字，左手再壞了，實在太可憐，你娘也不在這裏，誰餵你吃飯呢？」

俞秀凡道：「夫人，你說話太曲折了，我有些不太明白。」

綠衣麗人笑一笑，道：「小兄弟，我希望你說實話吧。何苦要代人受過？」

俞秀凡道：「夫人，我沒有代人受過，也不會代人受過。你……」

綠衣麗人搖搖頭，接道：「小兄弟，你讀了很多書，當知人無遠慮，必有近憂。你何苦捲入這些江湖上兇殺恩怨的漩渦，小兄弟，告訴我吧！我實在不忍傷害你。」

俞秀凡長長吁一口氣，道：「汚吏貪墨，有苦打成招的冤獄，想不到，這朗朗乾坤之下，世間也有這等以强凌弱，辣手迫供的事。唉！夫人，在下一未犯王法，二未做過錯事。夫人，這等毒手相加，當眞是叫人心生怨恨、不平。」

綠衣麗人似是未料到他會說出這樣一番道理，不禁微微一呆，繼而格格一笑，道：「小兄弟，你的書讀得太多了，讀成了書呆子。打官司上衙門，那是安善良民的事，你幾曾見過江湖上的恩怨仇殺，進過衙門。」

俞秀凡冷笑一聲，道：「這還成什麼世界呀？」

綠衣麗人笑一笑，道：「小兄弟，不管你心裏怎麼想，但眼前你的處境却已無法更改，小兄弟，你剛吃到的苦頭，那只是一個開始，三木之下，何患口供不得，但江湖上的懲人手法，比之那三木大刑，尤有過之。小兄弟，你何苦爲一個素不相識的人吃苦呢？」

俞秀凡道：「夫人，我確然不瞭解你說些什麼。不過，聽你的口氣，你們似乎是在找一個人。」

綠衣麗人道：「對！這就慢慢的入港了，我們是在找一個人。那是受了重傷，可能逃入天王寺，也可能摔倒在寺門外面，你把他藏了起來。」

語聲突然間變得十分冷漠，說道：「還有那位丁老丈，裝作出一副老邁的樣子，也有很重的嫌疑。」

俞秀凡心頭震動，表面却淡然說道：「欲加之罪，何患無詞。小生借讀荒寺，原希望靜靜的讀些文章，以應會試。但却未料到招來如許煩惱。你們身具武功，目無王法，視人命如草芥，小生百口難辯。我反抗無能，回話無詞，夫人縱然把在下挫骨揚灰，我也無法供出些什麼。」

綠衣麗人微微一皺眉頭，道：「小兄弟，丁老丈年紀老邁，只怕沒有你小兄弟這一身書胆、傲骨，他如一旦招認了出來，小兄弟，那時候，你將如何？」

兩道清澈如水的目光，盯注在俞秀凡的臉上。似是希望由他的神色之中，瞧出一些端倪來。

俞秀凡道：「根本沒有那麼一個人躲在寺中，小生如何能隨口胡謅。」提高了聲音，接道：「天王寺不過十餘間房舍，眞如有人藏着，如何能躲避開你們的搜查？」

這幾句話，似乎是有着很大的力量。那綠衣麗人突然改變了話題，道：「小兄弟說得也是道理，不過，小兄弟原已決心留在寺中，爲什麼又要突然離開寺院？」

俞秀凡道：「小生三思之後，覺得夫人既已留寺中，在下留那裏確有許多不便，因而遷居他處。」

綠衣麗人笑一笑，道：「可是那位丁老丈示意要你小兄弟遷離寺中麼？」

俞秀凡心中一動，暗道：凡會武功之人，耳目都很靈敏，異於常人。那丁老丈勸我搬離寺中一事，也許已被她暗中瞧到，此事不可否認。心中念轉，口中說道：「不錯。那丁老丈確曾示意要在下搬出寺中，但那也是爲了要方便夫人之故。」

綠衣麗人笑道：「話不說不明，木不鑽不透，現在，咱們已然把事情說明了，我瞧你小兄弟也不用搬出去了。」

俞秀凡道：「夫人之意，可是要在下重回天王寺中麼？」

綠衣麗人道：「正是如此。不知小兄弟意下如何？」

——未完——

長篇武俠故事

劍氣白雲

蕭逸・文　子成・圖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哈古弦和女兒哈小敏從谷底把墜崖的龍勻甫救回家中療傷。由於哈古弦因見愛女對白如雲情有獨鍾，而白如雲却對她毫無愛意，又見龍勻甫一表人材，是武林的後起之秀，所以哈古弦在爲龍勻甫療傷期間內，刻意安排愛女多多與龍勻甫接近，在這期間，龍勻甫對哈小敏難免遐想重重，但無奈自己早訂鴛盟，故不敢作非份之想，而哈小敏也早也有所屬，似此情形，哈古弦苦心爲愛女撮合，是否成空……

襄王雖有意

再說龍勻甫受人救命大恩，無異恩同再造

對於救命的恩人，自然先就有無上好感，他本人又是在受傷之中，一個人唯有在病榻上，才是感情最脆弱的時候，因此，無形之中，這位少年奇俠的一顆心，已牢牢的繫在了哈小敏的身上。

只是落花有意，流水無情，龍勻甫的私心，也只有他自己暗裏消受。

他既不敢訴出口，更不敢有什麼行動來表示，因爲他也是知書達理之人。

可是這一切，都不能瞞過那智力超人的哈古弦，他幾乎是洞悉了一切，不由心中暗喜。

於是他借故外出，並寫下一張藥方，把花姑支出去採藥，好令女兒不得不去接

神女却無心

待受傷的龍勻甫，暗中便留意二人的意態如何？

龍勻甫無病呻吟，哈古弦那能不明白？故意喚小敏來侍奉湯藥。

他本人却出去，以「傳音入秘」的絕上內功，偷聽二人說些什麼，聽到後來，才覺出不大妙，原來女兒一心仍在那白如雲身上。

哈老怪惟恐自己又白用了心思，這才忍不住現身而出，喚哈小敏至內室，不想才說她幾句，哈小敏竟然哭了，哈古弦因爲事關大體，爲難了一陣，見女兒收斂哭態之後，才不由長嘆了一聲道：「孩子！我只告訴妳一句，白如雲心意之中，只有一個伍青萍，莫非妳看不出來麼？」

哈小敏沒有說話，可是臉色很窘，嘴皮微微顫動着，想要說些什麼，只是沒說出口。

琴魔哈古弦冷笑了一聲，道：「也許，妳會說，那伍青萍已經有了婆家了。」

哈小敏果然轉過頭來，用那雙明亮的眸子，看着哈古弦。

這證實了哈古弦所料不差。

琴魔哈古弦苦笑了笑道：「可是……丫頭！那是沒有用的！」

小敏眨動了一下眸子，像是在問：「爲什麼沒有用？她訂了婚，莫非還能不算嗎？」

哈古弦微微一笑道：「姑娘！感情這種東西，是最微妙不過的了……要知道『情之所鍾，不能自已』！」

他又搖頭嘆息了一聲道：「不論你是多麼英雄好漢，聖人烈女，只要一沾上這八個字，嘿！」

他冷笑了一聲，又搖了搖頭道：「那可就一點辦法都沒有！」

哈小敏聽到此，不由忍不住，道：「可是爸爸！青萍姐並不愛小雲哥呀？」

琴魔哈古弦冷目掃了女兒一眼，他感到自己這個女兒，實在是太天眞了。

當時微微皺了一下眉，道：「妳怎麼知道？」

小敏不由臉一陣紅，吶吶道：「我我……我……」

哈老怪苦笑了一下，接道：「姑娘，妳太天眞了……我告訴妳，那位伍姑娘也和妳一樣……也深深迷上了白如雲！」

哈小敏不由芳心一震，差一點兒呆住了。

琴魔冷笑了一聲，他實在不明白，爲什麼女兒會這麼痴情？可忘了自己用來批評伍青萍的「情之所鍾，不能自已」八個字，否則也會少釋芳心。

他冷哼了一聲，點了點頭道：「我說這話，也不由妳不信！」

他一面說着，一面由袖管之內，拿出了一個揉成了一團的紙球，往哈小敏面前一遞道：「妳打開來看看！」

哈小敏接過一看，是一張揉得發皺的紙球，不由心中不明，慢慢打了開來。

那上面是一筆蠅頭素箋，像是一首詩，她不由默默的看下去。

紙上寫的是：

「白雲深處曾爲客
青萍隨波任浮沉
多情自古空餘恨
長憶天邊一抹紅」

她那兩彎蛾眉，不禁深深鎖在了一塊，一時全身覺得都發冷了。

她默默地唸着這幾句詩，內心眞是有一股說不出的感覺，像是有無限委曲，那方才忍住了的眼淚，此時更不由自主滾了出來。

哈古弦冷然道：「這是伍青萍親筆寫的，是我從她父親身上偷出來的，哼！妳總該明白了吧！」

哈小敏咬着下唇，流着淚道：「可是，她……爲什麼又要跑呢？……」

琴魔冷笑道：「這首詩上，已證明了她對白如雲愛意之深，雖然眼前她逃避……哼！只怕日後亦難免作繭自縛。孩子！妳不要忘了，他們才是眞正的互相熱愛的……妳莫非還想把他們拆散麼？就算能够，妳又忍心麼？……」

哈小敏不由被問得臉一陣紅，她內心這一霎時，就好像萬針齊扎一般。

要不是在父親眼前，她早就忍不住爬在桌上，放聲大哭了。

可是這種强自鎭定的意味，更是難受，她臉色變得紙一般白，美麗的眸子裏，已噙滿了眼淚，這一霎時，她就好像失了魂兒似的。

琴魔不由大吃了一驚，本來他還想爲龍匀甫說幾句話，只是現在，他却覺得不便再出口了。

他慌忙的伸出一隻手，抓住了女兒的手，只覺得又冷又抖，哈古弦不由嘆了一聲道：「唉！妳回去休息吧！」

他說着也不覺喉嚨有些咽哽，頓了頓才道：「姑娘……妳……」

哈小敏此時才轉過念來，見父親如此，不由苦笑道：「爸爸！您老人家別急，我現在也想明白了……我不會再傻了！」

哈古弦怔怔的點了點頭，才嘆道：「妳能明白爸爸我這番心意就好了。要知道我就祇這麼一個女兒，我能不疼妳麼？」

小敏苦笑道：「我知道。」

哈古弦才點了點頭道：「那麼妳回去吧！」

小敏從位子上一站，那紙團兒掉了下來，她連忙又從地上檢了起來，緊緊地抓在了手中，轉過了身子，匆匆走出房去。

琴魔哈古弦，目送着女兒走後，不由長嘆了一口氣，發了一會楞，他心中思索，也不知道女兒心中想些什麼？她能把白如雲忘了嗎？

他又搖了搖頭，輕輕地嘆道：「她忘不了他！」

因爲他也是曾經由少年過來的人，也曾在感情上受過頗多的折磨，他也曾經無數次的發誓，想要忘記一個人；可是直到如今，他仍然念念不能忘記那個人，那人就是哈小敏的母親。

這是人與人之間的「情債」，古今不少的先聖豪傑都不能免却這種痛苦，自然哈古弦也不能例外，他腦中深深的思想着一些問題，最終，依然是絲毫沒有結論。

白如雲，伍青萍，龍匀甫，哈小敏，這四人眞是一盤多麼難下的棋啊！

哈小敏含着淚回到了房中，一時心情感傷萬千，往床上一撲，先哭了一個够。

因是怕父親聽見，只把臉深深的埋在被子裏，這樣聲音就不會外出了。

一個人愈想愈傷心，愈傷心也就愈哭，足足哭了有半個時辰，才慢慢聲嘶力竭，同時心情也慢慢定下了，只覺得通體酸軟無力，腦子裏更是千頭萬緒，最後她坐起了身來，正對着桌上一面鏡子，自己幾乎不認識自己。

鏡中的人，一雙眼睛，就像是一對桃子似的，腫泡泡的，那雙眸子，更是昏暗無光，蓬着頭髮，就像是牢裏的女犯人似的。

只是這麼一會，已折騰得不成人樣了，哈小敏自己看着也不由吃了一驚。

她痴痴的摸着臉，暗道：「我怎麼會成了這樣子了，簡直像個鬼！」

接着她把鏡子移到了一邊，却不由得又抽搐了一下，這一下又使她想到，自己方才是大哭新歇。

於是她不由冷冷的垂下了頭，用手支着，只是痴痴的看着窗外。

她腦子裏想：「我爲什麼哭得這麼傷心？……值不值得？」

於是，白如雲那丰俊的影子，又在她的眼前出現，她狠命的搖了兩下頭，心裏拚命的叫道：「我不要想你……我不要想你。」

可是，那影子仍然是固若磐石，哈小敏不由撇了一下小嘴，抖聲叫道：「小雲哥！」

眼淚立刻又像斷了綫的珍珠也似，撲撲簌簌落了下來，一粒粒滴在了膝前。

十年以來，她心中只有一個白如雲，她愛他的英俊，愛他的武功，愛他的爲人，愛他的氣質……。

幾乎沒有一樣，不是深深印在了小敏的心坎裏，每一個影子，都像是一粒種子，在她心裏巳生了根，發了芽，如今已蔚然成蔭，一時之間，又如何能叫她忘掉得了！

她就這麼低着頭一會抽搐一聲，又接着想下去，一雙眸子，却是死死地盯着地上一塊方磚發楞，有時流出了淚水，她也會不自覺的抬起手擦擦，可是眼神兒還是不離老地方。

大凡一個人傷心到了極點，都會有這個現象，哈小敏這個初解風情的姑娘，倒是破題兒頭一遭，嚐到了這種滋味。

想了半天，只覺得頸子酸酸地，這才驚覺，不由暗嘆了一聲道：「我這是何苦，別是要病了吧！」

想着想着……她用手理了一下頭髮，站起了身子，又苦笑了一下，自嘲道：「我這麼深深不忘他……人家又何曾這麼想

過我，我眞是太可憐了！」

「白如雲，你這小冤家……你的心也太狠了，我對……」

她想着有意放鬆了心情，還笑了笑，可是那笑眞也只是曇花一現就消失了。

她腦中不停的想：「我莫非就這麼爲白如雲守一輩子麼？……那也太可憐了！」

於是，她又想到父親所說的話，此時想起來，眞是句句都如同一枝冷箭，深深的射到了她的內心，尤其是關於伍青萍的事。

於是她又由身上找到那個紙球，打開了又看了一遍，腦子裏揣摸着青萍當時寫這些話時的心情，那一定也是和自己此時心情差不多。

「她一定也是很痛苦的！」

她想到此不由眨了一下眼睛，自語道：「不過，萍姐是愛白如雲，這一點一定是不假了，可是，她又爲什麼要看我一眼呢？……」

想到此，她不由又有些氣惱，覺得青萍不該瞞着自己，把自己害死了。

可是當她心情稍定之後，再想這個問題，她的見解又不同了。

她沉默的想着，忖道：「伍青萍到底是一個了不起的姑娘，雖然她心中這樣愛着白如雲，可是她能不表現出來，只看她能一個人悶聲不响的跑了，只是這一份決心，就比自己强多了。」

她忽然敏感的想道：「青萍一定是爲了我才跑的，她這麼作，可想知內心的苦楚，我眞不該再恨她……」

於是她又把恨青萍的心暫時放下。

一個人站了一會，又坐下，自言自語道：「我該怎麼辦呢？……」

「按說，我該聽爸爸的話，成全了他二人，只是……我能麼？……」

她實在不敢相信，自己會有這麼偉大，同時她更不敢想到，自己一旦失去白如雲的痛苦。

可是她却不得不重新對這個問題有所考慮了，雖然這多年以來，白如雲並未對她表示過愛心，可是，哈小敏却是生活在快樂之中。

這些快樂的本質，也許僅僅是由於白如雲的一些微笑，和對她的一些讚賞，可是這一切，却足以令痴情的小敏有所消受了。

也許她的希望並不高，白如雲只要能像原來那麼對她，她也就很滿足了，她那幼小純潔的心靈之中，本不會想得更遠更久的，她沒有想過未來的婚姻，因爲她處身在快樂之中，她的喜和悲，只是操縱在白如雲的感情之中，可是如果有人問她未來和婚姻之時，她却會馬上連想到白如雲，而且會很快的把這些歸宿，安置在白如雲的身上，這並不是她太自信，因爲事實上，她那單純，狹小的生活圈子裏，只容許她想到白如雲一人。

她從沒有這麼心碎過，以前偶而爲白如雲的冷漠，也曾傷過心，也曾落過淚，可是當新的希望湧上心頭時，那一切的黯影，都馬上消失了。

可是，伍青萍來了，一切都完全不同了。

她把白如雲的感情獨佔了！」

她把哈小敏的希望帶走了。

自從她來之後，哈小敏就不快樂了，是她使哈小敏感到未有的傷感和空虛。

由於青萍的來，才又使她看出了白如雲的另一面，原來他不是冷漠的人，原來他對自己的一切，並不是最好的……原來他並不愛自己。

啊，這太殘酷了……太可怕了！

不知不覺，她又扒在床上，哭了起來，就像是一株風雨中的梨花。誰說小敏不解風情，誰說小敏不多情？

哈小敏扒在床上抽抽搐搐，一直哭到全身一點力也沒有，忽然覺得身上有人推了一把，哈小敏只以爲是父親來了，不由吃了一驚，慌忙由床上翻了起來，回頭看時，却是醜女花奇。

小敏不由寒着小臉道：「人家都難受死了，妳還來鬧！」

花姑拖長了聲音道：「啊呀，我的好姑娘，妳到底是爲了什麼呀？一個人哭得這麼傷心。」

小敏綳着小臉，搖搖頭道：「不爲什麼，我只是不好過。」

花姑笑道：「我知道你是不好過，到底是爲什麼？妳給我說說。」

小敏只是搖搖頭，也不說話，花姑不由長嘆了一聲，輕輕拉起小敏一隻手，皺着眉道：「姑娘，妳還把花姑當外人麼？花姑是看着妳長大了，妳還有什麼話不能說？」

哈小敏翻着眼看了她一眼，花姑用綢子替她擦着眼水，滿臉關懷之色。

哈小敏不由叫了一聲：「花姑！」

就往花姑懷裏一撲，一時又哭了起來，她心中喃喃的說道：「我怎麼辦？……我怎麼辦呢？……」

花姑一手輕輕拍着她的背，一面皺着眉道：「好姑娘，妳告訴我，是誰欺侮了妳，我去給妳出氣去了，是哈老怪不是？我去問問他！」

花姑說着就要轉身，被小敏一把拉住了，她搖搖頭：「不是……不是爸爸！」

花奇不由一怔道：「那又是誰？……」

小敏面色一紅，訕訕道：「是……是小雲哥……他……」

花奇不由短眉一挑，厲聲道：「怎麼，是白如雲，這小子愈來愈不像話了，妳放手，我去跟他拚老命去！」

哈小敏不由緊拉住她，一面道：「不……不……他也沒欺負我，都怪我自己，您找人家去幹什麼，還不够丟人的呢？……」

花奇張大了嘴道：「我的好姑娘，妳倒是說清楚呀，到底是誰呀？怎麼回事？妳說清楚吧！」

哈小敏不由低嘆了一口氣道：「你叫我怎麼說呢？……」

花奇翻着眼皮，道：「白如雲不是跟妳玩得挺好麼？怎麼會……？」

小敏哼了一聲，氣道：「什麼挺好？……人家根本不喜歡我……」

說着連聲音都抖了，嘴角直撇，還想哭。花奇聞言，倒不由怔了一下道：「什麼，他根本不喜歡妳？妳怎麼知道？誰告訴妳的？」

小敏痴痴的搖了搖頭，冷冷地道：「還用誰來告訴我？還會看不出來？花姑，

您說我怎麼辦？」

花奇不由輕輕摟住她，用手在她背上輕拍着道：「不要多心，白如雲那小子脾氣就是怪一點，妳認識他這麼久，還會看不出來．其實他心裏還是挺喜歡妳的。」

小敏不由抬起了頭道：「眞的……您怎會知道？」

花奇不由一怔，咧嘴笑道：「我怎麼不知道，這麼標緻的姑娘，他打着燈籠到那裏找去？」

小敏不由心中一凉，嘆了一聲道：「他才不稀罕呢？」

花奇不由把小敏一推，大聲道：「什麼，他不稀罕，媽的，這小子要是眞敢欺負妳，我不咬死他！」

說到「咬」字時，這花姑還作了一個咬牙切齒的姿態，連小敏都忍不住笑了，不由白了她一眼道：「算了，不要出洋相了，人家是說眞話，您就會瞎打岔！」

花奇見小敏居然笑了，不由心中甚喜，一面皺着眉道：「妳以爲我作不出來？我知道那白如雲本事大，要講打，我是打不過他，可是要講拚命，我還不怕他。」

哈小敏不由苦笑了一下，道：「拚命有什麼用？就算您把他殺了，對我又有什麼好處？」

醜女花奇只是愣愣的看着她，哈小敏此時反而安靜了許多，頓了才道：「現在我也想開了，我也不哭了，光哭也沒有用，天下的男人多的是，我又何必守着他一個？」

花奇拍了一下桌子，道：「對呀，想開就好了，不過……」她看了小敏一眼，又搖了搖頭道：「不過白如雲，……唉！你們到底是鬧什麼？一點小事可犯不着！」

哈小敏冷笑道：「人家根本不喜歡我，您叫我死纏着他不成？」

說着她頭低下，心中暗想，我可不是死纏着人家，已經纏了好幾年了！

想着她的臉又紅了，她停了一會，咬着牙道：「這個地方我住够了，我下山去了。」

花奇不由吃了一驚，叫道：「我的小姐，妳可別亂說，妳一個人小小年紀，下山到那去啊？」

哈小敏睨她一眼，冷笑一聲道：「什麼亂說，我也不小了，活這麼大連山也沒下過，人家要知道，眞是笑話死了……」

花奇見她樣子不像是說笑話，不由更急了，把短眉一豎道：「妳可不要亂來，莫非妳就不要妳爸爸和花姑了麼？」

小敏不由呆了一呆，遂道：「我也不是不回來了，我只是想到江湖上去闖一闖，經歷經歷，何況還有我的娘，我也要找她？」

這麼一說，連花姑也楞住了。

他想了一會道：「妳說的是眞話？」

小敏點了點頭道：「當然是眞的。」

花姑嘆了一口氣，又搖了幾下頭道：「要說這話也對，這麼大姑娘了，那能老關在山上？還有妳娘的下落，也是該去打聽一下，不過這事，總要好好計劃一下，可不能說走就走，妳一個姑娘家，又是第一次下山，江湖上壞人可多着哪：要是受了人家騙，妳叫妳爹怎麼活得下去？」

哈小敏點了點頭道：「這一點我也知道，我也不是說走就走，我還有幾天就擱，妳不要慌。」

花奇發了一會楞，才傻傻地點了一點頭道：「妳要走，總得跟妳爹說聲呀！」

哈小敏笑道：「當然啦。」

花奇見這一會一提起下山，這姑娘也不傷心，心中暗想，到底是小孩子，前一會哭成了淚人也似的，這一會又笑了，想着嘆了一口氣笑道：「妳呀，妳別以爲闖江湖是好玩的事，快洗洗臉去吧，時候也不早了，也該睡覺。」

哈小敏嘆了一聲道：「好呀，我洗臉去。」

花奇見一天雲霧散了，這才轉身而去，她走後，哈小敏不由搥了一下桌子，笑瞇瞇的道：「對！我何必這麼傷心？難道沒有白如雲，我就活不了啦！」

她想到了江湖上的一切事物，小心眼裏充滿了興奮與喜悅，不由就暫時把對白如雲的憂愁全忘了。

她拿了一條手巾，轉身走出房間，走到洗臉的地方，花姑已經爲她打好了一盆水。

這小妞兒一高興，老遠把手巾往盆裏一丟，口中還嬌喚了一聲：「着！」直打得水花四濺，跟着她又隨口哼着小調，什麼？別笑姑娘沒人愛，別說姑娘是傻瓜，單騎仗劍走江湖，從此四海是我家！

方唱到這裏，心中忽然一動，暗說我眞是怎麼啦：竟忘了還有一個受傷的人呢！半夜唱這麼大聲，不把人家吵醒了？

想着匆匆洗完了臉，正要轉身回室，耳中却又聽到隔室的龍匀甫，發出了沉重的呻吟之聲。

哈小敏蛾眉一皺，心說：「糟糕！眞把他給吵醒了！」

想着輕手輕脚，走到龍匀甫門前，把門推開一縫，往裏面看了一眼。

只見龍匀甫雙手捂胸，作西子捧心狀，口中一個勁哼痛。他那一雙劍眉，緊緊地湊在了一塊，那雙星也似的眸子，微微半開着，愈顯得痛苦難當。

哈小敏不由一驚，心說：「他傷不是已經好多了麼，怎麼又會犯了：我怎麼能看着裝沒看見？」

想着在門外咳了一聲，用手在門上敲了兩下道：「龍兄傷勢如何？」

匀甫一面呻吟道：「哈小姐麼？請進來吧！我……」

哈小敏已推門進室，她先至几前，把燈燃亮了，才轉身走到龍匀甫病榻之前，低聲道：「你覺得怎麼了？」

龍匀甫仍然是摸着老地方，作痛苦姿態道：「這裏還痛！痛得厲害！」

哈小敏不由低頭看了看他手捂的地方，不由皺眉道：「這地方好好的沒有傷，怎麼會……」

龍匀甫自己低頭一看，不由俊臉一紅，但他仍然皺眉道：「我也不知道，只是一喘氣就痛！」

哈小敏點點頭道：「這可嚴重了，這是內傷，我去叫爸爸來看看！」

說着轉身就要走，這一來龍匀甫可急壞了，不由慌張放下了手，道：「姑娘不要去……不要緊。」

哈小敏轉過了身來，道：「怎麼不要緊：這是內傷，弄不好肺裏有傷，怎麼能不看？」

龍匀甫急得俊目轉了幾轉，吃吃道：「不是肺部！……我知道只是岔了氣了；一會就好，不敢麻煩哈老前輩！」

哈小敏見他說話時，臉色時紅時白，那副緊張的樣子，不由逗得笑了。

她忍着笑，還皺着眉毛道：「這麼說不是內傷了？」

龍匀甫見她這種欲笑還顰姿態，直似天上仙女，幾乎連話也忘了說了，口中只吶吶道：「不是……不是……是……」

「到底是還是不是呀？又是『是』又是『不是』！」

忽然她想到，人家是客人，自己怎麼這麼對他說話，不由臉色一紅，淺笑了笑道：「既沒有事，你就好好的休息吧！天可不早了，你肚子餓不餓？」

龍匀甫面對玉人，吐氣如蘭，雖然只是輕顰淺笑，可是在從未接觸過女人的龍匀甫來說，已感到不勝消受，一時神馳意亂，連連搖頭道：「我不……餓，却是渴得很！」

哈小敏心中暗想：「這小子定是渴死鬼投胎的，要不那會這麼渴：一天到晚的喝水。」

當時走至桌前，把茶壺提了過來，先斟上一杯，龍匀甫雙手接杯，臉紅紅的道：「一……杯就够了！」

哈小敏噗哧一聲，忙自鎮定道：「你儘管喝好了！水，多的是！」

龍匀甫此時已把這杯水飲盡，一面窘道：「够了！够了！姑娘受累了！」

哈小敏却把茶壺放在床邊几上，笑了笑道：「我把茶壺就放在你床邊，要是等會你還渴，就請隨時倒，方便得很！」

龍匀甫只怕哈小敏說完了這句話就要走，慌忙道：「姑娘！」

小敏轉了一下眸子，低聲道：「龍兄有話請說！不要緊！」

龍匀甫輕嘆了一聲，道：「愚兄說話也太放肆，今天白天多有得罪，尚請姑娘不要動怒才好！」

哈小敏臉色微微一紅，苦笑道：「不會的，我不氣！」

她又淺笑一下，用纖纖玉手，把頭髮向上攏了一下，道：「其實白如雲如何，也不關我們的事，我們又爭個什麼勁？不是笑話麼？」

這句話，要是上午，她是絕不會出口的，可是此一刻她心情上已有了轉變，故而脫口而出，龍匀甫不由俊臉微紅，連連點頭道：「姑娘說得極是……其實每一個人，都有他的長處，白如雲自然也不會例外……倒是愚兄因仇惡他過甚，未免批評過苛；事後細想，却是有失君子之風，反遭姑娘見笑了！」

哈小敏在他說話之時，只是靜靜的看着他，聽他說了這些，不由也甚感動，當時一笑道：「龍大哥太謙虛了！」

龍匀甫不由喜得劍眉一挑，這一句「龍大哥」，叫得他心中簡直是比吃了涼柿子還舒服，一張俊臉，更是紅透了頂。

哈小敏近觀這龍匀甫，雖是在療傷之中，亦不失翩翩英姿，說話又很謙虛，不由生了不少好感，心中不由暗暗想道：「看這龍匀甫，倒不像一個壞人，他爲什麼要和白如雲爲敵呢？」

她心裏這麼想着，不由在一旁一張太師椅上，坐了下來。龍匀甫此時心中才像是吃了定心丸，心中有一股說不出欣喜意味，不由脫口道：「小敏姑娘。」

哈小敏一驚，笑着眨了一下眸子，道：「咦！你怎麼會知道我的名字：是誰告訴你的？」

龍匀甫急得臉一紅，一時却說不出話來，哈小敏見自己隨心一句，却把他嚇成了這樣，可見這龍匀甫，素日是一個老實人了。

當時心中反覺不安，不由搖搖手，搶笑道：「你不要急，我只是隨便問問。」

龍匀甫朝着她窘笑了一下，眼觀鼻，鼻觀心道：「姑娘芳名，愚兄只是由老伯，喚姑娘時得悉，不知對也不對？」

哈小敏淺笑道：「對不對都沒有關係的！」

說着她又皺了一下眉，問道：「因救你匆忙，也忘了問你了。……我想現在問你也是一樣！」

龍匀甫正色道：「姑娘有話請說，愚兄無不奉告！」

哈小敏吟哦了一會，才道：「龍大哥，我看你也是一少年俠士，却不知爲何和白如雲有仇？不知可肯見告否？」

龍匀甫聞言不由臉色一紅，呆想了想，才苦笑道：「其實愚兄蒙姑娘救命之恩，還有什麼不可說的……只是……」

小敏淺笑道：「龍大哥要是有難言之隱，就不要說了！」

「沒有……沒有！唉！說來話長了，尚請姑娘不要見笑才好！」

這才把自己身世，如何自幼和伍青萍聯姻；又如何白如雲刦鏢，金風剪伍天麒，如何去找自己出面，這才憤怒來此，滿心想把那伍姑娘救出，却不料這白如雲，實在是武功高强，自己以致於不敵，翻落澗下，適逢哈氏父女相救。

他滔滔不絕的說着，時而嘆息，時而搖首，却把一旁的哈小敏，聽得臉上白一陣，紅一陣，時而低首，時而驚愕。

最後長長吐了一口氣，微微一笑道：「我明白了，這麼說，青萍姐是你未過門的妻子了！那更不是外人了！」

龍匀甫不由愈發窘了，他苦笑道：「愚兄雖與那伍姑娘，自幼有婚約，却是從未見過面，至今就是互相面對，也是不認識……姑娘莫非認識她麼？」

哈小敏一笑道：「豈止是認識，我們還是結拜的姐妹呢！」

龍匀甫不由張大了眼睛，竟似不信，哈小敏輕嘆了一聲道：「我不是騙你，要說起來，我這位青萍姐，人眞是好人；只是她現在，確實已不在白如雲那裏了，聽說早就走了！」

龍匀甫不由一怔，起先白如雲面告，他還不信；可是此時經哈小敏再一證實，他却不能不信了。

他不由皺了一下眉道：「只是！她既逃出，又爲何不去找我們呢？一定會在路上遇見我呀！」

哈小敏心中不由暗笑道：「傻子！她

是不會去找你的！」

她心裏這樣想着，已由不住臉上帶出了一些顏色。龍匀甫是何等智力，一看就知其中必有蹊蹺，當時追問小敏道：「姑娘可知這其中的原因否？」

哈小敏聞言，不由低下了頭，她心中琢磨道：「我還是說不說呢？」

要是不說呢，何忍見這龍匀甫如此傻找！就是找到了，又有何用？要是告訴他吧！豈不是令他傷心？她心中不由一直權衡這事情的輕重，只是蛾眉微顰，良久却是說不出話來！

龍匀甫早已等得不耐，苦笑了笑，道：「哈姑娘，莫非知道這其中有什麼隱秘麼？」

哈小敏權衡輕重之下，還是以不說爲妙。當時抬起頭，笑了笑道：「我不知道什麼隱秘！你不要多心，我勸你傷癒之後，還是早些回去，也許會遇到青萍姐也未可知，總之……」

他苦笑搖了搖頭。哈小敏心中暗想：「這龍匀甫看來，是和我同一個下場了……都是苦命之人。」

可是她不由又接想道：「不，我比他還可憐，他雖然失去了青萍，可是他和青萍並沒有見過面，根本彼此談不到感情二字，可是我……我的全部感情，却早已給了小雲哥了！」

想到此，不由一陣傷心，委屈得一雙眼圈都紅了。那晶瑩的淚水，只是在一雙大眸子裏轉呀轉的！

龍匀甫見狀，心中好不蹊蹺，暗想：「這姑娘是怎麼了？我還沒哭呢，她倒先難受起來了！」

由是心中愈發感激，當時笑了笑道：「姑娘不必爲愚兄傷感，我想人生都是命運作祟，其實想開了也沒什麼！」

哈小敏聞言，情知他是會錯了意。不由苦笑了笑，也不說破，只看了他一眼，苦笑道：「你說得很對，有時候人生不可太認眞，照你方才所說，分明是白如雲一心苦戀着我那青萍姐姐，可是最終呢？青萍姐姐旣走，白如雲又得到了什麼呢？他雖然又打敗了你，可是，我相信他內心却一定遠比你更痛苦更傷心……依此看來，天下眞正快樂的人實在是少得可憐。龍大哥只要想到這點，也就不以得失爲念，一切心安理得了。」

龍匀甫不由心中十分佩服，想不到她小小年紀，竟然有此見解，一時不由痴痴的看着她，竟發起呆來。

哈小敏說出了以上的話，其實她並不由衷，因爲她知道「有情人終成眷屬」。

這句話也許在那時社會裏，並不一定是可能的，可是對於像身負奇技的白如雲、伍青萍來說，那是十分可能的。

因爲他們並不會受到現實的束縛，他們都是超現實主義的高人俠士，只要他們彼此相愛，除了他們自身之外，什麼也不是他們之間的阻擋了！

哈小敏見他只是盯望着自己，倒顯得不大對勁，不由窘笑了一下道：「小妹之言，大哥以爲然否？」

龍匀甫這才驚覺，不由俊面一紅道：「想不到姑娘小小年紀，對於人生却看得如此透澈，較之愚兄之平庸，眞不知高上多少了！」

哈小敏連連笑道：「龍大哥眞是取笑了！」

龍匀甫一面謙遜着，心中可又想到了另一個問題，不由問小敏道：「經姑娘如此一說，愚兄倒是茅塞頓開，對於白如雲，倒可不必過於追究；只是他又把伍老鏢頭刦去，不殺不放，究係何故？倒令人費解了！」

哈小敏想了想，道：「這……」

雖然他心中又想到，白如雲此舉，無非是想引伍青萍轉還；再不就是示恩伍天麒……

她想到有此可能，却又不願再打擊龍匀甫痛苦的心情，只是搖了搖頭，佯裝不知！

其實白如雲用心，只是但求心安，倒沒什麼別的用心，可是也難免令人有所懷疑罷了！

一夕夜話，東方已微微透出了曙光，二人感情的深處，都留下了慘痛的深痕。他們都是自認不愉快的人！

哈小敏看了一下天色，失口笑道：「你看，光知道說話，天都快亮了，我可眞糊塗，龍大哥好好養傷吧！」

說着站起身來，姍姍的外行而出，龍匀甫雖然意猶未盡，可是也不好再攔着人家了，只含笑道：「打擾姑娘了！」

哈小敏匆匆走回房中，一時心中感慨萬分。一夜未睡，也確實有點累了，一個人往床上一倒，不知不覺間已入了夢鄉。

待她一覺醒轉之時，却發現身上竟爲人加了一條薄毯，小室之中陽光正熾。

她口中「呀」了一聲，忙不迭翻身坐起，心想這一覺睡得可好！

起身後，看看日已偏西，這一覺竟是睡過了頭了。匆匆漱洗之後，見桌上放着一個托盤，內有精緻菜餚四式，心知是花姑爲自己送來的，就是那床毯子，也是花姑替自己蓋上的。

這花姑是看着她長大的，平日照顧小敏簡直是無微不至，起居飲食，服侍得週到已極。

小敏坐下來，心中却不由想道：「我今後闖江湖，花姑是不會跟着我去了，恐怕那種日子是不會有家裏舒服了！」

飯後，她把自己衣物，簡便的打成一個行李，先放在床頭。心中却在想：「這事情我要辦，就得辦成功，要不然可要丟人！」

你想哈小敏此時心中想些什麼？原來小敏自聞龍匀甫昨夜一番訴說之後，非但不再恨他，反而起了一番同情之心。

她心中已決定夜晚冒險行一次，到「碧月樓」去把那位金風剪伍天麒救出來。

然後，自己就決心下山去闖蕩江湖去了……

其實所謂闖江湖，那完全是一個幌子，主要這姑娘的用意，是想借此，能把白如雲忘了！

她想了一陣子，悄悄走出房間，走到了父親房中，見哈古弦正自趺坐在蒲團之上打坐，哈小敏又輕輕的退了回來。

可是哈古弦却睜開了雙目，微微一笑道：「鬼鬼祟祟的幹什麼？」

哈小敏臉色微微一紅道：「我……我

想給您老人家說幾句話！……」

哈古弦哈哈一笑道：「請坐！請坐，不要客氣！」

小敏依言坐了下來，哈古弦打趣道：「姑娘有話請說，老夫洗耳恭聽！」

小敏不由皺眉一笑道：「您老人家是怎麼了嘛，人家是有話給您說呢！」

哈古弦哈哈一笑，遂由蒲團之上站了起來，用一雙大袖子往身上拂着，一面隨口道：「是要去闖江湖去是不是？」

小敏不由臉色一紅，驚道：「咦？……您老人家怎麼知道？」

哈古弦喃喃一笑道：「我怎麼不知道？妳的事還能瞞過爸爸的眼中麼？」

說着又嘆了一聲道：「這是妳的心意，爸爸也不便來管妳，不過姑娘，妳已經決定了麼？」

哈小敏點了一下頭道：「我已經決定了。」

哈古弦皺了一下眉道：「到什麼地方去？」

小敏臉紅了一下，慢慢道：「到什麼地方……我也不知道……反正是到處走走吧！」

琴魔哈古弦點了點頭，微笑道：「四海爲家是不是？」

小敏不知父親是在挖苦自己，聞言還點了點頭，哈古弦又笑道：「住在那裏，吃呢？」

哈小敏不由一怔，這一點，她還眞沒想到，當時怔了一下，也尷尬的笑了笑道：「那……那還不容易……！」

哈古弦連連點頭道：「容易！容易！好好！妳是現在就走麼？」

哈小敏搖了搖頭道：「現在不走，我想明天走！」

琴魔哈古弦仰天想了想，那張紅光淨亮的臉上，並沒有帶出一些不愉之色，遂問道：「妳來找我，就是爲了告訴我這個麼？」

小敏頓了一下，又顯得很不安，道：「不是……還有……」

哈古弦追問道：「還有什麼事，妳說吧！我一定答應妳！」

小敏紅着臉道：「那位龍匀甫，爸爸預備怎麼處置他呢？」

琴魔哈古弦心中微微一動，遂道：「等他傷完全好了以後，再看着說吧！」

小敏突然杏目一睜，英氣勃勃道：「白如雲作事也太荒唐了，把人家傷了，還把那位伍鏢頭關起來了……哼！」

哈古弦心中不由一動，暗想：「她怎麼變了！」

從前叫白如雲一口一個小雲哥的，現在居然直呼起對方名字來了，而且言詞之間，頗似有憤憤不平之意，哈古弦有意一笑道：「這是人家的事，我們管不着。」

不想小敏冷笑了一聲道：「我們爲什麼管不着？」

哈古弦一翻眼皮道：「唷！妳還想怎麼樣？還想插手管閑事呀？」

小敏定了定心，才徐徐道：「我決定去把那伍鏢頭救出來。」

哈古弦噗地一笑道：「姑娘！妳不是說笑話吧？」

哈小敏不想父親竟如此輕視自己，頓時臉色通紅的辯道：「我才不說笑話呢！誰像您老人家，救人也救不澈底；光救小的，老的就不管了，那算什麼？」

琴魔哈古弦不由呵呵一陣大笑道：「好丫頭，妳倒教訓起老子來了……眞是胆大已極！」

哈小敏仗着父親平日寵愛，聞言知道父親不會眞氣。

當時面現紅霞，又嗔又笑道：「當然囉！……您老人家自己說說看，明明知道那伍天麒被關在樓上，您爲什麼不去救呢？還有……這龍匀甫旣救回來了，往那房裏面一丟，您老就不管了，這些就算是救人了麼？」

哈古弦被女兒連連訴說着，非但不怒；却反而嘻嘻笑着，一面抓耳搔腮，怪態百出。

最後往那又粗又短的腿上重重拍了一把道：「罵得好！罵得好！」

說着他又放聲大笑了起來。

哈小敏不由又氣又笑的看着這個老爸爸。

哈古弦却伸出手，在女兒臉上擰了一下，一面笑道：「誰叫我有這麼一個好女兒呢？我要是把這些事都作完了，我女兒不是沒事作了麼？」

說着又自放聲笑了起來。

哈小敏一面摸着臉，羞怯的白了父親一眼，嗔道：「您老人家說完沒有？……也不怕笑裂了咀！……」

哈古弦這才收住了狂笑，一面搖頭微笑道：「好！好！算妳厲害，算妳厲害！可是姑娘！妳準認定了能成功麼？」

哈小敏不假思索道：「大概沒有什麼問題……那兩個小鬼雖扎手，可是我還不怕他們！」

哈古弦冷笑了一聲道：「恐怕不止北星南水兩人吧？」

哈小敏不由一驚，道：「小雲哥！啊！不是，白如雲不是已經出去了麼？」

她平日叫小雲哥叫慣了，所以又馬上改過來，臉色也跟着改了！

哈古弦倒不去注意她這些，聞言後冷冷的看着她道：「要是白如雲，倒也不去說他了……」

小敏怔怔的看着父親道：「那……那還有誰呢？」

琴魔哈古弦點了點頭，道：「妳可知道，那墨狐子秦狸又回來了？」

哈小敏不由吃了一驚，當時張大了嘴道：「什麼？怪老道回來了？」

琴魔哈古弦背負着雙手，走了幾步，冷笑了一聲道：「姑娘！妳自信妳這身本事，能對付得了麼？」

哈小敏果然是半天都不說話，過了半天，哈小敏笑了笑道：「爸爸您別急，我有辦法了！」

哈古弦轉過身來，哈小敏眨了一下美麗的眸子道：「怪老道，平日對我最好，就算他看見我，也不會把我怎麼樣的，何況這件事，本來是他徒弟不對，我就給他講理！」

琴魔哈古弦點了點頭道：「要說怪老道喜歡妳，那倒也不假；不過他脾氣，妳也不是不知道，白如雲交待下來的事，他還敢不聽麼？我看他也是無能爲力！」

哈小敏不由又皺起眉頭來了，心中暗想：「這倒是眞的，墨狐子秦狸，雖是小雲哥的師父，可是小雲哥的話，他却是不敢鷩扭，這可怎麼辦呢？」

最後她又把目光注定在哈古弦臉上，微微一笑道：「我又有辦法了，不過您老人家同不同意，我就不知道了！」

哈古弦怔道：「妳說說看！」

小敏一笑道：「我的辦法是，您老人家也和我一起去，怪老道出來了，您老人家就去對付他一時，我就趁熱下手，您看這辦法好不好：」

哈古弦雙手連搖乾笑道：「這呀，一點也不好！」

哈小敏不由嘟着小嘴道：「這麼說，您老人家是怕怪老道了？」

琴魔哈古弦嘻嘻一笑道：「妳不要用激將計……我反正是不去！」

哈小敏不由拉着父親一手，又泣又笑道：「爸爸去嘛……去嘛……保險沒有什麼事！」

哈古弦連連搖頭，張大了嘴道：「保險沒有事？我和怪老道一向是貌合神離；妳又不是不知道，上一次白如雲請客，妳沒見我們兩個已經暗中鬥上了？好傢伙，這一次要是找上門去，那還得了？不去……不能去！」

哈小敏又磨了半天，哈古弦只是搖頭，最後哈小敏不由氣得往前一站道：「那我就一個人去，再不然叫花姑陪我去：」

哈古弦大聲道：「誰？花姑？妳叫她去送死呀！」

哈小敏冷笑一聲，道：「人家才不怕死呢？」

哈古弦不由臉一紅，嘿嘿一笑道：「好丫頭，妳這是罵我怕死。」

他忽然拍了一下手道：「也罷！我就跟妳去一趟……就是死了，爲了女兒也認命了！」

哈小敏先是一喜，可是聽到後來，不由頓時又楞住了，她走上前，緊緊地抓着父親一手道：「爸爸，怪老道眞的就這麼厲害麼：」

琴魔哈古弦微微一笑道：「他徒弟的本事妳都見了，師父還用多說！」

小敏不由低下了頭，吶吶道：「那……那……爸爸還是不要去了……我們再另外想辦法！」

哈古弦笑着拍着小敏，安慰道：「姑娘不要失望……妳幾曾看過爸爸怕過人來：爸爸既然說了去，山也擋不住，等會等天黑了我們就去！」

哈小敏此時偷看父親臉色，雖然微笑着，可是那兩團雪球也似的眉毛，却仍是微微蹙着，像是仍然懸着一腔憂心。

她想到父親一身絕頂武功，自己也只不過得到了十之一二，平日就從沒見他發過愁，由此可知，父親心中果然把那墨狐子秦狸，視爲一個大大的勁敵了。

當時雖被父親安慰着，心中也不無猶豫，琴魔哈古弦見狀，不由又連聲笑道：「沒關係，沒關係！我父女給他來一個措手不及，就算那怪老道能及時趕到，恐怕也無濟於事了！」

小敏被父親這麼勸着，才算寬心大放。父女二人又談了些應該小心之處，這才定好時間，小敏才轉身向房中走去！

她回到了房中，把自己一向未曾用過的寶劍，由牆頭上摘了下來。

當她雙手摸到那冰涼的劍鞘之時，她心中却不無感慨的想道：「莫非我還要殺人麼……」

忽然她呆呆地搖了搖頭道：「不！我不能殺人……南水北星雖然專門和我鬥氣，可是他們是好人。」

最後她仍然把它揹繫在了後背，心想我只是帶去嚇唬嚇唬他們，這兩小鬼也太目中無人了。除了白如雲以外，可以說他們是誰也看不起，今天晚上，有機會得給他們一點顏色看看！

她又從衣袋中找出了一個人皮面具。這面具還是半年以前，自己向白如雲要的，今夜正好取出來應用一下，想着就把這面具戴上了，再對着鏡子照一照，果然連自己也認不出來了。

好容易等到了晚上，月亮出了老高，哈古弦還沒來，哈小敏已迫不及待，披掛齊全走到了父親房中，却見哈古弦仍在窗前，就燈看書呢！

而且寬衣便履像似沒有一點事似的，哈小敏不由皺着眉道：「爸爸！時候到了，您老人家怎麼一點準備也沒有，還不換衣服？」

哈古弦放下書本，笑道：「還要準備什麼……這樣還不行麼：」

哈小敏上下看了父親半天，道：「您老就穿這一身？」

哈古弦在窗前滴溜溜轉了一轉，嘻嘻笑道：「就憑這一身，今夜要和那墨狐子秦狸作一番週旋，姑娘妳說使得麼：」

哈小敏不由一笑道：「您老人家還有什麼不行的？不過……還是小心點好！」

哈古弦嘿嘿一笑道：「不用！不用！怪老道自詡高人，今夜我老頭子要煞一煞他的威！」

也是這句話，提醒了他自己，墨狐子秦狸，一生傳奇事跡很多，簡直是把他說成了神仙一般，琴魔哈古弦雖同他比鄰而居，可是一向是河水不犯井水，二老雖時常見面，却是很少說話，而且是一說話就吵架！

今夜琴魔哈古弦，不忍叫女兒失望，所以也只好大胆的冒一次險，順便也想會一會墨狐子秦狸，看看他到底有什麼超羣本領！

他心中雖知道，自己不一定是對方敵手，可是至不敵時逃走也是不難，因此他才答應了。

別看他外表鎮靜，其實他內心比誰都急！只是他却能控制住自己的情緒，不使顯出而已。

哈小敏拉住父親一手道：「爸爸，我們怎樣去？」

琴魔哈古弦笑笑道：「自然是坐船去了……」

他說着話，推開窗戶，看了一看天色，點了點頭道：「好了！我們走吧！」

這老人說着話，只把一雙大袖向上挽了挽，仍然是鬆襟便履。

哈小敏情知父親一向對敵，就從來沒有換過什麼緊身衣服，也從來沒有帶過兵刃，見狀雖覺父親太大胆了一點，可也不十分驚異。

哈古弦已快走出門口，忽然笑了笑道：「小敏，妳去把爸爸那枝洞簫拿來，等會妳划船，我吹簫，如此良夜，我父女放舟河上，眞是好一番消受也！」

哈小敏聞言心中一動，她心中奇怪，父親一向是不吹簫的，平素只是彈琴，記得有一次自己問爸爸，那枝翠簫，爸爸既不吹要來何用？爸爸曾回答自己說，那是他的兵刃。

今日看來，父親雖說是吹簫行樂，實則定是以此來對付那墨狐子秦狸了。

想着不由怔了一怔，口中低道：「是牆上那枝翠簫麼？」

哈古弦點頭笑道：「是的！」

小敏這才奔回房中，由牆上摘下了一個長形的鯊魚皮套管，由其中抽出了這枝十八孔的洞簫，只覺入手冰涼，其寒刺骨，而且入手頗重。

映着月光，閃閃生輝，哈小敏心知父親這枝簫，定是一件稀罕之物。

當時跑出，把簫遞給了父親。

哈古弦接翠簫在手，目開一綫，兩隻手在簫身上一陣撫摸，不由長嘆了一聲，道：「姑娘！妳不要小瞧了這枝簫，爸爸曾仗以成名武林垂六十年之久。」

他望了天上明月一眼，猶不曾忘記，三十年前，退出武林之最後浙江一戰，以此小小一管翠簫，擊斃名噪大江南北的「九連環」和多指雙尼。至今回思起來，猶是不寒而慄！

這時小敏已遠遠把小舟行向溪尾，尖聲叫道：「爸爸快來吧！」

哈古弦就空一晃這枝洞簫，發出一陣嘘嘘之聲，隨之往頸後一插，身形向下一蹲，口中叱了聲：「爸爸來啦！」

跟着那粗短的小腿，往上微微一彈，整個人身，就似同是一隻海鳥也似的只是一起一落，已輕飄飄的落在了小船之首。

那小船竟是連動也沒動一下，哈小敏在船尾放下了繩子，回頭方想再叫一聲，不想一抬頭，父親竟已立在了船身，不由笑道：「好俊的輕功！」

哈古弦哈哈一笑道：「這個好麼？妳再看這個！」

這老頭兒想是一時豪興大起，他口中說着話，也不見雙膝彎曲，只把一隻大袖向下一揮，猛然把丹田之氣向上一提。

他整個的人身，借着大袖上這一揮之力，噗噗！一陣疾風之聲，已拔起了兩丈多高。

這時小舟已行至溪中，哈古弦起在空中的人，猛然向下一折，成了頭下脚上之勢，只向船上倒栽了下來，哈小敏不由張大了嘴，驚叫了聲：「小心！」

可是再看父親，那倒栽下的身子向下一衝，只聽到船板上輕輕的「奪！」了一聲。

哈古弦竟借着小小一枝翠簫，輕點在船面之上，整個人依然倒立着筆也似直。

他那飄拂在空中的長鬚，被風吹得飄向了一邊，再加上肥大的衣衫，乍看起來，就如同是畫中仙人也似的，哈小敏不由拍手笑道：「爸爸好本事！」

哈古弦突然往回一抽右手翠簫，一扭腰軀，四平八穩的落在了船首，哈哈大笑了起來。

小敏不由一面搖槳，一面撒嬌道：「我不管，這一手您老人家得敎我！」

哈古弦微笑道：「妳別小看這一手，要是沒有二十年以上練氣功夫，想也別去想！」

小敏還是不依道：「我不管嘛……人家要學嘛！」

琴魔哈古弦嘆道：「妳這孩子！爸爸這一身功夫，要是不教給妳，難道還會帶到棺材裏去不成？不過要等妳把那套『洗髓經』練成了再說！」

哈小敏心中這時只是羨慕着父親一身好功夫，聞言不由不服道：「那白如雲，人也不過才二十多歲，怎麼能練那麼一身好本事？我從小就跟您老人家練功夫，怎麼還比不過他？」

哈古弦一手捻着長髯，聞言點了點頭道：「我不是曾給妳說過麼？妳小雲哥，是人中之俊，天賦質稟，都是高人數等，這種人，在茫茫人羣之中，是千萬人中難覓其一，自然又當別論了！」

他說着又嘆了一聲道：「還有妳龍大哥，論骨格質稟，都不差白如雲分毫，只是差在一個「沉」字……唉！這眞是武林之中無獨有偶的奇材。」

哈小敏不由傷感道：「這麼說，我是一塊不成材的料了？」

哈古弦不由呵呵一笑道：「妳不要自責過甚，以妳稟賦智力，在女孩之中，確也是難覓的佳材了……只要好好加以造就，來日定可光大武林！只是……」

哈古弦不由長嘆了一聲，看了女兒一眼，十分傷感的道：「只是妳自小被妳娘寵壞了……不忍叫妳吃一點苦，要依着我，四歲那一年，就想教妳站八式，可是妳娘說這麼一點孩子還練死了呢？」

他說着聲音變得小多了，又搖了搖頭道：「後來妳娘走了……我好幾年心裏不好受，也沒十分督催妳，直到妳十歲那年，我才算眞正下功夫敎妳。所以妳眞正學功夫，還不到十年，能有今天這種成就，已經是大大令我滿意了……只要妳能照此勤練下去，想到白如雲和龍勻甫今日這種成就，並不是沒有希望，只是看妳用不用功了！」

小敏見父親一提到母親，總是傷心不已，像是有無限感慨，當時忙打岔道：「爸爸！你不是要吹簫給我聽麼？怎麼也不吹了？」

哈古弦連連點頭道：「好吧！我就吹來！」

說着自頸後抽出了那枝翠簫，一時湊口，凝神屏氣的吹了起來。

琴魔哈古弦，把這枝翠簫湊進口去，細細吹奏着，立刻水面上蕩起了一陣極爲細柔的簫聲，一時如天樂飄臨；宛轉如新鶯出谷，在曲折的小溪上往返迴繞，餘音曲迴，極盡柔懷。哈小敏頓時感覺心情意爽，神智清朗，幾疑身在夢中，不由拍手讚起好來。

哈古弦一直吹了約盞茶時間，才把這枝翠簫往頸後一插，嘆息道：「這一曲玉閣樓台，我巳二十年沒有吹過了……想當年和妳母親泛舟溪面，吹奏這一曲時，情節竟是和今夜極相彷彿……」（未完）

新派武俠奇情小說

浣花洗劍錄

古龍原著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水天姬捉弄了木郎君一番，然後擄了方寶兒離開，來到一處岸岩裏，解了方寶兒的穴道，自己也回復了原來的眞面目。方寶兒一見，驚爲天仙，雖然他年紀小小，也不禁爲她的艷色所惑，女長男小，也不免莊諧戲謔起來，水天姬竟暱稱他爲小丈夫。及水天姬因事外出，遂點了方寶兒的睡穴後離去。水天姬走後，突有兩名少女出現，又將方寶兒擄走，及至方寶兒醒來，被送至一雅室中，與一髫齡小女相處一室，兩小無猜，友情頓生……

逍遙於瀛海　嘯傲勝王侯

小公主道：「正如同樣的一柄劍，甚至是同樣的劍法，但武功高的使出來，就和武功低的大不相同。」

方寶兒和着笑道：「是極！是極！」瞧了小公主半晌，又道：「有時我眞奇怪，很簡單的事妳會不懂，但越是高深複雜的事，妳就懂得越多。」

小公主嫣然一笑，道：「是麼？」

方寶兒道：「看來，妳必定也是會武功的了。」

小公主道：「當然！」言詞之間，似是將通曉武功視爲理所當然之事。過了半晌，又道：「你可要我露兩手給你瞧瞧？」

方寶兒直皺眉頭，連連道：「不要不要。」他素來不喜武功，近日見了那些流血爭殺之事，對武功更是敬鬼神而遠之。

小公主瞪起眼睛，嬌嗔道：「你不要我就非要你瞧，你若是說要，我倒反而懶得要你瞧了。」

方寶兒道：「好，我要我要……」

小公主格格笑道：「你既然要，那更是非瞧不可了。」

方寶兒怔了一怔，無可奈何的坐下，嘴裏直是嘆氣。無論他怎麼說，怎麼講，小公主只要一繞彎子，就將他套了進去，只氣得他鼓起了嘴，嘴上幾乎可以掛隻油瓶。

小公主嬌笑道：「你生氣的樣子，眞是好看，我以後一定要想盡法子天天要你生氣！」

方寶兒聽得更是愁眉苦臉，只見小公主嬌小的身子，突然輕盈的一轉，便已飄飄然離開了地。

那雪白的衣衫，凌空飛舞，有如蝴蝶雙翅般，穿着珍珠綉鞋的小脚輕輕一踢，身子突然向那水鉢落了下去。

方寶兒駭了一跳，剛想趕過去扶她，那知她脚尖站在水面的花瓣上，竟站得平平穩穩，舒服自然已極。

碧玉鉢中滿盛清水，清水上浮着桃紅色的茶花，花上站着個白衣如雪的小公主，那光景眞像是八寶蓮池中的九天仙女一般。

方寶兒雖不喜武功，但見了這曼妙的身法，圖畫般的光景，也不禁爲之目眩神迷，忘形的喝起采來。

小公主飄身落地，笑道：「這算什麼，只

不過是最粗淺的功夫罷了，我家裏大大小小，沒有一人不會的。」

方寶兒嘆道：「這若是粗淺的功夫，江湖中那些自命不凡的武師見了眞該找個地縫鑽下去了。」

小公主道：「原來你也懂武功的。」

方寶兒道：「我雖不懂武功，但好壞還是分得出的，何況我外公，我爹爹，我媽媽，都是……」

他本待說：「都是武林高手」，但想到人家如此年紀，已有如此功夫，她爹爹的武功，更不知有多高了，自己還怎樣好意思在人家面前胡吹大氣。心念一轉，更覺這小公主一家實是神秘難測，她爹爹更不知是如何厲害的角色，自己到了這裏，實不知何年何月才能回去？

他呆呆地想得出神，小公主却站在他面前，只是不住追問道：「你爹爹，媽媽都是怎麼樣？」

方寶兒還未說話，忽然間，這整個屋子都劇烈的震動起來，震得方寶兒一交跌在地上，駭得面目變色。

小公主嬌笑道：「傻孩子，怕什麼？來，讓我拉你起來。」伸出一隻白嫩嫩的小手，將他拉了起來。那知方寶兒方自站起，便緊緊抱住了她的身子，道：「不……不好了，天崩地裂，咱們快逃命吧！」

小公主「噗哧」一笑，道：「傻孩子，誰說是天崩地裂，這不過是咱們坐的船碰上岸罷了，你怕什麼？」

方寶兒呆了一呆，道：「咱……咱們這是在船上？」

小公主道：「當然是在船上。」

方寶兒道：「既是在船上，爲何我一點也感覺不出？我坐別的船，總是被搖得頭暈腦脹的。」

小公主笑道：「因爲這船實在太大了，小船會搖，大船却是不會搖的……喂，請你放手好麼？」

方寶兒這才發覺，自己竟還在緊緊的抱着人家，連忙鬆開了手，但懷抱中却似乎仍帶着甜甜的溫香。

小公主瞪眼道：「男女授受不親，你方才抱着我幹什麼？」

這句話方寶兒是不久以前還說過別人，那知此刻却被人說了自己，他漲紅了臉，呆在地下，眞有些哭笑不得。

小公主大聲道：「說呀，幹什麼？」

方寶兒垂首道：「我……我……」他覺得自己實在不對，偏偏又無話可答，又着急，又難受，幾乎掉下淚來。

那知小公主突又「噗哧」一笑，柔聲道：「莫難受，我說着玩的，其實我喜歡你抱我的，抱得好舒服喲！」

突然伸出一雙雪白的小手，抱住了方寶兒的脖子，在他臉上輕輕親了一下，咭咭的笑着跑開了。方寶兒望着她飄飄的白衣服，心裏甜甜的，酸酸的……也不知究竟是什麼滋味？只覺這滋味自己平生都未感覺過，那眞比世上任何滋味都要美妙。小公主回眸瞧了他一眼，不知怎地，小臉也變得飛紅，跺着脚道：「你壞，你壞死了，我……我再也不要理你……」

這兩個孩子心地還是那麼純潔，對男女之情還是似懂非懂，欲語還休，這光景，這滋味，又有誰描叙得出？

只見小公主垂首坐到東面的角落裏，弄着衣角，方寶兒仰面站在西面的角落裏，呆呆的出神。兩人誰也沒有說話，良久良久……小公主突然回頭道：「喂，你是啞巴麼？」

方寶兒想得呆了，還是不開口。

小公主道：「你答應我的事，還有幾件沒有做！」

方寶兒隨口道：「四件。」

小公主露齒一笑，道：「我當你眞是啞巴哩，原來你也會說話的，喂，我問你倒底在想什麼？」

方寶兒連忙搖搖頭道：「不能說，我不能說！」

小公主紅着臉不依道：「說，說，我偏要你說。」

方寶兒吶吶道：「我……我在想……這船既已靠了岸。岸上一定有許多好玩的事，妳若能去瞧瞧多好！」

小公主呆了呆，忽然背過身子，再也不理方寶兒。過了半晌，只見她輕輕垂下頭，竟流下淚來。

方寶兒情不自禁，趕了過去，道：「妳……妳這是幹什麼？」

小公主咬着嘴唇，跺着脚，甩手道：「走，走開些！」

方寶兒茫然問道：「告訴我，妳爲什麼哭呀？」

小公主恨聲道：「小賊，小壞蛋，我不告訴你，偏不告訴你！哼，你方才原來不是在想我，我什麼都不告訴你！」

她說不告訴，其實還是等於告訴了方寶兒，她生氣，她流淚，只是因爲她方才在想方寶兒，方寶兒却在想上岸的事。

方寶兒嘆了一口氣，道：「誰說我不在想妳，我時時刻刻在想妳，我想妳都快想的發瘋了！」

小公主破涕一笑，道：「眞的？」

方寶兒道：「自是眞的。」心裏却不禁暗中責備自己：「怎地我出來這一趟，到現在也學會騙人了？唉！騙人雖不好，但我爲了要她和我一齊上岸，好乘機逃回去，也不得不騙她一次了，何況，我這樣騙她，只是爲了要她開心，並不是對她有什麼惡意……」

只見小公主偏着頭想了許久，忽又問道：「岸上眞的有許多好玩的事麼？我……我眞想去瞧瞧才好。」

方寶兒大喜道：「咱們這就去，好嗎？」

小公主輕嘆一聲，幽幽道：「每年到了船快靠岸之前，爹爹就會想個法子罰我五十天不准出房門一步，現在才到第三十一天，我怎麼能出去？」

方寶兒暗嘆忖道：「原來她一生都在這船上，竟從未上岸一步，唉！難怪她連男人都只見過爹爹一個，她整日被關在房裏，不是讀書畫畫，就是想心思，自是對越是複雜之事，知道得越多，對簡單之世事一無所知了。」

想到這種生活的寂寞，方寶兒心裏不禁大生憐惜，道：「咱們偷偷溜出去，不讓妳爹爹知道也就是了。」

小公主瞪大了眼睛，駭然道：「那……那爹爹豈非要氣死了！」她似是從未想到要做違背她爹爹之命的事。

方寶兒道：「妳爹爹若是根本不知道，怎會生氣！」

小公主只是搖頭，方寶兒道：「咱們只出去瞧一瞧，就回來，去瞧瞧那紅的櫻桃、綠的芭蕉、小橋、流水……」

他鼓起如簧之舌，將詩詞上讀來的美景，全都說了出來，其實那海岸之上，那有什麼櫻桃、芭蕉！

小公主黑黑的眼珠子，轉來轉去，顯已被他說得心動，聽了半晌，笑道：「是呀，爹爹若是不知道，怎會生氣！」

方寶兒笑道：「我說妳是個聰明人，一想就會想通的。」

小公主聽他誇讚自己，心裏更是高興，但

口中却故意說道：「我眞的聰明麼？哼！你一定騙我，我五歲那年，才學會半套劍法，爹爹常罵我笨，我六歲那年……」她說來說去，只是，想聽方寶兒再讚她幾句。

但方寶兒却生怕她將話題岔開，故意裝不懂，自管自道：「這門外有人守着麼？咱們能不能偷偷溜出去？」

小公主失望的嘆了口氣，道：「門外的人多着哩，但……但這屋子有一條秘道，可以通向上面的前艙客廳，到了那裏，就有法子出去了。」

方寶兒大喜道：「好極了，但……但你爹爹會不會在廳裏？」

小公主搖頭道：「爹爹整日在書房，我從未見他到過客廳……」緩緩走到一面銅鏡前梳起頭髮來了。

方寶兒急道：「要走就快走！」

小公主回眸瞪了他一眼，嗔道：「你瞧你這人，咱們要上岸，也得讓我先打扮打扮呀，否則怎麼見人？」

方寶兒道：「像妳這樣的女孩子，已是我見到的人中最最美麗的了，根本不用打扮，也已比別人美的多。」

小公主回嗔作喜道：「眞的麼？我……」

方寶兒連忙截口道：「自是眞的……秘道在那裏？」小公主伸出白生生的小手，指了指那低垂着的繡幔。

繡幔後果然有道秘門，小公主打開它，先走進去，又回首道：「我還是害怕，心跳得好厲害。」

方寶兒連忙想出各種話來安慰於她，兩人一先一後，走進了秘道，曲曲折折走了一會兒，又上了一道樓梯。

小公主悄悄道：「這樓梯上就是前艙客廳了……」回手拉住了方寶兒的腕子，一步步輕輕走了上去。

方寶兒心裏，又何嘗不在砰砰的直跳，只見小公主拔起個木栓，托起塊木板，上面果然有一綫天光射了下來。兩人躡手躡足，走了出去，只見那船艙竟是十分寬闊，佈置得也極華麗，靜悄悄的寂無人聲。

方寶兒也無心仔細打量，剛想到窗口瞧瞧外面動靜，突聽一陣脚步聲走了過來，已將走到門口。方寶兒不禁暗道一聲：「苦也！」

小公主更是面色大變，悄聲道：「不好，有人來了！」拉起方寶兒的手，便要自地道中退回去。

但人聲越來越近，再想打開那木板，已是來不及了，小公主與方寶兒俱是慌了手脚，突然瞧見廳艙最後也有一道垂地繡幔，兩人不約而同跑了過去，藏了起來，小公主附在方寶兒耳邊道：「你動也不准動，知道麼？若被爹爹發現我不聽話跑了出來，我倒霉，你也有得罪受。」

方寶兒只覺耳朶癢癢的，想笑又不敢笑，只是點頭。他靠牆站着，恰巧能從牆與幔之間的小縫裏望到外面，便情不自禁瞇起左眼，用右眼瞧了出去。

只見六七個身材高大，有如男子一般的壯婦，將那本已極是乾淨的船艙，又掃了一遍，然後，便聽得一陣清悅的銳聲，得鈴鈴一路響了過來。

方寶兒暗道：「小鈴鐺來了。」心念一轉，白衣少女鈴兒輕盈的身子，果然已翩然走入，道：「打掃好了麼？」

一個壯婦道：「回稟姑娘，打掃好了。」

鈴兒道：「打掃好了就快出去吧！客人這就要來了。」壯婦們恭應一聲，收拾好掃帚水桶，躬身退了出去。

方寶兒暗嘆忖道：「眞是倒霉了，早不來，遲不來，偏偏在我眼看就能逃走的時候，客人就來了。」

突覺一個軟綿綿的身子，依偎過來，原來小公主也忍不住那好奇之心，要擠到這簾隙邊瞧瞧。

但見鈴兒四面走了一圈，雙手展開長裙，盈盈拜了下去，道：「迎賓之地已打掃停當，恭請侯爺大駕。」

接着便是一陣門戶啓動聲，衣裙悉索聲。十六個宮鬟堆雲，錦裙曳地的少女，纖手中各各舉着一柄碧玉爲竿，羽紗爲面的宮扇，漫步而出，分立兩旁。然後，便有四個手捧金鉢的宮裝少女，擁着位紫衫人大步而出，踏過紅氈，走上屏風後的蟠龍交椅坐下。

方寶兒眼珠無論怎麼轉動，也瞧不到這紫衫人的身形面貌，只不過能從少女衣裙中瞥見他一片衣角而已。

小公主悄悄拉起他的手，在他掌心劃道：「我爹爹。」方寶兒點了點頭，心裏雖然更是想瞧一瞧這奇人的面貌，却終是不敢探出頭去，何况他縱然探出了頭，這紫衫奇人的身子也早被屏風擋住。

那屏風高達八尺，離地不過只有半尺多空隙，方寶兒還是不死心，伏下身子，臉貼着地望出去，却也只能瞧見紫衫人的雙足，還有一隻純白色的狸貓，蜷伏在紫衫人的足旁，再上面仍然無法望見。

這時又有一陣管弦之聲傳來，樂聲悠揚，却不知自何處發出的。鈴兒伏地道：「是否此刻便開門迎賓？」

屏風後一個懶洋洋的口音道：「你是迎賓之使，什麼事都由你瞧着辦吧！」語聲有如高山流水，和緩自然，聽來這說話的人，似乎無論對什麼事都不會着急，又似是天下根本沒有一件事能令他放在心上。

鈴兒道：「是！」伏地再拜，盈盈站起，轉身走了出去。

方寶兒眼睛却還是盯着屏風下面，突見一隻有如白玉雕成的手掌，由下面垂了下來，五指修長，綫條柔和，絕無絲毫污垢瑕疵，拇指、食指間，却提着一尾小小的金色鯉魚，那白貓一直懶懶的蜷曲着，此刻身子一長，便將金鯉吞了下去，又懶懶的伏下身子，紫衫人的手掌却仍在貓身白色柔毛上不住撫摸，似是憐愛已極，方寶兒瞧得又驚又喜，驚的是那金色鯉魚本是極爲貴重之物，一尾已是價値百金，此人却拿來餵貓，喜的是他終於瞧見此人一隻手了。

鈴兒走出艙門，走過被水冲洗得乾乾淨淨的船板，走上船頭，俯身下望，船頭前，水面上浮着三具木筏，木筏上高高矮矮站着數十人之多，原來此船太過巨大，吃水極深，只有自岸上乘筏而來，此刻鈴兒高高站在船頭，襯着身後的青天白雲，當眞有如天上仙子一般。木筏上數十人在下面望上去，倒有大半瞧得癡了。鈴兒嫣然一笑，道：「各位是來瞧我的，還是來參拜我家侯爺的？」

衆人怔了一怔，鈴兒已接着笑道：「各位若是爲了參拜我家侯爺而來的，此刻就請上船吧！」

木筏上一陣騷動，人人俱待爭先而上。

鈴兒突又輕叱道：「且慢，侯爺還交待下一張名帖，帖上有名的人，才能上船，若是帖上沒有你的名字，你偏要上來，那麼……唉，只怕你再也下不去了，可莫怪我沒有說在前頭。」

人羣中響起竊竊私語，突有一個尖銳的語聲道：「你家侯爺方自海外歸來，怎知道咱們有那些人來了？」

鈴兒含笑道：「我家侯爺還會有不知道的事麼？」自袖中取出一張輕飄飄的紙箋，隨手便拋了下去。

海風强勁，船頭又高，衆人只當這輕箋必將被海風吹走，那知這張輕箋却似有人托着一般，慢慢的，筆直的飄了下去，人羣中又有人喝道：「姑娘好俊的功夫！」

鈴兒嫣然一笑，道：「各位瞧這名帖可曾開錯人麼？」

衆人瞧那名帖之上，寫的果然是此次守候在岸邊的知名之輩，幾乎一個不漏，只是剔除了幾個聲名狼藉之人而已。

鈴兒瞧着他們面上駭異之色，秋波中隱含笑意，道：「名帖若是不錯，就請各位依序上來。」她纖腰一轉，飄身入艙。

只聽身後衣袂帶風之聲，連連響動，已有十餘人跟了上來，這十餘人輕功俱是一流高手，落地時毫無聲息。

木筏上還有十餘人，都是個個垂頭喪氣，掉首而去，口中還在喃喃道：「奇怪奇怪，他怎會知道岸上有什麼人在等他？」

方寶兒若是在此，便可猜出必是鈴兒早已上岸悄悄將這些人來歷都探聽了一遍，開下這張名單，回程時遇着方寶兒，便順路將他帶了回去。

但現在方寶兒屏息躲在簾幕後，根本不知道外面的動靜，過了許久，才見到鈴兒的白裙在艙門出現，又見到十餘雙脚，跟在她後面，穿着十餘雙各式各樣，奇奇怪怪的鞋子，還有一人竟是赤着足，方寶兒不禁暗忖道：「瞧這侯爺如此氣派，那知請來的客人，却如此奇怪。」

只聽鈴兒道：「回稟侯爺，賓客們都已來了。」

那和緩的語聲道：「請！」

方寶兒伏在地上，只瞧見那十餘雙脚，隨着鈴兒走入船艙時，有人伏地而拜，但大多只是脚步一停，似是抱拳一揖，然後便在兩旁落座，那赤足的人更是連脚步都未停一停便筆直走到旁邊坐下，方寶兒又急着想瞧瞧這些人的容貌，忍不住悄悄站了起來，但自簾縫中望出去，這些奇怪賓客的身子，却已又都被那十六個宮裝少女擋住了，他一個也瞧不見。

鈴兒含笑道：「各位自四面八方，遠道而來，想必都有極爲重要的事要求教我家侯爺，眞不知該請那一位先說話？」

一人截口道：「吾等既已不遠千里而來矣，便不會着急此一時也，何况吾等所談之事，茲事體大哉，蓋非片刻所能說完者，不如請路近事小之人先說之。」此人說話斯斯文文。字音雖亦咬得極是準確，但每個字却又都說得極是吃力，令人聽來，當眞是說不出的蹩扭難受，彷彿聽那鸚鵡學舌似的。

鈴兒忍住笑，道：「既是如此，爾等暫候可也，却不知那一位才是路近事小之人，望閣下有以教我？」

宮裝少女們有的已忍不住爲之失笑，突聽一人沉聲道：「各位既然謙讓，在下潢州鐵金刀，先來請教侯爺！」語聲沉重，中氣充沛，一條錦衣大漢，隨聲而出。

方寶兒這下可瞧清楚了，只見這鐵金刀紫黑的面容，像貌堂堂，鬚髮雖已俱都花白，精神仍是不輸少年，手裏提着隻小小的紫檀木箱，腰下斜佩長刀，刀鞘之上，滿綴珠寶，襯着那一身錦緞衣衫，更是奪目。

方寶兒雖不知此人聲名之盛，絕不在他爺爺「清平劍客」之下，但見那人這股氣概，已不禁暗暗喝采。鈴兒道：「侯爺的規矩，鐵大俠可知道麼？」

鐵金刀躬身道：「在下知道，姑娘的稱呼，在下却不敢當。」

鈴兒含笑道：「你青年時以這柄金刀，獨斬川鄂十七寇，稱你一聲大俠，也是應當的，但你近年聲譽頹隆，可說是名成業就，不知還有什麼非要我家侯爺才能解決的事……再就是……你既知道我家侯爺近二十年的規矩，不妨先將帶來的東西，拿出來讓侯爺瞧瞧。」

鐵金刀見這少女竟將自己往事知道得如此清楚，暗中不覺吃了一驚，躬身道：「遵命！」打開紫檀木箱，雙手捧上，衆人只當他箱中必有奇珍異寶，那知箱子裏竟只是寥寥數本經冊，紙色也已經枯黃。鐵金刀道：「晚輩奉上王羲之平臨佛經眞蹟，請侯爺笑納。」

方寶兒聽得吃了一驚，只因他深知這王羲之平臨之佛經，端的可稱是難以估價的稀世之寶。

屏風後却輕輕嘆息了一聲，道：「也算難爲你了，鈴兒收下吧！」語聲仍是懶洋洋的，似是就連此等稀世之珍，也提不起他興趣。

鈴兒接過木箱，含笑道：「我家侯爺既已收下你的禮物，你有什麼困難，就只管說出來吧！」

鐵金刀面露喜色，躬身道：「遵命！」微一尋思，接道：「七十餘年前，我潢州臥虎刀一門，與信陽蟠龍鈎一門同時崛起武林，當時人稱：『臥虎蟠龍，刀鈎稱雄。』當眞是威風赫赫，不可一世，但……」

鈴兒笑道：「話說得越簡單越好，莫要自吹自擂。」

鐵金刀面頰微紅，乾咳一聲接道：「數十年來，我兩門互以兄弟相稱，交往極是親密，那知自從十七年韓一鈎接長『蟠龍門』後，情况突然大變，韓一鈎竟聲言『蟠龍』兩字排名，本該在『臥虎』之上，要我等致歉改過，否則就要我定期决鬥，要天下武林中人瞧瞧，究竟是該臥虎佔先，還是該蟠龍佔先？」

鈴兒微笑道：「名字佔了先，難道就會多長塊肉麼？」

鐵金刀嘆道：「姑娘說的雖是，但這口氣……唉，鐵某却忍不下去，於是便在信陽城外，尋地决鬥，江湖中聞風趕來瞧熱鬧的自然不少，那知一戰之下，區區竟在第七百二十招上，被他一鈎所傷。」

鈴兒笑道：「你自是輸得不服氣了？於是第二年再戰？」

鐵金刀嘆道：「姑娘猜得不錯，第二年在下養好了傷，又在原地與他决鬥，那一次情况更熱鬧，在下與他苦鬥數百回合，眼見已佔了上風，那知到了第七百多招上，那韓一鈎突又使出那一鈎來，招式竟與前式一模一樣，而在下竟還是不能抵擋，竟又被他這一鈎所傷！」

鈴兒道：「你還是不服氣，第三年想必還要再戰一場？」

鐵金刀道：「這一次在下傷的更重，直到第五年才能與他再戰，但大戰之下，嗨……唉……唉……」

鈴兒道：「你可是又輸了？」

鐵金刀面容既是羞慚，又是悲憤，仰天嘆道：「在下不但又敗了，而且還是敗在他那一招之下！」

鈴兒面上也不禁露出詫異之色，道：「以你的武功與經驗，竟會在同一招式之下連敗三次？這眞是教人奇怪了，唉！你第一次敗了時，就該將他那一招仔細研究研究，到第二次就該小心提防着才是呀！」

鐵金刀黯然嘆道：「在下怎會不知此理，早就將那一招仔細研究過，第三次决鬥時，在下甚至邀請了十餘位同道高手，一齊去瞧，等到在下第三次受傷痊癒後，與這十餘位朋友一齊研究，縱然聚集了十餘人的智力，却也瞧不出他那一招有絲毫的破綻，也猜不出這一招後

有何變化，是以只要此招一出，勝負立判！」

鈴兒道：「第四次情況如何？」

鐵金刀沉聲道：「第四次在下着着提防，步步爲營，先苦練了七年功夫，再向他挑戰，但……唉！」跺一跺脚，垂首不語。

鈴兒頷首道：「我知道了，第四次你還是敗在那一招下，自然要想在第五次勝他，但直等到現在你還是窺不破那一招的奧妙之處，所以，你只有來尋我家侯爺，但……但那一招我家侯爺却未瞧見過呀……」

鐵金刀道：「在下早已將那一招的出手部位、時間、方向，捉摸得清清楚楚，一絲不錯，此刻便可學給侯爺來瞧。」

鈴兒嘆道：「你既已知道這一招的出招部位、方向、時間，却仍破不了它，這一招想必是厲害得很，我也想瞧瞧。」

鐵金刀恨聲道：「這一招最厲害的，便是內含之後着，令人難測，是以在下雖知它的出手，却也無用。」

說話間已自腰畔拔出金刀，沉聲道：「在下以刀作鈎，但望侯爺指教！」反身一刀，直刺而出。

那刀身金光閃閃，宛如千百層金鱗在閃動，一刀刺了出去，滿艙俱是黃金色的刀光，耀人眼目。

方寶兒心頭一動，只覺這聲音聽來竟以十分熟悉，似乎是他那大頭叔叔胡不愁的聲音。

但這心念還未轉過，艙中又響起一陣尖銳刺耳的笑聲，道：「這也算得高招麼？嘿嘿，我家三尺幼童使出的招式，都比這要强些。」不但笑聲尖銳刺耳，那語聲更是比馬嘶牛叫還要難聽。

鐵金刀頓住招式，怒道：「鐵某在這招下敗了四次，朋友却將這一招說的有如兒戲，鐵某倒要請教……」

那馬嘶般語聲怪笑道：「某家正要指教指教你！」一條身影，自角落中橫飛而起，突然間，又有條身影跟着飛了上來，將他一把拉下，兩人身法俱是快如鬼魅，方寶兒只覺眼前一花，連這兩人穿的衣服是何顏色都未瞧清，耳中只聽方才那鸚鵡學舌般的語聲道：「紫衣侯貴地，老兄若是放肆，紫衣侯豈不怪罪哉，紫衣侯若是怪罪之，悲夫，哀哉，老兄所求之事豈得成乎？」

那馬嘶般語聲大笑道：「然也然也，小弟不敢放肆哉！」

方寶兒越聽越是好笑，越是想瞧瞧這些怪人究竟是生得什麼模樣？但直到此刻，還是無法瞧見。

鐵金刀忍住怒氣，轉過身子，屏風後才又傳出紫衣侯那懶洋洋的語聲，道：「這一招名爲『乾坤破天式』，乃是自遠古劍法蛻變而來，雖然不差，但却絕非毫無破綻……珠兒，你學過刀法，也學過鈎法，你去教他。」說完了這段話，便似已累得很，必需休息休息，是以立刻頓住語聲。

只聽屏風後一個嬌媚的語聲道：「是！」一個宮鬟少女，婀娜走了出來，滿頭黑髮間，懸着粒光芒四射的明珠。

鐵金刀聽得紫衣侯一句話便將此招的名稱來歷說出，不禁既驚又佩，但此刻見他竟要個看來弱不禁風的少女來教自己武功，心裏又不覺有些失望、懷疑，暗道：「我曾將此招去求教中原武林許多成名的豪傑，却無人能夠破解，難道這小小的女孩子却有這麼大的本事？」

那珠兒瞧他的面色，已知他心裏在想什麼，面帶微笑，伸手在他臂上輕輕一拉，道：「快跟我來吧！」

鐵金刀竟身不由主被她拉了出去，這才知道這女子看來雖然弱不禁風，却懷有一身令人難測的武功！

這其後又有司徒青、戚長林、段玉、徐左車、武一平等五人依次出來，各各獻出了珍寶，這五人俱是武林聲名赫赫之輩，此番不遠千里而來，所獻之寶，自都珍貴已極，所求之事，自也非同小可。

但紫衣侯三言兩語便將他們打發了，語聲仍是懶洋洋的，竟未將這些珍寶，這些事放在心上。

等到這五人全都躬身而退，鐵金刀滿面喜色，大步奔入，跪在地上，恭恭敬敬叩了三個頭。鈴兒笑道：「破法學會了麼？」

鐵金刀恭聲道：「在下今日與珠兒姑娘短短一席話，已勝過在下三十年苦練的武功，在下眞不知道……」

屏風後紫衣侯緩緩道：「這本非難事，你既已學會，便快走吧！」竟連別人恭維之言，都不願聽。

鐵金刀再拜道：「是！」倒退而出。

鈴兒笑道：「下面一位，該輪到誰了？」

只聽一人冷冷道：「讓這西馬先說吧！」

語聲生硬冷澀，方寶兒一聽入耳裏，心頭就是一跳：「原來木郎君也來了！」接着便立刻恍然忖道：「原來小公主的爹爹就是五色帆船……不知大頭叔叔來了沒有？……但他若來了，我又該怎樣出去見他？」一時間心中又驚又喜，又是發怒。

那馬嘶般語聲怒喝道：「木頭人，你是在說某家？」

木郎君的聲音道：「你吃不吃草？」

鈴兒掩口輕笑，馬嘶般語聲狂吼起來，道：「你……你吃……」他平生不願吃虧，此刻眞想反唇相譏，却又不知該說什麼才好，終於只是怒吼道：「你出來！」一條人影，隨聲而出。

這一下方寶兒可終於瞧見他了，只見他穿着一件五花錦袍，身子枯瘦頎長，背却是駝的，上半個身子佝在前面，一張臉幾乎長達一尺五寸，此刻盛怒之下，鼻孔裏呼呼地喘氣，那模樣委實和一匹馬毫無兩樣，方寶兒想想木郎君罵他的話，再瞧瞧他的模樣，幾乎忍不住要笑出聲來。木郎君冷笑道：「這裏可是你尋事的地方麼？」

馬面人雙臂一伸，周身骨格，連珠輕響了起來，嘶聲道：「你不出來，某家抓你出來！」張出雙手，一步步走了過去。

方寶兒暗道：「他要在這裏打架，紫衣侯難道也懶得管麼？」其實心裏却也想瞧瞧這匹馬和那木頭人打上一架。

但忽然間，方寶兒眼睛一花，已有個圓圓的、金光閃閃的東西擋住馬臉人的去路，再仔細一瞧，這圓圓的東西却只是個又矮又胖，頭戴金冠，身穿金袍，面容生得奇形怪狀的人。

只見他人雖長得富富泰泰，神情却是愁眉苦臉，方寶兒暗笑忖道：「此人似是一天到晚都在想着心事，却不知怎會生得這麼胖的？」

金袍人緩緩地道：「古多爭先之輩，搶後之人，吾未之聞也，老兄何其迂乎？吾輩先說又有何妨哉？」

馬面人恨恨道：「但這木頭……」

金袍人接道：「君子復仇，三年未之晚也，老兄若要鋸木，何苦爭此一日哉，然乎？然乎？」

屏風後，紫衣侯忽然長嘆道：「鈴兒，這兩人若再爭吵，就拿他去換些美酒來罷！」

鈴兒道：「是……」却已笑得直不起腰來。

方寶兒先還不知她笑的什麼，突然想起李白那句名詩：「五花馬，千金裘，呼兒將去換美酒。」瞧瞧那馬兒的五花袍，又瞧瞧那金袍

胖墩墩的身子，方自恍然：「呀！五花馬，千金裘，當眞妙極，妙極……」雖然勉强忍住了笑，肚子已是發痛，再看小公主也已彎下腰去，小臉掙得通紅──想要忍住笑，實比忍住哭困難得多。

金袍人既不笑，也不怒，正色道：「吾等遠自大宛而來，君侯豈能將吾等換酒乎？」

鈴兒嬌笑道：「好了好了，你們遠自異邦而來，帶的什麼禮物，請拿出來，有什麼事，也請快說吧！」

方寶兒恍然忖道：「難怪這些人說話奇怪，生像也奇怪，原來竟非我黃帝子孫，却不知他們求的是什麼？」

只見金袍人不慌不忙，自懷中掏出一塊白羅帕，雪白的手帕上，却沾滿了一點點桃花斑，有如血漬一般。

鈴兒皺眉道：「這是什麼？」

金袍人道：「自漢以來，吾大宛之馬便爲馬中之尊也，漢武大皇帝御口以『天馬』兩字封之，此羅帕上桃花斑者，即爲吾大宛貳師城所產汗血天馬之汗也，吾邦國主今欲以牝牡天馬三對致送與侯爺閣下。」

方寶兒熟讀漢史，知道當年漢武帝曾爲求此馬不可得，而於太初元年曾令李廣利率十萬之師攻大宛，大敗而回後，武帝不惜更出兵十八萬，後雖獲勝，但所損失的人力、財力、物力已是不可勝數，始得汗血馬。由此可見，這大宛汗血馬實是名貴之極。今大宛國主竟以三對天馬來贈，可見所求自非等閒，就連那些少女們聽得這「汗血寶馬」四字，也不禁爲之聳然動容。

鈴兒含笑道：「想不到連大宛國主，都有事相求於我家侯爺，但馬在那裏？你單給咱們瞧瞧馬汗可是不成呀！」

金袍人道：「老兄漢語流利，老兄敍之可乎？」他方才說了這段話，似已絞盡腦汁，圓臉上佈滿了汗珠，此刻便要那馬臉人來代勞。

鈴兒道：「你早該讓他說啦，說吧！」

馬臉人道：「天馬三對，俱已運至濱海之處，由我大宛國十八勇士看守，隨時俱可牽來。」伸手一指金袍人，接着道：「此乃吾家甘孫，自居第三國師之位，此番吾等東來，只因吾國大君久仰尊侯劍法天下第一，是以欲請尊侯至吾國任第一國師尊位，傳授劍術於吾國，第一國師采高位尊，僅居大君之下，此實乃尊侯無上之榮幸，想尊侯……」

話猶未了，紫衣侯突然叱一聲，道：「瞧你言語模樣，似乎也是漢人，是麼？」語聲嚴厲，已非方才懶散的腔調。

馬臉人拚命想挺起胸膛，但却仍是駝的，口中道：「某家昔日爲漢人，但身受大君之恩，已拜在大君膝下……」

紫衣侯厲喝道：「想不到堂堂炎黃子孫中，也有你這樣的無恥敗類，竟忘了自己的祖宗，其心可卑，其行可誅，本侯若不念在你今日是客，早已取你首級，但你下次若被本侯遇着，哼！休想活命！」

馬臉人本是洋洋得意，此刻被這番話罵得面色一陣青一陣白，方寶兒在一旁聽得又是高興，又是痛快，幾乎忍不住要鼓起掌來，暗道：「這紫衣侯端的是位大義凜然，氣節磅礴的大英雄、大豪傑，我炎黃子孫若都有他這股民族氣節，何愁四夷不歸？」

金袍人滿頭俱是汗珠，吶吶道：「但……汗血……」

紫衣侯怒道：「你當本侯是何等人物？回去轉告你家大君，莫說三對天馬，便是三千對，三萬對也休想將本侯買動！」

金袍人面色如土，道：「這……這……」

突然間，一個身穿白袍，黃髮碧目之人縱身躍了出來，身法奇詭，怪異絕倫，看來有如兔躍狸縱一般，但却輕靈迅快已極，只聽他哈哈笑道：「紫衣侯海上不睡馬，馬不用，你求不行，我送有用，求可以。」此人漢語更是糟透，不但口音生硬，而且語句都無法連貫。

但艙中俱是聰明絕頂的人物，聞言已知他意思乃是說：「紫衣侯終年身居海上，不用騎馬，你送的既是無用之物，所求自然不能如意，我送的却是紫衣侯有用之物，所求必能如意。」聽雖聽得懂，但人人都不禁笑出聲來。

那碧目之人只當別人俱都讚他話說得對，笑得比誰都得意，又道：「我，居魯士，安息來的，（安息即今之伊朗、波斯）帶來很多禮物都是我的大王的，我是大王的……的……的……」

他一連了三個「的」字，也想不到「使臣」兩字該如何說法，方寶兒眞替他着急，恨不得代他說出來算了。

突聽艙外一陣騷動，又有一個黃髮白袍之人躍了進來，也是波斯人的打扮，身法亦是怪異已極，一縱入艙，便大叫道：「我，居魯大士，是大王的使臣，你是什麼東西……」此人言語也生硬，但終是說出了「使臣」兩字。

居魯士滿臉吃驚之色，道：「你，從那裏來的？」

那居魯大士道：「我，安息大王叫我來的，還帶來禮物。」雙手一拍，四個白衣黃髮人抬着兩大隻箱子走了進來。

居魯士嘰哩咕嚕，說了一連串波斯語，居魯大士却道：「在漢人地方，不能說人聽不懂的話。」

居魯士又着急，又跺足，道：「這禮物是我帶來的，我……我是使，你不是……」

居魯大士道：「你吃屎，我不吃。」

這兩人一擾一鬧，衆人已是笑得直不起腰來，却又不禁吃驚詫異，這安息使臣，怎會弄出兩個人來互爭眞假？

鈴兒大叫道：「我家侯爺已被你們吵得頭痛了，你倆人如要爭論，到一邊去，吵個明白再來！」

居魯大士道：「不錯不錯……」拉着居魯士，走到一旁，兩人嘰哩咕嚕，又吵又鬧，居魯士只是跳脚，突覺脅上一麻，身子立刻軟綿綿不能動彈，居魯大士笑道：「好，你知道錯了，不吵了，坐着休息休息吧！」將居魯士一推，居魯士身不由主，倒在角落裏坐下，瞪大了兩隻眼睛，口中却說不出一句話來。

那邊紫衣侯道：「馬嘶鳥語，實在煩人，換個說人話的出來。」

鈴兒瞧了瞧木郎君，笑道：「你是說人話的麼？」

木郎君直挺挺站起，手提包袱，走了出來，道：「今日大宛、安息、身毒、交趾、等異邦，俱有人來，可見尊侯之名，實是四海所欽，在下帶來之禮物雖不能與異邦異寶相比，亦望尊侯笑納。」

鈴兒笑道：「果然是人話，你求什麼？說吧！」

木郎君打開包袱，滿堂寶光輝映，映得木郎君更是顏色如木，方寶兒見了他就生氣，忍不住的做了個鬼臉。

但木郎君那裏瞧得見方寶兒，只是沉聲說道：「在下木郎君，來自東方青木宮，家父木王……」

紫衣侯緩緩道：「不用背譜了，你來歷我知道。」

木郎君道：「家父日前不愼被白水宮妖女所傷，全身潰爛，神功將散，普天之下，唯有尊侯所藏之『大風膏』可治此傷，是以在下不遠千里而來，帶來敝宮之珍貴，求尊侯賜給些

靈藥。」

紫衣侯懶洋洋笑道：「青木宮主人昔日領袖天下綠林，你這批珍寶，只怕不是自你宮中帶出來的吧？」

木郎君道：「無論如何，這總是在下一番心意。」他面上神色不動，只因他容貌如木，縱然臉紅，別人也瞧不出。

紫衣侯緩緩道：「話也有理，此事又非困難……」

突聽一人大嚷道：「不行不行，困難困難……」一個人兔鹿般連蹦帶跳趕了過來，竟是那居魯大士。

木郎君怒道：「夷狄野人也敢來多事？」

居魯大士理也不理他，向紫衣侯長揖道：「吾等請求在先，尊侯總得先看了咱們禮物，決定是否答應吾等請求之後，才能答應他的。」他話聲聽來雖仍彆彆扭扭，但倒十分通順。

木郎君怒道：「為什麼？」

鈴兒久聞那安息國人工精巧，早已想瞧瞧他們帶來是些什麼奇巧之物，此刻便笑道：「讓他們遠道來客先說說又有何妨？反正你也不着急在這一時。」

木郎君冷哼一聲，忍住怒氣，退到一旁。

只見居魯大士拍掌命人抬來第一口箱子，笑道：「尊侯此地佈設雖如天宮，但還嫌少了樣東西。」

鈴兒忍不住問道：「是什麼？」

居魯大士啓開箱子，自箱子裏拿出一條地氈，命大漢倒展將開來，只見那地氈光華閃閃，也瞧不出是什麼質料織成的，上面織着的乃是安息後宮行樂圖，將千百個人物，織得栩栩如生，男人有的醉態可掬，有的舉杯勸飲，有的懷抱美女，有的惺忪醉眼瞧着筵前的歌舞。

那女的却是一個個嬌美妖艷，體態婀娜，眉宇之間所帶的風情，令人見了更是心旌搖盪，難以自主。

廳中無論長幼老少，不知不覺間都瞧得癡了，就連紫衣侯也不禁喟然嘆道：「安息國人手工之巧，當眞巧奪天工。」

居魯大士緩緩道：「吾國之人手織地氈，代代相傳，每家各有秘傳絕藝，這幅地氈却是吾國大君集合國中所有巧匠共一百七十餘人，耗資千萬以上，費了三年之力，方自織成，敢說普天之下，只此一條而已，貴地若是舖上這條地氈，便是皇宮大內也要相形見拙了。」

鈴兒動容道：「你送的如此重禮，所求是什麼？」

居魯大士笑道：「這禮物也算不了什麼，更妙的還在後頭。」舉手一拍，大漢們又將第二口箱子抬來。

眾人見了這條地氈如此珍貴，都不禁動了好奇之心，忍不住想瞧瞧這第二口箱子的寶物是什麼？

紫衣侯却緩緩道：「你先說出要求，再瞧也不遲。」

居魯大士笑道：「尊侯是怕吾等所求又是與大宛國人相同，是以不願先看，免得看了心動，是麼？」

、紫衣侯道：「你倒聰明……」

居魯大士道：「尊侯此等民族大義，吾等好不相敬，但尊侯只管放心，吾等所求，只是求尊侯三年之內莫將那『大風膏』送給任何一人。」

這安息使者，不遠千里而來，送上如此重寶，所求的竟只是這麼件事，眾人都不禁聽得一愣。

角落中那已被點了穴道的居魯士，更是聽得滿頭青筋暴露，眼睛瞪得滾圓，幾乎要冒出火來。

木郎君怒喝道：「好混帳的東西，莫非專門要和我搗亂麼？」

鈴兒拉住了他，笑道：「反正我家侯爺也未見答應於他，先瞧瞧他箱子裏是什麼又有何妨？」

木郎君道：「但……」

鈴兒面色一沉，道：「我家侯爺若是要答應他，你阻攔又有何用？」木郎君雖明知她是想瞧箱中之物，但聽了這話也無奈何，只得含恨忍住怒氣。鈴兒眼睛一瞪居魯大士，道：「還不打開箱子，等什麼？」

居魯大士道：「是！」

箱蓋一啓，箱子裏立刻傳出一陣悠揚的樂聲，一個身長不及三尺的侏儒，手捧五弦琴，當先躍了出來，隨地滾了五個筋斗，滾到紫衣侯面前，叩了三個頭，躍到一旁，揮弦作樂。

這侏儒身形雖如嬰兒，但面容已如成人，眾人見了，已是嘖嘖稱奇，誰也想不到箱子裏竟有個活人。

那知這侏儒躍出，箱子中竟緩緩伸出一隻玉手，五指纖纖，美勝春葱，白玉般的手腕上，緊着一串金鈴。

鈴聲一振，玉手伸出，露出了藕一般手臂，接着，一個身披純白輕紗，滿頭環珮叮噹的美人，隨着那輕柔的樂聲自箱子裏婀娜而起。

只見她滿頭長髮，有如金般顏色，一雙媚極、艷極的眼波，帶着翡翠般綠色，那身上肌膚，却有如白玉一般，粉光緻緻，溫香滑膩，她隨着樂聲起舞，那窈窕誘人的身子，當眞是柔若無骨，輕紗衫中，隱約可見她渾圓小巧的腰肢，正在一陣陣輕微地顫動

如此尤物，縱是女子見了，也難免要心旌搖盪，不能自主，何況男子？一個個更是瞪大了眼睛，瞧得移不開目光。

就連方寶兒也不覺瞧得出神，暗嘆忖道：「想不到夷狄之邦，也有如此美女，當眞全身上下，每分每寸都是女人，再無……」

突覺一隻小手，掩住了他的眼睛，小公主在他掌心上劃道：「不許你。」過了半晌，又劃道：「這女人好不要臉。」

方寶兒雖是好笑，但小公主越是說這女子「好不要臉」，他却越是想看，只可惜小公主手掌竟是再也不肯放開。

樂聲越來越急，那金髮美人舞姿也越來越是誘人。

其實方寶兒年齡還小，眞的瞧見了，也未見如何，但此刻耳朵聽見樂聲，但眼睛却瞧不到，反而有些心動了，恨不得在小公主的小手上咬上一口——這正是天下男人的心理，瞧不見的總比瞧得見的好。

輕紗飄飛，玉肌隱約，一陣陣迷人的香氣，隨着她冶蕩的舞姿飄散在大廳間，眾人俱都瞧得目眩神迷，神魂飄盪。

忽然間，樂聲停頓，金髮美人雙手前伸，拜伏在地，那瑩玉般的肌膚上，已有一粒粒珍珠般的汗珠。

那豐滿的胴體，却猶在不住輕輕顫動……

良久良久，眾人方自長長喘出口氣，只聽得居魯大士笑道：「此乃吾國第一美女，她不但姿色無雙，歌舞俱絕，而且，還另有……」哈哈一笑，不再說了，男人們自是知道他的言外之意，不禁更是心動。

女人們雖然都裝着不懂，其實大家心裏也知道得清清楚楚，眞的不懂的，恐怕只有方寶兒與小公主。

突聽鈴兒冷笑一聲，道：「這有什麼了不起？」

方寶兒暗笑忖道：「小鈴鐺吃醋了。」其實心裏暗笑的，又何止方寶兒一人，就連那居魯大士也笑道：「這位姑娘說話，似乎有些酸溜溜的，吾邦此美人雖非天上仙子，至少已可

算是人間絕色了，尊侯可還看得上眼麼？」

紫衣侯尚未說話，鈴兒已又冷笑道：「她若也算人間絕色，人間的絕色也未免太多了些，你瞧咱們這些姐妹，有那個比她醜？何況我們這些姐妹，不但詩詞書畫，絲竹彈唱，樣樣皆精，又都懷有一身武功，而且一個個俱都善解人意，可以對茗清談，也可以對酒高歌，你們夷狄之邦的女子行麼？」

木郎君聽得心中暗喜：「看來不要我出手，這安息人所求之事也算吹了。」

居魯大士却一直邊聽邊笑，此刻緩緩道：「姑娘說的確是不錯，佳人雖美，若是無情趣就差了許多。」

鈴兒道：「你知道就好。」

居魯大士道：「但我若找個人既絕美，又懂得詩詞彈唱，能武能文，能談能歌的美人出來又當如何？」

鈴兒冷笑道：「這人恐怕難找得很，你何時才能找到？」

居魯大士笑道：「現在！」

鈴兒呆了一呆，大笑道：「現在？這美人莫非自天上掉下來的，地下鑽出來的不成？」

居魯大士微微一笑，也不答話，突然解開了衣襟，脫下了白袍，露出了一個身穿粉色緊衣的絕美胴體。

眾人駭了一跳，再看這「居魯大士」已將頭上滿頭黃髮扯了下來，露出了漆黑青絲，接着，又在面上扯下些東西，醜陋的面容，立刻變成了絕世的容貌。

只見她全身骨肉勻停，再也不能增減一分，秋波明媚，微一顧盼便足銷魂，尤其是嬌靨上所帶的那一分微笑，更是令人目眩神迷。

若說那安息美人乃是人間絕色，這美人便當眞是天上仙子！若說那安息美人艷舞銷魂，這美人眼波一轉便勝過艷舞千次。

船艙之中，來自四面八方的男男女女，老老少少數十人，竟一齊被這絕世的美貌，驚得呆住了，張口結舌，說不出話來，那安息美人見了她的容光，也不禁自慚形穢，悄悄躲到一邊去了。

最最吃驚的，却是簾幕後的方寶兒，他做夢也未想到這「居魯大士」，竟是水天姬改扮而成的，再也忍不住驚呼出聲。

小公主大吃一驚，幸好方寶兒在發出這聲驚呼的同一剎那之間，鈴兒亦自驚呼道：「你……你不是他的大妻子麼？」

木郎君大喝一聲，縱身躍起，罵道：「我當是誰來與某家搗亂，原來又是妳這賤人！」

水天姬回眸一笑，道：「你好嗎？」

木郎君怒喝道：「我好……我想宰了妳！」一雙枯木般的手臂，十指箕張，指向水天姬的咽喉。

水天姬却依然面帶媚艷的微笑，身子動也不動，只是柔聲笑道：「誰敢在這裏殺人？」

紫衣侯亦輕叱道：「誰敢在這裏殺人？」

還有一個聲音，竟也是叱道：「誰敢在這裏殺人？」

這三聲驚呼同時發出，一個聲音柔媚軟膩，一個聲音隱隱含威，另一個聲音却是尖細怪異，聽來有如針刺耳鼓。

木郎君不由得硬生生頓住手掌，只見一個光頭赤足，身披蔴衣，膚色漆黑如鐵的苦行僧人，緩緩走出。

紫衣侯道：「大師可是自天竺來的伽星法王麼？」語氣中已微帶驚動之意，顯見此僧來歷非同小可。

羣豪聽得這「伽星法王」四字，更是吃了一驚，只因這伽星法王雖然遠在天竺，但中原武林，早已有關於他的傳說：此人不但身懷極為高深的內功，而且還練有佛門密宗中一種最神奇的瑜伽秘術，入水七日不死，活埋半月不斃，生吃砒霜不毒，赤足走火不傷……

武林傳說中，實已將這伽星大師，說成神話般的人物，幾已練成金剛不壞之身，羣豪見他突然在此現身，自不免大吃一驚。

只因中原佛家弟子往天竺去的，自唐玄奘以來，日漸其多，是以伽星法王漢語倒也十分流俐。合十道：「阿彌陀佛，不想施主竟還認得小僧，小僧且為施主一清耳目，再來說話。」轉身走到木郎君面前，道：「出去！」

紫衣侯有心想瞧瞧這天竺異人的手段，是以也不說話，眾人也想瞧瞧這木郎君如何對付於他，更是袖手旁觀。

木郎君縱然暗懷畏懼之心，但在眾目睽睽之下，也不能做出示弱之態，抗聲道：「你憑什麼要某家出去？」

伽星法王道：「再不出去，休怪小僧無禮了！」

水天姬嬌笑道：「法王要你出去，你不出去，豈非自討苦吃？」

這句話無異火上添油，木郎君怒道：「誰也不能令某家出去！」

伽星法王突然反手一掌，摑向他右臉。

這一掌來得無聲無息，木郎君閃電出手一擋，反應可說迅快已極，那知伽星法王手臂關節似是活的，竟可向外彎曲，只聽「拍」的一聲，木郎君雖然格住了他手臂，但他手掌仍然着着實實摑到木郎君臉上，如擊枯木敗革一般，雖未傷着木郎君骨肉，但却大大傷了木郎君面子。

木郎君又驚又怒，怒喝一聲，欺身撲上。霎眼間便攻出七招，招招俱是奇詭怪異，令人吃驚。那知七招過後，掌聲一響，木郎君面上竟又着了一掌！

金、木、水、火、土，五行魔宮，每宮主人都練有一種怪異絕倫的武功，端的令江湖中人聞名喪膽。

「東方青木宮」木郎君父子所練「枯木功」，不但招數怪異，最厲害的便是能打能挨，陰毒強勁的掌力，都難傷得了他們，但此刻這伽星法王武功招式，竟比木郎君更怪異十倍，木郎君便不禁吃了大虧，兩人若是眞箇生死相拚，木郎君也未見弱了多少，伽星法王也難以傷得了他，最妙的是，伽星法王並非眞個想要傷他，只是要掃他面子，這般情況之下，木郎君虧就更吃得大了。

以他的身份，在眾目睽睽之下，挨了人兩掌，怎能再厚顏打將下去，突然一個翻身，掠出艙外。

接着，「噗通」地一聲水響，竟似已躍入水裏，水天姬笑道：「打不過人家，竟跳水自殺了麼？」

伽星法王道：「這廝此番走去，絕不會善罷甘休，必定還另有毒計，女檀樾日後可要小心了。」

水天姬笑道：「多謝法王指教。」

方寶兒暗笑道：「若論用計，木郎君不知要比水天姬差了多少倍，上當也不知上過多少，可笑這和尚竟還怕她吃虧。」又忖道：「就以此事來說，她想必早已在暗中將那眞的安息使者居魯士的模樣行動看得清清楚楚，便扮成他的模樣前來，借用了他的禮物，不但不出別人意料之外，而且自己分文不費，這計策用得是何等巧妙，木郎君再活一百歲，也休想勝得過她。」

伽星大師面向紫衣侯，取出一串檀木佛珠，道：「小僧身在方外，無法致送厚禮，區區之物，但望施主笑納。」

紫衣侯道：「多謝大師……鈴兒，接過來。」

鈴兒接過佛珠，笑道：「法王當世奇人，無所不能，難道也會有什麼事，非要我家侯爺來做不可嗎？」

伽星大師道：「有的。」

紫衣侯道：「不知大師有何見教？」

伽星大師道：「小僧一生與人交手，有勝無敗，今日來此，便是想與當代第一劍客一較武功，嘗一嘗失敗是何滋味？」

衆人聽得這天竺異僧竟是要與紫衣侯交手而來，都不禁聳然動容，只有方寶兒却在暗中皺眉：「好好的又要打架？」

只聽紫衣侯帶笑道：「在下武功荒疏已久，怎會是大師敵手，大師若要求敗，確是找錯人了。」

伽星大師道：「施主太謙了，此間地方雖不够寬敞，但你我動手已足够，就請施主賜招如何？」

紫衣侯仍然帶笑道：「在下已有二十餘年未曾與人動手，大師遠來是客，在下更不會與大師動手的了。」

伽星大師道：「小僧不遠千里而來，施主豈能令小僧失望？」

紫衣侯道：「抱歉得很，在下委實不敢與大師動手。」

伽星大師乾枯漆黑的面容，微微變了顏色，道：「施主莫非是瞧不起貧僧，貧僧莫非連與施主動手的資格都沒有？」

紫衣侯道：「在下並非此意，但望大師莫要强人所難。」

伽星大師默然半晌，緩緩道：「小僧怎敢勉强施主……」突然脫下蔴衣，露出了枯黑的身子，又取出了包袱，包袱裏乃是一柄鐵鎚，無數根三寸長的鐵釘，伽星大師左手持釘，右手持鎚，「叮」的一聲，竟將釘子釘入肉裏，一面道：「但施主若不答應，小僧以求解脫。」口中說話，雙手不停，頃刻之間，已釘了十數隻釘子下去，三寸多長的鐵釘，入肉幾達兩寸。

但伽星大師仍是身似無事，面不改色，身上亦無鮮血流出，羣豪瞧得大驚失色，方寶兒更是駭得吐出了舌頭，半晌縮不回去。紫衣侯道：「大師何苦如此？」

伽星大師道：「只要施主答應，小僧立刻住手。」

紫衣侯微微一嘆，道：「大師若眞要如此，在下也無可奈何！」竟是說什麼也不肯和伽星大師動手。

突然間，只聽一陣樂聲揚起，那海盜之豪踏着大步，走了進來，躬身道：「晚輩已將新鮮蔬果之筵備好，不知侯爺是否此刻擺筵？」

紫衣侯嘆道：「難爲你知道我終年在海上，吃不到新鮮蔬果，每年都爲我設想得如此周到。」

那海盜之豪道：「侯爺賞臉，已是晚輩莫大榮幸。」

紫衣侯道：「如此就請吩咐你的手下，此刻擺筵便是。」

海盜之豪恭聲應了，轉身退出，紫衣侯打了個呵欠，道：「各位之事，大多已得解決，在下也覺有些累了，今日就此結束，各位如有興趣，不妨留下與我同享些新鮮蔬果，否則便請……」

突聽有人朗聲呼道：「且慢！」一人大步奔出，只見此人頭大身短，雙手過膝，額角高闊，眉目開朗。

方寶兒不用再瞧第二眼，便知道他的大頭叔叔果然來了，暗忖道：「我這大頭叔叔不知有什麼事要求紫衣侯？他連吃飯的錢都沒有了，此刻却不知帶來些什麼禮物？」

他瞧見胡不愁雙手空空，那裏有什麼禮物帶來，別人重禮相求，紫衣侯都不答應，只怕他所求之事，紫衣侯更是再也不會答應的了。

鈴兒皺了皺眉頭，道：「你既有事相求，方才怎不出來？」

胡不愁恭聲道：「在下名卑位低，怎敢爭先？」

他長得既不瀟洒，也不英俊，但氣度從容，笑容爽朗，甚是惹人喜歡，鈴兒瞧了他兩眼，道：「侯爺可讓他說麼？」

紫衣侯嘆了口氣，道：「好，說吧！」

鈴兒截口道：「沒有禮物帶來，你難道不知侯爺的規矩？」

胡不愁道：「晚輩雖無禮物帶來，但所求之事，並非爲了自己，而是爲了天下武林同道，來求侯爺出手，侯爺若是拒絕了晚輩，只怕江湖中所有的武林高手，都難免要在陣前身亡，武林也必將大亂。」

他口才便捷，言語扼要，短短幾句話已足夠令人動容。

那知紫衣侯却冷冷道：「天下武林高手之生死，與我何關？我若死了，他們也絕不會爲我掉一滴眼淚。」

胡不愁呆了一呆，道：「但……」

紫衣侯道：「三十年前，我已不願爲人出手，何況今日？少年人，你年紀還輕，我勸你也少管別人的閒事吧！」

胡不愁呆在當地，眼珠子轉來轉去，方寶兒知道他大頭叔叔眼珠子一轉，就有花樣出來，暗道：「這一次只怕他無論想出什麼花樣，却難將紫衣侯打動了。」一轉念間，胡不愁已沉聲道：「但此事與侯爺也有關係。」

紫衣侯道：「與我有何關係？」

胡不愁道：「武林中此番遭刼，乃是因爲不知從那裏來了個怪劍客，要向天下武林高手挑戰！」

紫衣侯道：「此人口氣倒不小。」

胡不愁道：「此人口氣雖狂妄，但劍法之高却可稱得上當世第一，只怕侯爺你……」乾咳一聲，住口不語。

他話雖只說了一半，但言下之意，似是：「侯爺你也及不上他。」紫衣侯道：「當世第一？只怕不見得！」

胡不愁見他已有些被激，心頭暗喜，口中却故意嘆道：「晚輩雖不願長他人志氣，滅自己威風，但以晚輩看來，他的劍法確是無人能及。」

紫衣侯默然半晌，突然哈哈笑道：「少年人，你這激將法雖高，但却激不到我，算他劍法第一，又有何妨？」

胡不愁聲色不動，道：「既是如此，晚輩告辭了，只可惜……唉！」躬身一禮，轉身走了出去。眼見他已將走出艙門，紫衣侯突然喚道：「回來！」

胡不愁回首道：「侯爺有何吩咐？」

紫衣侯道：「只可惜什麼？你且說出來聽聽。」

胡不愁道：「凡是學劍之人，都該瞧瞧那人的劍法，那人的劍法……唉！不瞧眞是可惜！」

紫衣侯問道：「他使的是何劍法？究竟如何高明？」

他實已被胡不愁那吞吞吐吐，欲言又止的模樣引起了興趣，不知不覺間已入了胡不愁的圈套。

胡不愁道：「那人劍法究竟如何高法，晚輩眞無法形容，那……唉！那眞可說得上是：『此劍只應天上有，人間那得幾回見。』晚輩帶來了一樣東西，侯爺若是一瞧，便可知道他劍法如何高明。」

（未完）

屢獲褒奬的新時計，天秤牌電子石英鐘，毋須駁線安裝，美觀實用.

英準確
秤牌電子石英鐘，馳譽世界，件設計精密，利用石英之均恒溫，永恒準確，而且，絕不受電源斷影响.

便實用
要一舊普通乾電芯便可準確行一年以上，鐘身輕便，掛牆或擺放在任何地方均可，無須接駁電源或安裝，美化居室，無以尙之.

欵式繁多
天秤牌電子石英鐘爲配合不同環境之寫字樓、學校、工廠或家庭需要，鐘欵設計極多，古今皆備，色式精美，屢獲褒奬.保証必有一欵合你心意.

售價合理
天秤牌電子石英鐘售價由＄60.00至＄100.00都有，並保用一年，請往各大電器公司或鐘錶店參觀選購.



天秤牌另一榮譽出品.